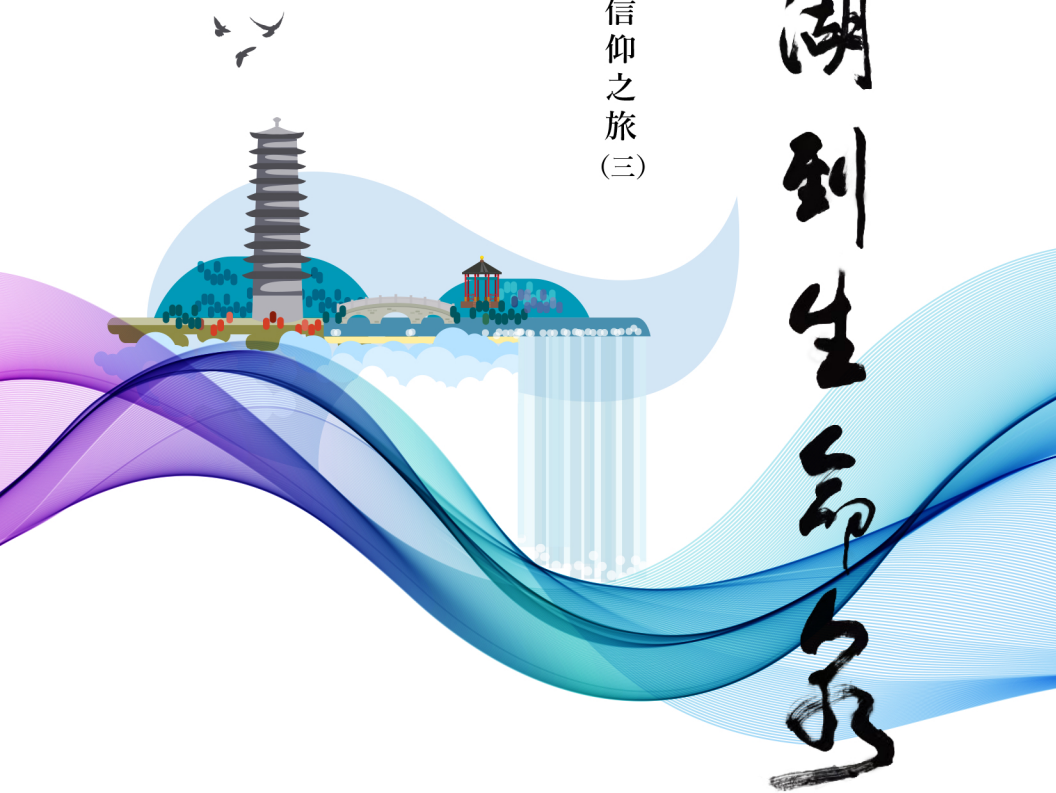


从东名湖到生命泉

百名北大学子的信仰之旅（三）



普世佳音◎出版

从东名湖到生命泉

百名北大学子的信仰之旅
(三)



普世佳音◎出版

从未名湖到生命泉

——百名北大学子的信仰之旅（三）

策划协调：安 平 陈祖幸 王新生 陈和平

郭易君 徐建红 游永上 张跃江

编辑校对：雅 博 佳 丽 安 力 郑燕珂

美术设计：玉 伟 振 华

游子新歌丛书之 9

普世佳音新媒体传播机构

版权与作者共有 2022 年 6 月印刷

所有圣经引文如无特别说明，均出自和合本圣经

Peking University Testimonies III

Planner: Jerry An, et al.

Editor: Yobo, Rebekah, et al.

Cover: Yuwei, Zhenhua

Administration: Heather Haveman, Jackson Tong

© 2022 by ReFrame Ministries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ReFrame Ministries

1700 28th Street SE, Grand Rapids, MI 49508, USA

G. P. O. Box 12058, Hong Kong

Email: chinese@reframeministries.org

ISBN: 978-1-956268-26-3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内容简介

本书是“百名北大学子的信仰之旅”的第三集，收录了近四十位北大学子的信仰故事。

他们曾是人们眼中的天之骄子，但是透过真诚质朴的文字，却使人触摸到各自不为人知的心路历程。他们，有的在求学过程中经历美好的邂逅，从而改变一生；有的在人生的百转千回中，终于叩响了真理的大门；有的在生活的颠沛流离中经历出人意料的平安与恩典；有的在新冠疫情之下，痛并盼望着……

他们虽年龄、专业、背景各异，却以爱为旗、以笔为祭，共同见证那历久弥新的信仰。



目 录

001 序：关于宗教文化、精神的当下意义的一些思考

——《从未名湖到生命泉：百名北大学子的信仰之旅》第3册 读后有感 / 钱理群

007 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到“爱人如己”

——学生彭菲写给钱先生的信 / 彭菲



求
學
路
上

013 在外流浪那些年，我找到回家的路 / 李荷碧

019 我生命中的那些“天使” / 阮学金

029 那天晚上的奇异经历，唤醒我迷糊的心灵 / 孙毅

038 以信求知，开启丰富的人生 / 何德泽

047 暴风雪中回家路，上帝的膀臂为我护航 / 伍垚

053 当我松开自己想“抓”的手 / 志远

060 失落的我，终于找到真正的使命 / 田春风

067 从搅局者到信靠者，我的生命这样被上帝征服 / Lily Du

076 我的信仰之旅 / 吴薇

086 如云彩般的见证人，吸引我走向光明 / 李小冬



叩问真理

- 095 从愤世嫉俗、玩世不恭，到坚定的委身 / 赵刚
- 103 我终究没有逃出那双看不见的手 / 董和
- 108 万缕神恩眷此生，以笔叩华赴使命 / 余杰
- 118 从图书立人到圣约育人 / 李英强
- 130 从希腊到希伯来
——我从理性探索到灵性追求的艰难跋涉 / 夏彦才
- 141 人生优化模型的唯一解 / 金焰
- 153 走向信仰，我经历了三种“舍弃” / 周元圣
- 162 在寻找真理的路上如羊走迷，有一种爱却不离不弃 / 黄俊杰
- 172 一路恩手引领，让我知真理辨善恶 / 朱凤
- 178 梦碎天安门，几度生死线，我的人生终归于“恩典” / 张伯笠

人生逆旅

- 187 生活突发意外，你带我们到稳妥之地 / 宋本波
- 195 那个想逃离的我，如今在爱里得建造 / 何文
- 207 抗癌路上，你与我同行 / 友阿蝶
- 216 怀疑和抗拒，在健康危机中回归安息 / 杨静岳
- 225 从梦想当教授到全职妈妈，生命因信仰而不同 / 徐振华
- 236 当我走到人生道路尽头 / 高文君
- 244 从追求成功到跟从耶稣 / 吴海军
- 256 心中的“黑洞”被填充 / 樊杜军
- 265 比遁入空门更洒脱的是，上帝给我全人医治和更新 / 百基拉
- 274 当人生所有的追求都达到，我的心依然渴望更高的满足 / 戴蓝青
- 282 站在 80 余岁的人生路口，预备迎见我的上帝 / 尹道先

疫情手札

293 黑夜究竟有多长

——新冠疫情下的交集与思考 / 徐建红

301 新冠病毒下，我的灵修之旅 / 陈祖幸

305 2020：历史见证年 / 彭菲

314 疫情中的挣扎与祈祷

——写于武汉封城二十天后 / 高洁

320 附录① 校友感言

我生命中有一道光 / 王雁群

突破信仰的阻力，经历祂的奇妙带领 / 宁华

328 附录②

北大首任校长丁韪良：中国，日出的时刻终于来临 / 彭菲

338 附录③

我们的守望与祈祷 / 北大见证集祷告团队

350 出版后记 / 安平、雅博



序：

关于宗教文化、精神的当下意义的一些思考

——《从未名湖到生命泉：百名北大学子的

的信仰之旅》第3册 读后有感

/ 钱理群

一

2021年感恩节，我突然在网上收到来自美国的一位北大老学生的信，并附上了这部《从未名湖到生命泉：百名北大学子的信仰之旅》第3册的书稿。信中深情写道：“我们这一百多名同学现在虽散居在世界各个国家，但是未名湖是凝聚我们的共同记忆，是我们天路历程的起点。老师们是我们成长的引路人。我们始终记得北大百周年校庆的纪念册《精神的魅力》引用的《沙恭达罗》中的这句诗：‘你无论走得多么远，都走不出我的心，正如黄昏时候的树影拖得再长，也离不开树根。’”“感恩老师当年的教导，感恩今天老师再次审阅我们百名学生在离校后几十年的心路历程。我们翘首以待！”

寥寥数语，立刻打动了我的心，不仅是因为这么多不同年代、不同系别的学生还记着我，而且我们依然心心相印，这在这个大动荡、大分裂的时代是多么不容易！我为之写点什么，是义不容辞的。



但在仔细拜读了书中的文章，真要动笔时，却有些犹豫，以至拖了许久，没有如期交稿。原因大概就在我虽然有强烈而自觉的宗教情结，却始终不愿皈依于某个具体的宗教。这背后有复杂的时代、思想、文化的背景，也有我个人思想、性格的因素，一时也说不清楚，不说也罢。这样，我和作为本书作者的这些北大学子，既有精神与文化底蕴上的根本相通，但也确有相隔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不信教，就没有在宗教教义的理解上下过任何功夫，不懂就没有发言权。

思之再三，还是就我们共同关注的宗教文化、精神问题，作一点讨论，尽管我对宗教文化、精神的理解也是极其肤浅的，属于中小学生的水平。但我也有一个内在的冲动，就是我从在北大任教，到如今到养老院休养，始终如一地在关注与思考“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自己向何处去？”这样的大问题，有着几十年如一日的现实关怀；而我在观察当下的中国、世界与我自己的命运时，都强烈地感觉到宗教文化与精神的重要性。就在2021年年末，我还在养老院里的圣诞节晚会上作了一个发言，不妨抄录一段，算是我的“读后感”的一个开头吧——

二

“我不是基督教徒，却愿意参加‘相约圣诞联欢活动’，并且讲话。原因就在于我虽不信教，但宗教文化、宗教精神却对我很有吸引力。而且，我认为，宗教文化、宗教精神对于我自己，也许包括在座的居民朋友的养老人生，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是因为我们进入老年人生阶段，就要直面一些青年、中年人生阶段可以不加注意，可以回避的问题。我指的是，生与死的问题，以及

从生到死，生命的最后阶段的‘自我形象的重塑’，以及对‘死后自我’的主动、理性安置，等等。今天，我想和诸位讨论的，就是‘生前的自我重塑’里的宗教文化、精神问题。

“为什么在人生进入养老阶段时需要一个‘自我重塑’？原因就在于我们每个人的青年、中年人生，在自有意义与价值的同时，也必然充满了遗憾。人到了晚年，回顾、总结自己的一生时，需要有一个自我反省、反思，自我调整、完善的问题，把满意的部分保留下来，不满的地方加以舍弃，还要有新的补充和发展。

这就说到了人性问题。在我看来，每个人的人性总是有善有恶，问题就在于我们如何处理：是扬善抑恶，还是扬恶抑善？我自己总结，在我的，或许也是我们这些七、八、九十岁老人生命中，最大的人生遗憾和教训，就是我们在外在环境的支配、影响下，常常是扬恶抑善，而不是扬善抑恶。这就是我经常说的，我们这些人在历经没完没了的各项‘运动’时，总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与自己斗。斗来斗去，就把人性恶全部诱发出来，把本性中的善压了下去，造成人性的扭曲。我们现在老了，就要总结教训，作根本性的调整。这就是我一再说的要‘宽松，宽容，宽厚’；‘三宽’的核心就是‘扬善抑恶’。我们是不是可以为自己的养老人生，定下两个目标：在老年人的自我修养上要扬善抑恶，在处理养老院里的人际关系上，也要坚持扬善抑恶、以善相处的原则。而要实现这两大目标，就需要吸取新的思想资源。

在我看来，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宗教文化、宗教精神的资源。在我的理解里，宗教文化、宗教精神的核心，就是扬善抑恶，自觉地追求真、善、美，排除假、丑、恶。在上帝面前，人的一切邪恶恶行，都使不出来，而人内在的美好人性却都自然诱发出来。



我观察过许多宗教徒，他们的最大长处，就是说话、做事都有底线。我将他们的生命存在方式，概括为真、诚、纯，这大概也是‘返老孩童’，全都是‘可爱的人’。而在我看来，‘可爱的人’也是‘可笑的人’：真诚——但有点傻；没有机心——但不懂世故；天真——但幼稚；有赤子之心——但永远长不大，是个小老孩儿。

可以说，在宗教文化、精神的熏陶下，扬善抑恶的结果，就把我们塑造成了可爱的人、可笑的人。这正该是我们生命的最终追求。我一再地表示，希望将来在我的墓碑上写下这几个字：‘这是一个可爱的人’。这也是我今天在这个‘相约圣诞联欢活动’上，我给大家的圣诞祝福：希望我们养老院里的老人，都成为‘可爱的，又有点可笑的老头、老太！’”

我的讲话引来热烈掌声，引发强烈共鸣。这大概不是偶然的。

三

其实，因为这是公开演讲，我并没有把话说完。特别是读了本书的文章后，我更想做两点补充和发挥。

我注意到，好些同学在说起自己的“信仰之路”时，都谈到了“梦碎天安门”的经历。这恐怕是我们“北大人”共同的心结。这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大逆转的开始，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就显出了后果：当今的中国又回到了“文革后期”，我们重新面临“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自己向何处去？”的新的历史选择。

在追问中国为什么会走上“复归”之路的原因时，除了根本性的体制问题之外，不可回避的就是大陆中国人的国民性、人性

的被改造。“六四”之后，中国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单一化的经济改革路线不仅强化了中国的极权体制，而且把大陆中国人改造成了“没有理想、信仰的经济人”，其基本生存法则就是“趋利避害”，结果就培养出了我一再提到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更多的是“粗俗的利己主义者”，而日益制度化的极权体制的基本统治手段，就是“跟我走就有利；不跟就不让活”。这样，这些失去理想与信仰的精致、粗俗的利己主义者，就成了当今中国极权体制的群众基础。

这正提醒我们，体制与人性（国民性）正是当今大陆中国的两大核心问题；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价值、理想、信仰的重建。我注意到，本书的许多作者都是在“六四”之后，逐渐走向信仰之路的，他们的经验就很有借鉴意义。当然，如前文所说，我并不认为，皈依宗教是建立信仰的唯一道路，我自己就是通过自己的路而一直坚持我的信仰的。但不管通过什么途径，始终不渝地追求信仰，追问“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寻找“回家之路”，则是我们北大人共同的特质、本性。

四

我还注意到，本书的一个重点，是“疫情手札”。单就是《新冠病毒下，我的灵修之旅》《病情中的挣扎与祈祷》《黑夜究竟有多长——新冠疫情下的交集与思考》，这些题目就让我怦然心动。坦白地说，我（或许也包括许多中国与世界的知识分子与普通人）对“疫情后的中国与世界”充满了焦虑与困惑。我最近网络采访中有一个讲话，谈到我们将面临一个“无真相，无共识，不确定的时代”，引起了大陆网民，包括许多“90后”“00后”的青年



的强烈反响。坦白地说，处于这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变局、大动荡之中，我们确实有不知所措之感。正像书中的一位作者所说，在我们成了孤独、“失落的人”的时候，就“渴望能够抓住永恒的东西”。

可以说，在动荡不安中，追寻“生命的永恒”，就成了我这两年养老人生的最大课题。我找到了人的“日常生活”，找到了“大自然”，找到了“历史”，特别是“土地里长出的地方史”；也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宗教文化、宗教精神又唤起了我的新的关注与思考：我也还在继续寻路。应该说，这样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永远处在追求“永恒”的寻路过程中，也是我们“北大人”的基本精神。

让我们这几代北大人，就在培育“扬善抑恶”的人性之美，建构“信仰”与追求“永恒”这三大共识基础上，相互理解、支持，在严寒中“抱团取暖”吧！

于 2022 年 1 月 18-19 日

作者简介

钱理群，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鲁迅、周作人研究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被认为是当代中国批判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

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到“爱人如己”

——学生彭菲写给钱先生的信

钱先生：

昨天收到您的序文时，我刚好正要上线和我们州议员开会，但是实在等不及开完会再读您的文稿，便迫不及待地先读您的文稿。虽然开会迟到了几分钟，但是这样的一睹为快真是何其喜乐！

忍不住说几句对老师序言的读后感。读老师的文章真是又仰慕又感动。即使如今在养老院，您依然“有一个内在的冲动”，依然始终如一地在关注与思考“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自己向何处去？”这样的大问题。在这样的文字中，我分明感受到涌动的生命的激情和能量。

最初为了找您写序，得知您住在养老院，本来我非常不忍心打搅您的休养生活。很多人的养老，意思是从此不问世事，只在乎安静地颐养天年，在生命活力的流逝中等待那一天的到来。我们虽是您的学生，但现在也是 50 多岁了，很多同学都退休了，也开始思考养老的问题。

您在养老院圣诞节的一席话非常打动我，您说“在人生进入养老阶段时需要一个‘自我重塑’”。自我重塑，在我理解，实际上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一种更加成熟，更加丰盛，一种超越的新生命的开始。人的身体会不可避免地日渐衰老，但是“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参《哥林多后书》4:16）。没有这内在的生命，“里面的人”，很多人未老而先衰，而您却说出了另一种



养老方式——“自我重塑”，我赞叹这样的养老方式，这方式投射出的内在生命，像一位少年，新鲜强健，充满生命的能量与活力。

您说“没有在宗教教义的理解上下过任何功夫”，我想您或许也没有通读过《圣经》。但是当我看到您一再说要“返老孩童”，做“可爱的人”，也是“可笑的人”，“真诚——但有点傻；没有机心——但不懂世故；天真——但幼稚；有赤子之心——但永远长不大，是个小老孩儿”。看到这里，我真的惊叹您天生的对于信仰的洞察力和领悟力。因为这正是耶稣基督在《圣经》中反复教导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马太福音》18:3）您的话正是对基督信仰的诠释——回到真诚，回到天真，回到赤子之心，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进天国。

当初我把您答应给我们写序的好消息告诉我当年的班主任时，他说了一句话“钱先生是个有情怀的人”。真的，30多年渺无音信，我突然从地球另一端的某个角落里冒出来请求您为我们写序的想法，我自己都觉得是天方夜谭。30多年，我们没有成为权贵，没有能力豪掷亿元回报母校，我们只是经历几十年生活试炼满心感悟感恩的普通学生，但是您答应了。我想，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钱先生是个有情怀的人”。

“情怀”这个词，我不知道怎样准确地翻译成英语，但是这种感觉已经深深刻入北大学生们的心底，融入我们的血脉中。您是有情怀的人，几十年与我们学生亦师亦友的郭先生是有情怀的人，还有那位根本就没有听说过我们，二话不说就帮助我们的贺老师也是有情怀的人。许许多多北大的师长们是有情怀的人。未

名湖之所以几十年魂牵梦绕，也因未名湖荡漾的何止是湖水，更是满湖情怀。我们这些播撒到天涯海角的学生们，从北大带走并追随我们一生的，除了老师们倾注的学识，更珍贵的，是这如潜流流动在我们心底的情怀。

因着这种情怀，在“精明人”眼里，我们时常冒傻气，时常做一些“不上算”的事；因着这种情怀，我们每每放下功名利禄的追逐，好奇又执着地追问生命的意义，永恒的盼望。耶稣基督的话就在我们心中引起强烈的共鸣，好像前世遗忘的记忆重新唤醒——“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哥林多后书》4:18）“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希伯来书》11:16）

您的锥心之语“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针见血地刺痛了无数人的心。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追问：世间是否还有一股力量可以击溃“精致的利己主义”？世间是否还有一群人放弃“精致的利己主义”而选择另一种活法，一种让“聪明人”看来“很傻”的活法？让我欣喜感动的是，这两三年，我遇到了北大一百多名学子，他们来自各个年级，来自各个科系，居住在各个国家，我们一起剥去“精致”的画皮，讲述自己曾经的困惑迷茫伤痛，讲述自己生命的改变和选择。我们从各自不同的生活际遇和生命轨迹中，不约而同地听到了同一种呼唤，遇到了同一个远远超越“精致的利己主义”的力量，那就是信仰的力量，精神的魅力。

感谢安平先生，在他的帮助下，我们百名北大学生写成了这套三册《从未名湖到生命泉——百名北大学子的信仰之旅》。钱老师，这三册书，我不敢说多么文采飞扬，很多理科生更擅长数



学语言、物理公式和计算机程序，原本并不擅长文字写作。但这三册书记录了我们几十年的生命故事，是一百多名学生们用生命书写的答卷，再次呈交在老师面前，请老师过目。

本不该在先生面前无知多言，但是忍不住心中的感动，再冒点傻气，说几句傻话，请先生原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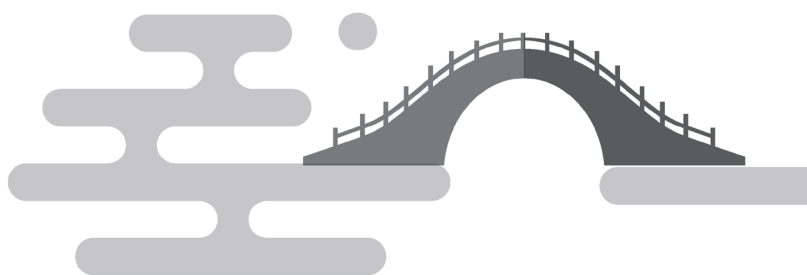
我们北大基督徒群的同学们经常为先生祷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民数记》6:24-26）

敬祝先生虎年春节快乐！福寿安康。

学生 彭菲

2022 年 1 月

求學路上





那一刻，我感觉我回家了，回到那位爱我的天父怀里。往事一幕幕在脑海浮现，以前经历的种种无助、无望、焦虑、害怕和不安，都是因为我不认识这位天上的父亲。

——《在外流浪那些年，我找到回家的路》

有了那天晚上的经历后，我内心的愁烦似乎一扫而空，也能够专心看书预备了。多年后，我再思想这段时间的经历，才知道里面的这种变化就称为信心。

——《那天晚上的奇异经历，唤醒我迷糊的心灵》

生命中有一个什么使我不能超越呢？它在那里作怪，使我不得安宁。我相信，当时每个同学都有这样的挣扎。我对人性感到失望极了！我想，人为什么明知自私和虚伪不好，虽然渴望改变自己，却总是毫无力量？人性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失落的我，终于找到真正的使命》

2003年复活节的前一周在教会聚会，听到圣诗《我曾舍命为你》，当时真的就是一下被击中的感觉，深深感动于上帝无与伦比的爱！

——《我生命中的那些“天使”》

在外流浪那些年，我找到回家的路

/ 李荷碧（90 级城市与环境学系）

我不需要上帝

1998 年 8 月底，我来美国读书，也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听到福音。我和很多中国大学生一样，从小到大受的是无神论教育。在那以前，我一直以为求神拜佛是没文化、不懂科学的人才会做的事情。

刚到美国的头几天，我住在中国人爱霞的家里，我和爱霞以前从来不认识，而她却愿意接待像我这样一个素昧平生的人。爱霞是基督徒，到她家的第二天，她带我去参加一个福音特会，当时有一个短宣队到我所在的学校来宣教。第一次听到福音，对于有一位上帝，我并不是很反感，因为我相信冥冥之中有一位主宰，但我不能接受基督信仰所说的“人都有罪”，因为我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那次特会，虽然没有让我一下就接受耶稣基督，却改变了我以前对基督教的偏见。我看到那些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是很有学问的，很多都是像我一样，一路过关斩将来美国留学，已经拿到或者正在攻读本科或研究生学位。他们的谦卑和友善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那时刚到美国，对周围环境不知所措，他们的谦卑和友善无疑减少了我内心的焦虑和不安。



我所在的学校位于苏必利尔湖畔的一个小镇，那里华人很少，学校里有一个由 20 名左右的华人学生组成的查经班，这些学生分别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马来西亚，他们当时是借一家美国人的教会聚会。和我同系的一位师姐张琼和她的丈夫魏文革是查经班的负责人。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他们时不时邀请我参加他们的活动，但我一次都没有去过。我与另外几位和我同时期到美国的朋友经常会和师姐及她的先生辩论，最后都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也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思考上帝和罪的问题，我开始明白，罪不是指触犯社会法律，而是指达不到上帝公义的标准。我意识到自己犯过很多罪，比如撒谎、嫉妒、背后说人坏话等，但我还是不能接受耶稣是救主。我认为我是罪人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世人都犯了罪，我也没必要去洗净自己的罪，好像比别人高尚一样。那时候我觉得我不需要上帝。

我感觉我回家了

第二年的夏天，又有一支短宣队来学校短宣，我没有太多犹豫就参加了。我不记得当时的讲道内容是什么，我只记得讲道结束后，一位叫智美的年长姐妹过来和我讲解福音，问我愿不愿意接受耶稣为救主。我告诉她我完全同意她跟我讲解的福音内容，我相信有一位上帝，我也相信自己是罪人，我也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洗净我的罪，但我还需要一段时间来学习和了解才能接受。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还不能确定自己需不需要上帝。智美姐妹说，如果我对福音的内容没有疑问的话，此刻就可以接受耶稣为救主，以后上帝会一步一步带领我更多地去认识祂。智

美姐妹态度诚恳，让我没法拒绝，于是我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接下来智美姐妹带领我做一个决志祷告，她说一句，我跟着她说一句。刚开始祷告，我的眼泪就禁不住地往下流，我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一个浪子，而上帝是一位慈爱的父亲，祂一直在等着我回家；我以前不知道有这样一位父亲，后来虽然有人告诉我，但我还是不愿意接受这位父亲。

那一刻，我感觉我回家了，回到那位爱我的天父怀里。往事一幕幕在脑海浮现，以前经历的种种无助、无望、焦虑、害怕和不安，都是因为我不认识这位天上的父亲。那一刻，我决定不要再流浪，我要回到天父的家中，祂对我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在以后的生活中，祂要牵着我的手，看顾我、引领我。我一边祷告，一边流泪，最后泣不成声。

我相信是上帝的爱找到我。我出生在一个农村家庭，家里有兄弟姐妹六个，我是最小的。从小父母就教导我，自己的未来要靠自己的努力。在那个年代，农村孩子唯一的出路就是读书。我从初三开始就住校，高中时，学校离家有三个多小时的车程。那时候学习紧张，基本上都是半年才回家一次，所以我从青少年起就有一种在外面流浪的感觉。当时有一首流行歌唱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这是我多年以来的内心感受。虽然表面上看来，一路都比较顺利，但内心却经历过很多孤独、焦虑、无助和不安，尤其是高三那一年以及在北大考托福（TOEFL）、研究生资格考试（GRE）和联系出国的那段日子。

我也经常觉得，冥冥之中有一双手在引领着我。信主后，我知道这双手就是上帝的手，祂在千万人中寻找我，带领我认识祂，与祂和好，领我回家。信主后，我再也没有那种在外面流浪的感觉了。



受伤的心被治愈

这就是我信主得救的经过。我是1999年夏天决志信主，2000年的复活节受洗。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大女儿出生，我和丈夫毕业、搬家、找工作、申请绿卡，随后小女儿出生。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经历了初为人母的喜悦和焦虑，找工作和申请绿卡的彷徨和无助，每每都是借着祷告，把心里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成为我在急难中的帮助，我也经历了上帝的信实和丰盛的供应。如果不认识上帝，我不知道如何面对那么多的阻力和压力。现在孩子们都进入青春期，我也步入中年，孩子们的叛逆、夫妻关系的紧张、亲人的离世、自身生理和心理上的变化等等，就像暴风骤雨般临到。感谢上帝，祂是我风雨中的避难所，赐我力量不断更新。

回想信主20年走过的路，我的心中充满感恩。信主以前，我是一个自卑感很强的人，心中非常没有安全感，经常患得患失。小时候由于体弱多病，经常被别人嘲弄；又由于家里孩子多，哥哥姐姐各个都品学兼优，我经常被父母忽略，很少得到父母的表扬。

信主后，我认识到自己在主里的身份和地位——我是天父宝贵的女儿，是祂用重价赎回来的。《圣经》中的话语告诉我，我是上帝眼中的瞳仁，我的头发祂都数算过。上帝不仅仅只关注那些优秀的孩子，祂也关注像我这样不引人注目的孩子。在《圣经》中，耶稣说祂是一位好牧人，祂会放下九十九只羊，而去寻找另一只丢失的羊（参《马太福音》18:12-13）。如果我是那只丢失的羊，那么祂会为了我而放下其他的羊。祂不是派一位代表来救我，而是亲自来救我，并且为我死，这样的爱让我十分感动。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爱治愈了我曾经受伤的心，使我逐渐从自卑的束缚中走出来。无论我做得好还是不好、是聪明还是愚拙、

是漂亮还是丑陋，上帝都接纳我，心中那种不被接纳的挫败感在上帝的爱中得到痊愈。以前我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信主后我认识到，我在上帝的眼中为至宝，我不必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我只需要在乎上帝怎么看我。

恩典之手引领我

信主前的我是一个罪人，信主后的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上帝借着生活中的很多事情管教我。在上帝的管教中，我经历过自我破碎的痛苦，也经历过被上帝医治后的平安。

《民数记》第33章详细记载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行的路程，对于没有和以色列人一起行过旷野的人来说，这些路程没有任何意义，阅读时也会觉得枯燥乏味。但对于上帝来说，这些路程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每一个脚步上帝都看顾；他们在旷野背离上帝，被上帝管教，他们的成功和失败上帝都纪念。我所走过的每一步上帝也都与我同行，祂带领我从家乡那个小山村里走出来，带我到北京，后来到美国，为的是要让我认识祂，与祂和好。我看到祂的手在我的身上，我走过的每一步都是祂恩典的手在引领我。

我内心深处的骄傲和缺乏安全感使我凡事都要靠自己，即使认识了上帝，我还是不能对祂完全信靠。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时而骄傲、时而自卑的孩子，上帝要如何医治？再好的办法莫过于使她经历到绝境从而回转仰望祂的恩典，这样的事情屡次发生在我身上。上帝有时以艰难给我当饼，但祂却让我看见祂的恩典，从此愿意来跟随祂。上帝在我身上行了神迹奇事，祂还没有停止对我生命的塑造，直到我见祂的面。



尾声

“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诗篇》32:1）每当想到上帝在我身上的恩典，我都禁不住热泪盈眶。我一切的软弱和无助祂都知道，我一切罪过祂都赦免，借着祂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我已与祂和好，这是我得救的确据。

作者简介

李 荷 碧，出生于湖北。1990-1995 城市与环境学系本科生；1995-1998 年环境中心硕士生，1998 年赴美国密西根科技大学攻读博士，2002 年获得环境工程博士学位。现居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1999 年于美国密西根科技大学决志。2000 年于美国密西根科技大学华人学生团契受洗，现在参加凤凰城华人基督教会。

最喜爱的经文：“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1:9）

我生命中的那些“天使”

/ 阮学金（91级城环系）

迷茫中偶遇

我出生在福建省宁德市周宁县，从小在一个佛教气氛很浓厚的家庭长大。我爷爷的哥哥很年轻时就去世了，他的太太在他去世以后就出家了。我们这些后辈经常去她出家的地方看望她，也会帮她做一些杂事。家里长辈也时不时地烧香拜佛。

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理性上是个无神论者，感性上是“敬鬼神而远之”。

上了北大以后，我很享受北大校园清幽的环境以及在北大的学习和生活。可是小时候曾经无限敬仰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文化并没有对我的信仰状况产生太大的影响。我觉得自己依然深受无神论及各种西方思潮的影响，迷茫而空虚。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北大，大家都步履匆匆，各自为前程奔忙。北大精神已经在各种考研考托（托福考试）、考GRE（研究生资格考试）中慢慢淡了颜色。

我在北大唯一一次和基督教相关的偶遇，源于一位高中同学弟弟的经历，这位高中同学的弟弟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上学。一天，这位哥哥给我打电话向我求助，说他弟弟可能因为情感原因在宗教上找寄托，经常参加海淀一家教会的活动。他希望我跟他弟弟



谈谈给他指点迷津，免得他误入歧途。

受人之托，我约了他的弟弟谈心。很奇妙的是，那天，同学的弟弟见我时带了好几首圣诗。那天我们的交谈重心不是我的规劝，而是他的信仰和诗歌的分享。从他的分享里，我感受到了他心底的那份和平宁静。结束以后我告诉他哥哥，应该尊重他弟弟的信仰自由和选择。此后，这件事情也就被我抛掷脑后，没有掀起任何波澜。

无与伦比的爱

第一次真正接触教会和基督徒是我到了美国以后，感觉一下飞机就被基督徒所包围。

首先，接待我们的朋友是一家虔诚的基督徒，我们至今还有很密切的联系。后来认识的朋友也大部分是基督徒。我现在的先生（当时的男朋友），比我早一年出国，他的朋友圈里也多是基督徒。

刚开始我对去教会兴趣不大。因为喜欢打羽毛球，周五晚上基本上都是去打球而根本不会想着去聚会，周日偶尔会跟他一起去教会。当时我们还会参加“友爱中华协会”（China Outreach Ministries）针对中国学生组织的每月一次的聚餐。当时吸引我的不是教会的聚会，而是这些基督徒朋友。他们的友爱和善意让我感受到美好和希望，我很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当然作为慕道友，我也常常是他们重点关怀的对象。

我们是在美国结的婚，结婚前教会的牧师还给我们做婚前辅导。从1999年第一次到教会，到2003年感恩节受洗，我当了很



长一段时间的慕道友，中间经历过不少的挣扎。

首先，是对旧约的本能的抗拒。对上帝所拣选的仆人身上体现的软弱非常失望，对上帝的震怒以及旧约中的杀戮非常不理解。当然对于世界及人类起源的理解也是深受进化论的洗脑。在这些理性的挣扎中，冯秉诚牧师的《游子吟》一书以及他的科学与信仰系列讲道对我的影响很大，以至于我现在依然是一箱一箱地从使者书房买这一套书赠送给慕道友。此外，身边几位兄弟姐妹的生命见证对我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吸引着我一点一点去跟这位我并不认识的主亲近。

2003年，因为怀孕了，就不好意思周五再跑去打球，所以就有更多的时间参加教会的聚会。

2003年复活节的前一周在教会聚会，听到圣诗《我曾舍命为你》，当时真的就是一下被击中的感觉，深深感动于上帝无与伦比的爱！

我曾舍命为你，我血为你流出，
救你从死复起，使你罪过得赎。
为你为我我命曾舍，你舍何事为我？
我离父家天庭，撇下荣耀宝座，
来此暗世尘瀛，饱尝孤单漂泊。
为你为你天家曾舍，你舍何福为我？
为你饱尝苦痛，口舌难以形容，
忍受枪刺鞭伤，救你脱离死亡。
为你为你忍受一切，你受何苦为我？
我从天庭父家，谦卑屈尊降下，
带来完备救恩，并我宽容怜悯。
向你向你厚恩曾施，你将何物献我？



听完这首诗歌，发现自己泪流满面。原来，这就是我一直觉得可望不可即的舍己之爱！

找到归属感

接下来 6 月份跟着教会到黑岗（Black Hills）参加一个退修会。圣灵再次对我说话，我就在那里决志，于 2003 年感恩节在教会受洗。

当时我们加入的教会学生团契叫“新生命团契”，真的是名副其实的₁新生命团契。首先是每次受洗，我们团契总是受洗人数最多的；其次，我们团契都是年轻的学生夫妇，也是孕育新生命诞下新生儿最多的。教会牧师花很多时间栽培并跟进我们，团契也特别蒙上帝祝福。我们当时的团契成员至今已有三四位蒙召全职侍奉，他们都是博士毕业后工作一段时间蒙神呼召后把自己献上。这是我参加的第一个团契，在这里，我收获了最美好的礼物——上帝的救恩，也收获了众多弟兄姐妹的爱和友谊。新生命团契的弟兄姐妹如今虽然分散在世界各个角落，但是上帝的爱把我们依旧紧紧地连结在一起。

毕业以后，我到西雅图南边的塔科马（Tacoma）市工作。拿到工作机会后我就在网上寻找当地的教会，找到了塔科马华人证道堂，我给他们发了一封邮件。其实发邮件之前我还在犹豫是去西雅图还是去丹佛，结果隔天就接到了塔科马华人证道堂的执事会主席黄都医生打来的电话。我们相谈甚欢，感觉接受西雅图的工作机会是上帝的旨意。

2006 年 6 月的最后一个周五晚上，我们抵达西雅图。周日，我们就去参加证道堂的聚会。第一次进这间教会的门，正好碰上

牧师和黄都弟兄在门口迎接我们。这个细节如今已过去 15 年，可是我对那天进入教会的场景，以及那天的所有活动，记忆犹新。上帝就是这样爱我们，给我们预备了这样一个属灵的家，让我第一天就有了深深的归属感，随之带领我在那个教会度过充满爱的 7 年时光。

那是个小教会，弟兄姐妹真是亲密无间。当时我们周五的团契是在弟兄姐妹家里，大家住得很分散。我还记得每周五傍晚一下班就拎着两个小朋友开车去弟兄姐妹家里聚会，风雨无阻。在这 7 年的时间里，我们只因病缺席过几次周日的聚会，每一次缺席，弟兄姐妹必定打电话问询、关怀。这些弟兄姐妹有几位已经被主接回天家，每当想起时，真是非常怀念他们。

在爱中被建造

我们到西雅图的第二年，我先生找到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教职。因为他的领域教职不好找，所以我们觉得他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当时我的工作渐入佳境，工作是我所喜欢的，同事中也有不少基督徒。所以我们决定让我先生先去新加坡，等他安定下来我们再决定何去何从。

先生到新加坡后，很不适应那里的气候。可是西雅图附近他那个领域的教职机会很少，他也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回来，我又因为不想要一次次搬家，就决定继续待在原处观望。这一观望，就是 6 年。我独自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中间也有过很多挣扎，常常向上帝祷告：“天父啊，你不喜悦一家人分开，可是我现在没有感动要搬到新加坡去。我不知道要怎么做才是对的，求您将旨意清清楚楚显明在我的心中，好让我去除心中的疑虑，明白该



如何去做。也求您给我一颗顺服的心，让我能看到您的旨意。”

然而我还是没有清清楚楚看到上帝的旨意。有时我也在想，是不是我自己太刚硬，以至于看不到上帝的心意？我感觉自己的祷告没有得到回应。

虽然我没有看到上帝的旨意，上帝却让我真真切切感受到祂的爱。回头看，正如一首歌里唱的，“所有的软弱和跌倒，都是神恩典的记号”。这6年里，上帝真是以怜悯和慈爱待我们一家，周围的弟兄姐妹也给了两个孩子满满的爱。当时教会的所有活动，我基本都会带着他俩参加，所以他们跟教会的每个弟兄姐们都很亲近。

教会里有一对牧师夫妇——许道良牧师和徐春华师母。许牧师原来是香港播道神学院的院长，后来主要参与培训牧者的工作，就住在塔科马，平常参加我们教会的活动。许牧师和徐师母给了我们很多关爱，许牧师是我家儿子的专职理发师。当时我们教会主日崇拜后都会有爱宴，然后我们一群弟兄姐妹在附近社区活动中心租场地打球。每一次打完球，许牧师和徐师母就让我们去他们家吃晚饭，吃完晚饭在他们家玩一会儿再回家。我们家两个小朋友小时候在他们沙发上睡着时不小心都尿湿过他们家沙发，我家小朋友美其名曰是“宣告主权”。弟兄姐妹的爱让我们感受到上帝时时刻刻的同在。

在这六年里，我也碰到过很多困难和挑战。有一次带着生病的孩子去看病，结果车半路抛锚，要买车换车。还有一段时间因为太累身体出了点状况，连着三个月出了三次车祸……现在回头看，我真是不敢想象我自己一个人带着一个三岁半、一个两岁的孩子，独自支撑了六年。在我碰到困难的时候，真是感受到上帝

所应许的，“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参《哥林多后书》12:9a）上帝透过周围的弟兄姐妹，让我的轭变得轻省。祂让我学会交托，祂也保守我，让我们一家常在祂的爱里面。我在教会的服事主要是教儿童主日学，以及带领儿童敬拜。当时儿童敬拜找不到司琴，所以女儿七八岁开始就时不时为儿童敬拜司琴。

跟随祂带领

2013年，我跟先生商量，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改变分居状况，因为儿子大了，必须要有父亲在身边。要么一家来美国，要么一家搬回中国。先生开始找北美的工作。我也继续跟上帝祷告，求祂赐给我一颗顺服的心。

上帝给了先生两个工作机会，一个是在北卡，一个是多伦多大学。其实我挺希望他留在美国，因为我们当时已经申请了绿卡，在美国的生活也是按部就班，而且我从来没有想着有一天我会到加拿大生活。可是先生从他的研究兴趣以及职业生涯的角度，选择了多伦多。我一直是性子比较刚硬的人，可是上帝这次让我选择顺服。

先生3月份接受他的职位以后，我马上就跟老板说我8月1号要离开那份工作。当时我的这个决定大家都有点震惊，但都表示理解。我当时是在政府部门工作，按政策规定不可以远程工作。不过我们的主任说，我搬到多伦多以后，可以让我按远程工作的形式有几个月的缓冲时间，等我在加拿大找到工作后再辞掉那边的工作。我当时明显感受到上帝的旨意，是我们一家要搬到一起，我也应该朝前看。所以我就谢绝了我们主任的好意，决定义无反顾



顾地跟随上帝的带领，因为我知道塔科马那边值得我留恋的东西太多了——教会、工作、朋友，我如果一迟疑，很可能就跟上次一样原地踏步，不知道多少年又会从指缝中过去。

当时我决定离开原来的工作后，我在网上开始看加拿大的一些工作机会，并投了几份简历。为了办加拿大的工签，当时需要把护照上交。不巧那个夏天，正好是加拿大使馆工作人员罢工，我拿不回护照，所以没法到多伦多面试。不过因着上帝特殊的怜悯，跟我的第一份工作一样，我在电话面试里就拿到了聘用机会。

来到多伦多以后，一家人在一起了。来了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教会，我们决定参加一个离多伦多大学很近的华人教会。到了这间教会以后，面临很大的挑战。这间教会在多伦多市中心，离中国城很近，有很多新移民，或者是访问学者，教会会众背景比较多样，流动性非常大。大家来来往往，背景差异极大，所以很难有深入的交流。

我跟上帝祷告很长时间，求祂带领，告诉我们是应该另找教会还是留下。上帝没有给我一个清晰的答案，只是让我看到这间教会的需要。教会有粤语堂、英语堂和国语堂。国语堂是粤语堂的弟兄姐妹帮助建立起来的，很多粤语堂和英文堂的弟兄姐妹在服事国语堂的事工。尤其在儿童主日学方面，没有一位儿童主日学老师是来自国语堂的。他们急缺人手，所以，我决定留下参加服事，并把经力主要花在儿童主日学上面。

突破服事困境

可是开始服事后也遭遇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当时我感觉这是参加教会以来第一次遭遇归属感危机。虽然我一直在教会服



事，可是感觉自己越来越像温水，变得不冷也不热。

那段时间，我在灵性上真是有很多苦恼。生活上，因为跟先生好多年不常在一起，也有很多调整 and 适应，有时真是相见不如怀念。孩子的教育上，原来我参与很多孩子学校的活动，再忙也经常请假当志愿者，跟他们的老师以及经常在一起玩的小朋友以及他们的父母都很熟悉。而在多伦多这样一个很多元的社会，两个孩子上的是智力超常班，离家远，班里的孩子住得很分散，所以我觉得我再也不了解他们的朋友以及他们朋友的家庭了。我有时候甚至开始怀疑当初举家从西雅图搬到多伦多，是否真的是上帝的旨意。当然我也明白，上帝不喜悦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所以也常常向上帝祷告，求上帝带领我走出这种境地。

2017年夏天，我到康奈尔去看望两个老朋友。他们是我们原来新生命团契的成员，姐妹在我灵命成长上给我很大的帮助。我当时也跟她吐苦水，诉说自己面临的困境，她说的一番话对我很有启发。

她说：“上帝一直很爱你，在明尼苏达和西雅图这么多年，上帝派了这么多‘天使’在你身边喂养你的灵性。可是你不能一直等着别人喂养你，上帝现在是希望你能够成长起来去喂养别人。”

她的这段话真是给了我很大的提醒。我开始更多地反省自己：我一直想着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定睛教会的需要；她让我看到自己在爱心和耐心上的缺乏。在教会里，我一直把自己放在客人的位置上，而没有积极地反客为主，让自己情感上成为主人。感谢上帝让我看到了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定睛在教会的问题上。

自此，我努力敞开自己，主动多去了解别人的需要。同时也特别感谢上帝，来多伦多后在教会之外又给我们预备一个团契。



这些团契成员来自不同的教会，多是我们早先相识的好友，这里有好几位是我们北大的校友，还有几位多大教授和住在附近社区的朋友。我们这个团契隔周六聚会一次。这个团契的兄弟姐妹背景相似，大家有很好的分享交流，在基督里彼此鼓励建造。

尾声

这些年，我虽经历灵性的高低起伏，然而感谢主不离不弃。主的爱是如此长阔高深！求主时时充满我们，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并把这份爱传递给更多人。

作者简介：

阮学金，出生于福建省。1991-1996年，北京大学城环系本科；1996-1999年，城环系硕士研究生。现居加拿大多伦多。2003年于美国明州决志。2003年感恩节于明州双城华人教会受洗，现在在多伦多华人浸信会，参与儿童事工服事。

最喜爱的经文：“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箴言》1:7a）

那天晚上的奇异经历，唤醒我迷糊的心灵

/ 孙毅（98级哲学系）

归信基督

说起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转折点，总会与1989年的那个重大事件关联起来。那时，我在西安的一所大学里教哲学课。事情过后，我们原来读书圈里的人作鸟兽散，大家各奔东西。我自己在苦闷了两三年后，也决定离开大学，离开那些虚假不实、充满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带着挣点钱养家过好日子的想法，于1992年进入一家医药公司从事市场开发的工作。

在商场上混迹的日子，经历到人生及社会生活的灰暗。虽然挣了一点钱，内心却并没有什么满足。生活除了吃喝，在歌厅吼几嗓子来发泄一下以外，似乎没有别的。

在这个时期，我读到了刘小枫写的书，特别是他的那本《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似乎给我的生活带来了一点新的亮光。其实，因为我母亲信主，之前我对基督教多少有点了解，但那时总把它看作是老年人在一起互相寻求心理安慰的方式。这本书让我看到，原来基督信仰中所包含的内容与我们现实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关系，可以经得起任何严肃认真的理性思考与寻问。

这本书改变了我对基督教的看法，同时也重新燃起了我读书的热情。差不多是这个时候，我也花了一些时间读海德格尔的《存



在与时间》，这本书让我感到自己第一次读懂了哲学。真是有意思，过去我在大学里研究哲学、教授哲学的时候，哲学并没有进入到我的生活。或许之前接触的主要是科学哲学与分析哲学，哲学对那时的我而言似乎只是一种头脑中的游戏，与自己的人生没有什么关联。而现在，当我不再从事哲学这个行业的工作，仅仅是出于日常生活中的无聊以及内心的空虚，我读懂了非本真的人生、良知的呼声，以及向死而生意味着什么。

在商场上混迹了两年之后，我重新回到了大学，但不是之前的那所大学。非常感恩的是，我过去读硕士的那所大学，因着导师的关系，愿意让我这位在商场上混迹的人回去。于是，1994年我重新回到大学教哲学的时候，生活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不过，与之前不同的是，我的思想指向已经把我带向了基督信仰的方向。1996年5月我受洗归在基督的名下，这期间的故事太长，要说的话可能是一本书，而不是一篇文章了。所以，这里长话短说，下面就只说我归信之后与北京大学的关系。

重新定向

受洗之后，我内心燃起人生的新希望。这让我意识到，我内心所寻求的与我现在在大学里所教授的这两者之间存在巨大张力。我渴望有机会读书，渴望更多地了解我将生命交托于其中的基督信仰。相对于我内心的思考与寻求，我当时所教授的似乎完全是与之无关的东西。《约翰福音》第5章，记载了耶稣问那位在褥子上躺了38年的病人：“你要痊愈吗？”（《约翰福音》5:6b）我就像是那位躺了三十多年的病人，被祂的询问点燃对生命的新希望。

于是在我受洗后两个月——1996年秋季学期，我在学院的支持下，去北京大学外哲所进修了半年。不过学院领导以为我进修完了就完了。而我在了解北大的情况后，就确定了通过到北大读博士，来更多寻求了解基督信仰的想法。在当时的中国，如果不是去读“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的神学院（这不大可能），或者家庭教会的神学院（当时还很少），这大概是我能看到的唯一途径。

当我把这个愿望告诉了我所在人文学院，院领导及我的导师都不是太支持。他们都想把我当作将来可以接班的人来培养，没有想到，我来的时间不长就想走了。最后，或许还是出于师生的亲情吧，学院终于同意我可以考一次，我也同意了。如果这一次考不上，以后就扎根在这里，老老实实地按照大学里惯有的路子，晋升职称，说不定再承担点什么行政职务，直到退休罢了。

日子到了1997年11月，离考博的日子越来越近，我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这个压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我自硕士毕业已经十年，又在大学学术圈子外混了几年，虽说哲学方面的思考还有一些，但要应付北大哲学系的考试，自己实在心里没有底。最大的挑战就是英语，几年没有动英语，早就忘得差不多了。在北大外哲所进修时，虽然努力地把英语拾起来，但看过北大之前的博士英语考试，真的是有难度。眼看离考试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不知自己能够预备到什么程度。要是这次没有考上的话，如何面对在这里的人生呢？另一方面，就算是这次真考上了，想起前两天学院转达的学校人事处的通知，要离职去读博士的话，首先要和学校分的房子交回来。真要是交了房子，到时候家里人到哪里去住呢？其次，因为评聘副高职称的五年服务期未满，还要交一笔罚款，而这个数目对当时的我或我们家庭的收入来说，也不是



我们一下子能够拿出来的。总之，考不上会有问题，考上了也会有问题。内心的愁烦让人难以安心地读书来预备考试。

11月的某个晚上，我独自到人文学院楼上的办公室去读书。整个大楼里只有个别办公室的灯还亮着，非常地安静。在开始读书之前，我打开《圣经》，想把今天要读的节先读完。其实这一段时间内心里的愁烦也让我难以安静下来专心读书。时常需要靠着先读《圣经》，才可以让自己里面安静下来。

那天晚上翻开《圣经》，读到《希伯来书》第3章，读到第10节的时候就读不下去了。似乎听到一个声音在向我说：“你真是‘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希伯来书》3:10b）这句话刹那间就进入到我的心灵，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虽然我已经受洗一年多，但就如过了红海的以色列人，仍然在为着世上的事情愁烦与抱怨，并没有真正地认识这位上帝。虽然这三十多年的人生经历了很多失败，但我并没有在这位上帝面前真正地悔改过，时常在过去的那个老我里打转。

那天晚上，我在上帝这句话的责备下，痛哭流泪地悔改，为自己过去一生的罪过悔改，为自己虽然受洗了还活在老我中悔改。在我后来的记忆中，那天晚上办公室的灯光很亮，那种老式的白炽灯所发出的略有黄色的白光，照亮着办公室的每个角落，也照进我内心的每个角落，在这个黑暗的冬日带给我温暖。这是我第一次亲身地经历主，日后，我把这次经历看作是我生命重生的日子。

有了那天晚上的经历后，我内心的愁烦似乎一扫而空，也能够专心看书预备了。多年后我再思想这段时间的经历，才知道里面的这种变化就称为信心，这种信心是由上帝的话语透过圣灵的光照赐下来的。虽然当时我并不认为自己就一定会考上，但已经

不再有那些如果考上会怎样，如果考不上会怎样的挂虑。这种意义上，我所经历的这个信心，似乎还不是《马可福音》11章24节所说的那种“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所表达出来的“必成的信心”，而是一种将眼目定睛在基督身上，敢于面对当下处境的那种信心。相信祂在这处境中为王，会引导这处境达到祂所期待的目的地。多年后，我把这种信心称为“即或不然”的信心——即或祂所引导到的这个目的地可能不一定是我所预想的，我也乐意坦然接受。

北大考博

1998年春节过后的大年初五，我提着几件行李出门了，其中一件是一纸箱子的书。那年恰逢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所以博士考试提前到3月。我计划提前一个月到那里，想早点安顿下来，再花点时间预备，为博士考试做最后的冲刺。那时儿子已经到了读小学的年龄，妻子带着回了娘家，在那里上学，让我可以无家庭等后顾之忧地出门一段时间。

和我一起结伴去的还有我们人文学院的另一位老师。这位张老师报的是北大的法学专业，他的处境应该和我差不多。这次能够争取到学校同意考博不容易，就分外地珍惜这次机会，所以我们都同时报了北京大学与中国社科院这两个地方。社科院的考试还是通常在四月中旬，这样我们要参加这两边的考试至少在时间上不会冲突。当然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这次出门在北京要停留两个多月的时间。所以我们到了北大以后，照着所计划的，就去北大的小东门外去租房子。

1998年的一天，我出了北大小东门。那里原来是一片平房，



是来北大考研的学生们租房首选之地，因为这里离北大最近，走路几分钟就可以进入北大。另外万圣书店也在那里，周围有几家可以喝咖啡的地方，有点像是一个小型文化中心。因为想马上就能租到地方，我们就去挨家挨户地敲门询问，是否有房子可以出租，结果第二天我们就分别租到了房子。我租那家的房东是一个老太太，所租的房子严格来说是棚子——在她家的院子里用简易材料搭起来的棚子，中间用两个隔板分出三间。我住在中间的那间，里面只能放一张单人床和一张桌子，外加一把椅子，就是里面全部的物件了。有一位叶老师，过去和我在西安的大学里是同事，在我还在商场上混迹的时候，他就已经来北大读博，后来留在北大哲学系。他给了我被子和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加上我带来的东西，差不多就算是安顿下来了。

如此，我们两人就开始了所谓北漂的日子，白天去北大的教室读书，晚上回来就是睡觉。那时出入北大不用出示身份证，进出是比较自由的。我们三餐都是在北大的学生食堂用餐，每天争取控制在十元钱以内。因为之前已经来北大进修过半年，所以对这里的生活都很熟悉，知道到哪个地方饮食便宜，哪里可以找到有空位子的教室。因为临近北大百年校庆，所以那个时期北大里面也很热闹。最给人激励的就是在三角地可以看到一些活动的广告，特别是讲座的广告，似乎只有生活在北大校园的人才可以享受到如此特权。

我所住的那个棚子隔音比较差。我的左边住着一位在北京打工的年轻人，好像是在媒体工作的，每天差不多都是12点左右回来。他回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他的那台小电视机，虽然他也很小心地把音量调小，但还是可以听得清清楚楚。好在大部分时间里，在他回来之前我就已经睡着了。我的右边是一对在北京补

习功课的学生，不太清楚他们在读哪所学校。他们两人也是回来得比较晚，通常他们回来的时候都会带着几瓶啤酒，喝多的时候就会大声说话。

在临近考试前的两三天，我分别给两边的邻居打了招呼，说明考试对我的重要性，拜托他们回来的时候是否可以轻声一点。北漂的人们都互相理解在外的不易，他们都爽快地答应了。那段时间，我每天晚上回来，在院子里洗漱了以后，上床都是先读一段《圣经》，然后再读一两章戴德生的传记。白天一天在教室里虽然辛苦读书，但我内心仍有平安，通常都会很快入睡。考试前的那个晚上也是一样，睡得很好，完全没有受到邻居的影响。

笔试其实就是一天，印象中好像上午是英语，下午是专业课。我倒是不担心专业课，主要是担心英语不过线。我感觉那天英语考得不是太好，所以心里有点担心。如果英语不过线，其他成绩再好，也都没有什么用。问张老师考试的情况，他也说我的英语考得不是太好；然后加上了一句，因为有点紧张，昨晚一晚上没有睡着。

第二天是面试。面试的结果还不错，特别是老师们问到的关于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里的问题，基于我之前对这本书的深刻印象，我的回答基本上算是准确清楚的。面试完后，之前进修时认识的那位做记录的同学，他见到我的时候小声地告诉我：“老师们对你的印象都不错，说你读书的底子还可以。”这多少给我一点安慰。现在就看英语的成绩了。

考试过后，大概过了近一个月，我正在犹豫是否要与张老师一同去中国社科院的附近找住的地方，为下一场的考试做预备。一天下午，我因为连日来的辛苦没有去北大教室，而是躺在床上



看书，就听到有人在咚咚地敲门，打开一看是叶老师。这是他第一次来这里看我，进来看到这种环境就直摇头，一个高校的副教授怎么跟个无业游民一样，住这种地方。我苦笑着，心里知道，如果不是有重要的事情他是不会专门跑来的。果然，他很高兴地告诉我，我的英语过线了。那年北大定了英语 50 分过线，我刚好考了 53 分。

英语的过线让我恢复了之前的信心，看到上帝的同在所给予的祝福。虽然正式的录取结果还没有出来，我还是决定不再过去参加中国社科院那边的考试了。我写信给那边的导师，他表示很遗憾，但也理解我愿意在北大读书的愿望。张老师的英语，正如他所预计的，没有过线。所以还是照着计划去参加了那边的考试。

前往北大读书

我比原计划提前回到了西安。记得大概五月下旬就收到了北大寄来的博士录取通知。拿到录取通知的那一刻，心里虽有一些兴奋，但很快就被将要面临的挑战盖住了。怎么和学院讲呢？学校人事处要我交房子怎么办？要我交那笔罚款怎么办？那时我还没有想好要怎么办。不过，自 11 月那天晚上的经历之后，我已经没有了之前的那种焦虑。压力还在，但已经可以坦然地去面对。

在祷告了两天后，有天下午，我拿着北大的录取通知去了学校的人事处。我找到那位副处长，四年前我调入到这里的时候，就是她负责办理的。她人很和善，对所处理的与老师们有关的事情都很尽心。我把情况告诉了她，心里还在担心她是否会重提之前所讲的那些离校条件。但出乎我意料的是，她并没有提房子和罚款的事情，而是在询问清楚了情况后，就直接让办公室的办事



员去把我的人事档案找来，直接把它交给了我。前后大概只有十几分钟的时间。

当我拿着自己的人事档案走出人事处的时候，一时难以辨别东南西北。我本来以为，在我没有把房子和罚款交完之前，我是不会拿到我的人事档案的。但这些之前的担忧都没有发生，我似乎就可以离校了。于是，当那个学期结束之后，假期我把家庭安顿好，8月就拿着我的人事档案去北大哲学系报到了，正如我之前所渴望的，由此开始了我的人生新阶段。

每次回想到这一段的经历，我都会想到1997年11月那天晚上在办公室所发生的事情。日后越来越意识到，上帝在我的生活中是真实存在的。祂用祂的话语唤醒了我迷糊的心灵，让我看到，祂确实在我的生活之中又真又活，用祂那让人意想不到的奇妙作为，显出祂对我的莫大恩惠。这种恩惠对于属灵生命还处在婴儿期的我来说，真是如此重要，教我学习在困难中仰望祂，而不看外在的环境。

确实，当祂赐人新生命的时候，这新生命不是将来离世才生效的一张通往彼岸世界的船票，而是在当下就能够在人的生活中显出来的实体。伴随着人里面深切的悔改与更新，人外面显出来的人生轨迹也会发生相应的转变，这就是新生命的特征。

作者简介

孙毅，出生于陕西。1998-2001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现居北京。1996年在西安受洗归主。目前为神学院老师。

最喜爱的经文：“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诗篇》1:3a）



以信求知，开启丰富的人生

/ 何德泽（91 级生物系）

神啊，你到底是谁？

神啊，你在创造万物之前，都忙了些什么？

神啊，你最想要达成的是什么呢？……

写这份见证的时候，我已经做了近 20 年的牧师（包括按立之前的传道身份），以上这些问题，到如今我也还回答不上来呢！

若要再加上一个疑问句，那就是：我写的这篇见证，到底有谁会认真去看？

信主之前，我生长在浙江省金华地区的丘陵地带，直到读完高中。小村子坐落在山脚下，山不怎么高，鼓足了劲沿着石头阶梯疾走的话，20 分钟就可以登顶。山上有个庙，“文革”期间被拆毁到地基，后来被重建了，里面供奉的是一位本地特有的偶像胡公大帝，据说曾经是地方的一位贤明人士，死后成仙云云。小时候也跟着父母去祭拜过，及至读的书多了，比如到了高中阶段，对于这些鬼神之类的东西，基本上是不再相信的，最多也是将信将疑吧，毕竟学校里教的都是无神论唯物论与科学。

若是要对我个人在大学毕业之前的宗教信仰进行简单归纳，

我应该是倾向于无神论的。可是，在实用的生活层面，可能会加上一层，“信其无不如信其有！”因为，万一有鬼有神，咱可千万不敢得罪他们啊！

小时候，学习是主要的任务，生活其他的方面，好像都被挤掉了。对于自己原生家庭的主要印象，就是父母亲之间会有频繁的吵架。父亲生气了，也会毫不犹豫地动手打母亲，我自己作为淘气的小男孩，也曾经挨过不少管教的棍棒。当然，父母亲对于我兄妹二人的爱，应该是不容置疑的。在养育孩子方面，他们一切管教行动的出发点，可以归结为两方面，其一是为了保证孩子的学习成绩，其二就是，“为了孩子你们自身将来的好处！”

但是，难免有些时候，我一个人坐在家门口，看着路上的行人匆匆，或是看着池塘里面的粼粼水波和村口的千年古树，发呆默想。也很喜欢一个人到野地闲逛，躺在麦地边的田埂上或是水塘边的草坪上，抬头仰望空中匆匆来去的朵朵白云，思想起自己人生的孤独与未来的迷茫！那时想得最多的一类问题大概是，我以后会读什么样的大学呢？长大了会做些什么呢？将来的老婆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初到美国

1996年本科毕业（我是1991年考上北京大学的，第一年是军训，所以本科学业就从原来的四年变成五年了），紧接着就出国留学，去的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杜克大学（挺有意思的，英文名字与中文拼音是一样的，Duke）。那时候，中国的经济没有今天这么发达，出国的学生基本上都是需要靠美国学校提供的全额奖学金才行。更何况，我是来自小乡村的贫下中农的孩子，家



里温饱有保障，但经济上根本没有能力出资供我出国读书。

初到美国，举目无亲，出国之前学习的基本上也是哑巴英语，书面的阅读还行，听与说的能力很差，所以，听课还是有些辛苦的，压力相当大。好在也算是年轻，终究也还能跟得上。但是，在生活方面，因为没有什么家底（上大学期间父母已经负债在身），只好省吃俭用；尽管如此，好些方面还是需要别人的帮助，包括购物买菜都需要搭别人的车。

于是，因着我在海外举目无亲，暂时成为弱势群体，需要别人的帮助，这反而帮助我谦卑下来，并因此感受到了人们真诚无私的那种大爱（最终源于造物主上帝）。另一方面，我内心当中也有某种好奇心，很想弄明白，为什么西方科技发达，还依然有那么多教堂，那么多的人会信上帝？从小到大的教育告诉我，科学最终会消灭一切的宗教与迷信活动，因为后者只不过是世人在认识论方面有欠缺，才会去寻找与倚靠各样的偶像与神明。

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遇到一群热心为善的基督徒，其中有来自港台的华人同胞，也有当地的白人等等。归纳起来说，当中所获得的帮助大概是这几方面的：第一浸信会有位 Uncle-B（毕叔叔）送来的一整套免费的旧家具；出了车祸通过教会联系到好心的律师提供免费服务；节假日有人邀请到家里或是到教会免费吃饭；周末有好心的校园义工安排中巴车带着去野外踏青旅游。当中，第一次遇到感恩节的时候，在学校留学生中心门口的布告栏上看到有人请客吃饭，还负责专车接送，只需要给对方打个电话就行。结果去了这人家里，盛情款待，毫无理由地感受到陌生人的恩情，他们也没有专门谈到信仰或是带着任何其他的动机，只不过是想要表达一份好客之情，我自己却是满满地被感动了……

其实，以上所遇到的种种，当中难免还是有我个人自由意志的选择。比如，要不要去麻烦人家，而且，是不是需要多一点疑心，别贪图人家的免费晚餐或是免费服务，人家背后可能是有啥目的……或是，在有基督徒朋友（师哥或师姐）邀请我去学生团契一起查经的时候，没有坚定地拒绝（我脸皮薄，hard to say no，不容易说不）！

神的牵引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自己还是有主动权的。对于自己的人生，对于信仰，如果硬着心，如果更多地采取怀疑的态度，也是可以选择走往不同的方向。

可是，转念一想，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些人，会面临这些个选择？其实，好多都不是我自己可以掌控的。偶然之中如果有必然的话，其实就是上帝那双看不见的手在引领万事万物吧！举几个具体的例子：

出国的那天，飞机离开上海浦东机场，中途还需要转机两次，一次在日本，一次在底特律。对于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飞机的我，别提有多紧张啦！但是，就是在底特律等候转机的那会儿，冒出来一位天使般的白人女士，主动跟我搭讪，说她去过中国、喜欢中国云云，问我到了 RDU 机场（即罗利达拉姆国际机场，英文全称 Raleigh-Durham International Airport）有没有人来接……后来，就是这位美女的朋友让我搭车，绕道行驶，把我妥妥地带到了校园去报到。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位善良的姑娘，当中曾经有短暂的电子邮件的交流，之后也完全断了联系。

到了美国，开始接触基督徒与查经班之时，有一位同班同学，



长得挺帅的美国男生，听说我开始考虑基督教信仰了，专门跑去学校图书馆给我借了好几本书，书中的内容大概是，指出基督教信仰的漏洞与不可取之处。他的用意也是出于他的良好用心，怕我因为人生地不熟，被人引诱而误入歧途，稀里糊涂地就被人骗去信教！可是，非常神奇的是，我在阅读他所推荐的那些书的时候，内心好像有一种清晰的判断，知道书中的论证是存在偏见与错谬的。他的那些“反对宗教”的书籍，反而帮助我对于信仰看得更加全面与深入！到如今，我依然很是怀念这位同学的爱心，他估计是从基督教（或者天主教）家庭出身，后来放弃了信仰。但是，他言语不多，真诚地想要帮助我去除宗教方面之执念，那份好意我依然感激涕零！尽管，后来也各奔东西，完全断了联系。

再比如，回溯到出国之前的某一天，在北大生物系办公楼的门前，恰巧遇到一位高个子的老外男士。我内心涌出个想法，去跟他说说英文吧，难得的机会呢，或许，还能帮助他啥的……长话短说，后来，我成了他大儿子的家教老师。他们一家在北京的根本原因就是做宣教士，尽管，我那会儿，对于信仰、福音之类的，根本是听不进去的。

再有，刚刚去美国一年，自己也已经信主受洗完毕，暑假期间去参加了在圣地亚哥的一个基督徒特会——China' 97。该会议的内容丰富多彩，主题讲座与工作坊很多，涉及信仰与人生的方方面面，也安排了一些精心打造的游玩活动，包括：海边烤肉，海洋公园等等；并且，所有的与会者都是住在美国人的接待家庭之中，他们分小组热情招待我们的饮食起居。那实在是人生的一次盛宴……就是在那次会议的最后一个上午，中饭之前的那场讲道当中，王永信老牧师用短短 30 来分钟的信息，呼召了我走上全时间服事神的道路。那天，他讲道的题目没记住，信息的内容也

没什么印象，只记得我当场被深深地感动。结果是，我与整个会场 500 人当中的 50 来人那样，凭着对神的良善与主权足够的信靠，就毅然决然地愿意奉献自己成为“全时间神的仆人”。尽管，平心而论，我当时并没有太搞清楚，什么叫做“全时间”。只不过在后续的年月当中，神一步一步更多地显明了祂的心意，而我呢，也没有撤回当初在大会上所作的这个决定。

所以说，在我自己信主的整个过程中，神肯定是有祂主权的引领的，不仅仅是在外在的环境当中，也包括引领我内心的想法。所以，耶和华想要做的事，谁能拦阻呢！

人的选择

但是，我同时必须补充一下硬币的另外一面，那就是，尽管神有主权，祂毕竟也是给我们人一些自由意志，就算这份自由意志不是绝对的自由，但也是有来自人的责任与选择权。以下就简单交代几句。

第一，生物系楼门口遇到的老外，虽然没有太明显地给我传福音，却是送给我一句话，大意是，“美国之所以发达，不仅仅是因为她的科技，也是因为她的文化，而教会就是美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你如果去美国留学，一定要去教会看看啊！”这句话，我真的听进去了！（当然，也可能要归功于他们这一家人默默地为我祷告了吧。）而把这句话听进去，愿意去教会瞅瞅，是否是我自己的选择呢？！

第二，接触到基督徒之后，一开始我总是满腹狐疑，想要猜透他们之所以待人和善背后的动机，并且总是怀疑《圣经》会不会存在着某些人为的杜撰与事后的修改（然后谎称之前的预言得



以应验云云)。甚至于，带着某种北大学子的“自信”，想要仔细地读读《圣经》，好找出其中的错误，以便有理有据地去推翻那些基督徒的论证。于是，我认真地、客观地、带着怀疑与批判的心态，读了一些《圣经》中的书卷（主要是从《约翰福音》开始）。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平平淡淡的留学生涯当中，虽然并没有出现什么天灾人祸、走投无路、神迹奇事那种的事情，但是，之前我所积累起来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当中，开始逐渐地被挑战，出现了崩塌与调整，直到被神的大爱所彻底地感动与折服……

第三，到美国留学4个月之后，1996年的最后一天，我做了决志祷告（刚好是23年前的今天，也刚好是我46岁年龄的一半啊！真巧啊！）。然后，接下来的2月初，大概是复活节前夕，教会安排有洗礼，我就报名参加了。当时，有十位大陆来的学生学者同一个池子受洗，据说在那小小的华人教会历史上也是非常壮观的一次。可是，我作为一位初信者，内心当中多多少少还是有些狐疑的成分——谁能够真的把神弄懂搞透！于是，站在浸礼池子里的时候，心中默默告诉自己的是：“如果将来哪天发现，神其实是不存在的，是我自己搞错了，上当受骗了，那我到时候不再相信就是啦！”这个想法，应该是出于我自己的吧。好在，到今天为止，似乎还未能把神给否定掉。

时至今日，信主已经差不多有25个年头。当初，平平淡淡中信的主，好像一个读书人，读到了一本好书，发现里面的内容说得对，这就是我从小寻寻觅觅在找的真理，就欣然接受了，也因此常常遗憾于自己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见证可以说给别人听。但是，正如先辈们所说的，“以信求知”，先用信心叩开了那真实信仰的殿堂，进去之后，果然发现，丰丰富富的生活，坦坦荡荡

的人生，真的就从此开启！

信主之后，对神是否有过怀疑呢？好像没有真正怀疑过。只不过，遇到服事当中一些难处与委屈时，曾经虚情假意地向神求死（为什么说是虚假呢，因为还没有到真的想死的境地啊）。

其实，你如果读了我以上的记录，应该会发现，我这些的经历，都是平平淡淡的，没有经历太大的人生起伏。常常听到人家的见证是：大难不死、自杀未遂、倾家荡产而后柳暗花明、浪子回头、黑社会老大悔改归正，等等诸如此类的离奇经历。

不过，毕竟我的经历是真实的。信神，似乎就是在平淡当中遇见了神奇，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进入了《圣经》那浩浩荡荡的殿堂。

如果稍微要补充一点点自己特别经历的话，那就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接近年尾的时候。在我生日前一天的子夜凌晨，我忽然在祷告中，获得了说方言的恩赐。因为我之前对于灵恩一直是持怀疑的态度，所以，事情的发生有些突然。加上，我学过《圣经》原文，又自学了一点德语等外语，对于语言特别有兴趣，也能够有所分辨（是否真的是一种语言）。因此，尽管自己听不懂，却依然感受到它的力量与神奇！没错，为什么，嘴唇可以在不受自己头脑控制的情况下，有述说不尽的话语涌现出来呢（如果不是需要呼吸换气，可以一直持续地、毫无停顿地说个没完）。

回到我一开始提到的问题，创造万物之前，神都忙了些啥？还真的答不上来。类似的，神所生活的地方有空间概念吗？有类似于时间的流动吗？

但是，对于神是谁，以及祂到底想要达成什么，我们在认真



地读经当中,在历世历代圣徒积累的见证并思索的集体智慧当中,还是可以找到一些端倪的。大概就是,神是真善美的源头与终极的完美,祂希望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迦书》6:8b)并且,按照我所领受的,神不仅仅是希望让我们靠着白白的恩典得救,祂同时也希望我们借着活在福音里面,而经历生命的翻转与成长。并且,努力“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以弗所书》2:10b)

虽然神是独行奇事,无法测度,拥有绝对主权的神。可是,在祂所厚赐的自由意志当中,我们应当竭力追求的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约伯记》1:1b)凡是如此行的人,必会得着耶和华神丰厚的赏赐,在今世,也在来生!

一言以蔽之,就是:神啊,能够与您同行,实在是莫大的福分,满足的喜乐,终极的享受啊!让我们都不以任何的学位、地位、成就来夸口,单单以“认识耶和华”来夸耀吧!

作者简介

何德泽,出生于浙江义乌,1991-1996年,生物系本科,现居中国。1996年底决志,次年初受洗于美国北卡州 Duke 大学附近的华人福音基督教会。目前,在北京全职牧会。

最喜爱的经文:“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马太福音》13:44)



暴风雪中回家路，上帝的膀臂为我护航

/ 伍焱（12级工学系）

我出生于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家庭教育以严厉著称，从小就被教育要好好学习，只有读书才能出人头地。凭着家里的教育和自己的努力，我考入了北京大学。刚上大学的时候，我在学习上遇到了一些困难。由于对大学生活的不适应和对学习难度的低估，我的期中考试出现了滑铁卢，三门专业必修课全部挂科，分数最低的一门课只有三十多分。这对于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的我是接受不了的，因为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成绩胜败论，没有了成绩就没有一切。在巨大的压力面前，我找不到人能够帮助我，身边的同学都在为自己的事忙碌。

于是，在找不到精神寄托的情况下，只能听一些伤感的歌，所谓以毒攻毒吧。这让我产生了深深的思考，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小时候试卷上的考试成绩吗？是长大工作之后一个月赚多少钱吗？是成年之后能当多大的官吗？都不是。同时，我又看到人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为了心中的欲望可以不择手段。每年6月底，我都会有一个任务，就是帮亲戚朋友的子女提供考大学报志愿指导。听到家长最多的话是这样的，要是我儿子能多考十分该多好，志愿就好填多了。400分的考生有400分的烦恼，500分的考生有500分的烦恼，600分的考生有600分的烦恼。可能



有人说，如果是状元就没烦恼了吧。我作为学校招生办的一员，也参与过状元的招生工作。状元的烦恼是去中关村北大街西边的学校呢还是东边的学校呢，也就是清华还是北大，千千万万的专业中，学什么专业好。欲望的扩大让人们为了自己想要而又不容易得到的东西忧愁。在中国，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每个人都很忙碌，每个都有自己内心的忧愁。为什么每天不能开开心心地生活呢？当时的我，找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直到我来美国之后，接触到了信仰，才慢慢明白了。

暴风雪中，奇迹降落

还记得 2017 年刚来安城教会的时候，在福音组里，弟兄姊妹都会非常热情地跟我讨论问题。在福音书里有记载耶稣在人间行的各种各样的神迹，所以在讨论中，自然也逃不开有关神迹的问题。当时的我说到，我是学理科的，不相信什么神迹，认为这一切都是瞎扯，怎么有人会做到这些事呢。《圣经》完全就是瞎编的，没有什么理论依据。直到 2018 年年初，我的想法才有所转变。

2018 年 1 月 4 号，我结束了在佛州的游玩，准备从奥兰多坐飞机返回哈特福德。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整个美国东北飘起了大雪。这场雪非常大，当时很多公路直接封闭，纽约的三个机场全部关闭，波士顿机场也全部关闭。这场雪恰逢元旦的返程高峰，对人们的出行影响十分大。我有朋友被困伦敦，有朋友被困秘鲁，赶不上回美国的飞机，也有朋友被困波士顿，回不了加州。

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办，忽然想到基督徒遇到事情都会祷告，这种情况我还是跟神祷告一下吧。在去机场的路上，我就跟神祷告说，求你早点带我回去吧。我们去到机场，看到的是人山人海，

航空公司的柜台前挤满了改签和退票的人，我们想都没想就直接去柜台排队了。这时，有个工作人员看到我们刚来，就询问我们去哪。我们其中有两个朋友是回纽约的，就跟他说去纽约，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去纽约只能改签到四天以后的机票，并且不负责住宿。我当时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懵了。工作人员看我没说话，就问我，你去哪。我说，哈特福德。他说，你不用在这排队，直接打印机票去吧。我当时更懵了，纽约都去不了，比纽约更北的哈特福德怎么去啊。抱着怀疑的态度，我还是去打印了机票，去了登机口。到了登机口，航班就一直延误，我就想，这不是逗我吗，今天怎么可能飞。等了一个多小时，广播突然通知说，让我们登机，我当时还是不敢相信，我就告诉准备来机场接我的这位弟兄，如果我没通知你，你先不要出门来机场，因为你不知道飞机会降落在哪个机场。但是这位弟兄的信心非常足，在我告诉他登机没多久，就出门来机场了。

在经历了一路颠簸之后，我们最终还是降落在了机场，降落之后，全体乘客都给机组鼓掌。我当时就马上打开手机，发现手机亮起的是查询飞机延误状态的 APP（软件），就顺势查了一下机场降落的航班。我发现整个机场当天只降落了两班航班，我们便是其中之一，这不得不说是神迹。正如经上所说，“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马太福音》7:8）

神一直很怜悯我，每次都能垂听我的祷告，并用这种方式让我感受到祂的存在。神通过这样的方式一直感动着我，让我归入祂的名下。“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哥林多前书》12:3b）终于在2018年3月，我叩开了这道门，决志信主。在2018年11月受洗，向天使和世人宣告，我归入主的名下，做



主的儿女。

现在回想，当时的我很像五饼二鱼故事中的门徒。虽然我会抬头仰望神，也会祷告寻求祂的帮助，但是我是多么的软弱，一直对神充满着怀疑。打印机票的时候怀疑能不能登机，登机之前怀疑飞机能不能起飞，起飞之后又在怀疑飞机能不能降落。但神真的看到我的需要，为了让我感受到祂的存在，一步步地坚固我的信心。神能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也能让我在风雪交加的情况下平安回家，这就是神迹。与我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这位弟兄，早早就来到机场等待接机，非常有信心。这可能就是信主和不信主的差别吧。“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书》11:1）当我们带着这份信去仰望耶和华的时候，无论是高山和低谷，耶和华才是我们永生的盼望，是我们的依靠。

卸下重担，完全交托

回想自己的大学生生活，我就会想起 70 年前同样在未名湖畔，博雅塔下读书的那群学生和那个稍微有些陌生而熟悉的校园。那群学生并不是像今天一样的利己主义者，那个校园也不是像今天一样的名利场。因为那群学生有着自己的信仰，那个校园是一块圣地。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这是他们的校训。他们信的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圣经》就是他们的真理。正是因着这样一份信仰，让西方宣教士来到中国，帮助疾苦中的中国人民建立了现代大学教育和现代医院。正是因着这样一份信仰，让基督徒面对迫害的时候不再惧怕，他们坚信《圣经》是真理，耶稣基督是他们永生的盼望。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有一颗坚定的心，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所以我们所信的真理是不能动摇的。



同时，我也对一直困扰自己的问题有了新的思考。人不应该每天忧愁，也不应该有无穷无尽的欲望。当我们信靠上帝之后，我们明白上帝对每个人的道路都有自己的安排。我们想要追求得到的东西，或许不是上帝为你预备的，在上帝眼中也不是看为好的。我们活着也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在天上的耶稣基督而活。上帝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必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他必看护我们，使我们能够富足。当我们卸下重担，把它交给上帝，这就是幸福，因为上帝必看顾我们。只有相信上帝，我们才不用为得不到的东西骚动，忧愁就会消失，喜乐才会充满我们的灵。当我望向远方的道路，我也不再忧愁，因为我知道神已经给我预备好了。

现在我处于博士阶段的最后一年，是人生面对重大选择的时候。我一边要准备毕业论文，一边要找工作，工作压力比较大，同时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充满着恐惧。但是我知道，越在困难的时候，我越需要主，主是我们生命的主宰，这一切都在祂的掌握之中。于是，我天天跟神祷告，祈求神带领我前面的道路。祷告之后，我心中有一份出乎意料的平安。因为我感受到，神不会让我找不到工作，每天为自己的衣食担忧，神也不会让我找到一份富足的工作，每天有充足供应而忘记了神。神只会让我找到一份最适合自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上为神去发光发热，我的生命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了耶稣基督而活。我不仅要在工作中去荣耀神，在生活上去荣耀神，更要在生命中的每时每刻去荣耀神。同时，我还感受到，在找工作这件事上，我会深深地经历神。神不会让这一切太过顺利，从而让我骄傲自大，觉得是靠自己的能力找到工作的。这一切的过程，都会让神深深地扎根在我的生命当中，让我对神有十足的信心。



生于尘土，归于尘土，这就是我们人的一生。我们一生能得到的东西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一生中能得到最好的东西就是这份信仰，人生的意义就是恢复跟神的关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参《以赛亚书》53:5）因祂的宝血，我们得救赎。祂是生命的粮，用五饼二鱼消除了五千人的饥饿，祂是世界之光，使瞎眼的人能够看见，看见祂的荣耀。祂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藉着祂，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参《约翰福音》14:6）。

今天，你准备好了吗？愿意接受将耶稣基督做你的个人救主吗？

作者简介

伍垚，出生于广西桂林。2012-16年，工学院本科；现居美国麻州。2018年决志，同年于安城华人基督教会受洗，现在在该教会参与校园事工服事。

最喜爱的经文：“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马书》5:3-5）

当我松开自己想“抓”的手

/ 志远（05 级物理系）

2018 年，我受洗成为基督徒。信主之后，我会常常思想神的带领。回想起自己的出生、成长、以及后来成家、立业……一路走来，我很深刻地感受到上帝所赐的奇妙恩典。

紧抓自己的我

我是典型的 80 后（80 后指 1980 年 1 月 1 日至 1989 年 12 月 31 日出生的人群，编注），出生在山西大同的农村。在那个物质相对不算宽裕的年代，又生活在农村，我从小的梦想就是通过努力，改变自己未来可能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总结自己前 20 年的状态，或许就是“努力”了。

努力需要方向。然而正如《圣经》里的雅各一样，我很渴望能够抓住一个永恒的东西，自己却不知道要抓什么。所以我努力的方向大概来自这几个方面：儿时是父母的期盼，中学时是同学间的竞争，再大一点或许就演变成周围人的羡慕。对于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源动力，我并没有一个清楚的方向，更多的是随波逐流，内心也因此缺乏真正的力量和平静。

我的情绪也常常会受到环境的影响。记得在大学的时候，常



常会因为一门考试成绩不理想，会很长一段时期陷入消沉。相反，如果成绩非常优异，我又呈现出不可一世的骄傲。我常常会在自负和自卑两极间波动。

我于 2005 年进入北大物理系读研究生。此前曾经幻想过北大是学术的圣殿，大师云集。当自己亲身经历之后，才感受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虽然所学的是理论物理，但是我们平时做的也更多是一些建模和拟合，对于探索宇宙本源相差十万八千里。所以在北大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是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左右摇摆。再加上自己对理论物理并没有那种发自内心的热爱，对于很多研究的课题，基本都是草草了事。我努力想“抓”，但是抓的都是空的。

内心的冲击

2008 年，我踏上美国的土地。当年 8 月 7 日，我进入德州农工大学的校园，也逐渐有了了解基督教的机会。当时听说大学城有几间华人教会提供免费的晚餐，顺便查考研读《圣经》。我的一位朋友是“蹭饭”方面的专家，偶尔也会听他点评各个教会的特色饭菜等等。

一次偶然的时机，我和身边的一位物理系的同学去了大学城的一间华人教会。因为听说这间教会提供接送，吃饭之后还会帮助买菜。初到美国，这个对于我们实在是太方便了。第一次去教会，我就遇到了我们的“蹭饭”专家。他悄悄对我说：“你来对地方了，这里的饭不仅好吃，而且还可以多次添续，量大。”同时，我也遇到很多同年来美国的朋友，很有归属感。渐渐地，周末去教会就变成了我的一项常规活动。

在查阅《圣经》的时候，我常常会被里面的一些话所吸引。《圣经》的很多话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也没有思考过的。记得当时小组查经的时候，牧师问我们：“你们觉得什么是成功？”说真的，当时我被问懵了。人生走过二十多年，一路过关斩将，经历过许多大大小小的考试，我一直认为成功意味着有好的成绩，或者有收入丰厚的工作等等。后来牧师说，他认为可以留到永恒的东西才是成功。其实当时我觉得这话还是有点玄乎，不过“永恒”这两个字徘徊在我的心里很久，后来常常会想起来。

当时我一直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读《圣经》的。在教会查经一段时间后，一位已经信主的数学系的师兄不经意间问我有没有想过信主。经过一段时间相处，大家也都彼此熟悉，我不好意思直接拒绝，所以含糊其辞，回答说，想继续了解一下。他建议我认真思考一下，毕竟人都会软弱。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自称软弱，因为之前认为“软弱”是个负面词汇。当时我内心的想法大概是“我很坚强”“内心软弱的人才需要精神寄托、信主”等等。同时，看到周围的基督徒大多都很喜乐，面对学业的困难也很平静，对于一直处于焦虑状态的我，内心也有很大的冲击。

曲折的慕道

2009年暑假，我的妻子从国内来美国跟我团聚。刚来美国，再加上她以前在高校的工作和政治教育有关，因此对基督教比较反感。我也刚刚加入一个课题组，开始正式做课题。抱着在事业方面大干一番的想法，我慢慢疏远了教会。中间几年，经历过数次学术上的停滞不前，与老板、同学之间关系紧张。我经常怀



念之前在教会里能得到的那种平静的心，牧师之前关于成功、永恒的讨论常常会浮现在脑海里。

2012年儿子出生。生活的压力迫使我提前毕业，并于2013年参加工作。10月女儿出生，中间麻醉过程出现操作失误，麻醉到了大腿，导致妻子的腿没法发力。眼看马上就要生产，我拼命给她按摩，希望找回感觉，但似乎并没有太大效果。我偷偷跑到卫生间，关上门对神说：“如果你能让我妻子顺利生下孩子，我就跟随你。”大约不到一个小时，女儿顺利出生了。

2014年，因为工作签证的问题，我要被派到亚洲工作一年。由于妻子要忙着写毕业论文，所以我孤身一人去了新加坡。儿子女儿也分别被送到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家，我们一家人分散在世界各地。我经常会想念他们，习惯性地吧思念转化成工作的动力，经常加班。在外工作的那一年，工作上收获了不少，但是内心的平安却没有增加，反而因为与家人的分离，内心常常会孤独。

2015年我回到美国，妻子也博士毕业，开始在学校里上班。经历了前几年的不安、挣扎和孤独，我更加怀念并渴望内心的平静和安定。跟妻子商量以后，我们决定继续回到以前去过的那间教会。每周五，我们会跟小组一起查阅《圣经》，我们也会抓住每一个讨论的机会，和大家交流自己的疑问与困惑。感恩的是，我们小组里带领查经的几位兄弟姐妹非常坦诚，他们每次解惑都是尽量去认真思考，没有让我们感到敷衍。同时，他们也会坦诚自己信心的不足，这让我们释然许多。

有一次，小组的一位来美访问的老师要回国，小组的几位基督徒轮流为她祷告。在祷告的时候，每个人都把自己对这位老师的依依不舍以及她未来的路都交在上帝手中，也包括她独自在美

国上学的女儿，求上帝看顾。祷告结束的时候，我的内心第一次感觉到祷告有一种力量，是一种爱的力量，似乎不是对着空气讲话。

不知不觉，我们在教会查了近两年的《圣经》。中间有一些感动，但是我还是没有突破那个瓶颈，始终处于旁观的状态。从小以来形成的“抓”的性格，让我也很难完全地把自己交托给一个自己并不是很确信的神。但是从内心深处，我是很愿意去相信有一位美善的、有恩典的神，所以也在寻找这样的确据。

2017年底，有一次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读到使徒保罗的生平时大受震撼——他从一个迫害基督徒，被上帝改变，成为给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从而把福音传遍欧洲。在我看来，这个故事就把《圣经》的历史和现代的我们联系起来了。这让我感觉到，《圣经》里记载的内容是跟我有关系的，上帝也是真实的。

但是，我愿意追随这位上帝吗？还不大确定。

奇妙的改变

2018年6月，我们全家搬到休斯顿，我们也委身于一家附近的教会。我们参加了慕道班的课程，其中几节课谈到了人因为罪，与上帝隔绝。人的软弱，都源于人的罪。回想之前经历的内心的不安、挣扎，在学业或工作上的压力，其实都与软弱有关，尽管自己之前并不愿意承认。而只有与神的关系修复，人才会从罪中脱离出来。

这时，我对《圣经》和上帝已经有了一些了解，对于自己是个罪人也完全认可。我的内心也在渴望上帝，想与上帝有更亲密的关系。一次，在和教会一位长老的谈话中，他建议我要主动走



出一步，因为上帝不会强迫我进入祂的国。和妻子认真讨论之后，我们决定迈出这一步，不再抗拒，内心完全顺服于上帝。现在还清楚记得在决志祷告的时候，我内心的激动和喜悦，我知道自己以后将会不一样，尽管我还不能很具体说出会怎么不一样。

信主以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翻转。改变首先从内心开始。反思过去，很多不成熟的决定、与人紧张的关系，还有工作上的急躁，其实都源于自己内心的不平安，或者是自己与神关系的偏离。现在当我面对工作上的挑战，我开始从神的角度去思考。正如在《哥林多前书》里所说的，“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惟有神让他生长”（《哥林多前书》3:6）。我相信，很多问题的答案最终在上帝那里，我所做的工作是栽种和浇灌。这种内心的平安，使我在工作中也顺利了很多，尤其是面对一些比较大的挑战的时候。

平静的内心也使我和周围人的关系缓和了许多。公司内部有很多竞争，在未信主以前，我常常会把竞争的关系转到人的身上，在人的里面找原因，甚至到了人身攻击的程度。信主以后，我更多地把眼光集中在做事上，在听取别人建议的时候，尽量让自己保持合乎中道的眼光。正如《罗马书》12章18节所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我也会留意与周围人的关系，在沟通的时候，尤其是在与持不同意见的同事或客户沟通的时候，尽量考虑到对方的立场。我的变化也引起了老板的注意，记得有几次单独交流，他对我的平静给了很多正面评价。但是我知道，这种改变不是我可以做到的，是上帝的恩典。

内心的悔改也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在祷告中，我常常会看到自己过去许多或隐或现的罪。以前在工作上，因为过于想“抓”，我忽略了妻子在生活上的付出。对于她偶尔所发的怨言，我更多

想到的是自己在工作上的辛苦，也因此与妻子的关系常有摩擦。对于孩子们行为上的一些问题，我常会归因于妻子教导的失败，或者孩子的天性，很少看到自己对孩子缺少关心。信主以后，我常常在祷告中求上帝的谅解，自己没有做好父亲的角色，没有管理好上帝交给我的产业。我也会尽量在工作和生活上寻找一些平衡，花单独的时间陪伴他们。信主一年以后，我与妻子和孩子们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

尾声

回想信主的三年，真的是感觉主恩满满。当我松开自己想“抓”的手，主带领我进入丰富之地，包括平静的内心、工作的机会、美满的家庭，等等。

以一句经文与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共勉：“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诗篇》34:8）

作者简介

志远，出生于山西。2005-2008 年北大物理系硕士研究生。现居美国德州。2018 年于休斯顿福音教会决志受洗。

最喜爱的经文：“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马书》8:28）



失落的我，终于找到真正的使命

/ 田春风（92级英语系）

上大学之前，我的目标非常单纯——就是要好好学习，证明自己的价值，使父母脸上有光彩，将来还可以为国家、为民族做一些贡献。围绕着这个目标，我开始了从家到学校这样“两点一线”的生活。

读初中时，有一天我去北大玩，发现这所大学很有魅力。从那时起，我唯一的目标就是要上北大。

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几乎都想放弃，因为觉得校园生活太枯燥，很想当个自由自在的作家。但老师鼓励说：“只要上了大学，你就可以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为此，我又开始刻苦学习，梦想着拿到北大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自由就属于我了！我会拥有一切的荣耀，一切的满足，一切的美好……

成了失落的人

然而，我生命的转变就是从拿到北大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开始的。一直期望的狂欢没有来，我的心情非常平静，甚至有一点索然。巨大的空虚笼罩着我，我凭自己的理智和意志都无法阻挡。我的生命中究竟缺了什么，使我感到这般空虚？

从那时起，我的兴趣就挪到了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上——我究竟为什么活着？

当年北大新生都要先受一年军训，然后回到学校上课。军训的那一年，另一个问题开始困扰我。我们一个寝室十个人，纪律严格，做什么都在一起。然而物资供应有限，比如十个人只有四个暖瓶用来喝水或洗漱，动作慢的人常常没得用。在这样的环境下，只有“人人为己”。但就在这当中，我发现另外一个生命的困境：当我为自己而不顾别人的时候，我是那么鄙视自己的自私自利；而当我为别人的时候，又发现这很损伤自己该有的权利，因此我常常是违心地谦让别人。啊，我真是苦啊！

生命中有一个什么使我不能超越呢？它在那里作怪，使我不得安宁。我相信，当时每个同学都有这样的挣扎。我对人性感到失望极了！我想，人为什么明知自私和虚伪不好，虽然渴望改变自己，却总是毫无力量？人性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那时候，没有人给我答案。

军训回来后的那年暑假，我突然接到外婆病危的电话。等我赶回去时，老人家已经不省人事。我亲眼看着抚养自己长大的至亲离世，被埋葬。当一抔黄土掩住棺木的时候，一个声音问我说：“难道一个人的生命就这样永远结束了？如果是这样，一个人的生命和一个小飞虫的生命有什么区别？”

回到北大后，我彻底成为一个失落的人，因为有太多关于生命的事我不明白。我天天默对蓝天询问答案，将其他事都抛在脑后。我曾想：“如果存在是这样荒唐，那我就选择不存在。自古不是有很多人做了这样的选择吗？”好险！若不是上帝的恩典，我恐怕早就选择了不存在！



环境的曙光

我碰上了一些基督徒。他们和我谈到信仰，讲了很多。我习惯性地保持挑剔和冷漠，想着一个看透人生的人怎能被这种过时又肤浅的宗教打动呢？然而有几句话，落进我的心房，使我灰暗的心忽地被点亮起来。

“我（耶稣）来了，是要叫羊（或作‘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10:10）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3:23）

“我（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6）

当别人把这几句《圣经》上的话读给我听时，我突然茅塞顿开，生命中的三重困境出现了曙光。

从我清楚自己已蒙拯救开始，我再也没有选择不存在的念头。耶稣要人得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是上帝起初所造的生命，是在爱中敬拜顺服主、并尊重顾惜自己和别人的生命。我先前以为，活着就只为赚得功名利禄，拥有知识才学，使自己满意，家人有脸面，又对社会有用。后来我知道，我那莫大的空虚就是由此而来，仿佛一个拉满弓要射箭的人射错了目标，一切的力气都白费了，留下的只是空虚失落。从我信主后，那种可怕的空虚再也没有光顾过我的心灵。

至于“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一点，我实在没有什么理由反驳。军校那一年的生活使我再没有勇气为人性的美善辩解，只得心悦诚服地相信上帝的判断。而当我确实知道人有罪性之后，反倒积极宽广起来。上帝使我学习接纳堕落世界的本相，

鼓励我寻求积极的解决办法，就是从救赎恩典中支取宽恕别人和坚持正义的能力。世界没有改变，然而我的生命中却多了从上帝那里来的爱与怜悯。

在解决了空虚与对人性失望这两个问题后，就剩下生死的大问题。信主后，我知道生命不单单是荒唐的这一世，我们拥有永恒的灵魂。耶稣说，祂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感恩庆幸自己竟被拯救，拥有了永生。

二元论的困惑

大学一年级得救后的惊喜，让我觉得人生要重新开始起步。新旅程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上帝而活。

那时教会还在萌芽期，教导我们的常常是早信主大约两三年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承袭的属灵传统非常有限，除了直接阅读《圣经》寻找亮光之外，就是通过手边能找到的信仰类的书籍。我们奉为至宝的属灵书籍，特别强调“老我”已经死了，我们已经和这个世界完全断绝了关系等等。这些教导让我在具体的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危机。

我读的是英国语言文学，研读的文学多半是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作品。而教会催促我们从这些软弱无用的生活当中出来，要在基督的话语中建立真正有意义的人生。我一年级时参加了一个诗社，而现在，我认定这些都没有用、不造就生命，是体贴人软弱的“小学”，应该随着老我钉死。

记得有一次，一位老师要求我们每人选一首英文诗歌去他那里读，并说明为什么要选这首诗歌。我在宿舍挣扎良久之后，决定选则《诗篇》23篇，并且告诉老师，我认为其他再伟大的诗歌



都是人的创作，对于人性的认知充满错误。有另外一门课，要用英文写一篇《我最敬佩的人》，我就写耶稣。系里的老师多少都在国外进修学习过，对于基督教不算陌生，但他们却对我开始“担心”，觉得我有一些极端。

大二要结束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已经完全不能协调“世界”与我的信仰，就给系里写了一封信，决定退学。当时学校和家里完全不明白，信仰为什么使一个人到了这样的地步。我自己也处于巨大的思想和生活实践的冲突当中，我以为解决的办法就是舍弃“世界”。

这个“事件”后来在很多人的努力下，终于获得平息。我继续读书，甚至在三年级时又开始了一些文学创作。我意识到，信仰必须真实地去面对地上的各种冲突。然而，信仰与文化的冲突，就是如何过一种在世界又不属于世界的基督徒生活，成为我多年不能够解决的问题。

一毕业，我就开始了侍奉生涯，参与大学生的事工。我那时候觉得，只要把福音传给学生，带领他们查经，明白主的教导，这就是侍奉的全部，也是基督徒生活的全部。但我带的学生虽然欣悦地接受信仰，也愿意来查经，过团契生活，但他们同时也为自己的未来、学业、工作、感情担心，充满了期待。信仰如何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和困惑？在基本要道的查经结束之后，我要如何帮助学生更具体地落实信仰？这成为我早期侍奉生涯中的一个新困惑。从信仰一开始就栽种的二元论观念，成了我那些年日最痛苦的挣扎。

我的学生带我去逛街，去看流行的电视和书籍。他们说如果我不这样做，就没有资格带领他们，因为我和他们活在两个世界。

他们说教他们《圣经》，他们教我如何生活。这实在很滑稽，却是发生在我侍奉经历中的真事。

进入世界的使命

四年侍奉累积了很多困惑，于是我去读神学，想系统地了解信仰。

那所神学院是以培养牧者为主的，所有的学生都将是未来教会的传道人，我认为那是一个“圣徒”聚集的平台。然而密集的共同体生活，使我发现自己和其他人都是何等自私的罪人，充满了各种问题。我这个一直飘浮在天上的“属灵人”，不到半年就“跌落”下来，我发现自己必须重整信仰的立足点。

在神学院的几年，我一方面获得了很多对神学的认识；但另外一方面，却强化了我对世界参与的认识，因为这是上帝给教会的使命，也是基督道成肉身的真正意义。

回到家乡的教会，我努力冲破高墙，使教会透过文化来服务社会。我在一间很小的教会服事，但我通过以下方式，努力带领一群人消解二元论在信仰生活当中的冲突。

首先，是建立自己生命中的一致性。我常常提醒自己：无论在任何场合当中，都表达同样的喜怒哀乐。我看到很多传道人迎合弟兄姐妹对“圣人”的需要，使自己异化，以致变成连自己和亲人都认识的人，这是何等可悲！

第二，由于我主要是在两所大学建立团契，我期待和他们分享自己的信仰生活态度，以我的阅读和表达方式来带动他们。有一年圣诞节，学生们改写了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



把悲剧的结尾改成耶稣的降生，小女孩得到礼物，其中最大的礼物就是耶稣。这是一个不专业的尝试，但是我认为非常有创意，一改多年不变的圣诞节目形式。

第三，教会在确立信仰的规范之外，如何灵活地容纳具有各种思想和表达的信仰者，也和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社会和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当我来到维真学院进修，发现这所学院超出了我的期待。维真立校的一大原则，正是探讨信仰如何跨越教会的高墙，活在世界上。这里课程的开设顾及“属灵”和“属世”两方面，满足了我多年寻索的要求。

我在大学时极端的圣俗二元论思想使我一度要辍学，当时觉得是属灵的追求，现在看来非常幼稚，因为我把信仰置于真空地带，而不是落实在自己所生存的文化语境中。现今，昔日痛恨的专业学习竟然成了我传福音的途径。

耶稣没有成为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人，而是成了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人——犹太人，并且接受了约翰的洗礼。这个榜样帮助我们 从超然不可一世的信仰态度里面出来，穿上文化的衣服，服务在文化当中。这才是真正跟随耶稣而行。

作者简介：

田春风，出生于甘肃。1992-1997 年，北京大学英语系本科。现居北京。1994 年决志，1995 年受洗。目前从事神学教育和文字事工。

最喜爱的经文：“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约翰福音》6:68b）

从搅局者到信靠者，我的生命这样被上帝征服

/ Lily Du (06 级北医)

在我的同龄人中，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随着中国经济从 90 年代开始迅速发展，这个时期长大的孩子大多不再缺衣少食，取而代之的是养尊处优的生活。

在皇城根附近某机关大院里长大，到我 10 岁为止，家里 6 个大人围着我一个小孩转。按我妈的话说，我就是活脱脱一个“恶霸”，唯我独尊，觉得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应该”是我的。若有人敢碰我的东西，我就“用眼神杀死他”。

长大一点稍懂事后，按着父母的期盼和自己定的目标，一帆风顺地上最好的小学、中学、大学。虽然个中不乏努力，偶尔也有挣扎和烦恼，但一切耀眼的光环来得如此顺其自然，因此觉得自己能力本该如此。

刚进北大时，校长致辞，“国家以及世界未来的 50 年就在你们手里了”。听了这话，顿觉自己责任重大，当以使全人类得益为重。之后，经过重重难关，又“理所应当”地拿到了博士生 (PhD) 全额奖学金，来美国深造。



无聊的“搅局者”

初到美国，寂静的环境确实让我不适应。课业过后，休息时间可做的事情寥寥。以前在大学，来自五湖四海的精英们真是“以复兴世界为己任”，谈古论今，畅所欲言。

来到美国后，除了大家聚在一起打牌，没有什么更有创意的活动了。没有雄心壮志的辩论，没有针砭时弊的犀利，难道日子就这样平淡如水的流逝吗？现在想来，“我见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传道书》1:14）这经文形容得真是贴切。

有一天，室友邀我同去教会团契看看，她是被同一个实验室的基督徒博士后邀请的。我想，与其打牌浪费时间，不如去吧。况且美国是一个基督徒占 75% 人口比例的国家，了解他们的信仰，就可以理解他们很多行为背后的准则。本着这样的想法，我第一次来到杜克团契。当时团契里已经有不少同班同学，这让我没有陌生感。

经过温馨又和谐的晚餐交谈，我第一次参加查经，但整个查经过程我的脸上明显写着“Are you kidding me?（开玩笑的吧？）”这世上有上帝？怎么可能，我之前 20 多年的学都白上了吗？况且，若你们的上帝那么好，为什么会有十字军东征这么血腥的事情发生？上帝若存在，为什么还让那么多人受苦？

我立即以一当十，雄辩群儒。很久之后有位弟兄告诉我，当时他们都认为我肯定是故意去“砸场子”的，可见我当时态度多么恶劣，心多么刚硬。

旁听的“不信者”

可是，就算我不认同团契里大家所讨论的，但是我每周都会去，因为我认为这总比打牌浪费时间有趣多了！每一个我不同意的观点都会衍生成一个哲学思辨的话题。比如人生是为自己还是为别人？苦难到底是好是坏？这些观点的争辩让我似乎找到“用武之地”，终于没有了“脑细胞太多没处使”的感觉。

虽然我到处跟人“吵架”，但没过多久，团契里许多弟兄姐妹都和我成了好朋友。

第一个尝试给我传福音的是一位朝鲜族姑娘，普通话不是很流利。那天我们聊了两个多小时，她说一句我顶一句。她说“上帝很爱你啊”，我说“我不需要他爱啊”；她说“软弱困乏的时候依靠上帝啊”，我说“我不软弱不困乏啊”。于是这次传福音以失败告终。

许久之后我才知道那次经历对她打击挺大的，但是另外一位姐妹安慰她说，“不要辩论，爱她，为她祷告就好”，因此我们依旧很要好。

奇妙的“第三维”

参加团契大半年，我一直没有被说服，仍旧态度蛮横地和人辩论。现在想想，是先入为主的无神论阻挡了对“神存在”的认知。长这么大，理科生的思维让我觉得任何事都需要“证明”。

我当时认为，团契里大家解释人互相尊重的感情，人类社会行为的发展，世界的产生，科学哲学的进展，所有一切的大前提都是“神是存在的”这个假设。但我不认同这个假设，因此他们



得到的结论我统统不接受。

直到 2013 年 2 月的一个周三，我去参加团契。那天看了部动画片，叫《平面国 Flatland》^①，是讲一些生活在二维世界的方块、三角、圆圈的故事。

主角小方块和现实生活中的人一样天天上班。有一天他做了个梦，到了一维世界，看到一条线段生活在一条直线上，在左右移动，不亦乐乎。

小方块对线段说，你还可以上下动啊。但是线段说，不可能，世界只有左右。小方块穿过那条直线，说你看，我在上下动。在线段的眼中，他看到一条忽长忽短的线段在不停地变，因此线段很惊恐地说，走开，你这个怪物！小方块觉这条线段不可理喻，就离开了。

他醒过来以后，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我告诉你，这个世界除了左右和上下，还有里和外。接着他看到地上出现一个点，慢慢变成一个圆，然后又缩小成一个点。他惊讶地喊，你是什么怪物！突然一个东西将他顶入一个三维空间。他看到刚才穿过他所在的二维平面的，是个球体。这个球带他游览了千奇百怪的三维世界。

球体在把他送回二维世界之前，嘱咐他将三维世界告诉他那里所有人。小方块带着球体的嘱托，经历各种艰难险阻回到二维世界，向二维世界的小伙伴宣告三维世界的存在。他经历了统治者的迫害，同类的不相信，被入狱等等，最终，在神迹被提的帮助下，他成功让所有人都相信了他。

最后，各种多边形来采访这个方块“先知”，说，既然有三

① 动画地址：<https://m.bilibili.com/video/BV14s411y7GK>

维世界，那在三维之上，有没有四维世界呢？镜头拉到三维世界的球体面前，那个球体悠悠飘走，留下一句“当然没有！（Of course not!）”

迟来的决志

我看完动画片后很震惊，如梦初醒：我不就是活在三维世界，觉得三维之上的世界当然不存在的人吗？但若真的存在四维，那五维、六维直至N维，是不是也存在呢？我们的认知被维度局限了。

那上帝有没有可能存在更高维？之前在团契查经所知，上帝是从亘古到永远的。祂不受时间约束，并且主行的那些“变水为酒，五饼二鱼”的神迹，我以前完全嗤之以鼻。如果从更高维来看，不就完全可以解释嘛！另外，耶稣基督降世为人，道成肉身，受死后又复活升天，很像三维的球在二维平面上穿过，然后又离开了！

那天我恍若开窍，千奇百怪地想了很多，非常兴奋。随之而来的，是对上帝深深的敬畏，还有恐惧。存在于更高维的上帝，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降维打击般的存在，处理起我们来，不就跟捏死蚂蚁一样吗？但在经历了两天激烈的思想与情感的冲击后，我意识到，上帝并没有像踩蚂蚁一样去处理我们这些本渺小如蝼蚁的人类。这又是为什么？因为祂并不是为了处置我们而创造我们，而是因为爱。神啊，祢和这世上的君王有本质的不同，生死都在你的手中，而你却以爱相待。感谢主，“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言》9:10）

在过了理性关之后，我对周围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但就如大家不相信扫罗已经不再迫害基督徒一样，没有人敢带我做决志



祷告。后来还是校园传道专门到我们小组，来带我做决志祷告。我记得当时他用属灵四律给我讲福音的全部内容时，我其实只明白第一个律——神，而后面的几个律——罪、救赎、接受救恩，我完全不明白。但之前的冲击力对我影响太大了，我当时处于“上帝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你们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的状态。现在想来，庆幸的是，当时的教会是个信仰纯正的教会，让我做的事情都是一步一步使我更加明白全备福音。并且，决志祷告的这次经历，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圣灵内住。

铁磨铁的雕琢

之后，又很幸运，我很快就得到了初阶门训的机会。想来实在感恩，因为这种机会在我接触到的众多弟兄姊妹的经历中都不常有。近四个月的门训，我感觉是一个灵命扎根的过程，使我这个刚刚信主的新信徒，成长为一个稍微可以自己站立、自己寻求的人，并且从年长的姐妹那里学习如何过基督徒生活。

我是一个锋芒很尖锐的人。上帝要搓掉我的锋芒，于我而言，必定是很痛苦的。但没关系，我知道我这辈子都离不开祂。祂琢我磨我，我心甘情愿。被上帝调教，主要有两个地方，工作中，侍奉中，因为我还没有婚姻中的调教，希望以后会有。

现在想来，陪伴在刚信主的我周围的弟兄姊妹，真的挺惨的。他们经历过不信时的我的锋芒，也经历过刚信时的我的棱角与磨合。一个自我中心习惯了的人，在加入服事后，就是在和其他同工铁磨铁，磨得血肉模糊。磨得我也很崩溃很委屈，老是问上帝，为什么会这样呢？后来，每天在灵修中的更新，加上大家的不弃，我越来越明白自我中心是爱的对立面。去爱，就不能高举自己，

而要舍己。慢慢，我对人的态度更加柔软，能听进去别人的话，真的是在关注别人的需要，成全上帝在他们生命中的工作。虽然我有的时候还是很硬，不够温柔，但我愿意努力，因为这些爱的果子才是能存留在天上的。服事的经验也在增加，承担的责任也在增加，最感恩的，是我发现我愿意成为在团契里调和众人的角色，使人和睦真的是有福的。这过程中我也思考了男人和女人本质上的不同，我甘心顺服，愿意去成全弟兄们，扶持弟兄们，帮助他们成为领袖，自己退后成为帮助者。在上述方面，我不能说我已经完全操练好了，我还要继续向着标杆直跑。上帝在服事中的调教，是关系和使我谦卑的调教。

在工作中被上帝的磨练，是完完全全不同的层面。这个过程中所需要解决的本质问题，和五一营会的大体信息相符合，就是，你要选择以什么样的态度活在这世界上，以这个角度去思考为什么要工作。当然，现在的我已经想明白这个问题。可惜，在美国的我并不明白。我其实本来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读书，只是因为能读，也考过了，就去去了。好在还信主了，这是最大的福分，也让我知道上帝赐我的一切经历都不是白白的。

独自漂泊异乡的生存压力是很大的，扛米扛菜，修水管换灯泡，水电网手机信用卡保险账单，甚至到最后洗衣服换床单都能成为压力点，这也是让我能理解北漂们生存压力的一方面。而在国外，这个点还要再嵌套上语言和文化的隔阂。独自一人也没有家庭的依靠，所以说女汉子都是被逼的，如果可以不这样谁愿意当女汉子，而我当时就是不明白。学术圈也很不好混，实验做到最后都已经是多年的熟手，随机因素仍然很多，思路上的瓶颈更加致命。我在这种情况下苦苦支撑了那么多年，到最后终于撑不住垮掉了。



生命观的更新

休学，回国，看病，易君哥（注：北京恩道归正浸信会主任牧师）都不理解，说 Lily 怎么还能得抑郁症？到大夫那里问诊，才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双向症。双向情感障碍症，一种游走在躁狂和抑郁两极之间的症状，和遗传有关。我是只躁狂少抑郁的亚型，还头一次听说原来烦到极限了也是可以想死的。双向是因为脑内神经递质过多引起的（大夫在得知我的研究背景后，总喜欢和我讨论病理或药理分子机制，反正超出问诊时间也不多收我钱，我就无所谓了，当陪他聊天），我就像人体自带了许多安非他命似的，天天被动嗑药。在这个基础上再长期钻牛角尖，人就崩溃了。

但是这个经历就像我生命中被上帝强制按下了暂停键，我不得不在这时思考，我为什么活着，为什么要工作。起码明白了一点，活着，是大于工作的。如果想不明白为什么要做，工作、生活都能把人逼疯。“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传道书》9:11）既然是这样，那么，“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記念造你的主。”（《传道书》12:1）我回美国，以最快速度把硕士答辩做完，再回国，一点点归正自己的状态，在祷告中寻求并明白自己为什么在做现在的工作。人的状态还是和际遇有关的，这是肯定的。但我未来的际遇，会全都是在祷告中寻求上帝的异象而带来的，因此我就不再害怕。上帝在工作中的调教，实质上是生命观的调教。

现在，既然脑内物质那么过剩，精力那么旺，不为主用都说不过去了。上帝现在让我活着，有祂的旨意，我活着也不是为了

我自己，而是为主活。并且，若不为主用，这些过剩的精力只能给自己找麻烦，越关注自己麻烦越大。这样看来，服事主，服事教会，服事弟兄姐妹，是上帝赐我的大大的恩典，让我为主有点用处，也活得轻松点，不会老是陷在自我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诗篇》23:6）“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书》2:9）

作者简介

Lily Du, 出生于北京。2006-2010年, 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院本科。

2013年9月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市华人福音基督教会决志，次年复活节受洗，现回国从事医药领域工作，于北京恩道归正浸信会聚会，任执事。

最喜爱的经文：“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哥林多前书》3:18）



我的信仰之旅

/ 吴薇（93级国际经济系）

“意外”的录取

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和很多其他同学一样，我开始萌发了到美国读书的想法。当时到美国学什么、以后做什么并没有明确的概念，只是带着好奇心想来美国看看，因为美国一直是很多北大学生向往的地方，尤其我从小就对马丁·路德·金和里根总统有很深的印象。

由于自己目标不是很明确，没有特别想学习的专业，第一年没有申请到合适的学校。第二年，我又拿到来自美国各地的招生简章，其中一所新的学校——德州农工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的布什政府和公共服务学院（The George Bush School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Service，简称布什学院）深深地吸引了我：因为招生简章的首页就是老布什总统的照片，并且赫然印着他的话“为公众服务是一个崇高的呼召（Public service is a noble calling）。”招生简章里面还有他和学生们互动的照片。

“Calling”这个词，我当时并不理解，因为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从来没有这样的用法。但是觉得一定是一个很好的说法，因为和noble用在一起，noble是用在“皇家（royal）和贵族”的身上。从小就有愿望当国家领导、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的我，对于美国总统——这样一位世界级别的领袖——有很大的崇拜。看到这

个学校的学生能和美国的前总统互动、学习，我的热情一下子被激发出来，梦想着能到这所学校学习，能和这位“活着”的美国前总统产生互动。

当时这所学校提供的是硕士学位，硕士学业是很难给外国学生奖学金的。在一个到美国读书要靠美国奖学金的年代，没有奖学金就意味着不能出来读书。这一年我唯一申请的就是布什学院，任何有申请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错误”做法，因为如果不能被这所学校录取，或者虽然被学校录取但是不给我全额奖学金，就意味着这一年不可能去美国了。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这样做了，好像冥冥中觉得会被录取一样。申请是在前一年的12月份，到了第二年3月份，终于有消息了：我被布什学院录取了，并且拿到全额奖学金。就这样我成了布什学院的学生（开学以后，我才知道我是当时该学校录取的第一个、唯一的中国学生）。

“意外”的丰盛恩典

德州农工大学是在美国德州的大学城（College Station），没有直达的飞机，需要飞到休斯顿，然后再想办法到大学城。我来到休斯顿以后才知道德州很大，需要开车。于是我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学习开车，然后买了一辆二手车。对于在美国居住很久的人来说休斯顿离大学城不算太远，但是对于刚来美国、刚学会开车、口语不太好的我，在没有GPS和手机的年代，靠找地图，开着一辆旧车，的确不敢一个人开那么远去大学城。要上学不敢开车，怎么去学校呢？

这时候有人带我去教会，把我的难处跟教会说了，有一对来自台湾的林先生和林太太说他们可以送我去，我当时非常感动，



竟然有这么好的人——对我一个“陌生人”这么好。他们不认识我，而且我上学以后离他们会很远，也无法“回报”他们的“人情”，但是他们并不介意。他们知道我是留学生，没有安家的东西，还准备了“锅碗瓢盆和简单家具”送给我，方便我以后的生活，这些比我自己想得还周到。那天早上，林先生开着他的皮卡在前面开车，林太太坐在我刚买的“旧车”陪我开车……就这样把我送到了大学城。这是我来到美国初次尝到的“基督徒无私的爱”。

8月份开学以前，我联系了一个别人转租的公寓，但是临到要去了，出现差错，结果弄得自己没有地方住。找一个公寓需要时间，谁也不认识，我只好跟系里秘书联系说我没有地方住，系里秘书给我未来的同班同学发了一个邮件，说有一个从中国来的同学没有地方住，看有哪位同学已经来到了大学城（因为没有开学，很多人还没有到），可以提供帮助。有一位叫 Daisy 的女同学回复说可以接待我两个星期。我当时非常感动，这个同学不认识我，就愿意接待我这个“陌生人”两个星期，而且不要房租……后来才知道她是一个基督徒，星期天她带我去她教会。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那么多美国人，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教会里有各种皮肤颜色的人，每个人都很热情，他们唱很多歌曲赞美耶稣，非常有喜乐！这是我对美国教会的第一印象。

10月份，我们学生竟然真的得到一个机会跟“老布什总统”见面。能跟曾经的“国家最高元首”“无阻挡”地见面、“无过滤”地交流真是令我非常兴奋激动。见了老布什总统的时候，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刚从中国回来，我爱中国……”我当时特别感动，一个美国前总统在言语中“跟我联结”，这样充分地表达对中国深厚的感情，让我这个唯一来自中国的学生感受到温暖和受欢迎。一年后我写信给他希望他帮我推荐“实习的机会”，他毫不推脱

地把我推荐到他弟弟所在的机构。他跟学生有很多互动，非常愿意帮助学校和学生，也让他的前内阁成员成为在校学生的导师。一位前总统这样重视学生和帮助学生，让我非常感动。后来我信了上帝，了解到他和他的夫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对学生、对其他人所作的善工都和他们的信仰非常相关。

和老布什前总统见面的当晚有一个晚宴，宴请了学校的捐款人和支持者，我们每个学生被分配到一个餐桌作为学生主人接待嘉宾。我负责的餐桌有 10 个人，席间我一一跟客人问候。等我来到来自休斯顿的乔丹夫妇（Mr. and Mrs. Jordan）身边的时候，乔丹夫人（Mrs. Jordan）跟我说“我家里有一个查经班（Bible study），我给你我的电话号码，有机会欢迎你来。”当时我也不知道 Bible study 是做什么的，而且我不可能到休斯顿那么远的地方（前面提到好不容易有人把我送过来），不过我还是拿了她的电话。现在回想起来，乔丹夫妇是神为我预备的在美国生活的“天使”。我和他们一家成为一生的朋友，学习了“真正的美国文化和基督徒的生活”。

我拿到了在亚洲协会的实习机会，还是需要解决住的问题。当时的理事会里有一位理事叫安特梅耶先生（Mr. Untermeyer），他和夫人志愿让我到他们家去住 3 个月。我又一次被这样“陌生人的爱”所感动。后来知道他们一家人也是基督徒，并且安特梅耶先生曾经是老布什总统白宫的人事部主任。他们一家人的谦虚、友善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心碎之时接受耶稣做救主

转眼到了快要毕业的时候，由于我们的专业是公共管理（公



共服务），很多同学顺理成章地找到政府的工作，成为公务员。但是我作为外国人没有身份很难找政府的工作，其实对于没有美国身份的留学生来说，找任何工作都很有挑战，从法律意义上说，必须找到一份美国人做不了的工作。面对这样的障碍，我心里没有底。更有挑战的是，我跟我的初恋男友因为对未来的想法不一致被迫分手，这是一段对我有特别意义的关系。因为在认识他以前，我比较有成就的伯父英年去世，因而受打击而陷入“人为什么活着”的抑郁中；遇到他，他给我讲了他理解“人活着”的意义，我觉得“和他在一起”就是我人生的意义。失去他，不仅仅是失去一段美好的感情而“心碎”，更重要的是未来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面对找工作的艰难、情感结束带来的心碎和人生意义发生的危机，我非常痛苦。

这时候我又去休斯顿，访问了前一年认识的乔丹夫人的女儿凯罗（Carol），当时我心里非常难过，像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对她边流泪边讲述自己的困境……当时她跟我说“上帝可以安慰你、帮助你，上帝爱你，上帝给你生命意义，你想接受上帝吗？”我当时觉得没有人能够安慰我、帮助我，听到有神可以安慰我，就说“好。”凯罗就带着我做了决志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愿意相信你是神的儿子，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现在我愿打开心门，接受你作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求你赦免我的罪，安慰我，帮助我成为一个圣洁，讨天父喜悦的儿女。以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虽然我并不太明白这个祷告的全部内容，尤其“赦免我的罪”这一条，但是祷告以后觉得心里有了很多平安。

美国文化和精神的来源

在我信主以后，我也更明白美国人和美国社会。前面说到“calling”那个英文单词很少看到。在信主以后，才知道这是“呼召”的意思，在教会里会经常用到，用在上帝“赋予人的使命上”。在中国的时候我很喜欢马丁·路德·金博士的演讲，后来才知道他受神的呼召成为牧师，牧师就是讲神的道的人，他的很多演讲中的语言都是基于《圣经》，包括世界著名的、感染无数人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就是基于“上帝造人”“人人平等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孩子”的理念；里根总统对美国的愿景——“山巅闪亮之城”（a shining city on a hill）——是来自《马太福音》5章14节，是基督对信徒讲话时提到的一个比喻，意思是“要成为不一样的人群，照亮世界”。

信主以后我了解到很多不为中国人所知道的宝贵历史事实。很多英美的宣教士（戴德生和剑桥七杰、司徒雷登的父母）因为要把神的爱传到中国，抛弃在美国和英国的好生活（其中很多是医生、剑桥大学的学生），到中国去帮助建立学校教书育人（北大校址的前身--燕京大学就是基督徒司徒雷登在美国筹款建立的；此外还有齐鲁大学、东吴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等），建立医院治病救人（协和医院、华西医院、上海同仁医院、南京鼓楼医院等），他们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感人至深。

前面提到老布什总统夫妇，我信主以后，认识了他们的牧师，了解到他们对自己的信仰非常看重，竭力按照基督的教导去生活。老布什在二战中开的飞机被日军炮弹击落在太平洋，他两个一同飞行的战友都牺牲，而他在大海中飘流4个小时被救起。他想的问题是“上帝让我活下来是一个恩典，我要配得这份恩典”，这



成为他一生的动力。退下来以后，他帮助很多人，尤其对我们这些学生。因为美国公务员的工资并不高，他不想让布什学院的学生背上沉重的学费债务，尽己所能，筹集了很多学生奖学金，包括我一个外国学生也拿到了全额奖学金。而这些钱也都是来自普通人，像我认识的乔丹夫妇，他们觉得自己是神的管家，不能自己独自“享有”财富，要把神所赐的财富用在合适的地方。这种“捐献”文化也是基于上帝的教导。

很多访问美国的中国人，都会问“美国好在哪里？”如果单从城市外表，美国也许并没有太好，尤其休斯顿城市公路坑坑洼洼，没有中国的公路好，楼房也比较旧了，也没有方便的公共交通。但是美国人的精神世界却是最好的。很多人来到美国觉得是人间天堂，美国的教会其实会告诉你通向真正天堂的路。如果一个人来美国不去教会或者了解基督的精神，我觉得他/她很难了解到美国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一群不一样的人——真正的基督徒。

价值观的大翻转

直到受洗的时候，我也不是非常明白“神的道”。在后来学习《圣经》和基督徒的生活中，才逐渐认识到“神”给了我的“新生命”的意义和带来的变化。

成为基督徒，我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发生很多具体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生命的目标和意义的变化。大学时候我伯父的去世对我打击很大，以至于觉得人活着似乎没有意义，甚至失去努力的动力，因为结局都是死。大学那一段时间我到处去追问“智者和尊师”：“人活着为了什么？”没有人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更现实的答案是“活着就去做该做的（别人在做）的事情。”那

些活着“有劲儿”的人，无非也是为了“名和利”或者“为了孩子”而活。信主以后我明白，我的生命不是“随机”的，《圣经》说我在母腹被造以前，上帝已经认识我并拣选了我；在母腹里覆庇我（参《耶利米书》1:5；《诗篇》139:13），从我到美国求学到信主，这一路上都有神的庇护和保守。祂对我的生命有一个旨意（will），一个呼召（calling），一个使命（mission），祂会把我放在“祂需要”的地方。我的生命不再没有目标。按照神的旨意去活，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成为我生命的方向。

信主后，我的思想细节方面也发生了变化。不把生命和健康视为理所当然，而是感恩自己被给予“活着”的机会和健康的身体；对所作的琐碎工作不再是不满，或者觉得“大材小用”，而是看到自己如何在这些岗位服事神和服事人。我的生命从自己“做主”，在“黑暗中”行走，到尊“神”为主，进入到“光明”中与神同行。我的生命也不是像以前活在肉体中的生命，追求虚浮的世俗的成功、成名，而是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尽心尽意地爱神和爱人如己。

在领导力方面，我从小就很追求“具有领导力”，那时候更多是一种个人的荣誉，周围所见的世俗世界似乎觉得“谁的级别高”谁的领导力就大。通过老布什总统和他身边工作的人，我看到基督徒的见证：一个领袖首先要思考“为什么是自己得到神那么多的恩典和祝福”，“神给自己的使命是什么”，“怎样成为神的好管家”，然后尽己所能，关心“弱者”，自己受到的苦难就是神“呼召”去帮助别人的地方。上帝说“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路加福音》12:48b）领导的位置绝对不是用来“谋私利的”，那样的“滥用职权”就是在《圣经》中说的置人于“死”的“罪”（sin）（参《罗马书》6:23）。不但不能“谋私”，如果因为“自己的偏离正路或者犯罪（sin）”绊倒人，这



样的人就是有祸了（参《路加福音》17:1），不仅仅是有负于“公众”，而且上帝会出于爱对你“管教”和让你个人“付代价”。

总结

信主以后，生活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有起起伏伏，各种挑战。就在我写这篇见证的时候，全球受新冠病毒威胁已经一年多，每天都是各种坏消息，“新冠病人又增加了，打了疫苗也会被得而塔（Delta）变种病毒感染，不让旅行，回到中国要 14+7（天）隔离，不给发护照等等。”在家隔离一年之久，我的理想、工作、爱情都受到重创，加上也不能去教会，我的属灵状况很低落……在我写这篇见证的前几天，我有很多的焦虑，我的朋友跟我分享了《路加福音》12 章 22 - 23 节，对我很有安慰：“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圣经》的话在灵魂上安慰了我，我把对生活的“忧虑”交给神。

信仰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终点”。在信仰的道路上有时候会摔倒，就像婴儿学走路一样，然后站起来，继续前行。但是只要是在神的道路上，就会经历神的恩典和慈爱。《腓立比书》4 章 11-12 节说，“我无论在什么景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

作者简介

吴薇，出生于吉林省公主岭。1993-1997 年，北京大学国际经济

本科。现居美国德州休斯顿。2000年于美国决志信主并且受洗。

最喜爱的经文：“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哥林多前书》13:1-8）



如云彩般的见证人，吸引我走向光明

/ 李小冬（95级北医）

我小的时候没有听过基督信仰，因为亲友中没有信上帝的人。在中学之前，我只知道亚当、夏娃和挪亚的故事，但都是把他们当成神话故事。在中学所在的街口，有一座有些年代的天主堂，那时因为上学每天会经过它四趟。我最期待的是清晨的那一趟，透过外围的铁栅栏门，可以看到十字架、画像、柔和的灯光，还有一排一排摆放得十分整齐的长木椅子。这一切的景象，让我心里觉得温暖宁静，以及一种莫名的深深的吸引。

遇见另一种价值观

高中我考入了市重点，高二时，老师为年级里英语基础较好的学生物色到一位外教，每周二和周四下午放学之后，会给我们上课，以加强听力和口语。我们几个同学也有幸接受邀请，到大卫老师家拜访。这期间度过了许多至今难忘的时光。大卫和妻子黛安来自美国肯塔基州，他们有三个孩子，11岁的大儿子约书亚是两位亲生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孩子分别是在美国收养的黑人小女孩哈娜，和在中国收养的小男孩。当时小男孩只有2岁左右，几个月大的时候就被大卫夫妇收养了，孩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和较为严重的腿部畸形，需要做很多次手术来治疗。他们给孩子

取名为约瑟（名字出自《圣经》旧约《创世记》里的约瑟，虽然是被家人遗弃，但他的生命却是神荣耀和大能的彰显，也成为多人的祝福和拯救），经常抱在怀中对人说：“这是个多么漂亮的男孩啊！”说的时候眼里闪烁着喜乐的光芒。

另一件令我震撼的事情是，在我们拜访的时候，大卫给我们看他的家庭相册。大卫有个弟弟，曾是空军，照片里看十分帅气英武。大卫告诉我们说这位弟弟因病去世了，当我们都表达十分惋惜和难过时，大卫却说，他和他的家人都不难过，而是相信弟弟去了更好的地方、就是天上的家，因为弟弟是基督徒；将来有一日，等父母家人、以及大卫自己也回天家的时候，会是重聚的美好盼望。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生命观，觉得十分颠覆，但更多的是被这样的平安和其所带出的无惧、笃定和信念所震撼。

后来因为约书亚需要买一辆自行车，我得知之后主动请缨帮忙去做翻译和请亲戚介绍店家，我和大卫一家的关系更像是朋友。我想我那时的首要目的是抓住机会练习英语，以在高考中和未来学习中有更好的表现，其次是了解外国文化和收获友谊；但，神给我的更多、更宝贵。在大卫为了新的工作需要搬到另一个城市之前，他和家人送给了我很多礼物，其中有一本中英文对照《新约全书》，我一直甚为宝贝。上大学后，我也带着它到了北京。

意外的友谊和受洗

第一次见到乔伊是在我大学二年级的英语课上。我并不清楚是什么在吸引着我，但学习英语和了解西方文化的动力，让我鼓起勇气在下课后和乔伊聊了不少。过了几天，也是帮忙陪她去买自行车的机会，我和乔伊更多熟悉，后来经常去她的宿舍一起做饭。



她有一本十分厚重、一直是打开的《圣经》放在桌上最趁手的地方。饭后，她就给我读《圣经》、讲解《圣经》。我说我已经有一本《新约全书》了，她说会帮我找一本中英文的新、旧约全书送给我。说实话，那时我并不能明白所有的讲解，英文和经文，都挺挑战的。但我十分享受这样的友谊，相聚时光和生命的关怀（乔伊是位祷告的勇士，我真的没法想象她曾为我和很多中国人的得救，付出了那么多的代祷），只要有能够安排出来的课后时间，我都多去拜访。乔伊还给我布置背诵的经文，《约翰福音》3章16至21节和《约翰福音》15章1至10节。因为我那时还没有《旧约》，乔伊就抄在纸上给我背诵，《诗篇》91篇，23篇等。每次再聚时，乔伊会检查我背诵经文的情况。我并没有时间再去专门准备那年的大学英语六级考试，但却得以一次顺利通过，上帝所赐下的祝福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在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许多士兵都背诵了《诗篇》91篇，也将写有这段经文的纸片佩戴在身上。是的，正如主的话语坚固战场中的士兵们，它也在疾病肆虐的困苦中加添我们的力量。

乔伊是第一次来中国，她还在美国时就为这趟旅行作准备，她知道会面临许多的不确定和需要很多的勇气。也许对中国的了解多是基于多年前的宣教传记，乔伊最在意的，是把她的《圣经》装上一个带拉链的皮质套壳，因为她曾设想的是，她需要穿过一片田野去到教室来教学生英语。当然，北京城里已没有田野，但她最看重的，是上帝的话，和上帝对她的感动与呼召。她对中国的爱，对中国人的爱，超过很多中国人自己对他们的爱。多年以后我知道，这个爱，还有许许多多主的跟随者和摆上的人的爱，那源头就是耶稣为世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的爱。

次年，1997年的6月份，有个短宣团队来京，在酒店的浴缸，有五位年轻人，包括我自己，受洗归主。从水里出来的时候，作见证的认识或不认识的弟兄姐妹们都拍手欢呼，真是十分美好和感动。即使在洗礼之前的那一刻，我还是心存忐忑的，不知道将来的道路会如何，我会不会后悔自己归主呢，如果真的后悔了，后果会不会很严重呢。十分感恩的是，主给我平安，使我没有退缩或改变主意，也没有遭到环境的拦阻，那天，我接受了洗礼。我会说，还将要说，这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而且若有机会，还希望更早些就得到的——成为基督徒和受洗。

与死神争抢灵魂

大三时我们需要到教学医院进行临床实习，乔伊介绍我一个只有四五个家庭组成的家庭聚会。周末聚会时，他们不单用可口的饭菜招待我，也用智慧和耐心带我继续学习《圣经》，在属灵上教导和喂养我。

每个周末，我会随同他们到老人院和老人护理中心传福音。其中有一所临终关怀医院，收治的都是走到生命尽头的患者，他们大部分都不能自己下床了。每个房间有一至四张病床，另外还住着一位24小时陪护的工作人员，来照顾患者们的进食和排便。很多时候，我们见过的面孔，牵到的手，下一次再去，就已再见不到、再触摸不到了。仅仅几天，那就是他们在世上的最后的时光。还有一位年轻人，曾是各方面都十分优秀的人才，已经收到录取、准备去美国读研究生，但在途经泰国时，因在酒店游泳池里游泳而不幸溺水，虽被救出，但因缺氧时间过长，成为永久植物人。他住的是单人病房，也有全时间的陪护，需要有人帮他经常翻身



以防褥疮，进食只能用鼻饲吃流质食物，由于久卧十分容易肺部感染、需要输液。有几次我们正好遇到他的妈妈也去看他，老人也是知识分子，眼泪不停地从她满是皱纹的脸上划过，抓着儿子的手，不断地轻声说：“海峰啊，妈妈来看你了，海峰啊，妈妈来了。”大概一年之后，这位年轻人因为严重的肺炎、也永远地离去了。病房里又住进了新的患者。

生命往往是脆弱的，命运往往是不堪一击的。在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属灵世界里，更有那恶者，如同吼叫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人。盖瑞和珍妮这对夫妇，就是在竭力为神国抢夺生命归向神的使者。

每当进到病房里，或者老人院的房间，盖瑞对每一位、包括护理人员，开始传讲福音，他说一句，我翻译一句。“起初，神创造天地。神创造了大地、海洋、植物，祂还创造了太阳、月亮和天上的众星。神创造了飞鸟、鱼和陆地上的动物。最后一天，神按照自己的样式创造了人，先是亚当，然后是他的妻子夏娃。神把人安置在一个园子里，吩咐说，园中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夏娃受蛇的引诱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又给亚当也吃了。人违背了神的诫命，这就是罪，所以我们也都是罪人。神如此爱世人，爱我，也爱你，以至于让祂的独生子成为人的形象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祂的宝血流出来，洗净人的罪。三天之后，耶稣从死里复活，因此凡一切相信祂的，也可以有复活的生命。你，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接受主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吗？”如果愿意，那么就带领他（她）作决志祷告。

后来我和大卫一家、乔伊渐渐失去了联系，但和盖瑞和珍妮

这对已经快要迈入九十岁的老夫妇还时常保持联系。还有太多主里亲爱的家人们，给我看到主耶稣的慈爱和荣光在他们生命里的彰显，激励我在基督信仰和生命里前行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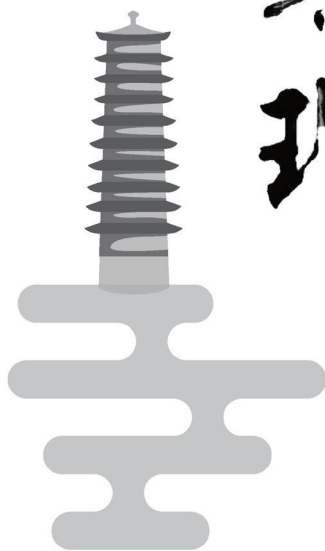
今天写下的，是我的青春时光，也是我的信主经历。唯感恩，感恩上帝的带领，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的这许多的见证人、美丽的生命。

作者简介

李小冬，出生于云南。1995-2000年，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专业本科。现居加拿大安大略省。1996年于北京决志，1997年受洗。目前在加拿大本地教会参加崇拜。

最喜爱的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

叩問真理





愤世嫉俗比较容易，因为看出别人的错误并非难事；但要看到和承认自己也是应当被愤和被嫉者，就相当困难了。我现在也不能完全清楚说出自己是如何从“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走到“我原来也不是什么好人”这一步的。

——《从愤世嫉俗、玩世不恭，到坚定的委身》

这就是我当时的生命光景——听过福音，但是不信。那个时候我以为对于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追求自由，莫过于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自由主义是我人生的偶像。

——《从图书立人到圣约育人》

在北大七年求学期间，身边没有一个老师和同学是基督徒，也没有人向我传福音。室友曾去海澱堂买回几本《圣经》，我要来一本，常常挑选《雅歌》《传道书》等文字优美的部分阅读，也选修了一门《宗教文学》课程，将《圣经》当作文学经典阅读，并未觉得它跟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

——《万缕神恩眷此生，以笔叩华赴使命》

那时我信奉的是人要靠自己，生命不息，折腾不止，对信仰这些形而上的东西没有兴趣，对教会的态度更是若即若离。

——《我终究没有逃出那双看不见的手》



从愤世嫉俗、玩世不恭，到坚定的委身

/ 赵刚（88级物理系）

前不久，中国福音会的赵天恩博士到我就读的神学院开设“中国当代教会史”的课程。课上讨论到“六·四事件”对当代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影响。当时赵博士的观点是，这件事使中国知识分子非常震惊，从而也对政府所倡导的主流思想，甚至包括传统的中国儒家文化，都开始进行彻底的反思。因为，一个号称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何以竟把枪口对准人民？一个倡导仁爱的儒家文化，何以竟能产生、容忍这样的政权？

但是，有几位同学却对此持不同看法，认为政府的镇压并不太令人意外。我当时也是这么认为。因为我觉得，一方面，从父母辈的经验来看（经历过若干次运动以后），政府最后的镇压几乎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帝王对反对者的处理也多以血腥收场。

当时赵博士的回应是，不错，从历史事实来看的确如此。但就知识分子自觉、有意识的反思而言，则可以说是从“六·四”以后才开始的。

过后，我仔细回想自己那段时期的心路历程，发现不无道理。



愤世嫉俗与玩世不恭

我 1988 年进入北大，所以 1989 年的事情多少也经历了一些，之后不免与同学朋友私下讨论，再加上对社会腐败阴暗面的观察，如果说有所反思，倒也并不为过。固然，对历史事实，我们有无奈何的冷漠；但对事情是否非如此不可，多数人多少还是有些怀疑。当时有人也许因为与外界接触，所以产生了一些另外的盼望，但就我个人来说，这种冷漠和失望所酿造的，并不是斗士式的冲动。因为我们当时对所谓的学生领袖、民主人士等也相当失望，认为他们不过是愤世嫉俗而已，其整体素质并不足以担当大任。

后来我接触到法国的存在主义，如萨特、加缪等人的思想，虽然并不深入，但对其关于存在本身的荒谬性等看法有很大的共鸣。所以有一段时间，我的思想可以说非常灰暗，觉得人与人相异无几，换个人在政府的位置上，说不定还更残忍、更血腥。顺着这种思想走到后来，我开始对佛教产生了一些兴趣。但是感谢主，祂只是借着这些世俗的学问把我的眼界打开，却保守我并没有完全被它们掳去。

愤世嫉俗比较容易，因为看出别人的错误并非难事；但要看到和承认自己也是应当被愤和被嫉者，就相当困难了。我现在也不能完全清楚说出自己是如何从“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走到“我原来也不是什么好人”这一步的。总的来说，我感觉并不是某一件事或者某个特别的经历使然。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上帝借着一系列、一点一滴的小事，包括各种阅读，让我逐渐发现，原来我内心也有许多肮脏的东西。

当然，这不是说我已经认识到《圣经》所讲“人人都是罪人”的观念。因为一方面，许多我认为不对的事情，比如自私、欺骗等，



固然也是《圣经》所反对的；但另一方面，许多我当时认为对的事，比如一般意义上的宗教行为，其实并不为《圣经》所赞同。同时，虽然有人可能因着上帝的普遍恩典而认识到自己的罪疚，但若没有经历上帝的特殊恩典，也只会从愤世嫉俗滑向玩世不恭。这就好像自卑和自傲一样，两种态度常常只是一体的两面，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我那时的心态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玩世不恭。

爱心的感召

感谢上帝，祂没有任凭我在玩世不恭的方向继续滑落，而是把我带到了美国，让我可以认识主耶稣的福音，这在国内当时还不容易接触到。

到美国不久，很快就有校园里的福音团契联系上我。不过最开始向我传福音的，是李常受召会的信徒。那时我对《圣经》、教会均毫无概念，所以也无从谈起分辨他们与一般正统教会的区别。因为他们对慕道友特别热心，所以他们邀请我参加活动的时候，我也很好奇地、带着审慎观望的态度参加了一些。结果他们的聚会方式未能让我产生兴趣。太情绪化的形式、对《圣经》的幼稚颂读、几近功利性的见证分享，都让我觉得毫无意义。但另一方面，因着我在国内开始涉猎宗教问题，所以与他们多少保留着若即若离的联系，想“看看基督教是怎么回事”。

后来，为了练习英文口语，我通过学校的国际学生友谊伙伴计划接触到了罗阿姨，她来自正统信仰的教会。她发现我对基督教信仰持开放的态度，相当惊讶。对我来说，罗阿姨所讲关乎信仰的事情似乎显得较具意义。她虽然同样肯定《圣经》的重要性，鼓励我有空读一读，但并没有要我拿着一句经文像和尚念经似的



念来念去。这样我就离开召会，来到了罗阿姨所在的尔湾迦南基督教会。那时我到美国其实才一个月左右。

不久，罗阿姨就离开去了宣教工场。她把我介绍给了教会的传道人陈叔叔和陈阿姨，他们负责刚刚成立的学友团契，也就是教会的学生事工。这是一对很可爱、单纯爱主的传道人。他们的服事没有什么高言大智，只是凭着单纯、诚实无伪的爱心，这种看不出任何功利性的爱心立刻让我产生了很大兴趣。

多次参加活动以后，我逐渐从道理上知道，这种爱心应该是基督徒真实生命的流露，但对这种生命本身仍然将信将疑。对一个从愤世嫉俗走到玩世不恭的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不过另一方面，当时教会的带领人徐华医生，因为曾是纽约大学的医学教授，所以在思想层面对基督教信仰下过很深的功夫，使得福音在理智层面一直对我保持着吸引力。就福音本身来说，徐华医生的讲解很清楚，也很符合《圣经》。所以当他说人人都是罪人时，我心里举双手同意。不过当他说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者，能够把我们罪中拯救出来时，我却感到不能很快地相信接受，所以我在救恩的门外徘徊了一段时间。

半推半就的祷告

我决志的过程有很大的偶然成分。当年，大约是感恩节的时候，教会离开城市到一处退休营地举办了一个福音营，徐华医生是主要讲员。他的讲道很清楚，也很有说服力。只是我比较属于那种“不到黄河不掉泪”的死硬派，所以在讲员呼召的时候没有举手。陪我们一起上山的陈叔叔陈阿姨很着急。他们觉得我既然已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了，为何老不举手接受耶稣基督？他们苦口婆心



劝了半天，还是没有用。

当时福音营还请了另外一位讲员来讲科学与信仰的专题。她演讲时，举了一些天文物理方面的例子来说明上帝的创造。话说回来，我原本就是学物理的，而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要相信宇宙有一位创造者很容易。因为研究到最后，宇宙设计的可能性要比演化的可能性合理得多，这也是我与其他一些学物理的同学有类似的感受。这类人如果不信，或者是因为被更深刻的哲学前提所束缚，或者是出于对创造的上帝与耶稣基督如何联起来的疑问。因为我是学物理的，所以这位讲员讲的一些事情，在我看来细节可以讲得更清楚一些。当时陈叔叔陈阿姨拉着我和这位讲员私下谈了很久，他们听到我的谈论后非常兴奋，认为我实在应该决志了，于是一定要请那位讲员带领我做决志祷告。我虽然心里不是很甘愿，但碍于面子，就半推半就地做了一个祷告。当时我安慰自己说，虽然我还不相信耶稣真的可以把我从罪中拯救出来，但是看看这些基督徒的人都还不错，好歹可以试一试。于是，我就这样决志了。

虽然对我来说，决志好像并没有什么太特别，但在陈叔叔陈阿姨看来，这却是很重要的一步，所以他们积极地鼓励我受洗。他们给我打过很多次电话，特别是陈阿姨，几乎可以说使出了浑身解数，电话交流有时一次就是一两个小时，指望能够说服我明白受洗的重要性。但当时一方面我自恃学问比她高，与她辩来辩去，看她穷于应付的样子觉得蛮好玩的，另一方面我也想试试看，基督徒的忍耐和爱心究竟是不是真的。感谢上帝，祂一方面保守了祂仆人的忠心，另一方面或许看我在罪中堕落的时间够久了，在一次与陈阿姨的电话交流中，上帝突然让我看见，我这种半戏弄的心态是何等可耻，同时我的心中很清楚地响起一个声音：“你



若真的要在这世上追求真诚的爱心，眼前的若不是，还有什么是什么呢？”我被自己的这种羞耻感所震撼，也被这个声音责问得哑口无言。沉默了半晌以后，我突然打断陈阿姨的话说：“我愿意受洗了！”于是，我就这样成了一个基督徒。

坚定的委身

或许有人会说，我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情感的一时冲动，并不一定是因理智的明白而导致意志的委身。的确，我在理智上对信仰更清楚、全面的整理，其实应该发生在一年半以后，在唐崇荣牧师所举办的归正学院的课程中。这不是说，当时迦南教会的信仰生活一点也不能满足我的理智需要。事实上我受洗后不久，就参与了一些网络辩道的事工，并因此在徐医生和其他弟兄姐妹的帮助下，开始阅读一些神学、护教类的书籍。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归正学院的课程对我当时的帮助，更像今天一些教会的“基要真理”或“新信造就”课程。这些课程通常会比较全面地教导基督教福音的真理框架，对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因为对所信的对象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所以感觉上就更踏实了一些。

神学家巴刻曾说，有时人们思想走在经验之前，有时经验又发生在思想之前。所以我理智上达到自觉满意的地步，以至于可以条理分明地说出来，并不等于我之前的经验都是假的。就说我受洗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吧。虽然陈阿姨说服我答应受洗了，但我事后猜她自己都没把握我真的会去受洗。因为当我从浸礼池上来，她递给我一条毛巾擦脸时，忍不住感慨了一句：“神真的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原因是受洗安排在那天下午，但上午我就和几位朋友开车出去玩了。要按我以前吊儿郎当的作风，玩得开心才是

最重要的，受洗赶得上就参加，赶不上就等下一次吧！但那天大概吃午饭的时候，我就觉得心里有股很强烈的感动，觉得答应别人的事情就应该做到。所以吃完饭就死催活催地要朋友往回赶，连朋友都觉得有点奇怪，说不像我平时的为人。

更奇妙的是受洗后的感受。用与我一同受洗的一位弟兄的话说，他当时真的觉得天开了，一眼望出去的天空、云彩、树木、花草，好像突然都活过来了一样，在向他诉说天父的慈爱。我当时倒没有觉得那么神奇，但的确感觉那天下午的风景特别好。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晴天，受洗的地方又在山顶，一眼望出去的风景的确美不胜收。我猜即便是一位还没有完全丧失美感的无神论者，在那个时候也会赞叹。但那个地方之前我也去过，也早就觉得风景不错，所以那天下午的感觉好像还是有些特别。当然，中国人有时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所以有可能我的感受也还是一种普遍的心理作用，但也有可能像后来的基督教哲学家普兰丁格说的，上帝在创造我的时候所赋予我的认知官能，在那个时候至少从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恢复。

这一点的佐证是我回到家以后发生的事情。因为教会里都鼓励读《圣经》，所以我在之前慕道的时候就开始按照弟兄姐妹的建议，一天读几章《圣经》，然后尝试有点默想和祷告。但说实话，之前读经基本上没什么感觉，所以也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样子。那天下午受洗后回家，就想把《圣经》拿出来读读。按照进度应该是读《罗马书》，所以就翻到这一卷读了起来。但这一读就放不下来了，与之前的感觉完全不一样，觉得句句都是针对我在讲。也许我天生好辩，所以之前福音书中的叙事不太能吸引我，而《罗马书》的说理正对胃口。无论如何，我很清楚地记得，我几乎一口气就把《罗马书》读完了，而且还没有读完的时候就



在床边跪了下来，一面读一面敬拜上帝，几乎泪流满面。不管世俗的心理学家会怎么说，我知道自己当时经历的是什麼——我回家了！

尾声

所以，虽然总的来说，我倾向于认为我信主是一个长期、逐渐的过程，但就以上具体的细节来说，我相信有圣灵所做不平凡的工作。如果读者能够从我信主的过程中看到，在这一系列事件的变化和进展背后，实在是上帝的手在引导，这就是我的心愿。愿一切荣耀和颂赞都归给祂，因为唯有祂才能使人真正地归信。

（本文 2003 年首发于《恩福》杂志；2021 年经作者修订补充）

作者简介

赵刚，出生于四川。1992 年北京大学物理学学士；1995 年物理学硕士；2001 年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物理学博士。1995 年 12 月加州尔湾迦南教会受洗。2002 年蒙召全职服事。2005 年费城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宗教学硕士。2008 年回国服事。2018 年中华福音神学院神学硕士。现居四川，主要教神学。

最喜爱的经文：“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提摩太后书》2:13）



我终究没有逃出那双看不见的手

/ 董和（92级物理系）

我的心被触动

我一直不是很情愿写这篇见证，觉得自己信主这些年来，虽然表面上积极参与教会和团契的各样事工，但生命中拿得出手的却乏善可陈。然而大概是圣灵的催逼，让我似乎又无法一直保持沉默。

特别是几个星期前的主日，当牧师讲到100多年前那些不远万里到中国宣教，却被义和团杀害的一些宣教士的临终遗言，读着这些有血有肉的真实生命在最后时刻所发出的那些表面上平实，实际上却带着让人感到震撼的勇气和力量的话语，我的心被触动了。我觉得无路可逃，沉默的本质其实是逃避，害怕把自己摆到这个祭坛上，让众人品评；然而我们的一切，上帝都是知道的。这也让我对保罗说的“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哥林多前书》4:9b）多了一些理解。

“动荡中的把握”

2001年“9·11”前的一个多星期，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在没有什么特殊征兆的情况下，我突然就决志了。妻子虽早在半年前的复活节受洗，但对我并没有什么影响，周围朋友中大概也



没有人认为我会很快转变。那时我信奉的是人要靠自己，生命不息，折腾不止，对信仰这些形而上的东西没有兴趣，对教会的态度更是若即若离。

然而多年以后回想起来，那个日子其实是那么得特殊、不可思议。妻子当时还是学生，用学生家属的优惠价格把我“引诱”到了旧金山以北的那个山清水秀的营地。营会白天的主题讲到了死海古卷的前前后后，大量的考古事实与令人难以辩驳的逻辑推理，让我第一次不再敢轻视这本已经流传了几千年的《圣经》。一个专题的讲员是我们的校友，他开篇讲到了彼拉多在主耶稣面前的那句愤世嫉俗的诘问：“真理是什么呢？”这让我为之一震。真和假才是衡量价值的最重要的标准，我们凭什么相信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摸到的是真的呢？多年以后，“真理是什么呢？”仍旧在我的思维体系中回荡。

到了营会的晚上，主题竟是“动荡中的把握”！要知道我当时在硅谷的高科技公司正是春风得意，对未来充满了憧憬，人生的一切似乎都在自己的把握中四平八稳。然而冥冥中，这个“动荡中的把握”在我心中却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似乎使我预感到了一个星期之后那场举世震惊，将全世界卷入动荡岁月的恐怖袭击，以及几年后的那场金融灾难和数不尽的无休止的天灾人祸……

为什么这些信息都在同一天到达我这儿？这些信息对其他人而言也许不算什么，但对我来说却瞬间颠覆了我原本的信念与三观，让我再无法抗拒。从1997年到新奥尔良没几天就被人拉到团契和教会并第一次接触基督教信仰，到后来毕业搬到加州结婚、工作，我一直在信仰的路上逃亡，然而我终究没有逃出上帝的手。

失败中的安慰

信主后的日子大体是简单的，教会、家、公司三点一线。2004年，由于妻子的工作原因，我们举家搬到了波士顿，后来又有了三个可爱的孩子。在每天貌似平静的日子中，心中对做出一番成功事业的渴望却没有止息。于是，在准备了几年后，我于2014年底辞去了公司的职位，开始了全时间创业的历程。

起初，我带着一个单纯的幻想将“创业”等同于“创造”，而创造，从无到有，这是上帝的一个多么重要的属性啊！可是这种兴奋用不了多久便被猥琐的现实击碎，贪婪与恐惧交替地控制着我。当融资顺利、资金到位时，我贪婪地想公司的估值应该再高些，钱应该再多要些；当产品的开发不成功时，我心中充满了恐惧，不知未来会如何。理性上我知道创业成功是小概率事件，但现实中，我却不认为失败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几年下来，尚未尝过成功滋味的我却要感谢上帝，祂让我在这几年的经历中，亲身体会到了《圣经》中对人本性描述的真实性。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祂让我看到祂对我生命的引导。

数个月前，当我被我所信任的合伙人排挤出两年来一同打造的公司并被诬告时，上帝却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安慰了我。在教会里，牧师一直在训练我们几个同工在主日讲道，我那时恰巧被排到了讲《诗篇》16篇，是大卫的金诗。在准备讲章的过程中，我了解到在150篇《诗篇》里只有6首被称为“金诗”，像金子那样宝贵；而这6首金诗中竟然有3首曲调用到“休要毁坏”。这让我感到震撼，要知道这些诗是大卫在逃难、被扫罗追杀身处绝境的时候写的。诗中充满着诗人因着对上帝的信靠而来的喜乐和满足，而没有对他的对手扫罗的怨恨，相反却是“休要毁坏”。



上帝的手所做的真是奇妙，祂竟用这样一种奇妙的方式拿去了我心中大部分的苦毒与怨恨，在我掌握了对方的大量负面证据时，却提醒我说，“休要毁坏”。

准备讲稿被雕琢

在教会中，我表面上循规蹈矩、积极向上，然而我的个性本非如此，更多倾向于愤世嫉俗、厌恶表面的仪式和形式。对此，我私下里的解释是：对自己本性的一个反对。有时我怀疑可能我表面的虔诚把牧师给“骗”了，从几年前开始他竟然要训练我站主日的讲台，而我一直无意去神学院深造，而且我深知我的《圣经》知识不过半斤八两。出于对自己的反对，我却接受了这个挑战。

上帝的安排很是有意思。2013年，我第一次讲的是《出埃及记》中的十诫。众所周知，这里面的一个重要人物摩西，他在80岁的时候年老力衰，对自己完全没有信心，但却被上帝委以重任，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缔造了历史。主日讲台的这点挑战哪里比得上摩西所面临的挑战呢？就这样，我所要讲的内容给了我对自己莫大的鼓励。

几年下来，我不知道我讲过的内容对别人有多少影响，然而这些内容对我自己却影响巨大。比如在讲《路加福音》第12章里的那个有钱财主的故事时，我把它与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联系了起来。如今，每当我遭遇财物上的损失时，我总是不由自主想到我们所拥有的财物如同海明威笔下的那条大鱼，我们对财物的吝惜似乎与那个有钱的财主没什么本质不同。这样一想，我便很快释然了。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

回过头看我这几年的讲稿，我意识到，若没有上帝的手亲自

地引导，我难以准备出这些内容，而我自己恰恰又是这些内容最大的受益者。上帝竟然是用这样的方法在雕琢我。

尾声

虽不见你 触不到你 / 但是我知 你正在对我低语
喔，主耶稣，喔，主耶稣 / 我深知道你 一直就在这里
是你的手 钉痕的手 / 重新抚慰 我那破碎的心田
是你声音 温柔话语 / 再度填满我 心灵中的饥渴

几年前，一群台湾原住民的孤儿把这首赞美诗歌带到了我所在的教会，美丽的歌声让无数的人动容流泪，忘掉了自己烦恼，沐浴在上帝的爱中。我不知道我的明天将如何，但我相信那双看不见的手会带领我到祂为我所定的地方。

（《那双看不见的手——心路随笔》一文，精炼版原刊于《境界》）

作者简介：

董和，出生于山东。1992-1997年，北京大学物理系本科。现居美国马萨诸塞州。2001年在美国加州决志并于湾区华人归正福音教会受洗，现在在波士顿华人圣经教会城区聚会和服事。

感触最深的经文：“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罗马书》3:23-24）



万缕神恩眷此生，以笔叩华赴使命

/ 余杰（92级中文系）

终于到离开的时候了。

2012年1月11日中午，用过简单的午餐，我们一家三口来到楼下。秘密警察头子姜处长带领六名手下，乘坐两辆车来接我们去机场，一直将我们送到登机口。他们不准任何亲人朋友前来送行。

在登机的那一刻，年仅三岁的儿子光光被我抱在怀中，靠在我的肩上，他以为那些便衣警察是爸爸的好朋友，便向他们挥手并用稚气的声音喊道：“叔叔，再见，再见！”这荒谬的一幕是我离开中国的最后场景。我没有立即告诉光光，他说“再见”的那些“叔叔”究竟是什么人。但我发誓，当我们到了美国，在儿子成长的历程中，我会把全部真相告诉他。

在座位上坐定片刻，飞机缓缓驶出停机坪，驶上跑道，然后是加速、起飞。我坐在靠窗户的位置，往下张望万家灯火的北京城，仿佛是科幻电影中的镜头，而不是一座我曾经生活了十九年的城市。关机前一分钟，我收到了好朋友王怡发来的一则手机短信——那是一句《圣经》经文，“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创世记》12:1）此刻，

我的眼泪忽然掉下来：无论是去是留，上帝的安排总是最好的。

见证政治和人性的黑暗

我出生在四川成都郊外的一个小县城。我的家庭很民主，父母很尊重我，家里很多事情都跟我讨论，不像中国传统家庭对子女的权威，我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下长大。16岁那年，初中毕业，发生天安门屠杀，对我的冲击非常之大，可以说一夜之间完成了自己的成年礼。

我是一个早熟的少年，赶上了八十年代的末班车，大量阅读了思想文化解放运动中的重要著作，如刘宾雁和苏晓康的报道文学、刘晓波的文化评论等。1992年，我考进北京大学，有一年所谓的军政训练，那是1989年以后当局对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新生的驯化和洗脑。那一年很痛苦，第一次看到人性的黑暗和邪恶，比如很多同学出卖自己的良心，向长官告密，拍马屁以求入党等。很多此类事情，令我反复思考人的独立、人的自由这样的基本观念。

军训完回到北大，九十年代的北大是最低潮时刻。经历过八九以后，很难听到教授讲真话，也很少人认真做学问，一方面是1989后的政治高压，另一方面是1992年邓小平讲话以后商业化的冲击。官方用钱收买知识分子，好多此前我尊重的老教授为了得到博导等职称而龙争虎斗，我非常失望，对知识、文化、文学能否赋予生命以永恒的价值，开始有了怀疑。念完硕士之后不愿继续念博士——如果念博士然后留在学校当教授，25岁就能看到此后一生的道路，多么乏味。

在北大七年求学期间，身边没有一个老师和同学是基督徒，也没有人向我传福音。室友曾去海淀堂买回几本《圣经》，我要



来一本，常常挑选《雅歌》《传道书》等文字优美的部分阅读，也选修了一门《宗教文学》课程，将《圣经》当作文学经典阅读，并未觉得它跟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

一见钟情的妻子和两个人的教会

1998年，我出版了处女作《火与冰》，一炮而红，其尖锐的文化批判吸引了无数年轻人的心，几个月便畅销百万册。那时，我每天收到几百封读者来信，其中一封信鼓励我说，“在已经不再蔚蓝的天空下，如果还有一双眼睛与你一起哭泣，你就要坚持写下去。”我与这位读者通信了几个月，有一次，她来北京出差，我们相约在北大校门见面。我们一见钟情，我在见第一面的时候就向她求婚，她果然成了我的妻子。这段故事，我后来写成长篇自传体爱情小说《香草山》。

硕士毕业之前的春节，我们回到家乡办完简单的婚礼，然后我们的蜜月是到广州参加给中学生编一套《新语文读本》的会议。在那个会议上，我们遇到平生所见的第一位基督徒。他是南京某大学的一位年轻学者，建议把《圣经》的一些篇章选进去，引起很大争议。我支持他的想法，晚餐后他来到我们的房间，向我们传福音。我们用原来的理性框架跟他辩论，那时我无法接受童贞女怀孕这类事情，他也没法用逻辑理性来说服我。他说我们太骄傲，这一句就印在我心里，尽管我心里不承认。

回到北京以后，我很快毕业了，但一毕业就失业，当时的中宣部部长丁关根下令不准任何文化学术机构聘用我。于是，我成了没有户口、不能办结婚证和身份证的“黑人”，这种状况持续了一年多。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我妻子在 2001 年圣诞节受洗成为基督徒，后来在一间家庭教会聚会。但那地方非常远。我出于对她的疼爱，就建议说，没必要跑太远，有没有可能自己建立小小的查经班？恰巧我们发现身边有几个基督徒，连同我们一共三对夫妇就开始在我家里聚会。我们没有人带领，是我妻子看《圣经》和各种基督教书籍来跟我们讲。我一开始是旁观者，慢慢就愈来愈投入。有一次，因为大雪，其他两对夫妇都没有来，于是妻子就在家对我一个人开讲。我正在读高行健的小说《一个人的圣经》，我就说，上帝真有幽默感，我们是“两个人的教会”。

在我们家聚会有两年多时间，这两年多对我很重要。这种团契跟文学写作沙龙完全不一样，若我搞一个沙龙，请十个朋友来，我会研究他们在学术上、文学上的成就是跟我差不多或是比我好，我才会请他们；但在家里做团契完全不是这样，因为大家是来听上帝的话语，而不是来听任何人讲，不会有身份的限制，有些人完全是日常生活中接触不到的群体，比如理发师、清洁工和上访者。这两年时间，因为在我家里聚会，每到周末，前一天就开始打扫家居，准备拖鞋茶水。就是在这样的一些琐碎的工作中，上帝慢慢去除掉我的骄傲，让我谦卑下来，让我学习爱身边的人，具体的人，甚至不可爱的人，而不是在文字中去爱抽象的人、遥远的人。

过去，我是少年成名的作家，虽然遭到政府打压，但心中有一种士大夫的自以为义，但在小组查经中，上帝让我看到自己是全然败坏的罪人的本相。有一天，圣灵突然感动我，我对妻子说：“我想做一个决志祷告。”于是，妻子就带我一句一句地祷告，祷告我之后，我还自作主张地添加了一句：“慈爱的天父，我是余杰，我是全然败坏的罪人。”我生怕上帝不知道我是谁，特别要告诉上帝我的名字！



2003 年圣诞节前夕，我在北京的一间家庭教会受洗成为基督徒。

为弱者发声遭逼迫，历经酷刑不变信念

朋友邀请朋友来参加，团契很快就有三十多人。有一次，打扫楼道的清洁工阿姨听到我们唱赞美诗，先是趴在门缝上听，然后就轻轻敲门，就这样成了我们的会友。还有一次，我们在郊外的洗礼邀请刘晓波来参加，他说他很喜欢跟我们在一起。不久，我们的家已没办法容纳这么多人，于是就到外边租公寓来聚会。上帝一直眷顾我们这群小羊，从温州差遣了一位牧师带领我们。

方舟教会虽小，却因为敢于敞开大门接纳那些不被别的教会接纳的人而具有其特殊性：六四受害者及其家属、维权律师、异议作家、上访者等纷纷成为我们的会友。为了接纳六四残疾人士齐志勇弟兄，我们受到警察骚扰，被迫多次搬家。

渐渐地，我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上帝对我生命的安排。英国作家和神学家、属灵伟人 C. S. 刘易斯，在给他的小读者回信时说过：“为什么我成了一个作家？简单地说，是因为我的笨拙以及我的手指让我做不了别的事情。”我也是一个笨拙的人，上帝让我成为一名作家，成为其手中一支小小的铅笔，是将我安置在另一个枪林弹雨、千锤百炼的战场上，为祂打一场美好的仗。很多中国作家，如莫言等人，写作的目标，乃是为着“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而我写作的目标，是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为光作见证。

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圣经》真理也要以文学艺术的形式加以阐释、传播和传承。一千多年前，当佛教从西域进入



中国时，采取一种迂回包抄策略。可以假设，如果没有敦煌壁画、没有云冈石窟、没有引人入胜的《西游记》，佛教不可能扎根于中国。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读过佛经，但没有一个中国人不熟悉《西游记》。与之相比，新教入华已两百多年，基督信仰仍未完成对中国文化的更新、洗涤和升华。其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基督徒和教会缺乏赵天恩牧师所倡导的“中国文化基督化”的异象。在华人世界里，如果有基督徒作家写出了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那样的长篇小说，如果有基督徒音乐家写出了如同巴赫的《马太受难曲》那样的乐章，若有基督徒画家画出了如同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那样的画作，那么，文化松土的工作就完成了，磐石中就能有泉水流淌出来。

我因为公开捍卫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与刘晓波一起从事人权活动、点名批评最高统治者，成为当权者的眼中钉。2010年12月9日，就在刘晓波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当天，我被秘密警察从家中绑架到北京郊外的一处黑监狱，被施加酷刑数小时至昏死。

当我失去知觉前夕，我默默祈祷：“主啊，我不知道您的心意，您若让我殉道，死在这里，我也愿意。”我突然感到上帝那双温暖的大手稳稳地托着我，我清晰地听到上帝对我说了两句话，一句是，“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它”；另一句是，“就是你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于是，我在一种平安的心境中陷入昏迷。后来，我被送到医院抢救，医生经过一昼夜的抢救，让我脱离死亡的阴影。我苏醒过来后，医生告诉我，如果迟送到一个小时，就没有办法抢救了。上帝没有让我成为殉道者，上帝让我活下来。



当我被释放并在一年多之后携全家离开中国后，我常常思考这个问题：上帝为什么让我活下来？我想到了当年在纳粹德国对英国发动疯狂的空袭时，C. S. 刘易斯应邀到牛津大学的一个学生团契所分享的一段信仰见证。当时，很多大学生都去参军了，每天都有阵亡者的通知书寄回校园。那些没有通过体检、未能入伍参军的同学如此追问说，在这个时候躲在防空洞里读书，还有什么意义呢？这时，C. S. 刘易斯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这场仗早晚过去，希特勒注定会失败，但当伦敦上空纳粹的飞机消失后，另一场属灵的大战即将来到——马克思的声音、弗洛伊德的声音，各种世俗的思想和价值都将蜂拥而至。那时，谁可以升空，去参与这场属灵的“不列颠空战”呢？刘易斯说，这就是上帝让你们活下来的原因。我突然领悟到：这也是上帝让我活下来的原因，上帝让我继续为真理和自由而写作。从此以后，活着的不再是我。

创造恩赐如泉涌，立志文化宣教开新路

到了美国之后，我们定居在华府郊区的弗吉尼亚州。39岁，在异国开启人生下半场，其间经历了不少的困难及神迹，上帝的恩典总是够信祂的人用。

从2013年到2018年，我妻子在一家华人教会做全职传道人，她颇有讲道的恩赐，每次讲道要花费数十个小时精心准备。她不单单是对着台下两百名会友讲道，更是对着华人世界成千上万的心饥渴慕义的心灵讲道。在YouTube上有一个“刘敏传道讲道集”^①，每集都有数十万的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收看。

^①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oVQVcAaPilOiGLO7mb8fP5HkiPZIT6Lp>

我们虽然暂时不能回到中国，但上帝为我们的宣教开辟了一扇新的门，那就是宝岛台湾。这几年来，几乎每年我们都有机会到台湾访问和宣教，我们走遍了台湾的每一个县市，甚至到台东的深山中跟布农部落的兄弟姐妹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

刚到美国的时候，我还担心自己的写作如何持续下去——在一个英文的环境中，中文的写作何以保有生命力？上帝却赐予我源源不断的灵感，让我每年平均写作超过一百万字、出版五本书。我以《香草山》和《我听见斧头开花》两本书两度荣获汤清基督教文艺奖——这是华人基督教界最高的文艺奖项。

2021年，我将出版迄今为止最重要的著作《大光：宗教改革、文明更迭与观念对决》三部曲。它可以说是“中国版的《前车可鉴》”。被誉为“知识分子宣教士”的薛华（Francis August Schaeffer）以四十年时间研究西方思想史，指出西方文化衰落的根源，是人僭夺上帝的位置，要作宇宙的主宰，致使文化体系百病丛生、独裁统治肆虐全球。他大声疾呼，唯有恢复对上帝的信仰，人类才有希望。他也批评教会的软弱：“教会领袖不了解与一套错误前提作战的重要性，所以世俗思想和新神学的洪水泛滥了教会。大多数教会领袖还在错误的战场上作战，因此，虽然他们原本应在防卫、交流上占绝对优势，现在却只能悲哀地甘拜下风。对这个严重的薄弱点，福音派至今仍无法补救。”

受薛华的启发，我在近百万字的《大光》三部曲中，将详细梳理五百年来的西方宗教改革史、清教徒神学史和英美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史，进而探讨两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教会史，更指出中国转型的“发动机”乃是基督新教及其观念秩序。

我有充分的自信，迄今为止，在华语思想领域从未有过一本



著作，像《大光》三部曲这样论述中国近代史、中国教会史以及与西方近代化诸模式之关系。《圣经》中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参《箴言》9:10）。我能写这本书，不是因为我拥有多少智慧，乃是因为我有幸被《圣经》真理光照。如此，我如盲人今得看见，迫不及待地与读者分享重见光明的甘甜与喜悦。这是上帝引导我看到的光明与真理，也是华人教会和华人社会的出路所在：英语民族何以催生普世价值？首先，清教徒清新刚健、敬虔奋发的生活方式、观念秩序及精神和心灵秩序，对婚姻、家庭及小区等小共同体的建构产生了点石成金般的转化作用；其次，宗教改革的先驱们基于对上帝所造之人的罪性的认识，设计出权力分割与制衡的教会组织架构，现代民族国家的立宪共和政体即由此复制而来；第三，宗教改革中诞生了博大精深的加尔文神学及政治哲学，由此衍生的英美保守主义政治哲学，至今仍是维持美国及英语国家强大的“定海神针”。对于个人来说，这三大要素乃是基于《圣经》的“人生说明书”；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说，这三大要素乃是既有教堂、也有宪制的“大国崛起”之磐石。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以赛亚书》9:2）中国破碎、重建及救赎的秘密皆在于此。愿我的思考和写作成为中国社会和平转型、福音广传的祝福。

作者简介

余杰，1973年出生于四川成都。1992-1997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1997-2000年，中文系硕士研究生。2012年赴美，2018年归化成为美国公民，现居弗吉尼亚。2003年在北京受洗成为基督



徒。曾在方舟教会、丰收教会担任长老、主日学老师等。著述多达六十多种，如《火与冰》《香草山》《走向帝制：习近平与他的中国梦》《用常识治国：右派商人川普的当国智慧》《颠倒的民国》、台湾民主地图系列、“基督与生命”系列访谈等，涵盖中国当代政治、民国历史、清教徒神学和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等领域。

最喜爱的经文：“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32）



从图书立人到圣约育人

/ 李英强（04级经济学）

回忆自己信主的经历，其实就是从一个人热心追求自由主义的人，成为在基督里面被祂释放，因真理而真正得自由的人。这期间，经历了四个阶段。

自由主义是人生的偶像

2000年的十月份，我专程到台州探访一个大学时很好的朋友。为什么说我们之间非常好呢？因为那时候我们大概有四五个人，常常聚集在一起，我们把这个聚集叫做“低调俱乐部”。在大学里面，在南京邮电这一个工科的学校里面，我们希望可以谈一点跟技术、工作没有太多关系的事情。我们希望谈一点历史、谈一点哲学、谈一点经济、谈一点国家大事，仅限于谈论而已。但是谈论这些事情就和那些单纯只关心技术和工作的其他人所谈论的就有不同，于是我们就经常觉得自己也很特别。我们经常晚上在一起喝酒，很晚才回去，有的时候为了讨论一些问题，可能喝酒到凌晨五六点才回去。大家彼此关系真的非常要好。

那时我还没有信主，但不是没有机会听到福音。2000年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去过南京的家庭教会，在那边聚会。当年那个家庭



教会聚会点的带领人，是南京大学物理学的博士。当时他在南京大学组织了一个家庭教会的查经班，我是很有兴趣的，就跟着同学参加。我当时根本不信，只是有兴趣，甚至觉得这些基督徒可能有点毛病，怎么会相信《圣经》呢？怎么会相信人是上帝造的呢？等等。我一点都不信。

我的朋友毕业回到台州市电信局工作。因为我们是邮电学院，我们的同学都是在中国电信、中国移动或中国联通这些公司工作。我毕业之后就去了联通公司工作。2000年的时候，我到台州来的信仰情况是这样的：第一，我接触过福音；第二，我不信福音；第三，我信什么呢？我那个时候信自由主义！

在当时，我认为自由主义是中国的出路；中国这个地方有许多的问题，都是因为民众不明白什么是民主和自由。尤其是在2000年的时候，互联网刚刚兴起，国人对互联网有一个说法，“互联网是上帝赐给中国人的最好的礼物。”今天很难想象他们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些话是不信的人说的。很吊诡的是他们不知道上帝是什么，但是他们说那是上帝赐给中国人的最好的礼物。

在现实生活中你找不到志同道合的人，你也没有办法说真话。但是在互联网上居然有很多人在那里讲历史的真相、社会的真相，你可以读一些市面上读不到的书，你可以谈论一些普通人没有听说过的话题。互联网就好像忽然撕开了一个幔子，让你看到了真相。（你要注意你看到的只是真相，并不一定透过真相看到了真理。）

但看到真相对于某些人来说是一件很痛苦还很孤独的事情。

就像刚刚教会王传道说他在大学信耶稣信得很孤独，我们也很孤独，不过我们是信自由主义信得很孤独。我们觉得中国这个国家的太多人被蒙蔽得太久了，我们奇怪大部分人居然不知道



1959-1961 这三年期间饿死这么多人的事情？他们不知道林昭这个人，他们也不知道顾准这个人，他们都没听说过。

他们每个人生活着，只想找个工作或找一个好饭碗。对于我们这群当时孤独的人来讲，我们鄙视这大部分人只是具有猪的理想，因为只有猪才会起来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想吃，吃了然后就睡，睡了继续吃。特别在我们那个圈子里面当时非常流行作家王小波一篇文章，叫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他说与其做一个快乐的无知的人，不如做一只痛苦的清醒的猪。这对我们来说几乎就等于我们的自由主义信仰宣言。

我第一次千里迢迢来台州，是来探访我大学的这个自由主义的小伙伴。在我的心中，他是我的朋友、同道。他那个时候在台州的网上论坛（BBS）上非常有名，网名叫“亩产万斤”。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这个人有点“反动”，为什么呢？你知道“亩产万斤”这个名字本身背后是一段沉痛的中国历史——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吹牛说粮食能够“亩产万斤”，结果导致中国后面几年饿死几千万人的深重灾难。那个时候我相信，虽然我们很孤独，但是未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我们的同道。

这就是我当时的生命光景——听过福音，但是不信。那个时候我以为对于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追求自由，莫过于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自由主义是我人生的偶像。

在这之后的几年，我就一边上班，一边在互联网去寻找可能的同道，找到了很多人，也认识了很多。其中有一人就是现在的王怡牧师，不过那个时候他还不信主。那个时候我认识了很多，当时都还年轻、不太有名，今天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在国内都已经非常有名了。他们是著名的作家、学者等等。

王怡那个时候在他们当中是最有名的人之一，他被称之为李慎之先生之后的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当时李慎之的年纪比较大，没过几年他就去世了。当他去世之后，很多人就开始给中国自由主义排座椅，说李慎之以后的接班人应该是朱学勤，朱学勤之后的接班人应该是王怡。这位王怡后来成了牧师，我今天委身的教会是成都秋雨之福教会，而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就是王怡牧师。他比我信主要早一点，他是在 2005 年的时候受洗，当然此前他也慕道有一些年。我慕道比他早，我 2000 年的时候就开始慕道，实际上也不叫慕道，就是听到福音，但是不信。

初尝神恩，开始信主

2004 年我跟我的妻子结婚，2007 年又从北京离开，开始做立人乡村图书馆。

为什么要做乡村图书馆呢？

我认为中国人不了解真相和不热爱自由是因为整个公立学校洗脑教育和谎言的结果，从小就开始把我们教育成只关心房子、车子、好日子。所以我想，如果这样下去，这个国家，再过三百年也不会有希望。

我那时候在北京算是“有为青年”，从名牌大学毕业，在研究所里面工作，被人称之为青年学者，时不时写一些文章发表在报刊上，自己还自大地以为好像做一点事情可以推动这个国家的进步，但是我越来越多地发现，这是一个幻觉。在北京的朋友，我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写文章、一起吃饭、聊天、批评 XX 党，幻想将来有一天民主社会的到来。但是这一切，跟我们真实的内在生命和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批评这



个专制的、独裁的政府及其制度，我们渴望有一个更加自由、民主的社会。可是，这又怎么样呢？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从此就变得更好了吗？

从2000年到2007年，这7年的时间，我看到我那些朋友，就是那些被称之为中国第一流的人，被称之为中国的良心的人，他们的名字被写在书上、报纸上，但是我在现实生活中接触他们，发现他们的孩子一样送到公立学校里面去，而且要送最好的学校。他们一样在饭桌上吃饭的时候，如果服务员倒水稍微慢一点，他们会大声呵斥说：“服务员，怎么搞的！”

我说实话，我觉得，这不是出路，这不是希望。

然后我看到他们，很多人家庭破碎、婚姻破碎、离婚，他们并不比别人更少离婚。他们的婚姻并不比人更加幸福。

我的妻子那个时候提醒我说，你跟你的这些朋友们在北京“互相吹捧、相互启蒙”有什么意义呢？你们说的事情，你们彼此都是知道的，但是你们见到了之后再说一遍，然后相互吹捧一番——你是中国经济学第一人、你是中国政治学第一人……无非彼此吹捧，满足虚荣。有什么意义呢？“多么有为的青年学者”“多么勇敢的人”“多么自由的灵魂”……这些称呼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那个时候，她说了一句狠话，她说：“我宁可回去种地，也不要留在北京”。然后我们就抱着这个决心，去了乡村。请注意，那个时候我还不信主。其实我是不想回去种地的，我同意回到乡村，因为在城市里面互相吹捧，确实挺虚妄的。

然后我们一起就离开北京。因为我想，既然这个社会也是如此，那么我们应该更加老实，去期待更久远的、更加以后的事情。不



要指望中国多少年以后会变好，它好不了。

我当时的想法是，我们就来为还不存在的一个新中国来培养人才吧。

是的，中国将来一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们今天总得干点什么。

于是，2007 年我带着一个新的理想重新出发。

但是实际上，到今天回过头来我才知道，那是出于上帝的安排。就好像上帝曾经呼召亚伯拉罕，出迦勒底的吾珥，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当然我在 2007 年的时候，我没有听到上帝的呼召，我听到的是我的妻子在我旁边这样说，“你不去乡村我就跟你离婚”，我说好吧，那我们就走吧。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是上帝的恩典。

因为离开北京，第二年，我们就信主了。

我们第一站去了湖北，在我的老家，做了第一个乡村图书馆。后来去了河南，在河南做第二个乡村图书馆。

河南跟浙江有点像，信主的人很多。我们住在小镇上，就有很多人信主，有教堂。虽然那个时候我不信，但是我是个慕道友，我已经真的是慕道友了。那个时候，我是基本上要信，但是我心里还是有很多问题。我觉得上帝没有说服我，还是有很多问题。上帝后来藉着一些人、也藉着一些事，让我更多的明白祂。后来祂又藉着一本书，一下子把我说服了。

我记得是在 2008 年 8 月 21 号晚上，大约七点，那天晚上我坐在乡村图书馆的门口，我有一个办公桌，旁边有一个小小的书架，那上面摆了几本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书，我没事的时候就翻一翻。有一本书我以为自己看过，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看过。我那天晚上



就把它翻开从头开始看。我看到第一页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哗的一下眼泪就自己流出来了。

那本书的名字叫做《兄弟相爱撼山河——威伯福斯和他的克拉朋联盟》。那本书的第一页，不是正文，好像是第一章的概要，摘出来几句话，写在第一页上面。大意是说，基督徒不爱世界，不是要逃离这个世界，乃是要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去，为他们的上帝做见证。

我看到这句话，心里就忽然受到很大的打击，我就哭了。那天晚上我就把那本书看完了，哭了很多次。

我后来跟很多朋友分享这本书，他们看了都没哭。但是那天晚上我确实非常感动，因为从那个人身上，就是叫威伯福斯的那个人身上，我看到了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我说主啊，你是真的，我现在承认你是真的，如果你不是真的，那这个人就不可能存在。

所以第二天中午，我就跟我的妻子决志信主了。我信主的过程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我觉得上帝好像特别地恩待我，我在很多的困难上，他都帮助我。我做一个公益机构，最初只有我跟我妻子两个人，做乡村图书馆，后来在湖北、河南、四川、云南、江西、河北，包括浙江等这些地方，我们做了 22 个这样的图书馆。其实那是非常不容易的，我根本不知道人从哪里来，也不知道钱从哪里来。

我没有钱，我也不是一个很擅长募款的人。我也没有什么背景、没什么资源。但是在我做立人乡村图书馆的那些年当中，我们的钱始终是够用的，很奇怪。每年，从一开始一年花几千块钱，后来几万块钱，团队大了以后，一年几十万的开支，都是够用的。



我觉得好像是上帝让我做这个工作，好好做就行了。

后来在 2011 年的时候，我开始创办立人大学，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得到真正的高等教育。做了立人大学以后，很多人吓了一跳，说居然还有人可以办大学。一看这个大学，其实什么固定资产也没有，但是呢，还办得相当有声有色。曾经在《南方周末》就是当时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份报纸上，刊登了一篇关于立人大学的长篇报道，这篇报道被很多其他杂志转载了。《读者》转载的时候，加了一个很煽情的名字：《立人大学：某个时刻超越了北大》。然后很多人觉得很好奇：啊？还有这个大学？超过北京大学？

所以从那一年开始，很多人开始关注我，开始给我各种各样的荣誉。我得到的最好玩的一个荣誉是一个称号，叫“中国魅力五十人”；也因为在教育里面的贡献，我被一个叫作《时尚先生》的杂志，评为年度的教育人物。

从 2011 到 2013 年，我其实是沿着两条线、或者说三条线在发展。我当时并不明白，我后来才知道，无论哪一条线，背后都有上帝在掌管。我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三条线。

第一条线，是立人的教育事业，它确实在一个上升期，影响开始渐渐扩大。它开始赢得民间社会的尊重，开始赢得青年人——中国很多大学里有理想的青年人——很多人都想读我们这所大学。立人图书馆也在全国越办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这是一条线。

但是另外一条线，是从 2010 年开始，尤其是从 2011 年开始，有一个看不见的战争，一个叫“有关部门”的部门，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做了许多打击和阻碍立人发展的事情。我们的一些图书馆和我们的一些活动莫名其妙地被拦阻掉。有一年，当我还在湖北老家的時候，有一个常年作街头举牌活动的老乡叫做孙德胜，



他当时被有关部门弄回老家了，有一天竟然跑到图书馆来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在我们县，我已经是非常敏感的人，县政法委书记是常年要盯着我的，但是我跟他谈话，他说你的‘级别’比我还高”。我就回答他说，但是他们还没找过我啊。到今天为止，没有任何有关部门的人，因为立人大学、立人图书馆来找我，从来没有，这是很奇怪的。我后来才明白，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很奇妙的事情，是我当时不能理解的。这是第二条线。

第三条线，是上帝把我和我家带到了成都。我从2012年11月开始读神学。当时我上课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我将来干什么，我知道我将来要服事主，但是我以为我要在四五十岁的时候，等我把立人大学办得差不多了，把立人图书馆交给别人做了，然后我就要全身心地服事上帝，我以为是这样。

呼召逐步清晰，全职蒙召圣约育人

2013年我们立人在台州有一个分馆，举行开馆仪式，我就到这里来。这个时间点对应的是我呼召逐步清晰的阶段。我已经有一个负担：“我就是教会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当时在教会已经开始一些服事。

到2014年，终于这三条线都清楚了。到2014年，我在6月份已经下定决心不干立人了，因为想全部时间服事上帝的念头越来越强，因为觉得所有这一切都比不过服事上帝有意义。计划2014年底全部交接，可是到9月份的时候，所有的立人图书馆分馆，陆续在一个星期之内被关闭。在全国分布那么广，一个星期被关掉，是不容易的、很难的。然后没过多久，立人大学的团队，或者跟立人大学有关的一些人，包括几位只是曾经参与、当时已



经离开的人，都被抓了，而我却一点事情没有。

我想上帝留我在外面，我就在外面好好地活着来服事祂。

于是我就开始心无旁骛地开始全职服事教会。我也开始在成都参与筹备华西圣约人文学院，致力于为教会、为基督培养经受自由教育 / 博雅教育的人才。

我曾经跟我那些到现在还不信主的朋友分享说，我现在明白了，我天生就是一个“传道人”。为什么呢？我从前就是一个自由主义的“传道人”，我传的是自由主义的“道”，我到处想要让更多的人接受自由主义，我活出来的就是自由主义的“见证”。举个例子，我跟我的妻子当时结婚没有领结婚证，为什么不领呢？因为当时我根本不承认这个政府的权威，我觉得我们结婚还需要政府给我们发证吗？凭什么？我要结婚就结婚啊。那我怎么结婚的呢？我就发了一封邮件，给我的朋友们宣布：我结婚了！你可以想象我曾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当然，现在我的观点跟从前大不一样，我是一个属于教会、蒙召全职传道的人，我传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也应该按照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来生活。

后来我听从牧师的建议，去领结婚证，因为政府合理的权柄也是上帝所赐的，要尊重。可惜我已经领不着了，因为我被当地负责落户的人拦阻，我被变成了一个黑户，没有户口了，自然领不到结婚证了。

一个黑户，在中国生了两个孩子，有一个看起来还非常幸福的家庭，还在办大学，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是的，确实很奇怪！



如果你不认识上帝的话，你会觉得不可能，莫名其妙。其实我也会觉得这样子。我从前做自由主义“传道人”的时候，我以为我这辈子做这个事就挺好，虽然我知道中国没有前途。但是等到我真正信主之后，我更多地认识我们的上帝之后，我才明白——中国是不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片土地上，有没有真正因信基督而在灵魂和生命里面真正得了自由的人。

如果有这样的人，那么无论这块土地有没有民主自由，一定有一个人的肉眼无法看见的、真正自由的国度存在。他们的生活是属于上帝的，是天上另外一个国度在今生今世的见证。这样的人活在这块土地上，不被政治捆绑，不被金钱捆绑，不被地上柴米油盐捆绑，他们的眼睛只是盯在天上，盯在他们所信靠的那一位灵魂的救主耶稣基督身上。

如果有，那么民主不民主有何重要呢？没关系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一个没有自由民主的世界里信主，其实是幸福的，因为你有机会为你所信的耶稣坐牢，你有机会去看到自己生命当中为主所背起的那个真实的十字架。连坐牢也是自由的。

而那些在欧洲、在美国的弟兄姐妹们，可能并没有我们这样的恩典，他们的会堂很漂亮，他们的教堂很古老，可是他们，可能会离福音特别远。

我们这些人有什么？

上帝似乎让我们什么都没有，曾经有的那么一点东西也被拿走了、打碎了。



可是，我们有了耶稣基督，我们还要什么？不要了，这就足够了。

所以感谢主，让我在这里来分享祂在我生命当中奇妙的作为，让我能有机会来叙说祂的恩典和荣耀。

作者简介

李英强，出生于湖北蕲春。2004-2006年，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现居四川德阳。2008年于河南信阳决志，2010年于湖北蕲春受洗。目前在成都秋雨圣约教会全职服事，是教会的长老、传道人。

最喜爱的经文：“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

（《以弗所书》2:6）



从希腊到希伯来 ——我从理性探索到灵性追求的艰难跋涉

/ 夏彦才（87级法学系）

沉迷历史哲学，探讨中国出路

儿时做过很多梦，求学路上也曾多次立志改志，但从没想到我会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1962年生于鄂东南乡村，16岁那年懵懵懂懂考上省城一所大学时我还崇拜毛泽东和周恩来。进入大学后不久，适逢当时校园反思文革，这场反思让我看到了中国政治的不堪。因此大二时，我学的虽是英文专业，却立志要做个学问家，而不同于学习专业知识，也不再热衷政治。我开始博览群书。在研读中西方历史时，我发现中西历史发展轨迹有明显的不同：数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有令人目眩的改朝换代但社会形态一直没有根本改变，而西方社会从古希腊到近代英法德美的历史发展却明显呈现出一种不断向前演进的态势。

我对中西历史发展这种态势的不同很感兴趣，因为随着人们对“文革”的否定，我不禁揣摩着该如何对毛泽东时代以及当时的后毛泽东时代所属的社会形态进行定性：它到底是停滞型的还是演进型的？到毕业时，我吃惊地发现，当代中国社会有停滞型文明的特点。这一认识深深触动了我，也吸引了我，使我下决心毕业后要继续研究这种历史现象，以便为中国社会的病象把脉，



为中国未来社会的进步开出良方。这时，我想做一个思想家，一个用自己的思想推动中国甚至人类社会历史向前演进的思想家。当时我认同的思想路径是：古希腊是演进型文明的精神家园；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思想家是希腊精神的承继者和显扬者；英法社会的历史发展状貌是演进型文明的典型形式；中国社会的停滞是由于它缺少演进型文明所具有的某些精神要素。至于演进型文明的发展动力、具体演进型态的划分及划分的标准，则是我毕业后下一步要探讨的东西。

后来我才知道这属于历史哲学的领域。我当时觉得，这样的思想研究不可能在中国大学里完成。恰好那时我完成了对康德和黑格尔——他们都在希腊精神中找到了家园感——的阅读。这两个思想家都在大学毕业后当了七、八年的家庭教师，并在此期间形成了他们的思想。于是我定意效法他们，想苦心孤诣地走出一条思想者的路来。

于是我82年毕业时放弃了考研，而去到了鄂西北古城襄阳一个山区中学当教师。我制定了一个八年读书计划。走出校园后发现，当时中国学界和思想界很活跃，而且很多人都不约而同地在思考着中西文化不同发展路径的问题。当我在山间读着《走向未来丛书》中的《人心中的历史》和《兴盛与危机——中国古代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这样的历史哲学书时，我有时不禁热泪盈眶。思不孤，必有邻。

毕业后不久，我顺着审视“文革”的思路延伸审视了国际共运史。结果发现了马克思与韩非、李斯的相通之处，也自认为找到了当代中国社会仍然停滞不前的原因和必须改弦更张的路径。关于文明演进的动力、形态和方向，都有了初步的结论。我就这



样像一头闯进了历史哲学草园的牛一样，只顾低头吃草，而日常教学教研我并不特别卖力。

在那山旮旯待到第五年的时候，我的领导和同事对我长期耕耘自留地的做法有些微词。我感到了某种压力，于是决定考研走出那地方。

1987年秋，我来到了北大法学系。学的是国际法专业，但我的兴趣依然在历史哲学领域。那时正值大陆文化研究热潮涌起，北大各种文化讲座让我如鱼得水。我一方面利用北大的图书资源收集历史哲学方面的资料以便将来写出一部历史哲学巨著，另一方面，只要有机会，我就把我过去那些思考的结果作一番表达。

1989年春夏之交，学潮来了。5月4日，我在北大三角地贴出了题为《四项原则，杠杆还是栏杆》的长篇小字报。其时学潮已经涌起，又逢纪念“五四”七十周年。在这篇长文中，我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分析中国宪法序言中所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认定它们是阻碍中国社会向前演进的四道栏杆。这篇当时被广为传抄的小字报算是对我此前那些年思考的一个小结。

就这样，从大二到研究生，我一直在进行那种理性思考，万牛莫挽。“八九”的弹压不仅没有让我停止那种思考，反而使我更加执着，因为那场运动的结局似乎印证了我思考的正确性。那场风波的结局让我痛苦不堪又无可奈何，但我认定，没有人拦得住我继续进行那种理性探索。因此北大毕业后我回到家乡省城一所大学任教的二十年间，我那受伤的心灵也一直试图在希腊精神中找到慰藉，直到我后来与耶稣基督相遇。



儿子患上自闭症，昏暗人生觅出路

我能被上帝寻回归在祂的名下，完全出于主的大能和大爱。

2000年，在走出校园在社会上漂流了几年后，我在湘中地区买了一处山间房产，想在那里静心把我思考了多年的东西写出来，书名为《文明论》。提纲早已烂熟于心，绪论也很快写了出来。正当我潜心写书的时候，我儿子出世了。事实证明，我儿子的出世把我半生的计划完全打乱了。

儿子出生几个月后，家人提醒我，要为儿子着想了，不能埋头写作了。没办法，我只好联系我此前离开了数年的武汉那所大学。恰好那时学校合并需要引进人才，于是，2001年我又回到了高校。

回武汉不久，当时两岁多的儿子开始出现异常：经常独自转圈，语言消失，原本超强的记忆力明显减退。后来才知道，这病叫自闭症。开始时，我们对这病一无所知，周围的医生也不能有效拿脉开方。我不知所措。

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虽然对我来说，神的起头甚是艰难。

在我们为了儿子病得医治而四处求医问药的时候，一位基督徒通过网络把福音传给了我们。妻子先信了，但我没那么容易。在那以前，我对基督教的态度是不敌挡，但也难接受。我并没有专门研究过基督教，我的藏书里还没有一本《圣经》。文化热时，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对学人影响不小，但我那时也只是从理性的角度看待基督新教在促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方面的某种积极作用。在我的《文明论》体系中，我所崇尚的希腊精神要素如协商民主、自由、法治等要素是一个独立的精神源头。按我那时的历史观察，在基督教兴起以前，这个源头已



经存在，而且，当基督教成为西欧社会的主流信仰时，希腊精神似乎被压抑着。希伯来精神对希腊精神的这种压抑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发端时才告缓解。而我那时的结论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向前演进的东西同时又能维护特定历史形态相对稳定的东西是希腊精神要素而不是其他的东西。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在西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这种紧张让我常常对基督教敬而远之。

那位传福音给妻子的姊妹第一次在网上与我交流时，我本着人本主义立场从理性的角度跟她辩论了好几个小时。

但妻子信主后的某种变化让我渐渐对基督信仰刮目相看，她信主后不久就有了喜乐。自从儿子患自闭症后，我们家长期是没有笑声，我们脸上也难有笑容的。妻子的笑颜不是强装的，这让我有点震撼，因此我开始了解一下这信仰。

于是我再次与那位姊妹网聊。这次我耐心地听她讲了比较全备的福音。从此我开始网上听道，也开始读《圣经》，进教堂。

在这个过程中，上帝继续在我家显出了祂荣耀的作为。

2009年年底，我家面临一个极其艰难的处境：长期看顾我儿子的岳父岳母要回家了，他们太累了。

平时，我们四个人围着小子转一天下来都很累，现在老人离开，我们夫妻俩是无法应付局面的。

我把我家的这难处告诉了那位基督徒网友。她建议我们让老人走，并把这事交托上帝。她说上帝会掌控这局面的。

老人走后的那个傍晚，我第一次无助地来到我还不认识的耶稣面前，求祂保守我儿子能够安静度过那个晚上。



感谢上帝，祂听了我的那个祷告。那天晚上，我儿子安静得出奇。这让我又一次感到震撼，也让我看到了我家走出困境的希望。这次经历某种程度上让我越过了一些理性的藩篱而开始直面一个听人祷告、救人急难的耶稣基督。

从那以后，我决定尝试跟着耶稣走。

我开始如饥似渴地读经、听道。有时网上听道通宵达旦。

2010年6月21日，在一次家庭教会的聚会上，一首诗歌的几句歌词大大感动了我：“天父等待，浪子悔改，迷路的人啦，快回来！天国近了，日期满了，亲爱的朋友快悔改。”我当时像触了电一样被这歌词所表达的信息抓住。我认识到，过去几十年不认识神的时候我自以为凭自己的理性探索能够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却在诸多事情上肆意犯罪得罪神而不自知。当我这个长期流荡在人的理性旷野的精神浪子被带到圣洁公义上帝面前时，我根本站立不住。我不禁伏地痛哭，达半小时之久，求主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约翰福音》1:4）当这生命之光照进我里面并驱散我里面一切的黑暗时，我立时成了一个新造的人。

我和妻子都归信了以后，我们的家就渐渐被基督的恩光照亮，我们一家人的生活从此也完全被翻转。我个人的性情也变了：不再孤僻，不再愤懑，而可以笑对周围的人，并乐于与同事同行分享基督。

此后，我们不仅能自己带孩子，而且可以靠着主加给的力量开始在工作之余带着孩子在教会里服事。我的同事们因看到我归



主后的变化就陆续有来到我家了解基督信仰的，后来我开始带人查经。从 2013 年到 2016 年，这个校园查经班先后吸引了武汉地区三十多位我的同事同行查考神的话语。

打破几十年视若珍宝的价值观

随着我归主后对基督信仰真理认识的不断加深，我渐渐意识到了我所领受的基督信仰启示性真理与我过去三十多年所探索的所谓“实证性真理”之间的一系列紧张关系。

首先，从路向上说，一个启示的是天路，一个探索的是地路。

《圣经》告诉我们，地上人的生命原本从天而来；人堕落后神人隔绝，但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地上罪人因信靠耶稣而罪得赦免，并再次获得从基督而来的属天生命。耶稣再临时，地上所有属神的人都会向天而去，并最终会在旧有天地废去之后在新天新地与神同住直到永远。这是一条天路，一条对于神的儿女们来说充满盼望的天路。

而我过去几十年所探索的世界各主要民族文明的演进之路则始终着眼于对地上不同文明的起点进行考察，对它们的演进过程进行分析，对它们已经达到的或最终应该进入的理想社会形态进行揭示或憧憬。停滞型文明的停滞是地上的停滞，演进型文明的演进也是地上的演进。这种历史哲学的思考只能为已知的人类历史做出某种解释或为现实社会寻找某种有限的历史安顿，而无法为人类提供超世的指引或盼望。

这种天路与地路的划分其实早在四世纪大神学家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中就有揭示，阳光下并没有新鲜事。只是不信的学

人在研究历史哲学时尽管绕不过奥古斯丁，却多半会对他所揭示的“天城”嗤之以鼻。我原来就是这种人。

其次，从主导人类历史的力量上说，一个启示的是上帝掌权，一个宣示的是人掌权。

《圣经》告诉我们，history（历史）原是 His story（祂的故事），即主宰万有的“上帝的故事”。耶稣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启示录》22:13）。“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但以理书》4:25b）。世间万有包括人类历史都本于上帝、倚靠上帝并归于上帝（参见《罗马书》11:36）。《圣经》关于末世的信息告诉我们，在人类历史及其背景最终都消失以后，“上帝的故事”依然不会完结，而会在神人和睦同居的天城继续演绎，直到永永远远。这一点是不信的历史哲学研究者们永远无法参透的。

而在我原来构思的《文明论》体系中，完全没有上帝的位置，“history”完全是人的领域。穴居的初民是人，遨游太空的宇航员也是人。民族国家作为人的集合体从实然有缺陷的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演进，然后终结于理想的自由民主时代，这就是我想为中国社会开的药方。至于人从何处来，最终往何处去，对不起，那不是历史哲学的研究课题。

再次，从人的性质及其作用上说，一个启示的是所有人都是有罪的，因此任何人都靠不住；而另一个则认定，多数人的统治比少数人和个别人的统治更可靠。

我在接受福音的过程中有一个悔罪的时期。我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也愿意在上帝面前忏悔已罪。在这个过程中我已经认识到我过去几十年一直信奉的自由民主信条在《圣经》真理面前似乎



站立不住。就“民主”来说，既然每个人都是有罪的，那么民主原则所强调的多数人治理模式就有问题，因为多数人不过是众多罪人的集合，因此他们的决定也完全可能受他们罪性的缠扰和牵引。按民主原则议事决事的话，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会回到埃及；彼拉多审判耶稣时，正是因他听到了多数人的喊声才决定钉耶稣于十字架。就“自由”来说，圣经所启示的自由指的是人在耶稣基督里得以免于罪辖制的恩典，而世俗自由主义理论所认同的“自由”则多指人的法定权利或自主自决能力。当这样的法定权利和自主自决能力不断拓宽范围时，基督徒们会愕然发现，享有这样“自由”的人不仅没有摆脱罪的辖制，而且落入了更多罪孽的辖制。

我过去历史哲学理论学体系是建基于民主自由这个核心价值的。这个基础一摇动，我的整个历史哲学大厦就立不住啦。

其次，从人类不同历史时代的划分上说，20世纪《圣经》时代论者所划定的乐园时代、良心时代、应许时代、律法时代、恩典时代和最后的国度时代与我信主前长时间绞尽脑汁思考这问题后所作的诸时代划分有天壤之别。

我信主后首次看到时代论者的文字时，不禁眼前一亮。此前我曾长期被社会形态划分这个问题所困扰。我对历史哲学的兴趣原于大二时的这样一个困惑：“社会主义”的中国怎么比“资本主义”的欧美还显得落后而又与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如此雷同？我当时就认定马克思关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划分有问题，但又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后来我尝试着按照一个社会政治权力的来源和组成结构的不同把自古至今的人类历史形态划分为神权社会、君权社

会和民权社会。但当我这样划分时，我遇到了两个无法解释的问题：曾经是古代世界典型的民主的雅典城邦竟然被专制的斯巴达征服，而此后的希腊社会又不知道陷入了何种社会形态模式；已经民主的欧美社会也有它们自身的问题，因此如果如福山所说，自由民主社会是人类历史的终结的话，那么人类历史的终结处显然并不理想。而《圣经》所启示的人类失乐园之前和复乐园之后的光景都是神人和睦同居的圣域。而应许时代、律法时代和恩典时代则是上帝为堕落后的人类预备救恩和施行救恩的时代。我们因此知道人从何处来，现在正位于何处，将来要往何处去。而在这整个过程中，上帝都在做王掌权。哈利路亚！

最后，从个体和群体在历史中的作用上说，一个启示的是圣徒及由圣徒组成的教会成为道成肉身见证的使命与使命感，一个寻求的则是个体的自我实现和群体的自治。

《圣经》告诉我们，神在永恒中的计划是要得着一批人并最终把这些人的模塑成祂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这些将来的天城居民在赴天国筵席之前必须先走在一条渐渐摒弃旧我而填充基督的成圣路上。他们在世上时要成为世上的光和盐，要在人前人中活出基督的性情，从而成为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而以前我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所强调的则是个人在社会中的充分自我实现和群体的充分自治。灵眼看来，个人的自我实现不仅意味对个人老我的维护，而且意味着老我的尽可能扩张和放大。基督徒的成圣过程是一个赦罪除罪弃罪的过程，而自由主义者的自我实现过程则本质上是一个护罪养罪任罪的过程。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因此放任的自由主义者是与天国无缘的。

二者之间存在着如此根本的紧张，我怎能兼得呢？最初意识



到这种紧张的那两年，我是很痛苦的。毕竟那些世俗的思考我为之辛苦了几十年，也珍视了几十年。但感谢主，后来渐蒙圣灵光照，我要珍视金玉宝石的东西了。现在我已完全放弃我那打了二十多年腹稿且写了绪论的《文明论》。曾经想写完后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宝贝”，我现已弃如敝屣。保罗说，我曾经看为于我有益的东西，现在因基督都看为有损的（参《腓立比书》3:7-8）。阿们！一切的草木禾秸在见火之前就尽都丢弃了吧，现在与今后要竭力靠主建造金玉宝石的工程。

作者简介

夏彦才，出生于湖北浠水。1987-1990 在北大法学系国际法专业念硕士。现居美国，在密苏里州一华人团契服事。

最喜爱的经文：“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书》2:9）

人生优化模型的唯一解

/ 金焰（85 级数学系）

我和太太于 1999 年搬到美国新泽西州，在那里遇到一对非常热情的夫妇。后来他们成了我们的邻居，随即知道他们是当地一间华人教会的执事。你肯定可以猜到，如果一对基督徒夫妇帮了你，他们一定会拉着你去教会的。

我们从 1999 年开始参加主日崇拜。两年后我太太受洗信主了，而我自己却一直等到 2009 年才受洗。在我未受洗的这 10 年里，周围的弟兄姐妹都想拉我一把。他们带我去福音布道会、找人与我谈心、讲见证，但效果不大。讲得好听点，我与他们探讨人生哲理；讲得严重点，我与他们争论信仰。

那时候姐妹们和师母见到我，常说“你就是朱莉（Julie）的先生啊，我们在为你祷告。”周围的弟兄们见给我传福音的效果不大，就带我去见牧师。

有一次我和一位牧师交谈，这位牧师话语不多，总是在静静地听。我讲到我自己的处世哲学。我说我学过运筹学（operations research），所以我做事总是先建一个优化模型，决定目标函数是什么，有哪些限制，然后算一把，找一个最佳解。我讲完后，那位牧师看着我轻轻地说：“你们这些人原来是这么想问题的。”



我当时就愣了一下，心想我的方法多科学啊，你不这么做，根据定义，你的方式就不是最优的，难怪你当了牧师。

求上帝怜悯，我当时是多么高傲，看不清自己的罪，不认识上帝。信主以后，回头再看我自己的所谓优化模型，就发现其中有很大的问题。

下面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是如何信主，成为一个基督徒的。

从讨论到相信

由于成长背景，开始接触基督教的时候，我总是想通过理性的思维来认识、了解这位永恒全能的上帝。结果经历了十年才真正认识了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懂得了永恒生命的意义，找到了通向永恒生命的道路，获得了心灵的平安喜乐和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准则（真理）。

信主以前，我愿意用自己有限的思维和知识，再加上自以为是的骄傲，和别人争论基督信仰。曾经，去一个校园很美的大学参加教会的退修会，我们那位很热心的邻居特意找了几位弟兄陪我在校园散步，讲解福音，告诉我他们的见证。结果，因为我“擅于讨论的个性”，兄弟们向她反馈我顽固不化。到了退修会的最后一天，这位姐妹把黄小石长老请出来和我一起吃早饭。记得黄长老没有讲太多的大道理，但他问我到底对我们谈论的这位上帝有多少了解。

这句话促使我自我反省：我连这位上帝到底是谁，有哪些属性都不知道，就凭着世俗的观点和认知去否定、去争论，这不是很荒唐吗？！于是我开始认真读《圣经》，通过上帝的话语来认识、



了解这位真实、大能的上帝。

从理性思维的角度，我们都想知道生命的起源和归宿，想揭示人体的奥妙；希望探索 and 发现自然规律，希望能解释宇宙为何如此奇妙、壮观。在精神层面，我们会问“人从哪来，要到哪去”，我们会思考究竟是谁在掌控人生的命运，会寻求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经过多年的苦苦挣扎，再通过读经认识了《圣经》里讲的上帝，我问自己为什么不能承认依靠人类的有限思维是不可能找到上面那些问题的答案的。换句话说，答案一直都在，我们有必要相信存在着一位创造并掌管世界，有着无限权柄的上帝，就如《圣经》里描述的那样。

这听起来似乎不太符合我们人类的逻辑思维和科学精神。

实际上，当对《圣经》和科学有正确的理解和认识后，科学的事实与《圣经》的描述是没有抵触的。但是科学不等于真理，上帝的话才是真理；科学是建立在某些假设或公理之上，而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科学是可以用人逻辑思维来证实的，而真理只有通过相信才能被理解；我们有限的思想只能认识到真理内在的一致性。当我们愿意承认、相信有这样一位上帝，并渴慕祂的话语，我们回头再看这个世界，一切就会变得那么清晰明了。

比如，我们读了《圣经》就会明白为什么伊斯兰教和世界其他的民族，特别是以色列人，很难和平共处；为什么这个世界不是变得更美好，而是更堕落，而且天灾人祸会越来越多；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够圣洁，甚至做不到我们自己想要做的等等。当用《圣经》来衡量、看待这个世界，我们就会放弃世俗观念，看到上帝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是如何展现祂自己的。我想这就是奥古斯丁所



说的要“相信在先，明白在后”的道理吧。

信仰是不可能通过人的逻辑推理来得到的，这是因为我们所信的上帝是自有永有的（参《出埃及记》3:14）。“自有永有”的意思是我们的上帝自己独立存在、永远存在、至高无上，具有一切权柄。我们的上帝创造宇宙、掌管世界，所以相信上帝需要我们理智上的跳跃，我们只能用有限的思维去渐进地理解这位无穷无尽的上帝。当我们定睛于上帝，寻求永恒的生命，我们就自然地会做出信的抉择，并展现信心的行动。

亲历信仰的真实

那怎么知道我们信的上帝是真实的呢？

上帝通过宇宙和自然界向我们显示了祂的伟大和权柄，也通过《圣经》让我们来认识和了解祂。正如《罗马书》1章20节所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我曾看过一部叫*God's Not Dead*（《上帝未死》）的电影，其中一个法官要一位牧师证明上帝是真实的。牧师问法庭里的人，为什么现在是公元2016年？因为耶稣是公元零年出生的。耶稣的事迹是不可置疑的。大家知道伊斯兰教、佛教和犹太教都承认耶稣是先知，但不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有位牧师去黎巴嫩讲道，当地人警告他不能讲耶稣的神性，否则会有一连串的子弹打过来。这位牧师很有智慧，他在讲道时用了一个比喻，他说一对年青男女谈恋爱，这位男士总是写情书，寄鲜花和巧克力给女士，但是自己从来不出现在女士的面前，这样的爱不可能是真爱。



上帝的真实性还可以从基督信仰对人生命的影响和改变，来得到证实。

在我自己认识主的道路上，周围弟兄姐妹在生命上的改变对我是极大的鼓舞。在教会里，我们认识了几个家庭，大家的孩子都是女儿，年龄也差不多。于是我们建立一个“真爱小组”团契，在持续几年的时间里，我们每月聚会一次，从学习《真爱人生》并践行在日常生活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在大人还是孩子们的身上都可以看到上帝所做的工：孩子们在12岁都受洗归主，大人的灵命都有了成长，每个人都在教会参与服事，积极为主做工。

我家在明尼苏达州，一到夏天我喜欢到湖上paddleboarding（站在一个浮板上单桨划水）。2020年劳动节的前一周，学校已经开学，湖上没有了往日的喧闹，只有平静的湖水和悠闲的鸳鸯。那天天气很好，我拉着我家的小狗往码头走，可是小狗扭头说什么也不去，甚至把套在脖子上的套子也挣脱了。我重新套上，硬拉着小狗来到岸边，把它放在浮板的前面，自己不穿救生衣（懒惰的原因）就到了湖上。划着划着我突然意识到，由于起了风我已经划到了湖中心（大约70多英尺深，到岸边至少有几百米）。这时一个浪打过来，我和小狗被掀翻到水里。我在这个湖里单桨划水了多年，这是第一次掉到水里。在水里当我用尽全力还是没能抓到浮板的时候，风越来越大，我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后悔没有穿救生衣。

这时我脑海里闪过的念头是向上帝祷告，寻求祂的帮助。我放弃去抓浮板，转身尽力踩水，不往下沉，小狗也在旁边挣扎。就在这时，我看到一条船向我开来，老远在喊，问我是否需要帮助。等我上了他们的船已经是筋疲力尽，通过聊天才知道，救我的这



个人是从加州过来利用长周末来看他奶奶的，当天约了几个朋友来游湖，看见我和小狗掉到水里。我回到家和太太讲了这件事，要是那个人不从加州来看他奶奶，后果就不堪设想了。记得我太太连说了好几遍，是上帝派天使救了我。

靠自己做不到

我们这些 20 世纪 90 年代初来到美国的学子，心里多多少少有些个人的骄傲。在这三十多年社会的发展与世界的变迁中，在时光流逝的更迭中，我们看到自己是多么渺小，人性是多么丑陋，我们所能做的是多么有限。很多情况下我们就连自己想做、该做的都做不到。

我自己做全球市场投资、交易有 20 多年了。投资要有策略，但更重要的是要坚持按策略做。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因为我们不自觉地会自以为是，主观改变既定策略。投资中坚持策略已经很难了，更何况，人要在生命中按照真理而行。举个例子：我们在炒股的时候一定经历过在高点买进和在低点卖出，其实这反映了人的贪婪（高点的时候）和恐惧（低点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无论你的背景如何，在投资的时候都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因为贪婪和恐惧是人的本性。据研究表明人的意识只占 10%，而无意识占了 90%，无意识就像隐藏在水下的暗礁。意识是人智力和理性的那部分；无意识是冲动，是与生俱来的习气。当内在意识和无意识发生冲突的时候，经常是无意识占上风。意识可以做出一个决定，但这个决定的背后却没有力量的支持。人是不完美的，不可能完全战胜、超越自己。

保罗在《罗马书》7 章 18 至 20 节中讲到：“我也知道在我里头，

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神学家给“罪”的定义是“罪是任何与神的旨意不符的行动（act），想法（thought）或状态（state）”。罪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犯了罪（sin of commission），这是违反了上帝的诫命，做了《圣经》所不允许的；亚当夏娃在伊甸园没有听从上帝的命令，吃了上帝不让他们吃的禁果，从此罪就进入了人类的生活中。反思一下，我们实际上从小就有一颗不顺从权威（例如长辈、老师、领导等）的心。另一种是没做的罪（sin of omission），这是没有去做上帝要我们去做的事。

罪（sin）不同于错误（mistake）。错误是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来改正的，而罪是我们无法靠自身克服的，无法自我赎罪的。靠我们自己达不到上帝对我们的要求；靠我们自己也无法彻底摆脱罪的捆绑。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参《约翰一书》2:2）。

然而，我们都想要得到永生，怎么办？《约翰福音》17章3节告诉我们：“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从与上帝隔绝，到与上帝重新和好，到与上帝相交，靠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是因信称义。信了主以后，圣灵就进驻到每一个基督徒里面，我们就可以靠着上帝改掉我们的旧习、恶习，活出新的生命，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在生命中见证并荣耀上帝。

我去教会未受洗的前10年，从不认识上帝、与人争辩，到逐



渐从《圣经》里认识、了解上帝，可以说在理性认知上准备好接受福音了，但让我决定受洗的最大动力是我从工作、生活中看到自己的罪，虽然内心想摆脱这些罪，但发现自己做不到，就像保罗所说的“我真苦啊”（《罗马书》7:24a）。读了《圣经》后，我知道当我们成为基督徒后，圣灵会在我们心里做工，让我们为主做好的见证。

在我女儿5岁时，每个周末我都带她去中文学校学习珠心算。有一个周六上午，在去上课前，我和她一起做作业，练习在算盘上做加减法，由于数目比较大，平常也不练，结果总是做不对。于是，我失去耐心，甚至开始大吼大叫。这时我女儿哭着站起来说：“老爸，我是个小孩，你是成年人，是数学博士，你不能这样要求我。”我听了后，内心深为震动，眼泪差点掉下来。是啊，女儿讲得一点也不错。我赶紧改变态度，并哄她说下午上完课带她去吃冰激凌。然而下周又到了课前临阵磨枪的时候，我忍不住依然是老样子。这让我深思，我爱女儿的心是无可置疑的，而且理论上也知道应该如何做，可是为什么做不到，而且一次次做错呢？当然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自己的“恶习”也不一样，但是共同点是靠我们自己无法走出这些“罪”。

当我信主以后，经常求主怜悯、改正我。我虽然做得还不够好，但相信在主的指引下，在各方面都有了不断的改进。

让永恒之光来引领

我们的一生都在做抉择，然而仔细想一下，我们做决定的依据是什么？是自己的人生经验，父母老师的教诲，周围朋友的建议，所处文化的熏陶，还是社会舆论的影响？难道这些都是那么



得可靠、可信吗？在做选择的时候，我们大脑中会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否正确，对以后要走的道路是否有帮助？这些都是需要深思的。要是能有一盏指路明灯，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那该有多好！

《约翰福音》8章12节说：“我（耶稣）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说祂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参《约翰福音》14:6），跟着祂走就不会偏离走向永生的道路。《民数记》中记载，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耶和華神白天用云柱引导他们，黑夜用火柱照亮他们当行的路；耶和華神的云彩遮盖法柜的帐幕，云彩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云彩在哪里停住，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安营。当我们相信有这么一位创造宇宙万物、掌管我们生命的真神，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就有了指路明灯。上帝的话会照亮我们的路程，指引我们的脚步，使我们不致跌倒。我们要把信心放在上帝的带领上，而不是跟着感觉走。

每当我回想自己走过的道路，从上北大读数学，到美国拿了数学博士后又去商学院读博士，然后去华尔街做投资工作，在没信主前觉得这都是自己努力的结果和好的运气；直到后来信主，才看到这里都有上帝的看顾和带领，也有上帝在我身上要做的工。

我1998年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毕业后加入了高盛，开始做全球投资；其间离开投行加入过对冲基金，后来又回到澳大利亚投行麦格理管理全球宏观自营业务。2014年我有机会到国内商学院讲课，开始动心回国创业。这可是个艰难的抉择，因为家人都在美国，自己也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也会想到创业的艰辛。但是我心里有这个冲动，也有回国传福音的想法。我在教會的慕



道友班里学习了 10 年才受洗，问过了各种深浅不一的问题，经历了数不清的辩论。因为有了这个经历，我想这是上帝给了我传福音的必备吧。经过多次祷告，这个声音依然清晰，于是我在 2015 年开始回国做投资。

随后的这些年，虽然创业的道路坎坷不平，远超我的想象，但我相信我回国有上帝的带领。特别是当我在中国服事过的两家在不同城市的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告诉我，是上帝带我来到了他（她）们中间，这让我忘掉了回国后经历的一切艰难，让我渴望和上帝建立更亲密的关系，能够成为祂合用的器皿。

回想我未信主之前提到的人生优化模型，实在是人不认识神的妄念。如果我们的目标与耶稣指给我们的道路是不相符的，无论怎样优化也是无解的。《民数记》22 章讲到，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下到约旦河东摩押平原，摩押王看到这么多以色列人，心里非常害怕，于是派人去请先知巴兰来诅咒他们。上帝就派天使拦阻巴兰。巴兰的驴三次看到天使横刀站立在前面，于是三次不往前走，并把巴兰的脚挤伤。巴兰三次鞭打驴，赶驴往前走。驴就开口对巴兰说你也不想一想我为什么这么做。这时巴兰才看到天使，明白上帝让他做什么，不是去诅咒以色列人而是去祝福他们。如果我们的目标不是上帝要我们做的，我们再努力也是徒劳无功，甚至会误入歧途。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目标符合《圣经》的原则，但我们却靠自己的聪明，按自己的方法去做，我们就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挫折。《列王纪上》13 章讲到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太去到伯特利，在那里向耶罗波安王显示耶和華神的大能。耶和華嘱咐这位神人在伯特利办完事后，不可在那里吃饭喝水，也不可

从他去的道原路返回。这位神人到了伯特利，按神的话行了神迹，把耶罗波安王的手从枯干复原回来，但他在回去的路上却放松了警觉，听了一个老先知的的话，到老先知在伯特利的家中吃饭喝水，忘记了上帝的嘱咐。结果这位神人在回犹大的路上被狮子给咬死了。当有了正确的目标后，我们应该求上帝的带领，依靠上帝来实现目标。

我记得有一位牧师在讲道中提到如何才能知道我们走的路是不是上帝的带领。他说一个方法是，如果这条路是上帝让你走的，祂就会带领你，或者帮你移开你道路上的拦路石，或者让你有力量有智慧来应对拦阻。《箴言》3章5至6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自己回国创业的经历多次告诉我，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参《马太福音》6:33），积极主动在教会服事、传福音，一切事上就都会有上帝亲自开路、带领。

尾声

我们人生优化模型的目标应该是荣耀上帝并以上帝为乐（《威斯敏斯德小要理问答》第一条“人生的目的”），同时我们要见证上帝，不受属世的思潮和行为的影响。《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模型的唯一解是认耶稣为生命的救主，跟随耶稣，因为祂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作者简介

金焰，出生于北京，1985 年北京大学数学系本科，1989 年数学系硕士。现居明尼苏达州。2009 年 10 月在明尼苏达州双城西区基督教会受洗，参与当地教会事工，传福音，带领小组查经、证道。

最喜爱的经文：“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诗篇》119:105）



走向信仰，我经历了三种“舍弃”

/ 周元圣（11级物理系）

2015年本科毕业之后我到美国读生物学博士，2016年初接触基督教，一年后受洗。从那时开始，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开始相继“崩溃”。

相信祂，舍弃三观

1. 世界观

通过教会的小组查经，我开始了解到《圣经》里面的创造论和耶稣的死而复活。创造论和死人复活这些违反科学的说法起初让我觉得无法接受。初中课本不是学过白蛾子因空气污染进化成黑蛾子吗？地雀不是因为环境变化进化成好多种类吗？难道进化论能有错？人死了怎么可能复生呢？一系列疑问困扰着我，冲击着我的世界观。虽然我愿意去了解基督教，但这些问题像一道跨不过去的坎横在我心里。不过我转念想了想，基督教流传至今，《圣经》经久不衰，不太可能只是虚构，于是我决定看看信基督的大科学家们是怎么想的。

首先我找到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关于信仰的科学证据的演讲，他也是人类



基因组计划的领导者。他认为关于宇宙、生命起源，以及人类道德起源的证据，都指向一位人格化的上帝，这真是醍醐灌顶！在无神论的环境生活了二十多年从没想过这种问题：看惯了存在，从不思索宇宙的始终；接受了进化论，从不惊叹生命的奇妙；从小被各种知识文化填充，从未探查过内心的本性……之后我开始自己思考这些问题，宇宙大爆炸的奇点是从何来？基因突变只是在原基因上做改动，那么每个物种的原始基因库又是怎么来的？人类的正义感、恻隐之心、贪婪、谎言，这些可能从进化产生吗？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我逐渐开始相信一位人格化上帝存在的合理性。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能科学解释宗教吗？能用逻辑理解上帝吗？后来我有了答案：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理解不了无限的上帝，正如程序员编写的软件理解不了程序员，人也理解不了造物主上帝。我们只能通过神的启示认识上帝：科学就是自下而上地探索上帝的普遍启示——自然；信仰就是自上而下地领受上帝的特殊启示——《圣经》。

2. 人生观

我现在为什么在美国？我今生的意义是什么？如果再让我出生一次，我的人生或许会是这样：“出生于一个富裕的企业家族，我大学毕业就掌管了家族事业。为了提高财富和声望，我不得不整日劳累奔波；但由于缺乏经商的头脑和激情，屡屡赔本。大半辈子过去了，始终不想放弃。突然有一天，一个意外让我无法再经商；我开始停下来，反思我过去的生活，关注周围的人和事；当我不再与人攀比，不再讨价还价，不再忙碌，发现生活原来可以很美好，像夕阳一样美好……可当我想重新尝试去做那些被我忽视的事的时候，已经太晚了。”这是我2017年参加的一次真人



人生模拟游戏中的一个场景。

我现在为什么在美国？为什么我从中国农村，到中国首都，再到美国农村？如果父母事业再顺一点，哥哥成绩再差一点；如果中考分数再高一点，高考分数再低一点；如果本科物理学得再好一点，科研运气再坏一点，我就不会来美国。

我现在为什么在美国？我只是宇宙时空中随机碰撞产生、又漫无目的分解的一堆粒子，或是我的生命中有造物主的特殊旨意？当我深信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替我们赎罪并从死里复活，并且愿意接受耶稣成为我生命的主之后，我就知道了这些问题的答案。

我相信，我现在在美国、在现在的学校、做现在的研究、能够认识上帝，都是上帝创世以前就已经命定的，充满着上帝的祝福，也被赋予着神圣的使命。那么我与其他人有什么不同呢？现在我明白，在神的恩典中，每个信徒都有不同的恩赐，正如一个身体有不同的肢体（参《哥林多前书》12:12），都是照着上帝的旨意为上帝所用。上帝用祂看不见的手引导我们成为理性的科学家、感性的艺术家、精明的领导者、熟练的操作员、全职的员工、全时间的传道人，等等。每个人的一生都不一样，但是人生的终极意义只有一个，就是荣耀神。

3. 价值观

2018年的圣诞节，常年阳光明媚的加州圣地亚哥阴雨绵绵，回顾过去一年，我常常抓住许多事不放手，因各样的事情烦恼忧虑：科研上的坎坷，感情上的起伏，未来道路的迷茫，独处时莫名的空虚……这一切都源于放不下自我。有时候会有自怜，觉得自己处境更糟一点是不是会得到周围人更多的爱；有时候会有自



恋,用自己的才华去吸引大家的关注;有时候会努力去爱周围的人,希望得到对方的回应;而有时候,仅仅是想用爱来显示自己的价值和存在感……我总是在努力寻求这个世界的肯定、尊重和爱;努力地满足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欲望,满足自己的虚荣、情欲和骄傲。这种爱世界的价值观真的能让我有价值吗?到底什么才是最有价值的?

当我科研做出成果时会欣喜万分,但当我看到人心灵的空虚、迷茫和挣扎,看到失色的眼神、无奈的笑容、违心的话语,看到精心编排的朋友圈,看到人与人之间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千里的距离,看到许多人苦苦寻求真理却寻不到、内心的需求永不得满足……每当我看到这些,就会感到痛心,并且深刻地感受到我生命的价值:拯救灵魂。这比发现科学真理更让我心动。

可是,靠着我自己真的行不出来,每当我想要去单纯地爱人的时候,我的肉体就会来阻拦我,让我优先满足自己的需求。但是感谢主,有耶稣基督在我里面,就可以战胜肉体的一切情欲了,因为“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拉太书》2:20a)。耶稣基督是上帝赐给世人最宝贵的礼物,我再也不要舍本逐末,活在基督外面,去追求世界上转瞬即逝的情欲了;而要如同保罗那样:“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腓立比书》3:8)。

服事祂, 舍弃前程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约翰福音》21:15



曾经我的目标是成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但是当我开始服事上帝的时候，就发现我真正的热情并不在科学研究上。虽然我将越来越多的时间精力用在《圣经》学习和教会服事上，却能够在极少的时间内做出很好的科研成果。不过我心里很清楚，这不是因为我有多聪明，而是上帝对我的特殊恩典和祝福，让我不断地学习操练以信心先寻求祂的国和祂的义。我慢慢感受到上帝对我未来的道路有其他的安排。

在过去四年的团契生活中，我的属灵生命不断地成长。一方面，我对上帝话语的渴慕越来越强，每周的聚会不能满足我的胃口，便自己去阅读各样的属灵书籍，听网上的神学课。另一方面，随着对神认识的增加，我服事的意愿和能力也在逐渐增长：从给身边的朋友分享福音到网络护教；从带领小组查经、敬拜、祷告会，到主日分享上帝的话语；从一对一的关怀辅导到小组的门徒培训……所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但是对上帝的经历和认识也越来越深。这些年的科研和服事经历让我更多地从神国的角度来思考工作的意义：一个人所能做的贡献，其实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被他人替代的，除了用生命去影响另一个人的生命；不仅是因为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独特的，更是因为一个生命的转变在神国里具有永恒的价值（参《路加福音》15:7）。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神对我自己的特殊呼召：不是在科学上荣耀上帝，也不是在职场上见证基督，而是用全时间去传扬福音，培养门徒。

虽然我已经确信将来要全职服事上帝，可是还没有确定什么时候开始到神学院装备，直到神藉着《圣经》经文向我说话。2019年12月美东华人差传大会前夕，在查考《腓立比书》的时候，保罗为主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的榜样（参《腓立比书》3:8）深深触动了我的心。在美东华人差传大会结束的最后



一个晚上，我许下了一个新年愿望：为了基督，甘心受苦（参《腓立比书》3:10）。

2020 年的上半年，上帝藉着许多的经历向我显明祂的心意：美东华人差传大会和基甸 300 营会的经历，让我认识到校园禾场工人的缺乏，为数不多的学生同工也急需牧养和装备；看到许多学生在疫情期间出现精神问题甚至是陷入抑郁，这成为我心里面越来越重的负担；同远方和身边的弟兄的交流与共处，让我认识到生命的分享和见证能够深刻地影响一个人；在许多不同场合听到上帝的仆人使女们蒙召和服事的见证，让我看到神的大能和信实……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仔细数算这些年来上帝对我的恩典，思想祂放在我心中的负担和感动，我决定不再耽误了，毕业之后就接受神学装备全时间服事上帝！

2020 年的春节，武汉的新冠肺炎让这个新年增添些恐惧的色彩。我通过视频将我博士毕业之后全时间读神学的想法告诉了家人，结果引发了强烈的冲突。但是感谢上帝，这一年多来，我看到家人的改变。如今妈妈为我走全职服事主这条路充满了感恩；爸爸虽没有信主，但不再因为我选择读神学院而羞愧，而是无声地给予祝福；哥哥不久也告诉我，他衷心地支持我选择的这条人生路。如今我对全职服事神的这条路坚定不移，并且满有平安。虽然将来必然会面临许多意想不到的挑战，但是这位爱我的主值得为祂献上一切！

效法祂，舍弃自己

“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作众人的仆人。”

——《马可福音》10:44



比舍弃三观和舍弃前程更难的是舍弃自己。上帝往往通过苦难让人学习这个功课，而我则是通过人际关系中的冲突来看到自己的骄傲。我在激烈的争吵中看到自己的自义，在对人的伤害中看到自己的偶像，也在伤心和无助中看到自己的软弱。上帝在不同的阶段将三个不同的人放在我身边，来破碎我心里的偶像，使我降卑。

第一个人是我的前室友，也是一位弟兄。跟他相处的一年中发生了许多次重大的冲突，他曾严厉地指责我有知识没爱心、自以为是、自私自利、就像法利赛人一样。每次的冲突都气得我不得不终止谈话，以致于我一度避免跟他交流，因为我觉得错误全在他，他简直是无法理喻。虽然两人住同一个房子，但是我刻意跟他保持着距离。一段时间后，我开始认识到自己是多么的自以为是、缺乏爱心、并且带有许多的偏见，我自己似乎正在成为我所极力否认的样子！于是我开始在每次和他争吵之后向神祷告，并主动跟他道歉。逐渐地我开始了解到他曾患过忧郁症，当下有许多的软弱和挣扎。我也意识到他每次在愤怒地给人“定罪”的时候，自己其实是很痛苦、无助和脆弱的，他需要陪伴、安慰和医治，需要被倾听、鼓励和饶恕，需要有人为他祷告。神慢慢改变了我，也改变了他。在我们相处的后半年，我不再将他看作一个不善于控制言语和情绪的罪人，而是和我一同承受主恩的宝贵的弟兄。我开始更多地倾听和鼓励，他的心理和属灵状况都有了很大的成长。2020年暑假他离开的时候，我们成了很好的弟兄和朋友。

第二个人是接替他的新室友，还没有信主。他跟前室友的性格完全相反，温和善良，情感细腻，却极度自卑，也不自律，总是活在别人的期待中，被动地顺服。因为他的不自律，我常常喜



欢指教和鞭策他，因为我觉得这是在帮助他，但是这不仅让他变得更加自卑，也让他常常做出虚假的承诺来应付我。我慢慢意识到，其实我不是在帮助他，而是在掌控他。这是一直隐藏在我心里的偶像，神藉着这位“卑微”的室友将我的掌控欲暴露无遗。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我开始学会慢慢放手，更少地指正、更多地陪伴，在他逃避困难的时候激励他克服恐惧迈出一步，在他无力解决问题的时候助他一臂之力，在他无法自律的时候给出及时的提醒。他还没有信主，但是相信我会成为他可以信任的朋友。

第三个人是我现在的女朋友。她温柔善良，情感丰富，但是比较缺乏安全感。每次出现分歧的时候，哪怕是很小的分歧，我都习惯性地用理性思维来为自己辩护或者试图说服她，而这往往让她感觉很受伤害。起初我一直想不明白自己哪里做错了，因为我说的话似乎都合情合理。通过与她的交流，我才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我不愿意向对方展现自己的软弱（vulnerability），而是通过否定对方的观点来保护自己。我总是试图让自己来掌控局面、解决问题，这让对方感觉不被倾听和尊重，同时也把对方选择的权利和向我表达关心和爱的机会剥夺了。主耶稣在最痛苦的时候曾邀请他的门徒陪他一同警醒（参《马太福音》26:38），而我却不愿意真诚敞开地与最亲近的人分享我的挣扎，因为我害怕人知道我的软弱、害怕失去主导权、害怕被拒绝，这是一种隐藏极深的骄傲。

我曾立志要学习保罗：和基督一同受苦，效法祂的死（参《腓立比书》3:10）。上帝藉着人际关系的冲突让我认识到，效法基督首先要学会舍弃自己，舍弃自义和掌控欲，舍弃心中一切显明的和隐藏的偶像。未来的人生道路上还会出现戴着各种面具的偶像，或立在高山上，或藏在深谷中，但是我相信信实的神会帮助



我将它们一一击碎。

信主近五年的过程中，上帝的恩典让我能够舍弃三观相信主，愿意舍弃前程服事主，学习舍弃自己效法主。施洗约翰在论到在地上的耶稣时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约翰福音》3:30）。愿住在我里面的主，亦是如此。

作者简介

周元圣，出生于湖北，2011-2014年，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本科。
现居美国加州。2017年于美国圣地亚哥葡萄枝家团契受洗，现在在团契带职服事。

最喜爱的经文：“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箴言》4:23）



在寻找真理的路上如羊走迷， 有一种爱却不离不弃

/ 黄俊杰（81级地球物理系）

初探死后生命往哪里去

1971年1月，奶奶因病在我家去世，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死亡。在遗体告别会上，一位亲戚拉着我的手，放到奶奶的胸口上，她口里念叨着一些我听不懂的广东话。我和奶奶的关系一般，所以我心里没有明显的悲伤，也没有害怕，但这一幕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因我小学时有较严重的哮喘，一发病就在家休息，奶奶去世后，有时白天就我一人在家养病，有大把时间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有一天，我开始思索人死后去哪里的问题。那年我才8岁。

按老师的说法，世界上只有物质，没有灵魂，死后什么都没有了。而按一个经常给我们讲故事的邻居大哥哥刘琦的说法，人死后有灵魂，而且恶有恶报、善有善报。面对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说法，我就用推理的方式思考：如果我这辈子做恶人，按照没灵魂的说法，也没有什么；但如果死后有灵魂、有善恶报应，我就惨了。所以我当时慎重地做了一个决定，要做好人。我又继续想，如果我做了好人，死后去了天堂，在天堂里干什么呢？是不是还有好人坏人，还有死亡？我猜可能会，因为一个人永远不死也挺无聊的。但又想，如果人不断地经历做好人死后去更好的地方的

过程，也很无聊。想到这里我想不下去了，但我还是维持一辈子要做好人的决定。我开始注意自己的言行，尽量按我所知道的标准去做好人。

偶遇《圣经》、UFO、特异功能

我高中住校，大概在 1979 年的某一天，我看见上铺同学顾浩手上有本《圣经》，就赶紧说能不能借我看看，他很慷慨地借给我了。我就连续好几天等宿舍统一熄灯后拿着手电筒读《圣经》。开始读旧约看不懂，我就跳到新约读《马太福音》，发现耶稣讲的话我能懂一些，而且我很喜欢他讲的登山宝训。我当时就把他教的主祷文背下来了。到了周末《圣经》就还了，但我在回家的公交车上再次背诵主祷文，并提醒自己做耶稣教导的那种人，以后也经常背主祷文。可惜我当时并没有读完新约，不懂救恩是什么，也没有人给我传福音。

高中毕业前一天的下午，天空万里无云，我在学校教室楼的走廊里，和几个同学一起看到了一两千米外天空中有一个奇怪的飞行物，它像一支香烟，长条形状，通体光亮，由西向东缓慢飞行。我们都惊呆了，因为从来没见过，后来知道那可能是不明飞行物（UFO）。当看了一些介绍 UFO 的文章后，我暗暗下决心要研究 UFO 和外星生命。我本来就喜欢物理，所以自己做主报了北大的空间物理专业。

大四的时候，我和同系的同学一起创办了北大自然之谜研究会，开始探索 UFO 等自然之谜，不久又获得了参加北大校方组织的观察特异功能者张宝胜演示的机会。这次演示钱学森、教育部副部长黄辛白和北大部分知名教授都参加了。特异功能现象完全



颠覆了我的物理学知识。后来通过练气功的同学了解到特异功能现象就是佛教经典里说的“神通”现象，所以我开始跟科学院的一个副研究员学习坐禅，并开始研读佛经。当时和我一起学禅的多数是北大学生，他们都去了寺庙接受法师灌顶，正式成为佛教徒，而我却因骄傲，认为不需要拘泥于仪式而没去。在学佛的同时，也热衷于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非常优秀。

从佛教转向基督信仰

然而 80 年代末那个震惊全球的事件使我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心中产生了希望了解基督教的想法。没多久我在北大第一体育馆操场锻炼时，遇见一个美国大学生，就用英语主动和他交流，发现他是基督徒。后来他请一个在中央民族学院当英语老师、名叫 Jim 的美国基督徒与我联系。Jim 就每周来我的宿舍，给我介绍基督教知识和教义，并带我做了决志祷告。起初我只是感兴趣，并没有打算信。但不久，在学习了祷告的知识后，我晚上独自在宿舍里想，如果这位神真像《圣经》里说的那么神奇的话，我为什么不试试向祂祷告看看灵不灵。我就开口跟那个我不认识、也看不到的神说：我现在心里想一件事，如果我随机打开《圣经》某一页，里面就有我在想的事，我就开始相信你。于是我想着一件事，并郑重其事地闭目等候了一会，然后迅速打开《圣经》。让我目瞪口呆的是，那页上居然真的有我刚才在想的事！我当时激动不已，因为我学佛五六年了，从没有经历过如此明显的神迹奇事。从此以后，我对学习基督教教义更有动力了，也开始认真读《圣经》并作一些祷告。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那时还没有进入真信，或者说我当时只是头脑相信，还不是心里相信。

Jim 给我讲的教义中有关人是罪人、整个世界越来越邪恶等说法我蛮认同的。但我好像从小有点信仰，并一直在努力做好人，所以对自己的罪认识不多，作认罪祷告时也没有深刻反省自己的罪。Jim 大约一年后回美国了，其他美国基督徒介绍我加入学园传道会的小组团契。团契中有位高豫功弟兄是北大地理系老师，我和他挺谈得来，经常就信仰问题进行交流，后来他去了美国留学。组长是个姐妹，我不太能接受她的风格，团契里弟兄少，没有谈得来的，所以我不去团契了。上帝好像也任凭我，没有人找我回团契聚会，也没有基督徒来和我交流基督信仰。我那时还会习惯性地每天自己读经、祷告，然而由于不参加聚会，也没有和弟兄姐妹交通，我的读经、祷告越来越少，最后彻底停了。传给我的生命之道像是种子撒在荆棘里，不仅没结出果实，反而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十年之久的沉沦。

浪子被主寻回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我开始下海兼职，后来离开北大开始全职在企业里工作。当时收入比较多，也常去国内最开放的深圳出差，我开始陷入淫乱的罪中，完全忘记自己曾经要努力做好人的初衷。随着我在企业职务的提升，我又陷入婚外恋，2003 年向妻子提出离婚。在离婚大战中，我焦头烂额，心里非常焦虑。有基督徒校友把我带到曾在北大学习的王志勇牧师那里，他了解了我的情况后，就手搭着我的肩膀为我祷告。祷告中我那纷乱焦虑的心突然平静下来，就好像一股清新的凉风吹进心里，我当时清楚地意识到是耶稣来到了我心里。回到家后我跪下来自己向耶稣迫切祷告，求他帮助我脱离困境，从此我恢复了停了十年的祷告。在一次夜间祷告中，我非常清晰地省察到自己是一个罪恶滔天的



罪人，我流泪求耶稣饶恕我，并愿意悔改。虽然我早就知道耶稣已在两千年前为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使我的罪可以得赦免，但我直到此时才真正开始悔改。从此我渴慕读经、聚会和敬拜神，同时对罪越来越敏锐，不断追求圣洁离弃各种罪。

我去王牧师家里参加几次《圣经》学习后不久，他赴美深造。这次神不再任凭我游离教会之外，很快我单位里的一位新入职的同事主动告诉我她是基督徒，并介绍我去一家台北灵粮堂宋庭士牧师牧会的家庭教会聚会。宋牧师见我家住得比较远，就介绍我去我家附近的一个家庭聚会点。2004年5月，我在该家庭聚会点受洗归入了耶稣，开启了新的生命真理探索旅程。

读懂《圣经》的突破

受洗以后，本来就喜欢读书的我，埋头读起《圣经》。起初读经时，都是比较粗略的泛读，较少会遇到读不懂的地方。当我细读《圣经》时，就发现了许多很难理解的地方，于是买了大部头的释经书以及各种答疑释难的书来帮助自己读明白《圣经》。同时，我也尽量安排出时间参加教会组织的各种课程和“好消息电视台”（GOOD TV）上的《圣经》课程等。我渐渐在经历耶稣说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马太福音》5:6）

2008年初夏我去台湾开会，期间有个牧师王天佑给了几本《圣经》方面的书，让我带给我所在的教会。晚上我在酒店房间里打开其中一本书读起来。书中有一章专门解释三位一体，我就仔细阅读。其实我了解三位一体的知识，并多次给不明白的人答疑，我会用太阳本体、阳光和阳光所带的热能来解释圣父、圣子、圣灵



的三位一体，或用其他事物作类比。但我总觉得自己还是没真明白，所以每次想到这个问题就会祷告问主。那天晚上我读完书中的解释后，还是不满意，再次求问主。之后我觉得有点累，就横躺在床上闭目养神，打了一会瞌睡后醒了，此时我脑海里有个细小的声音或意念出现，第一句是：“《以西结书》34章。”我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我那时泛读过但还没有细读过《以西结书》，除了对四活物那部分印象深刻外，对该卷书的其他内容都不熟悉，更别提34章的内容了，我第一时间的反应是认为大脑在胡思乱想，但转念一想，还是看看《以西结书》34章有什么内容吧，于是我坐起来开始读。当读到15节“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作我羊的牧人”时，我突然明白这是主用这章经文回答我的问题，祂的意思就是神早已计划亲自到人间来牧养祂的子民，并透过圣子道成肉身来实现，耶稣来了，就是神来了。就如耶稣说的：“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约翰福音》14:9b）

读完《以西结书》，我回想细小声音的第二句，可是怎么也想不起来是哪卷书，记忆里只剩下“14”了。于是我从《创世记》开始，读每卷书的14章，当晚没读完就不得不去睡觉了。第二天晚上回到酒店继续读，当读到《约翰福音》14章时，我明白了第二句原来就是《约翰福音》14章耶稣说天父赐下圣灵给我们。原来神向信祂的人彰显了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个位格，此三个位格本来就是一体的！这下我对三位一体的认识更加深入了。幸好当时忘记了是《约翰福音》，如果没有忘记，很理性的我会认为细小的声音是出于自己，因为我对《约翰福音》14章讲圣灵那段还是挺熟悉的。我当时很兴奋，以前看到有见证说神通过经文向人说话，我不太相信，觉得那是自我暗示之类的心理作用。这一次，我相信是圣灵亲自向我传递信息。因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求



问主的祷告几乎是无声的，而我住的酒店（喜来登）房间隔音很好，不可能有熟悉《圣经》的人在房间以外听见我祷告并穿透房间墙壁回答我。

三次被感动来跟随主

我在 2008 年已习惯比上班时间早一个多小时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灵修，灵修时会播放万国敬拜赞美（All Nations Worship & Praise Ministries，简称 ANM）的晨间默祷系列专辑。有一天，我在灵修中唱《荣耀》这首赞美诗时，心里面有很强烈的感动，我反复唱、反复听，我当时就产生强烈愿望愿意出来服事主。这次感动我没有跟任何人说。

2012 年的一天上午，我一个人在教会的会堂里灵修、祷告，当我唱《哈利路亚生命之主》时很有感动，我就反复唱，当我唱到“我愿一生，传扬福音，甘心牺牲生命”，我的感动更强烈了。我激动地向主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侍奉你！”这次感动我也没有告诉任何人，继续默默等候着。很快，教会牧者就开始安排我做一些小的服事，我高高兴兴地接受了。

2015 年教会安排我在北京上地地区植堂，并让我当会堂负责人。我当时已转为做企业教练这种自由职业工作，可自主支配时间，我当仁不让地接受了这个服事。2016 年 9 月的一个主日，那天是植堂一周年，我上台客串敬拜团唱赞美诗，当时选的是小羊的《活祭》，一年前植堂后的第一个主日敬拜也有这首诗。当唱到“主我是一个活祭，我不再属于自己，甘心乐意献给你”时，我突然眼泪控制不住地流出来。我客串敬拜团队很多次了，但这是第一次当众流泪。我心里知道，这次主呼召我，是让我专心侍奉祂。

当天我独自祷告时，我再次对主说：“我愿意！”我就停止了企业教练工作，专注于教会服事。

试炼中对付体贴肉体的我

当我以为自己专心侍奉主时，主就会为我的服事工作开路，然而主却让我经历了一次又一次从来没经历过的艰难试炼和心灵破碎。第一个试炼功课是灵修。灵修我并不陌生，之前的工作我每天早上上班前有一小时的灵修，使我与主有了亲密的交通、并更明白《圣经》。但后来做企业教练工作后，这个习惯被改变了，开始晚睡晚起。同时由于自制力不够，渐渐成为手机控，浏览文章和信息的时间越来越多，经常夜里1、2点钟才睡觉。每天虽然会有一些时间灵修、祷告，但状态不好。为此我深感不安，常祈求主帮助我弃绝看手机和晚睡的不良习惯。有天读到《以赛亚书》50章4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我感到这经文在对我说话，我很愿意成为受教者，我也清楚知道许多被主大大使用的传道人都凌晨起来灵修。于是我试图早睡早起，但很快失败了。因晚上仍经常晚睡，早上6点半闹钟叫醒时，感觉还是困，挣扎了一会就继续睡了，偶尔有几次起床了，但灵修效果很差，灵修一会又回床上补觉去了。如此来回挣扎很多天后，我不得不向主祈求：“我做得很差，愿你管教我！”

如此祈求后不久，有一天突然我两耳先后出现很吵的耳鸣，严重影响我的工作和生活。我一方面寻求药物治疗，一方面求主帮助。祷告中我意识到这是主的管教，如果我再不改变作息时间



我的身体会出严重问题。于是我接受这个管教，求主帮助我。第二天没用闹钟，大约6点自己醒了（以前都是7点多醒）。一开始我想：昨夜1点多睡的，才睡不到5小时，睡眠时间不够，继续睡吧。同时，另一个意念进来了：先起来灵修。于是我决定顺服，并对主说，求赐给我力量。当下我里面有股力量推动我迅速地起床洗漱，然后开始头脑清醒地灵修。当天晚上还不到11点我就困倦不已，不得不放下一切去睡了。第二天不用闹钟，六点左右又醒了，我仍然先祈求：主啊，赐给我力量。就很快起床去灵修了。我渐渐习惯了晚上11点左右睡觉，早上6点醒来去灵修。同时吵闹的耳鸣还没看医生和吃药就突然消失了。

此阶段的灵修使我研读《圣经》方面有很多突破，能感到主打开我灵里面的耳朵，在我遇到经文问题时给了我很多指引，而且大多数是透过其他经文，使我越来越熟悉如何以经解经。当我开始有规律地早晨起来灵修后，在灵修以外的祷告时间也逐渐多起来，一次可以有一小时或更长，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早晨起来灵修后还有一个副产品，就是我上午用手机看微信等信息的时间少了。我立定心志，若是没有很着急的事，早上起来首先看到的必须是《圣经》，而不是微信或其他信息。一般我6点左右起床后，灵修约2小时。如果上午没有其他安排，我会继续研读《圣经》或读书2个小时，然后才在上午10点左右开始看微信等信息。这样的早上时光使我的心灵得饱足，非常享受。

当然，我还做过其他艰难的试炼功课。无论如何，我相信主正在帮助我攻破老我生命中坚固的营垒，夺走我所有的心意，使我完全顺服祂（参《哥林多后书》10:4-5）。《圣经》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希伯来书》12:11）是的，每



一次试炼和管教，都让我经历很大的恩典，使我更坚定地信靠主。期待这些应有的试炼和管教之后，我这个原本不配的器皿可以被主多多地使用。

作者简介

黄俊杰，生于上海。1981-1985年，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空间物理专业本科。1985年毕业留校在北大学报自然科学版任编辑。1992年开始在中关村信息技术（IT）企业兼职，后在方正、联想等中外IT企业从事产品和营销工作。1990年决志信主，2004年在北京一家庭教会受洗，至今一直在北京家庭教会聚会和服事。

最喜爱的经文：“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约翰福音》16:13a）



一路恩手引领，让我知真理辨善恶

/ 朱凤（95级技物系）

冥冥之中上帝的拣选

1991年，当我还在上初三的时候，父亲得了癌症。疾病面前人的力量显得非常薄弱，父母开始抓住一切可能治病的机会。我母亲想起了两年前她身体各种不舒服，曾去医院却查不出什么，于是请了县里一位巫婆“赶鬼”，结果巫婆也无能为力，她告诉我母亲，“耶稣比我们厉害，你的病我们治不了，只有耶稣能行。”于是他们决定寻找县里的基督徒，只是无从找起，因为之前我们一个基督徒都不认识。奇妙的是，第二天奶奶家来了一位二婶的亲戚，他是一位基督徒。虽然极少走动，他说自己很有感动要到我们家来一趟，原来是上帝让他把福音带给我的父母，并帮助父母找到我家附近的教会。正如经上所说，“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路加福音》11:10b）。自此，父母开始了每天读经祷告的基督徒生活。母亲跟我们几个孩子说：“你们也要为父亲祷告，求神医治你父亲的病”。

姐姐的性格与我完全不同，她对父母选择的信仰很不以为然。不过有一天她决定跟母亲到教会看看，结果一下子被圣灵感动，唱诗听道时眼泪不停地流，当天她就决定要信耶稣。接下来的几个月父亲基本上是在医院度过，白天姐姐陪伴，每天给他唱赞美诗。我偶尔去医院看望父亲，他给我的印象是非常安详，有人想

来安慰他，却从他身上得了安慰。父亲信耶稣半年，因肝癌离世，当年父亲 39 岁。

高中三年我在信主的家庭环境中成长。我看到了母亲信主后的变化，由原来的常常忧愁变得内心充满平安。母亲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儿女，虽然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却因为相信上帝会看顾孤儿寡妇而内心得了平安。姐姐信主后也经历了上帝的大恩典，她本无缘大学，却在信主半年后以奇妙的方式进入了大学学习。每当寒暑假她就到处参加培灵会，并不断向我讲述她所听到的。看到家人信主的变化，我对耶稣蛮有好感。但学校里所传讲的一直是无神论，我已经先入为主了，并不能轻易接受这个新的信仰。姐姐常说，“不信耶稣，将来就不能全家团聚，我们都信主就可以和父亲同在天国中，而你若不信则进入可怕的地狱，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高中时我曾有提前入党的机会，这在当时也是一种殊荣。但党员肯定是无神论者，“人死如灯灭，全是物质的”。“入党”与“信主”是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我当时想如果我选择信耶稣，假如将来没有永生，我也没有什么亏损；但是如果我不信，假如真如《圣经》所言，我就再也见不到父亲，且进入永刑之中，那就亏大了。通过这样的衡量，我放弃了入党的机会，不敢轻易不信耶稣。

高考让我愿意进一步认识神。面临高考时，我曾向神祷告，求神帮助和带领。高考成绩出来后，首先得知我的分数较北大录取线低 5 分。但奇妙的是自己一点没有沮丧，还很平静（第二志愿与第一志愿差距很大，是某省的化工学院）。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竟拿到了北大的录取通知书，此时我才知道作为“市三好学生”加了 10 分，从而被录取。因为自己向神祷告过，我觉得上帝在回应我的祷告，帮助我。于是我决定去家乡教会听听道，在认识神



的道路上启航了。

明白真理认识上帝

在家乡参加过几次教会礼拜后，1995 年秋，我带着一位弟兄送的《圣经》独自来到北京。心想北京是全国的首都，我还是谨慎些好，于是把《圣经》放在柜子的最底层，从不拿出来，也不告诉同学我们家人的信仰。当时同学们都积极参加入党学习，同宿舍中只有我不参加，因为在入党与信耶稣的选择上，我的内心还是倾向耶稣。上大一不到两个月，有英语系学生到我们宿舍推销磁带学英语，她们非常友善，我们宿舍同学没有将她们拒之门外，反而买了磁带。她们进一步说自己是基督徒，周五有青年聚会，问我们要不要去教堂。原来在北京信耶稣也不是可怕的事情，我表示愿意跟她们前往。

在她们的带领下，我参加了海淀堂的青年聚会。我发现这里人讲的竟然和我母亲所信的完全相同。一个是首都北京，一个地方小县城；一边是很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一边是识字甚少的城镇市民。我很诧异相差如此之大的两类人竟然有着相同的信仰，才明白大家有着共同的标准——《圣经》。《圣经》上说每个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参《罗马书》3:23）。《圣经》上所提的罪，跟我们平时所说的法律上的罪有很大差别。因为在上帝眼中，自私、撒谎、骄傲、不信神都是罪，因此我也是一名罪人。罪的工价就是死，死后且有审判（参《希伯来书》9:27）。但是上帝却非常爱人，差祂独生子耶稣基督到世间来，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第三天死里复活。一切信耶稣的人，耶稣的宝血都可以洗净他的罪，能被上帝接纳成为神的儿女。当天晚上，我便做



了决志的祷告。“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第三天复活，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生命的救主和个人的主。”

从那天以后，我就是一名真正的基督徒了，但我并不积极主动认识上帝，一直是上帝借着弟兄姐妹拉着我向前走。第一学期每个周五晚上带我信主的姐妹去我宿舍找我一起参加青年聚会，第二学期我受邀又参加了《圣经》查经小组，我觉得学习任务挺紧张的，每周已经有两次教会活动了，所以一直不想参加主日敬拜，觉得会影响学习。后来一位法律系基督徒张老师带我周日早上 7:00 一起灵修，然后请我吃早餐，早餐后她去教会参加敬拜，我不好意思不跟着，从那开始我就没有停止周五周日的聚会和周间的小组学习。原来我担心聚会查经会影响我的学习，但上帝祝福我的学习更有效率，大学四年我的总成绩全班第一名。

随着不断认识上帝，我的思想发生着改变。信主之前，我觉得通过耍小聪明或者不诚实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所有人都不知道，这是一种能力，也会为自己偶尔的蒙骗过关而庆幸。但是信主之后，我知道神是无所不知的，我所做的一切上帝都看着，祂是信实的，祂的儿女也应该是光明之子。所以，我知道撒谎是罪，于是我常常谨慎自己不说谎话。记得上大二的时候，我当时是班上的体育委员，年底有个千米可选比赛，我报名了，但是比赛当天身体不舒服，一位体育特长生（也是我的好朋友）说我替你跑吧，我就答应了，比赛成绩是期末体育成绩的一部分，心想她替我跑肯定得的分数比我高。不久学期结束，成绩出来，本想这学期我的体育成绩应该挺高，却不知是大学四年成绩最差的一个学期。这件事情让我知道上帝在管教我的不诚实。



信主之前我对将来工作时如何与领导相处没有信心，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会讨好领导的人，在这个社会中得不到领导的赏识，不会见机行事。但是信主之后，我觉得太好了，我根本不用为这些忧虑。因为《圣经》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3:5-6），“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马太福音》10:29-30），“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利比书》4:6-7），“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哥林多前书》10:13）。上帝给了我们这么多的应许，在我找工作、找对象、心里迷茫的时候祂会引导我；当我遇到困难，神告诉我这个难处我能担当，祂不会把过重的担子加在我身上，而且会给我开一条出路。所以，我们在世的生活可以活得很简单，我不需要整天绞尽脑汁想着如何应付各种人际关系，如何为自己谋得更大利益，我只需要对神对人长存无亏的良心，有衣有食便可知足。

感谢上帝！祂不仅将永生赐给了我，还让我在今世满有平安和喜乐。真如《圣经》所言“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诗篇》34:10）

作者简介

朱凤，女，1977年出生，高级工程师，199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技术物理系获理学学士学位；2002年至2004年在德国电子同步加速器实验室（DESY）作为联合培养博士生学习、工作；2005年1月获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工学博士学位；2005年至2007年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工作做博士后的研究工作；2007年至今在北京大学重离子物理研究所从事射频超导加速器方向的研究工作。

1995年信主，1995-2002年在北京海淀堂聚会，参加《圣经》学习小组；2005年至今，委身北京家庭教会，参与过门徒短训、《圣经》辅导等课程。

最喜爱的经文：“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3:5-6）



梦碎天安门，几度生死线， 我的人生终归于“恩典”

/ 张伯笠（88级中文系）

我曾经是一个不断追求真理的青年，少年时曾读过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深深地被保尔·柯察金的故事打动，后来自己也成了一名共产党员，幻想着为中国的美好未来奋斗终生。当我成为一个青年记者后，更多地接触了中国社会，了解到人民的疾苦，我开始对我所追求的目标和过去走过的道路产生了怀疑，直至1989年“六四”的枪声使我的这一切理想彻底破灭了。

1989年6月13日，中国政府利用电台、电视台、报纸对我和王丹等21名同学进行通缉。中国所有的边防口岸、边防部队、武装警察、公安人员组成的铁幕又一次把中国与世界隔绝，为的就是要抓住我们这十几个“反革命首犯”。我逃到了东北农村，扮成农民，一家一家地做农活，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追捕，于1989年12月来到了中苏边境的一个小村，病倒在这个村里。当时照顾和掩护我的是一个做了祖母的农村妇女，她为了使我能尽快康复，每天为我炖鸡汤补身体，作为交换条件，我必须每天为她读一段《圣经》，因为她不认识字。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基督徒，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那么专注地读《圣经》。

耶稣的话语像泉水般地涌流入我干涸的心田：“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约翰福音》4:14）

当我读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已经不知不觉地泪流满面了，主耶稣说的是：“父阿，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23:34）

十字架的爱深深地感动了我。我放下自我，做了决志祷告。

生死逃亡

1989年12月24日晚，我在黑暗和风雪的掩护下开始逃往苏联。我之所以选择了圣诞夜，是因为我相信在主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会为我带来好运气。

凌晨三点钟，我开始过江。黑龙江上冰雪覆盖，我穿着厚厚的羽绒服，为了不让边队军发现，只能一点一点地在雪上蠕动。六个小时后，我终于爬过了黑龙江，到达苏联境内。“我自由了！”我心里发出欢呼。

我踏进苏联国土时还是晴天，中午一过，阴云密布，从西伯利亚吹来的暴风把漫天的飞雪卷起，形成当地极为恐怖的暴风雪。我被风雪挟裹在荒原上飘走着，那是西伯利亚的一个无人区，方圆百里没有居民，而我已被风雪卷得分不清方向，即便想回中国都不可能了。当夜幕降临时，我已经筋疲力竭，终于被大雪掩埋在一个草堆里。

我已没有任何力量同大自然搏斗了，在那恐怖的苏联边境的荒原上，我彻底绝望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我才感到人生的美好，



自由的可贵。我难过地想起年轻的妻子、年幼的孩子、年迈的母亲，他们没有人知道我将死在这里，只有荒原上野狼的嚎叫伴我走过人生最后的旅途。

我被大雪掩埋在黑暗冰冷中，想起那农妇临别时说的话：“孩子，如果你遇到了困难，你要向主耶稣祷告，祂会帮助你的。”

我虽然已经接受了《圣经》的理论，但我从来不觉得这个世界上会有神能帮助人。因为我已经靠自己的能力和智慧躲过一次又一次的追捕，而今又逃出了国界，所以我的心充满骄傲。但在此时此刻，我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神的身上，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用谦卑的态度向神祷告。

当我祷告时，我的心平静下来，风雪似乎也小了很多，我不再感觉寒冷和孤独。也不知我祷告多少时间，只觉得我三十年人生里该说的话都说了出来。这之后，仿佛有温暖和光临到我，有一个声音对我说：“活下去，我要你为我作见证。”

我惊呆了，我难道还有机会活下去吗？

我说：“主啊，真的是你吗？如果你让我活过今天，我就为你所用。”

神的话临到我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6）

我感到很欣慰，因为我在黑暗中摸索寻找许久许久，终于找到了我的道路，只有在这条道路上，我才能发现真理，而人有了真理，生命才有全新的意义。

在那以后，我不再惧怕寒冷，不再惧怕死亡，唯一遗憾的是我直到临死这一刻才找到我该走的路，但这已经足够了，人生不

就是探索和发现真理的过程吗？

奇迹生还

我被大雪埋了近二十多个小时，第二天下午，苏联集体农庄的农民把我挖了出来。

神奇的是，这些农民提前三天来拉草；更神奇的是，那大雪中的草堆共有十几米宽，一百多米长，而农庄的农民们竟然从我被埋的地方开挖，如果他们挖偏一点，我的生命将永远结束了。我知道是神带领了他们，是神给了我一次新的生命。从我被救的那一刻起，我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神，决志做神的儿女。

这以后，我被关押在西伯利亚一个克格勃（KGB）的牢房中，我每天除了接受审讯外就向神祷告，后来苏联政府决定将我送给中国政府。我问他们为什么，一位高级军官告诉我，他们和中国刚刚恢复友好关系，他们还有六千公里边防线的安全，所以决定将我送给中国政府。

我当时的翻译很同情我，他让我给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写封求救信，因为他知道，如果我被送回，在边境我就有被边防警察部队秘密处决的危险。

回到牢房，我跪在地上，禁食向主耶稣基督祷告。我说：主啊，如果你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只要是你的意思，我无怨无悔，因为你掌管我的一切。

神又一次垂听我的祷告，在我被苏联人押解到中苏边境后，他们决定让我自己回到中国去。感谢赞美主。

回到中国后，我一个人在深山里隐藏了两年的时间。那两年，



无论环境多么艰苦，我只要静心向神祷告，求神怜悯，神都引导我走了过来。

1991年6月13日，我终于从中国逃出，通过香港抵达美国。
感谢赞美主！

罹患肝癌

当到了美国，获得自由之后，我却把恩主忘了。我飞往世界各地，接待从世界各地前来追踪采访的记者，习惯听着别人的喝彩声。慈祥而真实的恩主以祂的方式管教我。

1991年秋，我病倒在日内瓦联合国大会上，被送回美国，住进了医院。当我得知我患的是肝癌晚期时，我悲痛欲绝地质问：“神啊，你为什么对我这样残酷？难道我的苦难还不够多吗？”

那是我人生最黑暗的一段时光，妻子已离婚改嫁，幼小的女儿又不知在哪里，年迈的父母亲在中国品尝着我带给他们的政治后果，而我已濒临死亡却又回不了祖国。我接受了化疗，人变得连自己都不愿意看，最后，我被药物摧残得连去卫生间的能力都没有。

我又呼求我的恩主：“主啊，求你怜悯我，我知道我的罪孽深重，我得罪了你。求你赦免我，我定将以后的日子为你使用。”

奇迹又一次发生了，我被转到台湾的荣民总医院，化疗后，癌细胞不见了，医生说，如果七年之内不复发就彻底好了。

我又一次从死亡的边缘被拉了回来。哈利路亚赞美主。

为主所用

1993年春，我从台湾回到美国，在华盛顿的民阵联合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新组织副主席，并兼任《中国之春》杂志主编。我向恩主祈求，给我两年时间，因为我是一个天安门的幸存者，让我能对那些死难者尽一点心力。神给我力量，给我怜悯，两年过后，我于1995年圣诞节在芝加哥受洗，并预备好自己为主所用。

1996年底，我应王永信牧师之邀参加了大使命中心、中国福音会等机构主办的中国学人培训营。

圣诞节那天，我听到神透过他仆人王永信牧师的呼召，我顿时泪流满面，哽咽着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从得救到蒙召，我经历了整整七年的时光。在这七年里，神不停地呼召我、粉碎我、重塑我、蒙召后亲自加力于我，我也从拒绝进入顺服。

1997年1月1日，我加入了赵天恩牧师创办的中国福音会，成为一名全时间的宣教士，不久进入台福神学院进修神学。

2000年我神学院毕业时神将我的女儿从中国接来与我们团聚。

当孩子们大学毕业工作后，我和妻子也进入神学院装备。2019年妻子从达拉斯神学院毕业，我也在林肯大学完成了我的教牧学博士课程，顺利毕业。

二十五年来我从未停止传福音的脚步，并创建了十几间丰收华夏教会，忠心牧养主的小羊。

二十五年来我经历了神太多的恩典，让我可以在基督里长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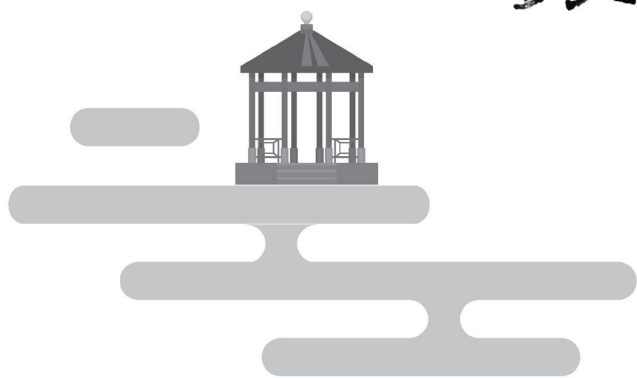
正如使徒保罗说的那样：“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作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哥林多前书》9:16-17）

愿一切荣耀归于主耶稣基督！

作者简介

张伯笠，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学生，师从曹文轩、钱理群。其作品曾多次在大陆、台获文学奖，其获奖作品包括：《哈木哈木》《中国星火》《通向大海之路》《逃亡铁幕内》等。1989年春夏之交，张伯笠参与领导天安门民主运动。历任北京大学《新闻报导》总编辑、天安门绝食团副总指挥、天安门指挥部副总指挥、天安门民主大学校长等职，是1989年六四镇压后中国政府通缉的21名学生领袖之一。1995年圣诞节，张伯笠听到神的呼召，不做别的，只传基督。现为北美丰收华夏教会主任牧师，华夏布道团主席。

人生逆旅





如今面对发生这样大的事情，我们一家一起在监护室跪下来向上帝祷告，恳求上帝的怜悯，用祂大能的手施行拯救和医治。

——《生活突发意外，你带我们到稳妥之地》

每个基督徒经历的苦难不尽相同。对于我，癌症最先带来的是死的威胁。世人认为死亡意味着生命的终点，共产主义者为避开这个词，会隐晦地说某人“去见马克思了”。子欲养而亲不在，爱侣死别，白发送黑发，再没有比生死永隔更令人痛心疾首且无能为力的了。

——《抗癌路上，你与我同行》

对我而言，帮助孩子们在学习上取得进步，将来能够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当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作为一个基督徒，有什么能够比带领这些孩子去认识耶稣更激动人心的事情呢？

——《从追求成功到跟随耶稣》

但在我内心的深处，依然有一种不安，一种焦虑，有一个隐隐的洞，特别是接近 50 岁的那几年，这个洞越来越大，像黑洞一样把生活的目标和动力都吸走了，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没劲”……

——《心中的“黑洞”被填充》



生活突发意外，你带我们到稳妥之地

/ 宋本波（83 级生物系）

孩子突发的状况

1999 年春夏交替时节，当我小儿子刚刚 8 个月大的时候，我们一家四口连同我父母一起去参加教会的退修会。那是两间当地华人教会举办的联合退修会，离我们所住的城市约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因离家比较近，再加上聚会营地的住宿房间也有限，我们就决定每天开车往返。

第二天，由于我参与一些聚会的服事，就住在了营地，没有与我家人一同往返。我太太告诉我，他们到家后，就先把孩子放到学步车里，我太太开始收拾随身带的行李。我们当时是住在大学的家庭宿舍，是两层的联排别墅（townhouse），有一个很大的半地下室，我父母常常到地下室乘凉休息。屋里都是木地板，8 个月大的孩子虽不会走路，但在这种有轮子的学步车里可以很随意地在房间里移动。

那一天，他们进门把孩子放到学步车里后，我太太把行李提到楼上的房间，爷爷奶奶就到地下室去休息，但忘了关地下室的门。就在进门不到几分钟的时间内，孩子坐在学步车里连人带车一同翻到地下室去了。这个地下室有 13 层的台阶，地面是水泥地，孩



子的头重重地撞到地上，哭了一两声以后就没声音了。奶奶抱起孩子，冲出地下室。

因我们家离大学的医院很近，预计叫救护车可能会更耽误时间，于是爷爷奶奶抱着孩子，我太太开车直接奔医院急诊室。我父母后来告诉我，在路上他们看到孩子已经口吐白沫、眼睛上翻、生命垂危了！到了急诊室门口，医护人员接过奄奄一息的孩子，得知是在学步车里摔下楼梯导致的，迅速开始紧急抢救。

把孩子送到救护病房后，我太太就开始设法与我联系。但那时不像现在这么方便，没有几个人有手机，营地的电话也接不通。感谢上帝，后来想起还有一位教会负责的弟兄因故留守家中，没有参加退修会，于是请他开车直接去营地把我接回来。路上他怕我担心，只是告诉我，孩子在楼梯上摔了一下，现在在医院。当我到达医院后，看到躺在床上的孩子，身上插满了管子和各种检测仪器的接线。医生告诉我们，CT 检查的结果是孩子颅内大面积出血，大脑许多区域被血覆盖，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医生一边检测，一边准备随时做开颅清除淤血及颅内减压手术。

家里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家人和我心里不免都有些恐惧和害怕，担心即使能保住孩子的性命，也不知道将来会落下什么残疾或是后遗症等等。想到几个小时前，孩子还是活泼可爱、笑容可掬，几个小时后就变成了这样，感叹人的生命实在是非常脆弱，不堪一击。

上帝的话发出亮光

那时，我和我太太刚信主没有几年，我父母是差不多一年前才从中国来美探亲。当时他们从北京乘飞机，中间要在日本东京



住一夜，然后换机飞到美国，再在美国换机才到达目的地。对于一句英文也不会的他们，从拿到赴美签证就开始犯愁，不知道怎样才能顺利来到美国。感谢上帝，从一上飞机，就不断有人像接力一样来主动帮助他们，直到下飞机见到我们为止。他们见到我们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他们这一路上遇到的好人比他们这一辈子遇到的好人还多。我告诉他们，这是因为教会许多弟兄姐妹一直在为你们祈求，上帝垂听了我们的祷告，是上帝亲自在保守和带领你们一路上平安顺利。

他们来美后，看到教会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弟兄姐妹相亲相爱，彼此相顾。上帝子民活出的美好见证深深地吸引了他们，来美三个月后他们就信主了。在受洗的前一夜，半梦半醒中，上帝亲自向我母亲说话，告诉她去看《圣经》的哪一页的哪一节，但没有说是哪一卷书。他们打开我不久前刚给他们买的《圣经》，看到《约书亚记》24章15节的下半节写着：“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他们以前从未读过《圣经》，是到美国后才刚刚开始接触，虽然明白了福音真理，接受了救恩，但对《圣经》完全不熟悉。我想如果不是我母亲亲自告诉我这样的事，我绝对不会相信上帝会这样向人说话。我刚硬的心甚至还想，如果我母亲告诉我任何其他一节《圣经》，我都不会相信是上帝亲自向她说的话。但是当我看到这一节经文以后，我的心被深深地触动，我不得不到上帝面前承认我的愚昧、无知和小信，恳求上帝的赦免。

如今面对发生这样大的事情，我们一家一起在监护室跪下来向上帝祷告，恳求上帝的怜悯，用祂大能的手施行拯救和医治。我为我自己的罪、为我的骄傲、为我自己的心硬、为我过去对上帝的怀疑深深忏悔，求上帝的饶恕和帮助，求上帝加添我的信心。



祷告中，上帝很清楚地把祂的话放在我脑海中，告诉我：“你从前只是风闻有我，现在是要让你亲眼看见我。”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这是《约伯记》42章5节的话。这是我信主几年后，上帝第一次清楚地藉着《圣经》向我说话。上帝的话一发出亮光，就驱走了我心里的忧愁和害怕，我相信上帝必定施行拯救，彰显祂的作为。信心一上来，再看孩子躺在那里的样子，就像平时睡着了一样安详。

从死亡线上被救回来

将近午夜时，一位平时带领我们查经、非常爱主的姐妹从退修会营地里打来电话，告诉我们两间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在迫切地为我们祷告，许多肢体还愿意彻夜为我们守望。当时我们教会的建堂工作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也有来自仇敌各方面的攻击和搅扰，正是急需靠着信心、靠着祷告来争战的时候。因着我孩子这件事，形成了24小时连续祷告守候网，大家同心合意来打赢这场争战。

最后这位姐妹告诉我：“不要怕，只要信，上帝要藉着这件事来应验《诗篇》46篇的信息，让它成为你生命中一个恩典的记号。”我当时信主只有几年，对上帝话语的认识极其肤浅，对上帝的可以藉着《圣经》或人的祷告向人说话没有清楚的经历。听到姐妹这样的话，一开始我也只当是鼓励，但是当事情逐步按着《圣经》所言发生了以后，我就不得不完全降服在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面前，俯伏向祂敬拜！

在《诗篇》46篇短短的11节经文当中，“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句话重复出现了3次（1，7和11节），实在是上帝向信靠祂



的人应许祂的同在，不但过去是，今天是，甚至将来都是我们的避难所。祂不仅让我们躲藏在祂的里面，祂要用大能的翅膀遮蔽我们，祂自己也亲自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第 2-3 节里说道：“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砰訇翻腾，山虽因海涨而战抖，我们也不害怕。”无论是谁，我们的一生中都会经历一些事情，犹如海浪翻腾、大地摇动、山会战抖一样，这些事情常常是我们无法避免，也无法控制的。这里我们看见，当困难和苦难来临时，上帝要把我们安置在高处，让我们在患难中学习依靠祂，不致被洪水淹没。因着有上帝所赐的平安在我们心里作主，我们就有力量，心中就不惧怕，因为祂一直在我们身旁，陪伴和扶持着我们。

第 4-5 节说到在上帝的城里有一道河，这河使上帝和人同得满足、安息和快乐。这河是满了分汊的，有许多支流。现今教会就是那道河，教会中的圣徒就是那些支流，每一个圣徒的祷告就是上帝能力的流出。从得知孩子捧着、生命处于危险状态仅仅几小时，两间教会的弟兄姐妹建立起 24 小时警醒祷告网，开始同心合意地为孩子代求，为我们祷告，为教会守望。这让我们真实经历到，当困难来临的时候，愿意付上祷告的代价，上帝必让我们经历祷告的大能！

面对突如其来的患难，一般人可能都会手忙脚乱，想尽一切办法去诊断和治疗，这是人之常情，完全可以理解。但是第 8-10 节的经文告诉我们，上帝其实是要我们先来到祂面前安静等候。如果我们肯放下我们自己，完全仰望、依赖和交托的时候，祂就要止息刀兵、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让我们看见祂的作为。



祂要我们休息，让我们知道祂是神！

当医生再次给小儿子做 CT 检查，以便决定是否需要做开颅手术的时候，发现大脑的出血范围没再扩大，孩子的病情已经相对趋于稳定了。于是决定继续观察，除了使用一点镇定剂以防抽搐惊厥外，没有进行什么治疗。通常像这样的摔伤、大面积脑出血止住后，第一天是最危险的时间段，因为怕引起脑水肿，以致压迫脑中枢，导致生命危险。在 20 小时左右进一步做 CT 检查时，发现出血面积开始缩小，说明淤血已经开始吸收，没有明显的脑水肿迹象。

感谢上帝，藉着两间教会的弟兄姐妹每天 24 小时连续不断地祷告把我们托住，使我们在这样的困难面前不至于软弱失望，有平安在我们里面；也使我们有信心仰望依靠上帝，把一切交托在祂的手里。上帝要按照祂的旨意和时间，用祂大能的手来施行医治，让我们经历祂的作为。

第 5 节下半句说到“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上帝的话实在是奇妙！在孩子摔着昏迷后的第三天，天刚刚亮的时候，孩子第一次从昏迷中醒过来，发出哭声。虽是哭声，对我们却是巨大的安慰，说明孩子终于从死亡线上被抢救了回来。孩子一边哭，一边吐，是那种喷射性的呕吐，据说这是典型的脑震荡后的症状，但很快又再次陷入昏迷状态。之后的几天，孩子就在这样的昏迷、醒来的循环中渐渐完全清醒过来，七天后孩子就直接从特护病房出院了。虽然接下来复查时，发现眼底的淤血几个月后才慢慢完全吸收，但各方面测试表明孩子是完全康复，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现今，孩子已长大成人，各方面都非常优秀，大学和研究生毕业后已开始工作。这完全是上帝的恩典！



苦难中恩典的记号

在人生道路中，我们都会面临一些风暴的侵袭，有时这种风暴甚至是致命性的，它常常是突然来到，而且是意外降临，使我们原本平静的生活一下子失控。

但是上帝很清楚地告诉祂的儿女：祂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参《耶利米书》29:11）。所有的苦难临在我们身上，是经过祂的许可和丈量，目的是要为我们提供一个机会，使我们可以更多经历到祂那广阔高深的爱，更深认识这位伟大的创造天地的上帝，藉此更多明白祂那永远的旨意。

在这个过程中，祂使我们学习不凭着自己去面对，而是能够转去寻求祂，定睛仰望祂。若我们专心寻求祂，就必寻见；全心呼求祂，就必蒙应允。在苦难中，若我们不去转向上帝，而是单独去面对，遭遇到的就多是困惑、失望、灰心、埋怨。

虽然在事情刚发生的时候，我心里问过：“上帝啊，你在哪里？为什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藉着教会众多弟兄姐妹的扶持，藉着教会及时、连续不间断地守望祷告，也藉着上帝话语的提醒，使我们一家老小都能够学习仰望主，自始至终我们没有任何埋怨和彼此责备。

虽然我现在仍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在祷告中我清楚地看到这是来自仇敌的攻击。因为从我和我太太信主一起受洗的第一周开始，就在我们家开始每周的学生查经聚会。后来在弟兄姐妹的扶持下，聚会的人数常常多达几十人，几年下来也有许多人在聚会中信主。当时我小儿子捧着的时间正是大学的毕业季，几位在一起同心合意追求、灵命比较成熟的弟兄姐妹刚



刚毕业离开，或许仇敌就是借着这个空隙发起攻击也未可知。我相信将来与主同在的时候，主必定会把一切的事指示给我，让我明白事情发生的缘由。

我坚信，主是赐福的主，祂允许苦难发生在祂的儿女身上，必定有祂的美意，祂要把我们所经历的苦难变成一种化妆的祝福，在我们生命中留下祂恩典的记号，让我们在苦难中学习谦卑、学习敬畏、学习感恩；也让我们清楚看到自己是多么有限，看到上帝是多么顾念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人。祂说我们的每根头发祂都数过了（参《马太福音》10:30）！当我们处在艰难困苦中，或是四面受敌、没有盼望的时候，祂要我们学习谦卑，放下我们自己，让祂的爱来环绕我们，让祂用钉痕的手来触摸我们，让我们从过去只是“风闻有你”，如今进入到“亲眼看见你”（参《约伯记》46:5）。藉着这样的经历，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可以得到提升，也让我们可以重新得力。

作者简介

宋本波，1983-1987年在北大生物系就读本科；1987-1990年在北大生物系就读硕士研究生。山东省淄博市人。1994年赴美，从事生物医学基础研究，现居美国加州。1996年在密西根大学“安城华人基督教会”决志信主，并于同年受洗，归入主的名下。2012-2018年在“基督学房”接受装备，毕业后在该校任助教。现在在“圣布诺神的家”教会任执事，并有讲台的服务。

最喜爱的经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11:28）和“‘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启示录》22:20）



那个想逃离的我，如今在爱里得建造

/ 何文（86级经济系）

干涸的心田洒上一滴清水

“妈妈！妈妈！”小女儿格瑞斯（Grace）的眼睛亮晶晶的，欢快地扑向接她放学的我。

“我有个好朋友啦！她叫朱莉亚（Julia），是我们家后院的邻居。我们俩商量好了，你们给我们买梯子吧，我们俩就可以天天翻墙一起玩啦！”

这是2013年的3月间。正上四年级的格瑞斯，因之前频繁搬家，没有连续两个年级是在同一所学校上的；加上她又害羞内向，每次好不容易刚交上一个朋友，就又要搬家了。这次搬回拉斯维加斯，已经过去半年多了，总算现在有了新朋友了！

那时我正在经历人生最大的风暴——被离婚、仇恨和痛苦完全吞噬了，每一天都站在死亡的边缘。因着做母亲的职责，才行尸走肉般地活着。每天除了送两个孩子上下学、做做饭，我已经无暇旁顾更多。格瑞斯结交新朋友这个消息，无疑在我干涸枯萎的心上洒了一滴清水。

我家后院与两个邻居的后院相接，一家地势比我家高出许多，墙高3米；另一家则基本相平，墙高仅1.5米，朱莉亚家恰好是



这矮墙邻居。于是两家分别给小朋友们买了挂梯，两个小姑娘每天放学回到各自的家，就开始乐此不疲地翻来翻去。朱莉亚是个金发碧眼的小美女，性格热情开朗，非常有礼貌，有各种好玩的主意带着格瑞斯玩。

最令我这个亚洲妈妈欣慰的是她学习优异，俩孩子总是先一起做完作业才玩。两个小脑袋凑在一起，有说不完的悄悄话。朱莉亚告诉我说她爸爸是这里空军基地的上校，妈妈是家庭主妇，家里还有个姐姐。放学接孩子时，碰到朱莉亚妈妈几回，她笑容灿烂、和善健谈。可是我哪里有心情和余力与她寒暄，更别提去拜访他们。只是看见小女儿一天比一天开朗开心，就随她俩玩去吧。

《圣经》滋润我渐渐成长

感谢上帝藉着我大学同学林霞来拯救我。我永远不会忘记2013年的5月4日，上帝用这段经文安慰我：“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哥林多后书》4:6a）我当时下了决心：把我的重担全交给祂，我只管单纯地相信，无论祂给我什么，都是最好的。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信，使我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仇恨、痛苦、黑暗和死亡渐渐地退去，代之而来的是心中的平安、喜乐、盼望和生命。

一个不可思议的变化是：本来完全读不进去的《圣经》，现在我却可以整段整本如饥似渴地读。我边读边问自己：这么好的道理，为什么之前都没有看见呢？

仿佛一个瞎眼的人，骤然从漆黑一片进入全然的光明，那种欣喜若狂、甜蜜美好，即使是初恋时也没有经历过。



既然心情好了，就想到孩子们已经来来往往两个多月了，还没有去她家拜访过她父母。于是某个下午我特地去拜访他们。首先注意到她家草坪上巨大的十字架，大门上挂的十字架，进门玄关处桌子上摆着各式各样的十字架和小天使摆设。

我忙迫不及待地问迎上来的朱莉亚的妈妈简（Jen）：“你是基督徒？”

“是啊，我们全家都是。”

我高兴地说：“我马上也是了！我6月30号受洗。”

“那太棒啦，祝贺你！等你受完洗，9月份我带你去参加一个超棒的免费圣经学习课程，叫‘圣经研读团契’（Bible Study Fellowship，简称BSF），可以和其他姐妹一起学习《圣经》，讨论有关《圣经》的问题，还有人给我们讲解《圣经》。你肯定会喜欢的。”

一听能学《圣经》，我马上就点头答应了。

6月到9月，我中间回了趟中国，到处旅行，怀着满腔的热情，把我生命翻转的经历，随走随传。我买了好多《圣经》，送给同学、朋友，甚至旅途中的路人，巴不得人人都即刻来认识这位给了我永恒新生命的上帝，然而效果甚微（后来才听说有同学认为我疯了）。

我每天花很多时间在读《圣经》上，仿佛一个饿了许久的人，忽然得着了丰富的食粮；又仿佛一棵已经干枯的树，被挪到潺潺而流的溪水旁，不但起死回生，还枝叶繁茂。圣灵让《圣经》上的话语活起来，每一天给我新鲜的食粮和活水，养育滋润我渐渐成长。我尤其钟爱《马太福音》，我信主之后的第一个功课，就



在《马太福音》5章44节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虽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我绝对做不到！但藉着从上帝而来的力量，我祷告了，祂就把那出人意外的平安赐在我的心里。

9月中我跟着简来到圣经研读团契。这才知道她是那里的小组长。

国际圣经研读团契（BSF International）^①原来是世界上最大的免费学《圣经》的非营利机构。在全世界70多个国家，有上千个研经班，超过40万的成员，一个学习周期达9年之久（现在是10年）。

渐渐喜欢上被爱的氛围

圣经研读团契的弟兄和姐妹的查经是分开的。我参加的是白日姐妹组，整个课程的安排特别适合在家带孩子的姐妹们：未到学龄的孩子们，可以带来团契，有儿童组的组长免费看护教导他们。学龄孩子开学之后，我们才开始上课；在孩子们放假之前，我们就结束了。也有晚间组针对上班的弟兄姐妹。

本年度圣经研读团契恰巧要学我最喜欢的《马太福音》。我乘兴期待而去，哪知第一堂讨论课就被泼了一大瓢冷水。我被分在一个有十几位西人姐妹的组里，我最年轻（虽然我已近半百），信主时间最短，学习时间最少。其他每个人都最少已经学过一轮，最夸张的已经学过三轮了。兼之美国人热情洋溢、能说会道，分享讨论极其热烈。再低头看看我的问题回答，简而又简；《圣经》

① 国际圣经研读团契：www.bsfinternational.org



的内容，基督教的术语，连中文都还没搞清，更别提英文了。再加上我本来就内向害羞，连举手的勇气都没有了。并且那个看上去很严厉的组长，还会像中国的老师一样，你没举手，她也会点到你的名，压力山大之下，我心里立刻打了退堂鼓。

只是碍于情面，不知道怎么告诉简。她每周三兴致勃勃地来载我一起往返。第三次回程的路上，她兴奋地说：“你知道吗？圣经研读团契的创始人约翰逊夫人（Ms. Johnson）原来是在中国的传教士，后因生病不得不回到美国。应其他姐妹的要求成立了这个团契。但她心心所念的就是有一天，能再向中国人传福音，只可惜她没有实现这愿望。”这时，简转过来，看了我一眼：“我有个感觉，你将来要做这事。”我？！开什么国际玩笑！虽然我有一瞬间的感动，但很快又把心思放在琢磨怎么告诉她我不想再去的事上。

机会终于来了：我感冒并且咽喉痛了。我就向神祷告说：“父神啊，你看我感冒了，嗓子疼得不行，我明天就不去了吧。而且你看，这纯粹是浪费时间。求你的灵来教导我、开启我，我在家里读中文《圣经》，那可是事半功倍。所以我以后就都不去了吧，除非你让我嗓子不疼了，否则你就是答应我了。”

做完这个祷告，我居然又睡着了，并且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中国女子用英文跟我说话，然后我用中文回答她。她反复强调：“社区要开大会，很重要，你需要参加。”我心里就是不想去，于是用各种理由搪塞她。我们正说着，从不远处走过来一个高大挺拔、年轻英俊、金发蓝眼的男孩（我在现实生活中从未见过这样的人）。他渐渐走近，经过我身旁，仿佛是多年的老朋友，向我微笑，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就走了。我心里感觉很温暖。对



面的中国女子仍旧絮絮叨叨地在说话。这时在我的右边不远处，忽然出现许多女子，都坐在如阶梯教室般的一排排长椅上热烈交谈。我心里想：这是社区开大会了。我侧过身子，就看见刚才从我身边经过的那个小伙子，坐在最后一排的长椅上，用手托着腮，向下方注视着。从他坐的位置能看见下面所有的女子。那一刻我心里想：也许这个社区大会真是很重要，我应该参加。

就在那时，我醒了。我第一个反应：上帝不让我退出圣经研读团契的学习；第二个反应：小伙子是个天使，我们的学习是有天使看顾的；第三个感觉：我的喉咙虽然没有完全不疼，但是疼痛非常轻微了。

我就向上帝祷告：“父神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我去圣经研读团契学习，在我看这是浪费时间，但既然你叫我去，我顺服你的旨意，我去。”

既然是上帝的旨意，我没别的选择，只好死心塌地了。每次老老实实在写我两句半的答案，但绝不举手，若组长提问，就把我的答案读一遍。这样又坚持了两三次，陆陆续续发生了一些事情。

有一个从神学院毕业的台湾姐妹加入了我在的讨论组，我很开心有伴又有可以请教的人了。接着，圣经研读团契管理负责人告诉我们有中文翻译的讲义，从此做作业的速度大大提高。只可惜台湾来的姐妹，学了几课，因家庭原因又退出了。然而同组好些西人姐妹开始分别在课后鼓励我，说我分享得好。在我分享大女儿青春期叛逆的无助之后，有姐妹课后拉着我，单独为我祷告，还叮嘱我要常常用《诗篇》91篇为女儿们祷告。又有姐妹听见我在分享中说求上帝赐我耐心，在课后急着找我说：“千万不要要求耐心啊，求耐心就有试炼，就有苦难。要求恩典，要求恩典啊！”



她们还常常送一些小礼物。还有我的组长，常常鼓励表扬我……我被她们浓浓的爱包围着、感动着。这也促使我不得不更认真地研习讲义、做作业、听讲道、读《圣经》。

渐渐地，我喜欢上了这个深度的学习，喜欢上了这个被爱的氛围。去圣经研读团契不再是不情不愿，而是期盼雀跃。

“好吧！父神，我愿意！”

2014年2月5日，曾经让我悲痛欲绝又悬而未决的离婚之事，在被上帝带领走过整整9个月之后，终于有了结果——被法官判离。虽然结果看似和我从前预期的一样，但我的心境已经不同了。我感谢上帝，祂使我化茧为蝶，出死入生了。那么，天父上帝啊，下一步，你要我做什么？

2月6日，教会姐妹小组组长朱迪姐，忽然给我打电话（她并不知道我2月5号的事）。她说：“我忽然有个想法：每次在姐妹聚会结束之前，给你十分钟，让你分享一下你在圣经研读团契所学的。你愿意吗？”我当时就笑了，仿佛看见父神在天上冲我眨眼睛。

上帝把我安排在一个特别有爱的教会里。我的牧师和师母常常关怀我、教导我，解答我《圣经》学习上的疑惑，也鼓励我在圣经研读团契里学习。姐妹小组的另一位组长梅姐常为我代祷，借属灵书籍给我。姐妹们常煮好吃的与我分享，互相交流学习《圣经》的体会。我在姐妹聚会上分享了两次之后，梅姐给我打电话说：“我看见这半年你灵命成长迅速，一定是跟你去参加的这个《圣经》学习有关。我真的很羡慕，我也想学。但是我的英文太差，没办法去学。”我立刻就想到了中文讲义和神学院毕业的台湾姐妹。



我说：“应该可以呀！我们有中文讲义，只要把台湾姐妹叫回来当组长，我们就可以开中文组，用中文讨论了。”我们两个都为这个想法兴奋不已。

可是我究竟要跟谁申请呢？圣经研读团契肯吗？虽说我听说加州有中文班，但那里华人众多，我们这个城市可从来没有过，我也不知道除了梅姐，还有谁想来学的。我思来想去，决定还是先跟简商量一下，问问她的意见。

我刚跟她一讲，她就兴奋地跳起来：“感谢上帝，这一定是祂的旨意！我去帮你讲，圣经研读团契一定会同意的。你也做好准备，做小组长。”

什么？！！！！

我说：“你搞错了吧？我受洗还不到9个月，来圣经研读团契学习还不到4个月。我做小组长，一群人都被我带坑里去了！”

简笑了，她认真地说：“人是看外表才能，上帝是看内心。上帝也不用你本来的才能，祂若是要用你，祂会供应你的。你只要告诉上帝你是否愿意，并且你应该自己祷告，看上帝有没有给你这个呼召。”

我在出离震惊中回家。一开始祷告便感受到了上帝给我的呼召：“我没有让你离开圣经研读团契，就是为了预备今天。”

“可是父神，我没有这个能力啊！我还是一个属灵的婴儿。”

“智慧、能力、恩赐都是从我来的。”

“可是我还是害怕，我觉得自己不能。”

于是我打电话给那位神学院毕业的台湾姐妹，请她来带领我



们。她说：“我没有领受这个呼召，这是上帝给你的呼召。你可以的，因为祂要给你添力。”

可是这个责任实在是太大了。在我看，这职分不但关乎我自己，也关乎别人属灵生命的成长，关乎永生中的福分。不行，我干不了！我要逃回世界去，逃回我离开了一年的工作去，我现在也实在需要公司的医疗保险（其实上帝的供应是即使我自己买保险也是绰绰有余，这不过是我的借口）。

然而说也奇怪，之前一直叫我回去工作的前老板不吭声了；有一个去了新公司当首席执行官的前同事，以前一直喊我去跟他干，这时也告诉我，公司正冻结雇佣，可以做顾问，不能做雇员，这就意味着我根本拿不到公司的医疗保险。我的直觉是：上帝把我回世界工作的路堵死了。

没办法，我只好又回来接着祷告，数算神恩，回想梦境，思索《圣经》上的话。我一次比一次更清楚地感受到上帝的呼召。终于在一次祷告中，我说：“好吧，父神，我愿意。你既然不怕我丢你脸，我也不怕丢你脸。”

这过程中，简也不时告诉我圣经研读团契方面的反应：他们很兴奋，也一直在祷告。中间有一次让简来问我：“最坏的情况下，能有几个组员？”

我说：“两个。”

他们祷告后，又告诉我：他们领受了上帝的心意，就是即使只有一个组员，也要开！

终于，圣经研读团契的负责人要来面试我了。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面试，我却一点都不紧张。正如我头天晚上告诉梅姐的：



“如果这真是上帝的心意，他的灵必要运行在我们中间，保守整个面试过程，使我的回答合乎圣经研读团契的要求。让负责人知道：我是神所拣选的；也让我再次确实地知道：是祂呼召我的。”

果然，过程十分顺利。我就这样成了该团契在拉斯维加斯第一个中文讨论班的小组长。

所有的“刚好”都是祂恩手的安排

既然成了小组长，这才知道，原来所有的小组长，每星期二都必须接受两个小时的小组长训练。不但是我们星期三在小组里所讨论的问题，在小组长中间要先被讨论一遍，而且讨论班的小组长，还需要写出经文的归纳分段、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属灵目的及应用问题；儿童组的组长则需要根据儿童的年龄段制定教程，还会培训带小组和关怀组员的过程中可能经历的各种问题的处理和教导。

我被训练了四个星期，观察了四个小组长带领小组的模式。2014年4月23日，我正式上岗了。感谢上帝，祂从我教会的姐妹组里，一开始就吸引了11位姐妹来参加圣经研读团契的学习。除了有两位是和我同期受洗的，其余都是比我灵命长、极其渴慕，在教会有服事的姐妹，包括我的组长梅姐。她们认真的态度，对《圣经》的深刻理解，热烈的分享和讨论，让我受益匪浅！

我恍然大悟，上帝借着梦境已预先告诉我：原来上帝让我做这个小组长，是借着星期二的英文小组长训练（那女子一直对我说英文），和星期三的小组讨论（我一直在说中文），让我在祂的话语和服事上，得着双倍的学习和训练的机会。并不是我来带领英文不佳的她们（因圣经研读团契小组长的职责本来就不是教



导，而是促进激发讨论），而是她们来托住我，我们彼此扶持，一起成长。

简在我成为小组长一年后，搬家去了别的州。她临行前对我说：“我们以前都是每两年被调换一个地方，却在拉斯维加斯待了三年。现在我知道：上帝安排我们的小女儿成为好朋友，我们做邻居，叫我们呆三年，是要带你去圣经研读团契做小组长。”所有的“刚好”与“恰巧”，其实都是上帝奇妙恩手的安排。

光阴荏苒，一晃我已经做圣经研读团契小组长七年了，这是我迄今为止做的最长的一份工作，也是报酬最丰厚得一份工作，虽然并不是用世上的钱财来衡量。我在教会里的服事也渐渐增多，开始带领基要真理班的教导和辅助新生命主日学的教导，我知道这都得益于我在圣经研读团契的学习和服事。

七年中，组员虽有来去，但也逐渐扩大为有两个组长、19个来自不同教会组员的中文讨论组。今年在上帝的带领下，我们转为网络班，在家中就可以参与讨论。已经有更多的姐妹申请加入，现有的许多组员感受并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成为组长开设更多的中文讨论组，让我们亲历上帝要将祂的福音传到地极的作为。

感谢上帝，让我在圣经研读团契中享受祂话语的甘甜丰富；又因姐妹们彼此扶助而坚持，因互相代祷而得力，因同感一灵而相爱……

作者简介

何文，出生于北京。1986-1990年，北京大学经济系本科。现居美国内华达州。2013年于美国决志。2013年于拉斯维加斯生命河



灵粮堂教会受洗，现在该教会和国际圣经研读团契（BSF International）服事。

最喜爱的经文：“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马太福音》6:33）

抗癌路上，你与我同行

/ 友阿蝶（88级生物系）

我被确诊患癌症

2017年4月，草长莺飞、春光明媚，走过自己的死荫之谷，我开始新的行程。在这幽暗中，我体会到上帝随时地看顾，也更清楚祂的恩召有何等的盼望。

早晨，医生打电话来报告病理检查结果。一周前他为我做肠镜时发现我的肠上有一个柠檬大的瘤，现在板上钉钉，碾碎所有的侥幸，确诊我患了肠癌。我还记得自己做完肠镜，很淡定，或者应该说木然，想要是能够不做放疗，先做手术，再做化疗，就好多了。不知道当年居里夫人怎么想的，居然觉得放射线可以治疗癌症。然后我祷告，求主怜悯我，不要做放疗。我丈夫看着我，只差没有流眼泪。我宽慰他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何况有永生的盼望。”他当然知道永生的盼望，只是心疼我要受很多苦。

不是说信耶稣是人生在世能做出的最好的选择吗？难道不是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不是说上帝是慈爱怜悯的，甚至将自己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了吗？基督徒为什么也会受苦？先贤是这样总结的：基督信仰，真正能够承载苦难。使徒保罗更是说过，“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使徒行传》14:22b）



如同沙砾促使牡蛎生成珍珠，苦难其实是基督徒的必修课，是生命成长的催化剂，更是上帝恩典的纪念碑。

每个基督徒经历的苦难不尽相同。对于我，癌症最先带来的是死的威胁。世人认为死亡意味着生命的终点，共产主义者为避开这个词，会隐晦地说某人“去见马克思了”。子欲养而亲不在，爱侣死别，白发送黑发，再没有比生死永隔更令人痛心疾首且无能为力的了。

对于基督徒来说，生活不仅仅是眼下的一地鸡毛，或者盼望中的诗和远方。人生，或者说世界的尽头，还有从上帝而来的审判，只是这个时间没有人知道。当年读《圣经》中的《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患有严重拖延症的我庆幸地说，圣殿山上还摆着清真寺，一时半会儿还建不成圣殿。圣殿既建不成，耶稣也就一时半会儿不会再来，言下之意是还可以继续混日子。我家弟兄不免摇头，他说：“耶稣虽然一年半载不会回来，但是你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去了。”曾经的戏言，如今因我患病而显得那么真实。

其实没什么可怕的

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死亡是奶奶去世。奶奶 1900 年出生于山西，她的父亲十分疼爱女儿。当年奶奶的姐姐、我们的大姨妈因为裹脚而趾骨折断，痛彻心扉，小小女孩儿和父亲一起哭。接下来她们的父亲（我的曾外祖）就死活拦阻，决不肯给她们裹脚，就算她们嫁不出去，要养活一辈子，也在所不惜。谁知接下来传教士在山西开设女学，有人游说曾外祖说，这些女儿大脚，反正也嫁不出去，还不如送去女学。这样，奶奶三姐妹都在教会学校中读书信主。



老家大姨妈在小小的院落中一直持续着唱诗读经的聚会，甚至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片混乱中都不曾完全中断。奶奶虽是天足，且真的离家远行，但中年丧夫，且爷爷兄弟两个相继染上伤寒过世，留下两个寡妇和十余个孩子，最小的尚未出生。奶奶在镇上的小学教书，弟媳持家将两家孩子们拉扯着长大。所依凭的，乃是看顾孤儿寡妇的耶和华。

清寒贫乏的生活中，父亲甚至靠着桌子上画出的键盘，学会了弹琴。那一首由山西小调谱曲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奶奶一直自在地唱着，现在也是我的孩子们喜欢的赞美诗。奶奶瘫痪多年去世时我11岁，和姐姐堂姐们一起去医院，亲手揭开她脸上盖着的白被单，只觉得奶奶神色安详，和平时睡着的时候没有什么不同，好像随时都会睁开眼睛叫我们扶她起来。奶奶这样平和地离世，医生护士们都很稀奇。

如今，我站在医院门槛上，望到自己可能面临的一个生命的尽头。确诊之初，我的肿瘤医生很有信心将我完全治好。但手术之后发现淋巴转移，按照统计数字，五年的存活率从70%下降到45%。肿瘤医生也期期艾艾地改口说治愈还是很有可能的。

事实上，从我确诊至今的两三年，我和丈夫身边已经各有一位同事因为同样的病症去世了，其中一个并没有比我年长多少。如果我很快见主，当如何交账？上帝要的是什么？《弥迦书》上说，“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迦书》6:8）聚会、家庭、工作，这些一直在做的，继续高高兴兴做下去就好。基督徒的死是新旅程的开始，短暂分别之后永远与上帝同在。死的威胁，其实没什么可怕的。



治疗中“凡事谢恩”

这个心态按基督徒的说法，叫“存心喜乐”。在这个抗癌的旅程中，我真的经历到很多上帝的恩典，如同幽暗处的珍宝。

首先，是治疗过程轻松搞定。我的家庭医生，本教会的纯姐妹夫妇商量了一下，认为现在肠癌多发常见，治疗措施已经有一套定势，建议我就近治疗，不要迷信大的医疗中心，或者有名望的医生。这是个极其英明的决定。丈夫的同事查出癌症后，不放心本地医生，去国际著名的思隆·凯特琳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找名医，先是排队轮候就等了很久；及至轮到，医生又临时出去开会，只好改期再等，终于手术时发现已经转移到肝肺。我的同事，也是同样找到这家癌症中心，虽然没有耽误，但是每次化疗，长途奔波，雪上加霜。我呢，本地大学医院离家只有五分钟车程，专司肠癌的肿瘤医生不但是中国人，甚至和我同名同姓，早些时候就因为重名的缘故打过交道，她的护士秘书们戏称我立刻免费升级成为VIP（非常重要人士，very important person 的缩写）病人。我甚至在随后的CT检查时，遇到一位基督徒阿姨同病相怜，她的女儿也刚刚做过全套治疗。当时我们在候检室一起祷告，她也鼓励我在随后的化疗中不必担心免疫力低下而停止聚会。

我一直惦记着那个瘤子的个头，我需要先做放疗，将这个“烂土豆”缩小一些才好切除。肿瘤医生建议我不妨先去找外科负责手术的医生咨询一下。刚好教会梅姐妹在本地医院的手术室做护士，又对这一科很熟悉，她仍建议我不要迷信名医专家。梅姐妹专门请假和我一起去见她力荐的消化科主力外科医生，也是一个女医生，应该十分繁忙辛苦，脸面看起来三四十岁，头发很少，



像是中医说睡眠不够的样子。她检查了一下，说“没问题，我可以把这个切下来。”梅当机立断，和医生敲定五月最近的一个时间手术，并且选了早上，医生护士刚刚上班，精神体力最佳的时候。梅甚至帮我安排了当时最好的一个实习医生做助手，并且亲自在手术时为我掠阵。

不料术前常规检查时发现我的心跳慢，不宜手术。这件事实在显示出上帝细致的关怀和预备。前一年，纯姐妹刚刚自己开诊所，我觉得自己身体健康，应该帮衬她的生意，就转去她那里做每年一度的例行体检。谁知当时心电图显示我每分钟心跳 37 次。她认为情况严重，盯着我去看心脏专科，一个夏天做了无数检查，什么问题也没有。心脏专家最后说，只能认为我平常锻炼，心脏功能极佳，才跳得这么慢。这些检查至此尚不足一年，两个医生都签字认为我可以尽快手术。

手术安排在早上七点，但是要求我们五点钟登记。没想到这么早，这么乡下的地方，候诊室中已经人头攒动，大屏幕上列着几十个手术室的预备情况。我留意到候诊的人中有几个亚裔面孔，感觉是江浙一带人士，并不说普通话。我还没鼓起勇气和他们打招呼，即被护士叫进去了。巧在我和这几个人在预备手术的地方正好斜对面，这时我丈夫停好车子也找来了。更巧的是病人的亲友中有一位姐妹最近来过我们教会，那天刚好轮到我丈夫讲道，现在他们互相认出来。这位姐妹数年前因乳腺癌在这个医院手术治疗，她推荐她的朋友也来这家医院治疗一期的肺癌。她自己慕道初信，朋友全家尚完全不认识主。这样，我们一起在手术之前祷告交托，彼此都得安慰。

我的手术是一个微创手术，不需要再像以前一样在腹部切尺



余开口。只是在肚脐和近侧打两个不需要缝合的小口，小腹横切一个两三寸的长切口，探头什么的放进去，癌变组织及周围淋巴切下来，装到一个塑料袋里，从长切口拉出来，再把所有需要缝合的切口用图书钉一样的钉子钉在一起。梅先前已经给我在 YouTube 上看过这些程序。手术对于我来说，不过睡了一觉。不妙的是醒过来发现身上林林总总挂满了各种东西——氧气、电线监控心跳血压、血氧、输液，这些是我认得出的。伤口处还有一两个导管，躺在床上，护士会将气垫缠在我两个小腿上按摩。这样我单单起床下地就得费很大阵仗，好在这些管子电线大部分可以自己拆卸，然后挂在输液架上，就可以推着输液架行动了，并不需要家人陪护。手术后饮食有很多限制，只能吃医院提供的低纤维食物。这些细节使我对“凡事谢恩”有了更深的体会。

恩典一路伴随

上帝允许基督徒落在苦难之中，不单单让人体会到平常生活中隐藏的恩典，更透过这些苦难使我们突破平常生活中难以突破的瓶颈。

抗癌过程中，我觉得自己最显著的进步，在于敢接受弟兄姐妹的帮助。在医院的几天里，姐妹们说要来探望，以我孤僻的性格最怕麻烦人，更怕这样衣冠不整、缺乏梳洗地见人。不过《圣经》上说“施比受有福”，接受别人的施予，我想会使来探望的姐妹们更有福，也是我当学的一个功课。其实，姐妹们来了之后，只顺手帮我将病房各处东西摆放整齐，而这正是我平时不太擅长的事，我心情就会好很多。来探望的姐妹们还带来孩子们的心意，最让我感动。

刚刚确诊的时候，纯姐妹提醒我需要把自己服事的青少年主日学交待给别人。记得我上完当时的最后一课，告诉孩子们我要休病假，孩子们有点激动，哗然中年纪小的好像有谁问：“Are you going to die?”（你会死吗？）现在他们自己画了很大的卡片，写上祝福问候的话。梅的小女儿才两三岁，自己涂抹了一张白纸，费力折叠成小方块，也托妈妈带给我。我生病的一个意外祝福是这些孩子们也开始想到“我要往哪里去？”这样的人生终极问题。主日学班上的一个孩子后来去了医学院，寒假回来还专门约了我，访谈重症患者怎样在基督信仰里应对生命中的困境。这一切在我看来正应了《圣经》上的话，“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马书》8:28）

抗癌过程中，不单精神上的压力，身体上的苦楚也一样被上帝承载。对于我，手术带来的疼痛，至少是熟悉的感觉，且有各种麻醉品抵挡，相对容易些。化疗的各种难受，一言难尽不堪回首。做化疗之前，先做了一个小手术，在胸口皮下植入一个瓶盖那么大的端口，上面连着的管子从颈动脉直接插到心脏。这样，化疗的药物输入体内，可以立刻被大量血液稀释，进入循环，而不会损伤局部的血管。按照程序，共有12次化疗，每两周一次，每次耗时约48小时……

在这样的光景里，上帝的恩典如同光照在死荫之地。教会姐妹们平时会安排为教会及社区中有需要的家庭送饭，这次，负责安排的姐妹说：“我们现在最有需要送饭的就是你们家。”这给我们一家带来极大的祝福。化疗中我的胃口变了又变，对食物有难以预料的渴望或排斥，比怀孕的时候困难得多。奇妙的是每次有弟兄姐妹送饭，都恰好是我可以吃、甚至是我正好惦记着想吃东西。最绝的是我以前不喜辣，平常也不吃辣。有几天胃口极差，



刚好送饭的姐妹和我不熟，是四川人，送来的拿手菜都是辣的。多亏那些辣菜，每天我可以吃些东西。一个姐妹的母亲因癌症过世，她觉得如果母亲可以坚持完成化疗，也许不会早早过世。她自己经济并不宽裕，却为我订购昂贵的营养品，鼓励我无论如何一定坚持下去。

另外需要感恩的是我的家人，特别是孩子们。大儿子那时刚好拿到许可开始学车，安装泵的那个手术就是他带我去做的。手术之后，我还在监控恢复的过程中，模模糊糊听到护士和什么人打电话，说：“...her driver is this terrific teenager, great manners, so polite...”（……她的司机是个很棒的少年，很有礼貌……）后来梅来看我，向这个护士见证，说这个孩子从小在教会长大，信主受洗才会这么懂事。大儿子就在后面做个怪脸，又孩子气十足。后来化疗也是他每次送我去拔针。

这两年，我的身体一直不能恢复，站起来，甚至只是扬起头，就有可能眼前一黑；加之腿脚麻木，很容易失去平衡。一家人都训练有素，随时准备抓住我。眼前一片黑暗中，听到急促的脚步声奔过来，常让我感恩地流泪。上帝借着家人和周围弟兄姐妹赐下很多恩典，就像《约翰福音》中所说，主耶稣所行的，若一一记述下来，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参《约翰福音》21:25）。

尾声

我常想，坦然面对死亡是基督徒的一个必修课。行过死荫幽谷，我更体会上帝的恩典。患过癌症，我觉得更可以体察别人的软弱，也更容易和其他身体不适或者家人身体不适的人沟通。我想起使徒保罗在离世前所说的话：“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

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提摩太后书》4:7）。抗癌的一仗对于我，已经接近尾声。新的旅程，即将开始，我知有谁与我同行……

作者简介

友阿蝶，1988-1992年，北京大学生物系本科。现居美国纽约州，在当地教会服事年轻人。最大的盼望是孩子们清楚知道耶稣是谁，然后有好的行为。

服事中喜爱用这节经文提醒年轻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作信徒的榜样。”（《提摩太前书》4:12）



怀疑和抗拒，在健康危机中回归安息

/ 杨静岳（92级化学系）

耶稣更像“远房亲戚”

我和克里斯（Chris）相识于实验室。那时，他在做博士后，而我在同一个实验室刚刚开始自己的研究生学习。克里斯很腼腆，不会主动和人打招呼，但如果你有需要，他一定会尽心尽力地帮忙。他很安静，常常面带微笑地听口若悬河的同事谈古论今，从不打断，偶尔发表一点看法。和你聊天时，他一般都是问一句答一句，从来不会主动开始聊一个话题。

和很多博士后和研究生一样，克里斯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实验室，兢兢业业地做自己的研究课题。我们慢慢熟识起来。

我了解到他之所以选择做心血管疾病的研究，很大程度是因为父亲在 50 岁不到时因心脏病突发过世了。时间长了，我们互生好感，开始交往。

随着我们关系不断加深，我却开始担忧。那时，我已经决志信主，但是我对克里斯的信仰一无所知，而且我还有意回避这个问题。我相信夫妻有共同的信仰是幸福婚姻的基石，但是如果克里斯不信耶稣呢？在一次朋友聚会中，克里斯被问及信仰问题。

“信，我相信有神，我相信耶稣。”克里斯一脸真诚地说。我悬



在半空中的心落了下来。克里斯开始和我一起去教会参加聚会。不久，我们在教会举行了婚礼。婚后半年，他也受洗了！

我和克里斯虽然每周日都去教会，但我们的信仰就像温吞水，不热也不冷。慢慢地，水的温度有了变凉的趋势。克里斯开始抱怨，周日去教会占用太多的时间了。他可以用这些时间做好多事情，比如清理家里的前后院，既锻炼了身体，又改善了院子的状况。对于我来说，信仰变成了每周日程的一部分。周日早上安排出三个小时的时间带着家人去教会参加主日学和崇拜，再和熟悉的会友叙叙家常。午饭后，回归日常：或去参加孩子的活动，或准备下周的工作。耶稣对我们来说，更像一个“远房亲戚”，平时不大联系，有重要的事情，就通知一下，也没觉得祂参与了我们的生活。而且“远亲不如近邻”，很多生活中的事情，“近邻”的帮忙更加直接和到位。

耶稣似乎缺席了

2016年7月的一个周日，牧师讲到《马太福音》第7章的两段经文。第一段是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马太福音》7:13-14）第二段是耶稣又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马太福音》7:22-23）

这几段经文让克里斯大为不满。他一改往日安静、不与人争论的性情，气愤地对我说：“我们毫无希望！你看到没有，只有



少数几个人可以进天堂。这儿写得很清楚！耶稣还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离开我去吧！’你看，祂厌恶我们。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不可能得救！”

从那天以后，克里斯开始拒绝去教会。他认定这几段经文告诉他，自己永远不知道自己的努力会不会被上帝接纳。而且只有少数人可以进天国，大部分人都不会被上帝待见，包括他自己，那跟随基督还有什么意义呢？我虽然觉得他的想法过于偏激，可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和言辞来讨论。内心深处，我甚至感到了共鸣。是啊，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中，耶稣似乎缺席了。祂没有出现在我们的庆祝活动中，给我们表扬和鼓励；祂也没有出现在我们遭遇困难和矛盾的时候，帮我们解决问题；祂甚至没有在我们做了错事的时候谴责我们。

与此同时，克里斯的身体出现了很多不适。他的右腿变得很软弱，导致走路趋于缓慢。他时常头痛而且易疲倦，很早就上床睡觉。不仅如此，他的记忆力也变得很糟糕，原本性格非常温和的他变得暴躁易怒，家中的气氛也随之变得有些阴郁和压抑，犹如一层乌云笼罩在上空。几乎没去看过病的克里斯在劝说下去看了医生。因为他家里有心血管疾病史，我们认为他的健康问题可能与此相关。医生的结论证实了我们的猜测：他的血压有些偏高，其他的症状，医生认为是衰老的结果。我们松了口气，还好不是什么大问题，克里斯那段时间一直绷紧的神经似乎也放松了好多。之后的一个月，他遵照医嘱吃降压药和止痛药。我向周围熟悉的人述说自己的担忧，征求他们的想法。但是我们没有去麻烦耶稣，耶稣能帮上什么忙呢？



一切戛然而止

克里斯的健康情况没有明显改善，但也好像没有恶化。我们觉得好像只要照常生活，一切不顺心的事情都会过去。

十月底的一个周五，克里斯没有像往常一样在六点半回到家。时间慢慢流逝，他却一直没有任何归家的迹象或者消息。我开始给他频繁地拨打电话和留言，都没有回音。我越来越觉得不对劲，也越来越焦躁不安。两个小时后，我拨通了他工作单位保安处的电话，请他们帮忙到他的办公室和停车场去看看他是不是还在工作地点。经过漫长的半小时等待，我终于接到了保安人员的回电，他们在克里斯的办公室附近找到了他。当时，克里斯不停地在过道里兜圈子，试图找到回办公室的方向。保安人员问他一些简单的问题，他都回答不上来。于是保安人员当机立断，把他送到了相邻医院的急诊室。

当我赶到急诊室时，已是深夜。急诊室的拥挤焦躁与外面的寂静无声形成鲜明对比。对这儿的许多人来说，这注定是一个无法入睡的夜晚，包括我和克里斯。克里斯静静地躺在一个隔间的病床上，一脸疲惫，仿佛一个打了败仗被俘获的士兵无助地等待自己命运的判决。医护人员告诉我，他们已经给克里斯做完了多项检查，会尽早告诉我们结果。

克里斯到底怎么了？看着他现在的样子，再联想到过去几个月他的状况和今晚的意外，我意识到情况远比我们想象得严重。我的脑子一片空白，生活的暂停键悄然按了下去。明天是周六，等待我们的不再是一周忙碌后的整体或是孩子的活动安排，而是一个个问号。



接近凌晨的时候，医生初步诊断的结果出来了。脑部磁共振成像(MRI)扫描显示克里斯的脑内长了一个高尔夫球大小的肿瘤，但是医生还不能断定肿瘤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这个肿瘤正好阻塞了脑脊液(cerebral spinal fluid)的循环，造成脑部积水(hydrocephalus)。肿瘤的存在压迫了周围的神经，导致头痛、记忆力减退、腿部活动不便，甚至坏脾气，这些都和他这几个月来的症状完全吻合。我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诊断结果，而且克里斯的脑内积水已到了非常危险的边缘，必须进重症监护室(ICU)观察，尽快接受手术。我们似乎一路行走，突然发现前面是一个断崖，一切将会戛然而止……

黑夜慢慢褪去，曙光照进了重症监护室，照在了昏睡的克里斯的身上，他的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和导线。克里斯现在在想什么？愤怒、怨恨、还是绝望？他没有流露任何一种情绪，看上去很平静，似乎放弃了任何自己的权利。那一刻，我对人没法掌控自己的一切有了更直接的体会。我想到了克里斯的父亲，在老人突然病逝于心脏病之前，他已经按计划储存了足够的退休金，研究了自己理想的退休地点，准备四年后孩子大学毕业就去过自己向往的生活。然而，一切止于一个寻常不过的早晨……正如克里斯的妈妈在回顾这个转变时，会无可奈何地加上一句：“You never know.”（你永远都不会知道）。生活的无常让我们无处可逃，怎么办？我知道我已经做过一个选择。在这个时刻，我的信仰会和我的生活有一个什么样的碰撞呢？尤其是我和克里斯有意无意地把主耶稣排除在我们的生活之外……



有一种力量在护理

克里斯的手术很快被安排在两天以后的周一。周六，得知克里斯生病的消息后，克里斯的弟弟 Casey 和弟媳 Naz 立即从外地赶了过来。经过一夜的沉寂，克里斯清醒过来。清醒后的克里斯意外的平静，甚至还露出久违的笑容，积极配合医生护士做手术前的检查和准备。这有些出乎我的意料。过去的几个月，他的情绪一直低沉，我一不小心就会触犯他。刚刚得知这么意外的诊断结果而且还有很多未知的变数，我想他可能会很难接受，有很多负面情绪，可是他却显得那么平安放松。与此同时，随着克里斯即将手术的消息传出去，很多人开始为他祷告。

周一早上，当很多人还在回味周末的快乐时光时，医生护士已经开始做手术前的紧张准备。克里斯将要面临的开颅手术有很多变数：手术会顺利吗？肿瘤是恶性还是良性？愈后结果会怎么样？这些问题随着手术时间的临近，渐渐揪紧了克里斯和我的心，之前相对放松的气氛也仿佛慢慢凝固。

在等待时，我们迎来了一位意外的造访者——教会的牧师。我们没有特意告诉教会克里斯的手术时间和具体地点，但牧师在克里斯即将进入隔离的手术间前找到了我们。我很高兴见到牧师，却担心克里斯的反应。他此前已经对信仰有很多不解和不满，现在的病痛和诊断结果会不会让他更坚信自己之前对于《圣经》的解读，从而更远离信仰？但克里斯看上去也很高兴见到牧师，并且欣然接受牧师为他祷告的请求。这是很长时间以来，克里斯第一次和我一起祷告。

手术时间漫长，当克里斯被送回重症监护室，主刀医生来和我们会面时，已是夜晚时分。等来的都是好消息——手术一切顺利，



医生把所有的肿瘤都清除了,从初步的情况来看,肿瘤应该是良性,手术后的康复应该没有什么问题。那一刻,我心中充满了满满的感激。诚然,家人、朋友、医生,都是我们的依靠,但有这样一种力量将他们在合适的时间放在了克里斯的身边。回想起周五他去上班时,他脑内的积水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水平;准备下班回家时,他失去了方向感和应有的反应能力,找不到出办公室的路。也正是因为这样,他避免了在路上可能导致的车祸或者是迷路走丢;而克里斯的工作地点距离他就医的这所享誉美国的医院仅几步之遥!

在重症监护室待了一天,后,克里斯的情况稳定,周三,他转到了普通病房。他病房的窗口正好对着我们的城市公园,眺望出去,树的叶子刚开始变色,各种层次的颜色交织一起,宛如一幅油画。我心想克里斯在这儿住上几天也挺好的,可是周四中午,我突然被告知他可以出院了!这简直难以相信。

经历充满爱的天父

手术后的克里斯好像卸下了几个月来一直扛着重担,平和恬静,我能感受到他的可喜转变不仅仅是因为肿瘤的切除。回家后的两天,一位来探访的朋友提到她一直为克里斯祷告,向来问一句答一句的他出乎意料地开始和我们分享他手术的经历。

“手术前,我很高兴地见到牧师到准备室为我祷告。之后,麻醉师给我上了麻药。”克里斯缓缓地说,“按理说,我这个时候应该已失去意识,不再有什么记忆。可是,我非常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牧师从侧面走进了我的视野之内,转向我,然后朝我走来。奇妙的是,他被一层又一层万花筒般的光环所环绕,那多彩绚烂



的光一直延伸到我的视线之外……他的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看上去是如此喜乐，我的心里感到从未有过的平安和喜乐。这两天，我都在想，这应该是圣灵透过牧师来安抚我。除此之外，我想不出别的解释。”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克里斯分享关于信仰的主题，我知道他能够分享他的这段经历是非常的不容易。一方面，作为一个科学研究人员，他有着严谨的治学态度，是不会分享他不相信是真实的事情的。二来，克里斯不是喜欢分享的人，他个性内向，而且还认为信仰是个人隐私。我相信如果不是因为他所经历的事件是真实的，并且对他有非常大的触动，他是不会自愿来分享的。我心里泛起阵阵波澜。以往也听过不少人分享他们所经历的神迹，我总是或多或少在推敲事情的前因后果，在推敲事件之间是否真的存在因果关系，而不是当事人的一厢情愿。而这一次做分享的是我最熟悉的人，一个我认为极少可能会在这样的场合下公开讲述的人。

在随后的日子里，克里斯向我分享了更多他在那个星期的经历。在他突然丧失了意识而被送到急诊室，以及诊断结果出来之时，他没有感到无助和害怕，而是得知自己病因得宽慰，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想到了耶稣。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他已经很少去教会，因为他认为耶稣即便存在，也不会完全接受他这样一个没有尽心尽力为主做工的人。可是那一刻，他想到了耶稣，心里变得坦然和平安。

经历了手术前或是手术中见到的景象，克里斯受到莫大的宽慰，好像一个认为自己已经被父母抛弃的孩子突然发现父母没有离弃他，反而一直都在深深地爱着他。手术完后，在重症监护室



（ICU）等候康复时，他心里充满了平安和希望。他完完全全被说服了，上帝在这个危机中向他显现，他经历的是充满爱的天父。在这儿，一个从未谋面的牧师来到他的隔间为他祷告。另一时间，一位在医院做清洁的工作人员问他是否认识主耶稣；在他给了肯定的答复后，这位阿姨告诉他说：“嗯，我可以看得出来。”

尾声

过去的几个月在我的脑海中回放。在我们的信仰慢慢消寂萎缩的时候，在克里斯怀疑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也心存疑问的时候，我们经历了这场健康危机——最终，他的怀疑随着他的脑瘤一起被切除了。他花了不少时间把他的经历写了出来，主动和很多人分享，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如此地用心于信仰。我作为他经历的见证者，也和他一起走过这场经历，让我也看到自己的小信。

我们俩都仿佛又经历了一次洗礼，正如克里斯在他见证里写的：“这一次的经历让我切身感受到上帝的爱是如此真实：祂像一个慈爱的父亲爱自己孩子般地爱着我。”

作者简介：

杨静岳，出生于云南，1992—1997年，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本科。现居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郡。2006年于美国决志受洗。

最喜爱经文之一：“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言》9:10）



从梦想当教授到全职妈妈， 生命因信仰而不同

/ 徐振华（10级人口研究所）

我从北大毕业已经 10 年。

回首 15 年前，当我第一次走进校园的时候，那里犹如一座美丽不朽的城邑。漫步在未名湖畔，我仿佛可以闻到智慧的香气。那一刻，我的内心充实而高傲。我曾认为自己的努力配得如此美景；而今，我才晓得那里没有一件美物是出于我的手。我可以来到这里，全在乎园子主人的慷慨和热忱。

或许有人认为，可以在北大学习生活大多是优等生才有的经历。我也曾这样想，骄傲地将自己归入优等生的行列。每当学业上取得一点成绩，我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地方，因为我是“北大”的学生；每当学业受挫，我会很失落，觉得我的能力真配不上“北大”的牌子。我对自己的定位曾一度在自傲和自卑的情绪里摇摆不定，生命也因此陷入一片泥潭当中。

我发现我追求的不过是别人眼中的“北大”和自己内心无止境的成就感。遗憾的是，即便我得到了别人的认可，也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满足。掌声落下，我会谋算学业上要努力的下一个高峰，保持自己在别人眼里卓越的状态。而对于学习科目本身我没有太多兴趣，只是相信依据自己的经验，只要努力便可达到目标。



就这样，我无视自己有限的能力和内心真正的兴趣，在学业的成功上寻求满足。盲目中，我怀着一颗忐忑，害怕被人否定，被人遗忘的心，又开始了新的征程。一路跌跌撞撞，我却不断奋力奔跑，从不敢懈怠。

我的内心没有真正的平安。我问自己：为什么每次奋力拼搏达到目标后，心中的满足却无法持久？有没有一个可以带来内心长久满足，且付上一生的时间而不至遗憾的目标呢？

在北大的那些年，我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十岁那年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出生在哈尔滨一个富足的家庭。在我眼中，父亲是位充满爱心且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兼工程师；母亲是位美丽善良、温柔勇敢的女人。我有个可爱的弟弟，他从小喜欢和爸爸研究收藏各种汽车模型，拥有的车模不计其数。

我和弟弟还小的时候，每逢盛夏时节，我们全家经常去松花江上划船，去太阳岛野餐。父亲擅长摄影和绘画，照片和速写本上记录了我们儿时许多美好的瞬间。

我的童年一直有爷爷陪伴。尽管我和爷爷年龄相差 70 岁，但在孩子的眼中，他是最贴心的伙伴。那时，爷爷拄着拐杖常带着五六岁的我去离家不远的田径运动场看比赛。我们戴着白色的遮阳帽，坐在看台上一起晒太阳、聊天、吃蛋糕、喝饮料，时不时地看一眼比赛。和爷爷在一起的时光，充满了欢乐。

爷爷陪我到十岁。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很多时候是在医院度过的。周末，父母常带我去看望爷爷。一日，爷爷在医院的花园里，



为我捕到一只非常漂亮的彩蝶。我兴奋地将彩蝶捧在手心，蓝绿色的双翼，在夏日里散发着耀眼的光辉。回想那时，蝴蝶的生命不过十几日。生命的光阴如此短暂，但创造它的天父没有轻看它，却用心为它编织了一件精致华美的外衣。外衣精美到极致，足以触动年幼孩子的心。

第二年，又到蝴蝶飞舞的季节，爷爷离开了我们。那年，他81岁。

爷爷一生崇尚共产主义，颇具勤劳踏实的工匠精神，工作中得到很多人的肯定。但鲜为人知的是，爷爷相信这世界上有神灵，有位超自然的主宰。爷爷过世后，我们全家人清明去祭扫。望着骨灰盒上那面鲜红的旗帜，父亲谈起了爷爷对永生的寻求，对上帝的渴慕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爷爷相信人是有灵的；尽管身体会消逝，但灵魂不会逝去，不会衰残。

二十那年

时光，如山间清澈的溪水，伴随着欢快的鸟鸣声，从彩色石子上欣然划过。

爷爷离开十年后，我已经20岁，在哈尔滨一所高校念大学本科。

第一学期圣诞节前夕，我的母亲因肺癌在哈尔滨病逝。那年，她只有46岁。

在母亲病榻前，邻居大娘曾向母亲传福音。



一次，大娘带了几位教会姐妹来到家里。她们邀请父亲，一同跪在母亲床前祷告。我和弟弟跪在卧室门口，可以清晰地听到祷告的言语。两鬓斑白的老姐妹恳求上帝医治母亲的病，口中不停地念叨着“主啊，主啊……阿们，阿们。”

那时，我和弟弟分别上高中和初中。我认为这些关于上帝的事，都是迷信，荒唐可笑。但出于对老姐妹和母亲的尊重，我假装虔诚地俯伏在地，跪着祷告。

母亲从一年前开始接受治疗，身体状况已经每况愈下。她昔日丰满的身材、浓密的黑发、灿烂的微笑早已不在。母亲无法站立太久，常要靠吸氧气维持正常呼吸。

看着母亲如一枝衰残的玫瑰，我没有想办法挪开她的疾苦，而是选择转身逃避。我不敢面对母亲不久后将永远离开我们的现实，内心的恐惧和不安被自己的骄傲掩盖，平静的外表下是深深的绝望。

我口头上感谢几位老姐妹对母亲的关心，心里却嫌弃她们文化程度有限，没有科学常识。在卧室门口祷告的时候，我几乎笑出声来。

祷告完，一位老姐妹用手在一个小碗里沾了一点水，然后将手放在母亲的前额，并大声欢呼：“哈利路亚，赞美主！”那一天，在父亲和几位老姐妹的祷告中，在我玩世不恭的嬉笑中，母亲受洗了。

母亲受洗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们收到医院病危通知有三次之多，但母亲都奇迹般地活下来。过世前的几个月里，母亲很感恩，因为上帝听了她的祈求。她实现了自己作为母亲的一个



愿望，可以亲眼看到我考上大学。令母亲喜悦的是，她居然还可以和父亲一起送我去学校。

大学校园离家不远，开车只需要半个小时。我们将车停在离宿舍楼最近的停车场。父母将我住宿会用到的一切都准备好，很高兴地陪我来到宿舍楼下。我提起行李和他们挥手告别，正要转身走进宿舍楼。那一刻，我发现母亲的眼圈红了，似乎有眼泪要落下来。我不敢面对这一幕，因为不知道母亲还可以陪我多久。但转念间，想到周末就可以回家见到父母了，我就头也没回，连忙提着行李穿过了宿舍楼两层深褐色的玻璃门，然后才敢转过身看父母。玻璃门在我们中间犹如一堵厚厚的墙，我奋力地掩饰着自己的悲伤和恐惧。透过玻璃门，模糊的双眼看到母亲在父亲的陪伴下，抬起手，用指头轻轻地划过面颊，抹去泪痕。

后来的几个月，正逢哈尔滨的秋冬季节。母亲曾多次晚间咳血，出血量很多，需要立即送去医院。深夜里，每次母亲情况紧急的时候，我会拨打120急救电话，联系住在附近的家人。弟弟帮忙清理。父亲要照顾母亲，用手臂支撑着她虚弱的身体，并要在急救车来之前，为母亲穿好衣帽，背上担架。如今回想起20年前的这一幕，原本是全家人最惊慌失措的时候，上帝却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

2001年初冬的一个傍晚，母亲歇了世上的劳苦，在全家人的陪伴中，安心地去了她向往的地方。临走的时候，一滴泪珠从她的眼角无声地流下来。

母亲过世后，父亲挑选出我和弟弟小时候与母亲一起拍的合影，扩印后镶在镜框中，挂在我们抬头即可看见的地方。看着一张张照片，我的思绪常回到从前。母亲似乎存在于一个虽然看不



到但可以感知到的空间里，她的声音依然围绕着我，温柔而真切。我想如果真的有天堂，我也要去，为了有一天可以与母亲相遇。

母亲这份形影不离的爱，让我充满盼望地度过每一个没有她陪伴在身边的长夜。

而立之年

年少懵懂时，爷爷和母亲的离开让我意识到人一生的年日是如此有限。

我们离人生的终点还有多远，无人可以确切知道。想到这里，我们的心情是无奈？恐惧？还是期待已久？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如果《圣经》里这段《约翰福音》的记载是真实的，那么相信上帝的人，就必有永生。感谢上帝的拣选和眷顾，在而立之年，上帝将这份永生的盼望赐给了我。

时间推进到2010年，那时我已经结婚，先生出国读博已有两年时间，我在北大读研也接近毕业。同学们都确定了毕业去向，几乎每一个人都在忙着庆祝、聚餐、告别。而我申请出国读博的计划，却因为英语成绩和科研背景较弱没能在毕业前实现。先生和我商量，决定毕业后我先到美国陪读，然后再考虑申请。

可是，当被问起毕业去向时，陪读的选择令我羞愧难当。在我眼中，陪读与博士申请失利连在一起；提到陪读，我的挫败感油然而生。很长一段时间，我找不到自己的价值，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决定，是不是嫁错了人。我虽然期待和先生团聚，



但要以陪读的身份去美国，我实在不甘心。而内心更深的恐惧是，我曾忧虑男人事业发达后会改变初心，就像很多小说里描写的那样。那时，我认为只有自己有事业，经济独立后，才有力量和先生共建家事。

后来，经历了上帝诸多的管教之后，我才领悟起初自己对婚姻和家庭所持守的原则是一个谎言，因为我将自己的价值建立在事业成功和经济独立这些看似合理却短暂易逝的外部环境上。可惜那时，我对自己的愚钝全然无知。我心里依旧盘算着出国后，要尽一切可能申请到博士项目，完成学业。

爱的延续

北大毕业不久，我便离开了陪伴我的家人，只身一人提着两个托运行李箱，搭上飞往美国的航班。从此，我开始了在美国中部的陪读生活。每天，我走在先生的校园里，进出图书馆准备申请材料。尽管在这里所做的事情和在北大差别不大，但我却看自己是学校的二等公民、边缘人士。我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心情很郁闷。

为了让我可以参与到学校的生活中，每周五先生会陪我去参加“Coffee Tea English”。这是一个轻松快乐，可以让国际学生了解美国文化的英语学习活动。在那里，我们结识了活动的发起人——年近六七十岁的两对宣教士夫妇 Gary 和 Marilyn，GP 和 Nancy。Gary 从事国际学生的福音工作，Marilyn 则专长于对外英文教学，夫妇二人年轻时曾在奥地利宣教。GP 和 Nancy 是国际桥梁（International Bridge）宣教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在校园事工上全职服事已有 30 余年。



那时，先生对《圣经》和基督教教会历史十分感兴趣，他经常会和 Gary、GP 聊起《圣经》章节；我则是对 Coffee Tea English 聚会时 Marilyn 和 Nancy 烘烤的甜点更感兴趣，常会向她们要甜点的配方。这些是我们在北大没有经历过的，它们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学习之外的生活。

后来，Gary 和 Marilyn 常会在 Coffee Tea English 活动结束后，邀请我们去家里吃饭，聊《圣经》。一来二去，我们和这对夫妇有了越来越多的交集。感恩节、圣诞节，他们会特别叫上我们去他家一起过节。中秋节、除夕夜，他们会端出来珍藏多年的紫砂茶具，邀我们来家里吃中餐，品茶聊天。他们还尝试着用筷子与我们一同吃喝。看到夫妇二人小心翼翼地夹起一个肉片，摇摇晃晃地放在嘴里的样子，实在非常可爱。我很感动在海外求学，陪读失落的日子，这对美国夫妇对我们竟如此接纳，给我们的陪伴和关爱胜似家人。

他们都会记得先生和我的生日，而且生日那天定会邀请我们去他家一起庆祝。Marilyn 会精心为我们制作一款生日蛋糕，而且每年都不同。有一年，夫妇二人正在为先生庆祝生日的时候，Marilyn 的手机响了，是她妹妹打过来的。这边在庆生，而与此同时，在城市的另外一边，Marilyn 的母亲在老年看护中心辞世了。那一晚所发生的事，令我们今生都难以忘记。

他们的付出让我放下了自己年少时对基督徒持有的偏见；他们的付出让先生亲身经历过跨越千年的宣教历史在今天这对夫妇身上的延续。借着 Gary 和 Marilyn，我们接受了上帝给予我们的爱。

2012 年，父亲和 Y 阿姨也来到美国。因着丰富的人生经历，他们心中深信在无常的人生路上，上帝才是生命中真正的掌权者。



那时，我们四个人被邀请去 Gary 和 Marilyn 家吃饭，和 GP、Nancy 一起参加教会的活动。聊到信仰，我们都有很多共同的领受；生命中的起起伏伏，我们相信这一切都有上帝的美意在其中。就在那个瞬间，我们四个人下定决心要跟随着上帝。

2012 年的盛夏时节，在美国中部的一个小镇，我们受洗了。那天，Gary 和 Marilyn 为我们一家施洗，GP 和 Nancy 用英文诵读了父亲和 Y 阿姨受洗见证的翻译稿。读的时候，年近 70 的 GP 曾一度哽咽，几次用手帕擦干眼泪，身体前后晃动着继续往下读。回想十年前，父母的见证稿是我翻译的，我却没有感动到落泪。可是，GP 和父亲交往不过几日，他的感动是从何而来呢？那时候，刚刚受洗的我不曾体会 GP 和 Nancy 当时的心境。我如婴孩般的属灵生命，在那一刻，还无法如他们一样，从见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上帝的恩典和印记。

感谢上帝的怜悯！三十岁年，我终于迈出了属灵生命的第一步。

靠主不惑

再过几日，我就 40 岁了。

你说，我已经到了不惑之年。可是，我说，我依然会在很多事情上困惑、忧虑。在海外，会经历一些在国内不会遇到的问题，也平添了很多烦恼。但与以往不同的是，我相信上帝的智慧高过我的智慧，祂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参《以赛亚书》55:9）。我学着求问上帝在这些事情上的旨意是什么，祂要我学会什么。

十年里，面对婚姻里两个人巨大的差异，我无力改变，失望



至极，甚至曾一度想要离婚。感恩上帝没有放弃我，而是借着各样的境遇锤炼我对婚姻的忠心。感恩先生藉着上帝加给他的勇气和耐心，一次次挽回和修复我们之间破碎的关系。

结婚十年后，我开始从心里认定先生是上帝所应许且时刻带领我走在上帝旨意里的向导。我认识到婚姻是我们两个人在上帝面前立下的盟约，它的存在是要我们在一生的年日里甘愿为对方舍己，最终可以活出基督的爱。感恩的是，今天靠着上帝赐给我们的力量，我们愿意彼此扶持。我们相信在主耶稣里，祂必使软弱的我们变刚强，困境中的我们充满盼望。

十年里，我从梦想当教授的博士生变成整天围着厨房和孩子转的全职妈妈。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路径会是这样的，理想和现实竟有天壤之别。

后来，因着主内姐妹们长期地陪伴和扶持，我终于从极为不满、伤心失望的状态中走出来。在基督里，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认识了自己在天父那里作为儿女所享有的尊贵身份。我相信我的价值不再是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所定义的，也不是以成为好妻子、好母亲来决定的。我的身份和价值乃是上帝赋予的——天父挚爱的儿女。今天我非常感恩，上帝赐给我充足的时间和心力陪伴年幼的孩子；而且在教会的服事中，我发现了自己的恩赐。

我的生命因着相信上帝而不同，祂使我渐渐了解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未来我会去哪里。祂更新了我的眼光，回头看荆棘丛中自己的脚踪，那些过往的路途不再是不堪回首的无声旷野和阴暗幽谷，而是花香常漫、彩蝶飞舞的恩典之路。

作者简介

徐振华，1982年出生于哈尔滨，2005年东北林业大学经济学院毕业，2010年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毕业，2016年北卡教堂山大学博士项目辍学。现全职妈妈，和先生、两个女儿居住在美国休斯顿。目前，在福遍中国教会梨城分堂参与聚会。

最喜爱的经文：“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3:5-6）



当我走到人生道路尽头

文 / 高文君（87级社会学系）

我于2008年决志信主，次年受洗。在走到人生尽头的绝境中，我归向主耶稣。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做那听到福音就相信的有福之人，“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约翰福音》20:29）

光听不信，五年慕道友生活

同大多数大陆来美国的留学生一样，我来美之前认为基督教和所有宗教一样，是迷信、是心灵的麻醉剂。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加州风景如画的蒙特里市（Monterey），在那里我遇到了林霞。由于毕业于国内的同一所大学，又在一个部门工作，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

林霞的公婆来探亲，老两口都是信主多年的基督徒，来了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教会。我也因此听了二老传讲的福音，但我那时内心刚硬，根本听不进去，只是出于礼貌不反驳。我和林霞当时工作都不顺利，尽管我们挺努力但不知为何就是和顶头上司的关系搞不好。林霞后来信主，我觉得是她心灵软弱，找个精神寄托也不是坏事，我能干又坚强不需要什么精神寄托。我认为



自己是国内顶尖大学毕业，又是美国名校的 MBA，不就是遇到个坏老板嘛，换个公司就行了。很快我就在美国东部的瑞其蒙市（Richmond）找到工作，横跨美国从加州搬到瑞其蒙市。

渐渐地，我由坚定的无神论者变成了不可知论者，但对福音仍是不能接受，争辩基督教的上帝太霸道，怎么只有祂是神，其他宗教的就不是神。争辩归争辩，我心里的空虚迷惘和对未来的不安全感让我一直在寻找，但又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寻找什么。我甚至想参加 Unitarian Universalist Association（唯一神教派），认为他们不坚持一神论而是兼容并蓄，比基督教宽容大度。感谢神并没有因为我的骄傲和拒绝放弃我，一直不断地有基督徒走进我的生命。

因着一位基督徒同事，我开始参加一个叫慕溪的职业青年团契，团契中的人大多与我年龄、经历相仿，去过一次之后我就被吸引成了常客。当时我的想法是每个星期参加这种精神层面的讨论，比起那些聚在一起就谈工作、房子、股票的人高尚多了。

很快，5 年过去了，我从单身贵族成了妻子，又成了妈妈。一位姐妹说像我这样做了这么长时间慕道友的情形很少见，既不肯信而又不离开。我告诉她我还有问题没搞清楚，她告诉我信仰是 leap of faith（信心的跳跃），没有人是在把所有问题搞清楚之后信的，而且不可能有人能够把所有问题搞清楚。我告诉她，如果朋友、家人知道我信耶稣了，会被笑话，像没文化的农村老太太一样，迷信起大神来了。她听了轻叹口气说，神的时候还没到。我当时万万想不到我需要神的恩典的日子很快就要临到了。



痛失至爱癌症缠身，神的爱离不开

2008 年父亲节我的先生突发心脏病，那天我在医院的急诊室和先生的两个妹妹一同祷告，我哀请神施怜悯让我的丈夫、孩子的父亲回到我们身边。不知祷告了多久，我想起我拒绝信主，此时向神祷告他会垂听我吗？

我哭着将我的疑问告诉了先生的妹妹，她们问我愿不愿意接受基督耶稣作我的救主，我回答愿意，她们带我一起作决志信主的祷告。事过这么多年，我哭天喊地哀号的情景有时还会像电影一样在我眼前出现，我好像人在空中俯视，看见自己伏在先生的身上痛哭不已，仿佛全身上下都迸作眼泪流淌出来。“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马太福音》10:38）我背着十字架走的步子经常是向前走 3 步退 1 步。但每当无助软弱的时候，心底会升起一道亮光，“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哥林多后书》12:9）感谢主，我从一个骄傲自大的人转变为肯认罪、悔改，成为神的儿女，见证了“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马太福音》19:26b）

奔天国的路有时很陡峭，进天国的门很狭窄，但“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雅各书》1:12）当我逐渐走出痛失人生至爱的悲伤之时，又一个意想不到的巨大患难和考验临到我。

2018 年 6 月我被确诊为淋巴癌。一开始我没有把病情告诉父母和弟弟、弟媳，怕父母受不了；侄女要参加高考，不想让弟弟、

弟媳分心影响孩子的考试。我只告诉了表姐，希望她来美国，在我治疗期间照料我才11岁的儿子，善良的表姐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病情发展快得出乎想象，我不久腿疼得走路都困难，表姐赶到的当天晚上我就住进了医院。在等待做活检、确定治疗方案的日子里，护士每四个小时给我打一针吗啡止痛，后来实在等不到四个小时，医生改成每三小时打一针，有时候三个小时都太久，我会盯着墙上的挂钟盼着时间过得快一些。有一天半夜，我疼得辗转反侧向神求告：“阿爸父！孩子实在太痛了，你就心疼一下孩子吧，让痛减轻些。”我看到窗外一轮大而圆的明月，皎洁的月光温柔地照在我的床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诗句在我脑海里浮现。想着天上有爱我的天父，医院外面有爱我的人，心里涌起一股暖流，疼痛仿佛一下子减轻了。我摸索到手机将窗外的月亮拍下来，不经意看到朋友圈里一条“一切有上帝的美意”的信息，我顿时泪眼模糊。

表姐曾问我：“你说一切都有神的美意，你这么追求你的神，祂让你生这么重的病的美意是什么？”我答不上来，现在回过头去看，我清楚地看到神的爱与信实。我亲身感受到这么多人爱我，父母、亲人、朋友、邻居给予我及时的关怀和帮助。多位好朋友、好姐妹听到我的病情就从中国、美国的其他州跋山涉水来探望我，不能亲自来的朋友们，为我募捐、寄补品、搜集抗癌的资料信息。我再听到坏消息时心里会忐忑不安，但从来没有恐惧害怕。因为我知道“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约翰一书》4:18-19）神的爱通过教会肢体传递到我和家人的身上，治疗期间教会的弟兄姐妹排班开车接送我去医院，陪我检查，无微不至地照顾我，甚至儿子所有的课外活动、周末礼拜都从来



没有耽误过。在表姐回国后，父母没有来美国之前，教会的姐妹轮流送饭给我，在我灵里软弱的时候，和我一起祷告。我在弗吉尼亚州的教会和现在马里兰州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每周都专门为我和家人恒切祷告，还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在每天的祷告中记念我们。治疗过程坎坷，但每次都能有惊无险地度过，“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音》13:35）父母曾多次来美国，福音听过不少但都无动于衷，这次他们亲眼看到、亲身经历到了弟兄姐妹传递的神的爱，在2019年5月19日受洗归主。我在十年前的同一天受洗，不是刻意选的日子，只能说神的作工奇妙。

生病期间我与神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亲密，圣灵光照我，让我看到自己的内心是多么诡诈、骄傲。我受洗后十年的生活一直以自我为中心，我同不认识主的人一样爱世界、拜偶像，我口中说原谅了欺骗伤害过我的人，其实一直耿耿于怀。我是个很重感情的人，认为情谊无价，神让我看到重感情是优点，但如果把亲情、友情、爱情看得比神还重要，就成了我的偶像。感谢主！他把我心中最大的偶像拿走了。进行第二轮治疗前的一个晚上，几位姐妹来为我祷告；她们走后，我跪在房间里继续流泪祷告，为自己得罪神的事一件件地认罪、悔改祷告。那个晚上我心里有无法描绘的喜乐，体会到罪得赦免、从罪的捆绑中得释放的轻松。

一位好友的先生曾问我对得医治的信心是来自对神的信心、还是对现代医学技术的信心，我仔细想想后告诉他我分不清，因为那时还有治疗的方法、80%的病人会被治好。但神并没有借医生的手按我期望的方式医治我，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之后，现代医学治愈的路走不下去了。死亡像头恶兽，刚确诊时还是天地地平线上的一个黑点，它越走越近，渐渐地我可以看到它张开血盆

大口的狰狞面孔。刚知道不能继续治疗的那天我非常难过，我听到妈妈对儿子说：“妈妈就要去住院治疗，等到妈妈回来，妈妈就完全好了，这三个星期姥姥、姥爷在家陪你。”儿子懂事地回答：“我听话，听姥姥、姥爷的话。”我趁妈妈不注意跑上楼，跪在床前泪如雨下，大声哀求：“主啊！请怜悯我和我的家人吧！你的爱广阔高深，你就忍心看着我的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让我儿子两岁时没了爸爸，现在又要没了妈妈，真的要他这么小的年纪就成了这世上无父无母的孤儿吗？”那个夜晚漫长、艰难，我心里悲伤至极但还得在父母面前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我第二天早上起来看到一句经文：“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约伯记》23:10）又看到主耶稣亲口教导：“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约翰福音》14:27）我心里的七上八下渐渐被无法形容的平安所代替，我知道这样的平安只能是从神来的，因为“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4:7）

绝望尽头神开路，祂的应许不改变

当一切都无可指望的时候，才是信靠神的时候。坦白地说，抗癌的经历对我的信仰非常挑战，我不断地问自己：“你信的是什么、你真的相信吗？”如果我信的神是良善的、圣洁公义的、大能的、慈爱的，祂爱我爱到甘心情愿地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祂有创造天地万物、让人死里复活的大能，如果我真的相信，那我有什么可惧怕的呢？所经历的患难，让我认识到绝望中更要抓住神的施恩宝座，使徒保罗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腓立比书》1:23b）我真希望自己能有保罗的



心态，但我对世上的亲友，尤其是年幼的儿子、年迈的父母是那么舍不得。我的头脑里清楚“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哥林多前书》15:19），但心里并没有做好回天家的准备。

圣灵帮助我，让我能够把自己、儿子、父母和亲友都完全地仰望交托给神，因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马太福音》10:37-38）

我不能继续治疗的原因是我的心脏泵血指标不正常，新的 CART 疗法（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Cell Immunotherapy 缩写，即“嵌合抗原受体 T 细胞免疫疗法”）的标准要求心脏泵血指标至少 40%，我的只有 20%-25%，根据此指标我已是心衰。奇迹是我没有心衰的症状，我的主治医生告诉我因为我没有心衰症状，医院的专家会诊、讨论后决定为我开个特例，我将接受 CART 治疗。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只能说哈利路亚，赞美主！2019 年的国庆节（7 月 4 日）是在医院里度过的，那时我虽然生死未卜，心中却充满喜乐和平安。国庆节晚上表姐陪我透过窗户看 Inner Harbor 上空的姹紫嫣红，隐约可以听到烟花在空中爆响和人群的欢呼，我心中有难以述说的温暖和安慰，“他病重在榻，耶和華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诗篇》41:3）治疗中尽管出现严重的 CRS 副作用，都被医生控制住了。治疗后一个月就显示我的肿瘤全部消失，癌细胞也不再活跃，时至今日我依然是全部缓解，感谢赞美神！

2020 年和今年是我们见证历史的年月，在生死之间徘徊过的我，心里充满感恩，感谢神不离不弃的大爱，感谢父母亲人的陪伴照顾，感谢教会弟兄姐妹的代祷扶持，感谢朋友佳邻的关心帮

助。如果要把我得到的所有祝福和帮助都写下来，厚厚一本书也写不完，上帝的应许一句也没有落空。CART 治疗后我的白细胞指标一直很低，不能去人多的地方，我祷告可以回到教会，竟然因着疫情，教会改在网上聚会而蒙应允，而且我也在病休两年后回原公司上班。神绝对不是为了答应我的祷告而允许疫情发生，只是借着这件事再一次印证了“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马书》8:28a）谁能想到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也能给人带来益处呢。神也让我看到我很亏欠祂、也很亏欠人，尤其亏欠我的家人朋友，因为我不够爱他们、没有为他们的救恩心里焦急过，总认为还有时间、还来得及，疫情证明时间真的不多了！我们的安慰与平安在何处？愿人人都能到耶稣的面前，愿万民都能靠祂得到那胜过死亡、属天的真平安！看到这篇文章的你，如果还没有信靠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哥林多林后》6:2b）你在犹豫什么呢？失去的只是捆绑自己的罪，得到的将是天父用祂儿子耶稣的生命换给我们的永生！“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

作者简介：

高文君，出生于河北省。1987-1991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现居美国马里兰州。2008年于美国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决志，2009年于里士满基督徒聚会所受洗，现在于马里兰州的哥伦比亚华人浸信会崇拜服事。

最喜爱的经文：“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约伯记》23:10）



从追求成功到跟从耶稣

/ 吴海军（90级国政系）

我出生在湖北的农村，父母都是“半工半农”的民办教师。除了读书，我也常常需要挽起裤腿下田干农活。生活这样的环境中，我从小就明白人生要靠自己的努力和奋斗。

中考时，我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失败。苦学一年之后，考进了黄冈中学。这所神一般的学校成了我人生的转折点；从那里我考取了北大。军训一年之后，回到美丽的燕园，我经历了一次人生的低潮。从全国各地来的优秀学子，让我这个农村孩子自惭形秽。后来我加入了北大山鹰社。之后四年，我跟着北大登山队一起攀登了三座雪山，还曾经作为队长带领10名队员登上了海拔7546米的新疆慕士塔格峰。

在西藏登山的时候甚至几乎送命，我却能在其中找到乐趣。这个经历让我找到了自信，登山不仅增强了我 and 一群铁哥们儿的友谊，更帮助我锻炼了领导力。本科毕业的时候，我从几百名北大学生中被宝洁公司录取，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从一个管理实习生开始，一直做到领导全国最大的一个市场和销售团队。我太太在离开宝洁公司之后在一家国际咨询公司担任管理顾问。我们在北京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

应该说，出国之前，我和太太过的是一种非常自负的生活。上学读书、工作挣钱、结婚成家，我们在世俗的喧嚣和繁华中随



波逐流，总想达到成功的巅峰。在忙碌中我们追逐世界的标准，以为那就是生命的意义。

2002年，我们决定出国读工商管理硕士（MBA）。很幸运，我们分别拿到了美国两所著名商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还拿到了一笔不菲的奖学金。美中不足的是，我太太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我则去了密歇根大学商学院。这意味着我们要过两年夫妻分居的生活。不过，为了成功，这一点代价又算什么呢？

成功的代价

商学院的生活很苦、很累。两年的时间，我们要把所有涉及strategy（策略）、marketing（市场营销）、finance（资金）、accounting（会计）……的课全部修完。这些课不仅涉及基本的理论知识，而且包括最新和最前沿的商业应用。商学院和别的学院还有不同，除了少量的上课和独立学习外，还要在小组学习里花费大量的时间。此外，找工作的压力从入校的第二个礼拜就开始了。

可以想见我们面临的压力是何等之大！我们每年只能在节假日见几次面，平时也因忙于学习和找工作而不可能有太多的沟通，再加上不同的学校和社交圈子，夫妻的感情很自然地有所淡漠。在北美的商学院就读的同学中，因为寂寞和压力等原因，有和恋人分手的、有和伴侣离婚的、有和同学同居的。

我们快毕业了。幸运的是，在美国经济几乎最不景气的时候，我们都找到了很不错的工作。但是我们再一次面临痛苦的选择，因为我们的工作在不同的城市，一个在波士顿，一个在奥斯汀。这两年期间，我们已经饱受分离的痛苦，我是一分钟也不愿意再过那种夫妻分居的生活了！但是何去何从，我们再一次陷入困境。



我们自认为都是很优秀，又都是很有野心的人。我们的目标是在毕业后几年之内成为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要我俩任何一个放弃我们的职业目标都是一个艰难的选择。职业和家庭，哪一个更重要？我们谁应该为谁作出牺牲？

大约有一年的时间，我为这件事情苦恼，经常睡不好觉，早上很早就起床。非常讽刺的是，我们都是学工商管理硕士的，但是我们所学的知识和理论却无法解决我们的问题。

4月底，我太太和岳父母都到了密歇根准备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本来是全家人团聚的美妙时刻，可是我们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何去何从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在短短几天的相聚里我们还发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动摇我们对婚姻的信心。

在经历一次长谈后，太太哭着对我说：“我们分手吧，这样下去我们没有办法在一起。”我当然不愿意，但是我也看不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自认为能干的我遇到了集我所有才干也无法解开的死结。

我们的婚姻在5月1日我毕业典礼的那天，几乎走到了尽头。

福音的种子

成长在国内的环境中，我和太太都是无神论者，或者说，我们敬拜的上帝其实是我们自己。虽然如此，上帝却从没有遗弃我们，而是在我们生命的不同阶段，埋下福音的种子。

我大学时代的班主任，是一个瘦小的女子，她经历了婚姻的变故，后来在香港读博士期间信主。再次见面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她那瘦小身躯里居然迸发出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教学之



余，她花时间辅导北大学生，解决他们的心理问题。我为她的精神力量赞叹，骄傲的心却不肯读她送给我的《圣经》和属灵书籍。

后来到波士顿访问我太太的叔叔、婶婶，他们都是哈佛医学院的博士，研究基因工程。看到心目中的科学家却是虔诚的基督徒，我从小所受的无神论的信仰开始动摇。又看到他们所过的那种平和、安宁、愉悦的生活，真的让我们好向往。这难道不是神迹最好的见证吗？然而我们顽固的心依然坚持不肯接受，总要一切符合自己的理性逻辑才对。

我喜欢打篮球，在密歇根大学的篮球馆里认识了一位美国人B先生。他在中国教了7年英语，非常喜欢中国，能说一口地道的普通话。回到美国后，他专门在密歇根从事对华人学生学者传福音的工作。

我们在一起打过几次篮球，吃过一次饭，仅此而已。大概是知道我还没有预备好接受福音，他并没有很积极地向我传福音。虽然我们没有太多接触，但是我知道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的脸上似乎有一种特别的光芒。

浪子回家

在太太跟我提出分手的时候，我的生命似乎到了终点。我的父亲早逝，但是他和母亲的关系非常好，所以我向往美好的婚姻。然而我第一次婚姻很快就结束了。遇到太太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娶她。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最终才缔结连理，我以为第二次婚姻可以天长地久。痛不欲生的我，在日记中写道：“上帝呀，求你帮助我，拯救我吧！只要能让我的妻子回到我身边，我愿意付出所有的代价……”



冥冥中仿佛有一种声音告诉绝望到了顶点的我，B 先生就是我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我发给他的电子邮件，很快就得到了回复。虽然有三个孩子需要照顾，他还是愿意第二天和我见面。走之前，我邀请太太跟我一起去。虽然太太从来没有见过 B 先生，却答应跟我一起去见他。

我们在一个咖啡馆见面，一谈就谈了三个半小时，B 先生很耐心地听我们讲自己的故事和心声。尽管我们还不是很亲近的朋友，却尽情地向他倾诉。我们告诉他一切，包括很少和朋友、家人甚至和对方说的事。那些隐藏在心灵深处的让人羞耻的黑暗面，我们也毫无保留地告诉给了他。

知道我们很快要离开密西根去费城，B 先生说：“我很想帮助你们，但却没有足够的时间。不管你们在哪里，有一个人随时都可以帮助你。祂的名字叫耶稣，你愿意相信祂吗？”

我哭着说：“我愿意！”

他转向我太太，说：“你先生愿意信耶稣，你也愿意吗？”

让我想不到的是，她居然也答应了。

B 先生带着我们祷告，祷告结束的时候，我们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哗哗地流了下来。

“主啊，在过去三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倔强地不接受您。自以为够强，够聪明，凡事要靠自己打拼，却把自己弄得伤痕累累。自以为是一个善良之人，却犯下那么多的过错和罪。自以为公正友善，却连朋友的小小过错也不能原谅和宽恕。虽然没有犯法坐牢，但是自私、嫉妒、骄傲就不是人性的罪吗？”

那一天，我们与上帝和好，像迷途的羔羊一样回到了天父的



怀抱。在上帝面前，我和太太一起认罪，互相道歉和好。

喜乐的生命

信主的那一刻，上帝打开我们的心灵，顿时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原来人的心胸可以这样宽广和美丽。太太当即决定放弃她在波士顿年薪近十万的工作和我一起来奥斯汀，尽管这意味着她将面临暂时的失业。

当天晚上我们参加同学的告别聚会。我第一次向一个曾经和我有过节的同学伸出了我的手，第一次在一起合影留念，也第一次看到他的优点以及他为我们中国同学在过去两年所作的好事。在我很自然地向他走过去的时候，同学们都用惊奇的眼光看着我。

我终于明白，这是多么小的一件事情。我在几年之前就接受过培训，明白“爱你的敌人”在管理工作中和职业发展道路上的重要性。但是，没有主在我心中，我从来就没有心悦诚服地去爱我的敌人。

信主之后，我们开始亲身体会像叔叔一家一样的平安和喜乐。我和我太太的生活从来没有像信主之后这样和谐、安详和甜蜜。太太和我越看对方越可爱，过去那么多难改的陋习和坏脾气，也渐渐离开我们。

职场即牧场

信主之后一个月，带着几个行李箱，我们来到了美国南部的小城奥斯汀市，开始了在美国的家庭生活。

到奥斯汀的第一个周末，我们去了奥斯汀华人教会。那里的



牧师和弟兄姐妹热情地接待我们，在他们的带领和帮助下，我们积极地参加敬拜、小组活动和祷告会，在主里不断地成长。我们开放自己的家，接待教会内外的朋友；我们打开自己的钱包，支持教会、宣教士和有需要的人；我们也奉献自己的时间，成为小组长，参与教会植堂的工作。最近几年的时间，我们参加了一个美国教会，在那里继续学习和服事。

信主后一段时间，我们热情传福音，靠着上帝的怜悯，不少过去的同学好友因此而得救。我的大舅子也是其中一位，他后来蒙上帝呼召决定全职奉献。我也经常想，不如也辞掉工作，去传福音。

当时一个美国弟兄带领我们，每周有一个晚上的时间我们在一起学习《圣经》、分享和祷告。在他的帮助下，慢慢地我明白了，不管自己的工作岗位在哪里，我们都是专职宣教士，我们都要用话语还有自己的行为见证福音。所以我不再纠结自己到底要干什么，而是学习在职场上荣耀上帝，去帮助那些上帝放在我身边的朋友。

我们从两个负债累累的商学院毕业生到有房子、车子、两个可爱的孩子、稳定的收入，我们好像实现了常人眼中的“美国梦”。生活似乎可以这样一直持续下去，直到上帝再次在我们身上显明祂的心意……

进入迦南

对教育的兴趣，是从自己有孩子开始的。上帝赐给了我们两个可爱的孩子。大女儿取名叫“Gloria”，因为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上帝；儿子取名叫“Joshua”，因为我们相信上帝会把我们带入



迦南美地。我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带领他们。在教会的亲子教育班上学到的知识和技巧，成为我们极大的祝福。

我还记得，当女儿出生的时候，我担心我这样的一个罪人，如何能够教育好这么可爱的一个孩子？我会不会把她教坏了？或者，如果她有一个不同的爸爸，她会不会更加幸福？好在女孩子听话，没有太刁难我这个爸爸。后来儿子出生了，完全是一个不同的故事。面对他的倔强和不顺服，我常常觉得绝望。

感谢上帝还有我的太太，经常提醒我这个作爸爸的；又靠着教会和亲子教育班的帮助，我们学习忍耐，在爱中给他更多的恩典，教导他如何成为一个合乎上帝心意的男子汉。带领自己两个孩子的经历，让我们学会了更多的谦卑，也明白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独特的创造。而我们作为家长和教育者的责任，就是根据他们的个性特点来“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箴言》22:6）

2013年，我开始有感动，也许上帝要带领我离开工作了九年之久的公司。我在戴尔公司负责网站的分析和优化工作，领导一个全球的团队。戴尔的公司文化很好，我没有什么抱怨的，然而我意识到自己已经进入了“人生下半场”，渴望把自己的生命更多被上帝使用。

那段时间我注意到从国内来美国读初高中的学生明显增加，其中很多孩子在学习、生活方面碰到困难，甚至有犯罪的。我想，也许我可以利用自己的教育和职业背景，给这些孩子提供更好的服务。更重要的是，如果能够陪伴这些孩子们在青少年期间的成长，岂不是个绝好的见证上帝的机会？



2014年初，我们接待了一个从北京来的朋友家庭。他们在我们家居住了一周左右的时间，除了对奥斯汀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赞不绝口之外，对我们一家基督化的生活方式也很好奇和羡慕。回国后，他们把我们的情况和对教育的热情和负担告诉了他们的一个朋友。几个月之后，在我们的帮助下，那个朋友的两个孩子来到奥斯汀，开始了他们在美国的留学之旅。后来又有其他学生来到奥斯汀，我们的优品教育伙伴公司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当刚强壮胆

刚开始做小留学生服务，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学习和摸索。家长把自己的孩子们完全交给我们，这个责任太重，我们不敢轻忽。为了实际体验寄宿家庭的生活，我们自己做了半年的寄宿家庭，接待了两个男孩子。

慢慢地，我们建立了独特的模式。在我的愿景中，优品教育不需要是一个很大的机构，但一定要以基督信仰为根基，然后联络基督教私立学校和基督徒家庭，在我们的学生周围，建立一个基督化的教育和生活生态圈，用爱来包围他们。

除了关注学生的学习和在寄宿家庭的生活之外，我们还逐步把户外探险和社区服务融入进来，更进一步为这些小留学生们提供成长的机会和空间。

带领青少年去户外，对我来说，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户外探险改变了我的生命。我也相信，户外探险对于今天的华人青少年而言，尤其重要。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大部分孩子失去了去户外的机会，而在没有电子设备干扰的户外是认识大自然、认识自己、认识上帝的最好的环境。因为这个原因，每年我都会



带着学生们去户外探险。

如果说户外活动帮助学生成长为更好的自己，社区服务让他们学习走出自己。在优越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留学生们很容易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如果他们不能看到这个世界的需要，也就不会有持续的内在驱动力。美国长大的孩子，家长们可以支持他们去做义工，而留学生，则需要我们来组织。我们的学生在奥斯汀服务无家可归者，去新奥尔良帮助灾后重建，在落基山国家公园修路，去墨西哥帮助动物收容所，在中国的牧养地儿童村看护特殊需要的孩子……

通过参加校内校外的活动，使学生学会和老师、同学、寄宿家庭建立深刻连接的关系，我们希望他们未来成为一个成熟、活泼、有趣、坚强、自立、善于解决问题，看自己人生的使命是去爱和服务别人的人。跟进名校相比，这才是更让我们为之激动的教育愿景。

自从新冠疫情于2020年3月份在美国爆发以来，留学生的处境，尤其是这些未成年的小留学生们的处境极为困难。然而困难也是考验我们，考验一个团队的好机会。我们带领学生们做好防疫的准备工作，同时也没有停止服务社区的脚步。整个优品社区通过义演等多种方式，筹款超过两三万美金。我们的学生积极参与当地社区青少年服务社区的项目，为医务人员制作3D打印面罩，给无家可归者送饭。我们的寄宿家庭更是理解孩子们的处境，在暑假期间继续开放家庭。

历史的使命

青少年成长过程中问题很多，所以服务小留学生是一个很困



难的事情。我不仅是孩子们的“叔叔”，而且是司机、搬运工，又是常常批评他们和处理问题的“校长”。太太则是孩子们的“阿姨”，又是他们的厨师、学习顾问和心理咨询师。

在和孩子们相处的过程中，有很多欢乐，但也有很多烦恼和郁闷的时候。有孩子骂过我是“神经病”，有孩子拍桌子跟我对骂，有孩子玩游戏上瘾以至于学会撒谎和欺骗……我不怕吃苦，但却很不喜欢看到青少年们在娱乐和消费中，浪费自己的才华和生命。有时候我也问自己，为什么要一直坚持走这条道路？回到公司去打工不好吗？这个时候，我常常想到中国到美国留学的第一个小留学生——容闳。

中国小留学生出国，从容闳开始已有 168 年的历史。这个历史是由美国宣教士推动和开始的，美国的基督徒家庭在当年第三批清朝幼童留学出国计划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奉献和见证对这些小留学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在《西学东渐记》一书中，容闳写到他的“美妈”时说，“巴夫人之为人，品格高尚，令人敬爱。其宗教信仰之虔诚，本其慈善之怀，常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影响所及，中国亦蒙其福。”

虽然后来幼童留学计划被清朝政府终止，但是那一百多个小留学生却对中国后来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对我而言，帮助孩子们在学习上取得进步，将来能够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当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作为一个基督徒，有什么能够比带领这些孩子去认识耶稣更激动人心的事情呢？想想当年如果不是因为那个做宣教士的美国弟兄，我们的婚姻很可能就结束了，我们的生命很可能从此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我相信，在现在出国读书的小留学生中，也会产生中国未来



的各行各业的领袖。而我们北美的基督徒们，要继续那些一百多年前的美国基督徒开始的使命。我们要竭力把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并用自己的生命见证、专业素养、教养孩子的经历和智慧来陪伴、帮助和带领这些孩子们。

这样的历史使命让我不愿意放弃服务小留学生的事业。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帮助中国留学生尤其是小留学生在学业、身体、信仰方面的成长就是上帝对我们的呼召。只要上帝不关上这扇门，我们会继续做陪伴小留学生的“宣教士”。

作者简介

吴海军，出生于湖北黄冈。1990-1995年，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本科；2002-2004年，密西根大学 MBA。2004年在密西根大学信主，同年在奥斯汀华人教会受洗。曾任职中国宝洁和美国戴尔公司，后创建教育公司，专注于青少年教育工作。

最喜爱经文之一：“所以，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歌罗西书》3:12）



心中的“黑洞”被填充

/ 樊社军（83级力学系）

我叫樊社军，1983年从河南考入北京大学力学系。1987年本科毕业考入上海交通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系研究生，并在交大认识了我人生的爱人和伴侣。1990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到华东师范大学河口与海岸研究所（国家重点实验室），麻省理工学院，旧道明大学（Old Dominion University），普林斯顿大学等地学习和工作，现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顿一家跨国超大型石油公司任职。

2017年的秋天我和太太第一次走进教会，并于半年多后，2018年的复活节，在福遍中国教会同时受洗成为基督徒。你也许会像我家小侄女那样问，樊社军你怎么了？为什么来宗教自由的美国20多年后突然做出这样的决定？为什么是基督教而不是佛教，伊斯兰教或其他宗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你做出了如此大的决定？

在此我想来梳理一下我的信仰之旅，试着回答这些问题作为我的见证。

上帝给我打开的第一扇窗

在世人眼里我和太太从小就是好孩子，读书好，听话，懂事。



虽说出生在“文革”开始的时候——缺衣少食，但有爱我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又赶上了中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最好时光，从上学到工作，从中国到美国，一路走来虽然也有高高低低，总的来说一切顺利。结婚二十多年相濡以沫，相互扶持，相亲相爱，虽没有自己的孩子但有两位侄女从高中起就来和我们同住，让我们体会到做父母的感受。生活对我们实在是太眷顾了！

但在我内心的深处，依然有一种不安，一种焦虑，有一个隐隐的洞，特别是接近 50 岁的那几年，这个洞越来越大，像黑洞一样把生活的目标和动力都吸走了，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没劲”，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中年危机？直到 2016 年春天的一个电话，让我突然意识到问题所在是因为对生活失去掌控的害怕以及没有盼望。

2016 年 3 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吴甦的电话。吴甦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斯坦福大学博士毕业后在堪萨斯大学经济系做教授多年。他说：“我刚刚被确诊得了恶性胃癌，医生说最多只有六个月，已经没有治疗的必要了，我想去休斯顿 MD Anderson 癌症中心看看专家的意见。”我的头马上就懵了，这是真的吗？我记忆里的吴甦是那个英俊潇洒跑步很快又充满学者气质的“当代大学生的代表”（班上女同学评语），并且还不到 50 岁，正是人生最成熟最好的阶段！特别是想到他有 10 岁的女儿和 8 岁的儿子，我不能想象吴甦和他太太会是怎样的心情。我当时全身冰冷，觉得生活太不公平了，却又无能为力。接下来吴甦在 MD Anderson 癌症中心进行了近一年的治疗，多轮的化疗，放疗，手术，各种副作用，再加上远离在堪萨斯的家和孩子们，个中辛苦煎熬让我看着都觉得疼。在最难过的时候，吴甦的一个朋友提到了教会，一经联系，福遍中国教会就派徐建红学长（北大地理 81 级）送来



了关怀，并且成立了祷告群为吴甦的病情和家人祷告，吴甦的精神状态明显好转。

有一天他推荐一本书名叫《游子吟》的书给我，作者是早年毕业于北大生物系的一位前辈里程写的，并嘱咐我一定要看。是他的这个推荐给我打开了一扇大门，并开始认真思考生命的意义。在吴甦结束治疗离开休斯顿后我第一次走进教会，第一次学习《圣经》，就像失散多年的浪子突然找到了家一样，我一下子就被《圣经》吸引，也爱上了教会。感谢福遍中国教会把爱和福音传给了吴甦，感谢吴甦，让我的心灵有了归属！

我的教会小组

第一次走进福遍中国教会是在前同事和朋友李雄和韩燕夫妇的带领下。那天正好是教会每月一次守圣餐的主日，当牧师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舍身在十字架上和守圣餐的意义，我就有一些感动，因为我感到了那份无私而永恒的爱，正如《罗马书》第5章6-8节所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仁人死，或者有敢做的。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敬拜结束后李雄带我们到他在的沐恩区，出乎意料，区里的弟兄姊妹大都和自己有相似的背景，牧区的陈祖幸牧师居然也是我们北大地球物理系的校友。接下来的几个月我没有错过一次教会和小组的崇拜、学习和各种活动，在这些活动中，特别是和区里的弟兄姊妹的近距离接触中，真正的让我体会到“教会是家”。大家忠心地奉献，忠心地去服事，互为肢体，分享快乐更同担困



难和忧伤，相亲相爱，守望成长，耶稣的爱就那么具体地体现出来了，我终于找到了属灵的家。

《圣经》——上帝的话

我第一次接触《圣经》是在 1993 年底，那时舅爷（我岳父的舅舅）朱秉文从台湾来国内访问，途经上海和我们见面并送我们《新约圣经》一册。舅爷曾在罗马格雷戈里纳大学（Gregorian University of Rome）取得博士学位，是台湾辅仁中学的创始人和第一任校长。见面时我深深地被他的博学和谈吐折服，但我多年受无神论教育，没有任何感动，那本《圣经》也没有翻开一次。后来到美国留学，还是把这本《圣经》带在身边，觉得既然到西方国家就争取多了解一些西方的文化。我刚开始受当地的基督教大学瑞敬大学（Regent University）学生团契的邀请，参加过几次周末的聚会，也得到他们赠送的一本中文《圣经》。但我觉得自己的努力和能力能掌控一切，不需要一个虚无缥缈的上帝，这样的聚会纯粹是在浪费时间，从此再也没有在脑子里有一丝的念头，当 2006 年从新泽西搬家到休斯顿时居然把两本《圣经》都扔在垃圾箱边上。

我第一次翻开《圣经》是 2016 年下半年。那时两个侄女来休斯顿的一所教会学校读高中，因为是教会学校，《圣经》是每天的一门必修课。那时刚刚看完里程学长的《游子吟》，就特别想看看《圣经》到底在讲什么，就拿起了孩子们的《圣经》，没想到一看就被深深吸引住了！惊为天书，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

我用很短的时间快速浏览了一遍，找了许多视频和语音的材料来帮助自己理解，也上了教会的一些课程，好像人生里能碰到



的任何事，从婚姻家庭到工作生活等都能在里面找到答案。正如传道书第一章所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传道书》1:9b），特别是在害怕，孤独，失败，甚至嫉妒和负罪感时都能寻到心灵的依靠和及时的帮助，闭上眼睛思想上帝的话，感受到的都是满满的恩典和爱！比如当你害怕时，上帝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申命记》31:6）以及“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诗篇》27:1）当你感到孤独时，上帝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以赛亚书》43:2）以及“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希伯来书》13:5b），等等。上帝的话语里能感受到那份永远的爱。

我为什么信主成为基督徒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就确认基督教是自己在寻找的真理，耶稣基督的爱真能抚慰我，填充心里的那个洞，成为拯救自己灵魂的唯一道路。在理论上我主要回答了自己四个问题：（1）上帝创造自然和自然科学的关系；（2）罪；（3）耶稣真的存在吗？（4）永生的定义和意义。

关于这四个问题已经有无数的研究和论述，受篇幅的限制我只能把自己的一点点感受记录在这里。放眼宇宙星辰，高山大海，美丽多变的大自然和种类繁多的动植物，特别是复杂精密和有自由思想的人类，只有那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大能的上帝才能创造出来。从小课本里学习的进化论只不过是试图解释生物如何从无到



有，对环境微调，以及适应水土等等过程，而科学和工程则是人类对上帝创造的自然规律的理解和利用。

罪也许是我们最难接受的一个概念，我觉得这主要是翻译的问题，圣经里说的罪（sin）不能简单地等同我们平时理解的触犯法律的罪（criminal），而是指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从亚当夏娃开始的原罪给人类带来了死亡，而人类在死亡阴影下的抗争是人类无法赢得的战争。感谢耶稣基督，通过十字架上的牺牲完成了对我们罪的救赎，又通过复活彻底战胜了死亡，为我们铺设了一条重新回到伊甸园的永生路。

但耶稣基督真的存在吗，真的有复活吗？如果没有，你能想象耶稣最早的门徒和保罗能舍生忘死地传福音而不作鸟兽散去？你能相信那么多的历史记录和考古证据没被一遍遍的质疑打倒吗？你能相信全球有三十亿人相信主耶稣吗？只有相信才是最合理的解释，我相信！

《约翰福音》3章16节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基督也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6）。这里的永生不是长生不老，而是和上帝和好，灵魂得到拯救，在地球上的短暂旅程中活出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圣灵所结果子的生活（参《加拉太书》5:22-23），并在永恒里与神永远同住。

感谢上帝的恩典，我好像没有什么阻力就把这四个问题想明白了，正好大侄女当时在学习高年级《圣经》课程，我也跟着了解了更多各种世界观和宗教的基本观点、教义和不同之处，更加确定了耶稣基督就是我寻找的道路、真理、生命。



思想上的问题解决了，我就把注意力转移到行动上，在参与教会、区和小组各个层面的活动和服事的过程中，我会用心来观察体会周围的人和事。每次学习、分享、活动、关怀都能近距离感受到区和小组弟兄姊妹在主内生命的成长和变化，自己的生命也在不知不觉中得到改变，心也被上帝深深地吸引。2018年复活节前我参加了教会主办的阿尔法（Alpha）启发课程，对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又有了较系统的了解。当课程最后陈祖幸牧师发出呼召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站了起来，决志信主，后来发现坐在远处的太太也响应了呼召，我们夫妻不约而同愿意同走天路，这是多么美好的时刻！

接下来的复活节我和太太共同受洗，当我从水里站起来的时候，我想我找到了那个真理和生命的源泉，找到了爱和心里的平安喜乐。当我把受洗的消息告诉吴甦时，他是那么地高兴，并且也告诉我他在休斯顿的期间在徐建红学长的带领下决志信主并受洗，我们不仅是好同学，更是主内的弟兄！

一个神迹

2018年初，吴甦的癌症突然复发并急速恶化，4月我和几位同学约好去堪萨斯看他。吴甦太太告诉我们他那天疼痛难忍，每隔几个小时都要打很强的止痛针。当我们见到他时，短短几个月已经被病魔折磨得脱了形，我禁不住跪下来和他一起向上帝祷告，那是我第一次那么迫切地祷告。第二天一早吴甦太太就打电话说奇迹发生了，我们走后吴甦居然一直没有用止痛针，我禁不住再次感谢上帝听了我们的祷告。当我5月31日再次到堪萨斯为他送行时，在殡仪馆里睡去的吴甦面孔是那么的安详，没有



一丝的痛苦，想来已安息在主的怀抱里了。

“我知道自己时日不多，可是我多想再多活几天！这几天，我天天在祈祷！祈祷上帝把你们的病痛都加在我的身上，让我再多受几天疼痛！把你们的病痛都带走！让你们都健康平安！”

这是吴甦回天家前给我们留下的话。这哪里是普通的遗言，这分明是深深的爱，是耶稣基督精神的体现！

耶稣就是爱

转眼我已经信主三年了，这中间有许多软弱，疲乏以及和我斗争的挣扎，但更多的是满满的爱的收获。受洗就像重生一样，再也不用受撒旦黑暗权势的控制，正如门徒们听到耶稣复活后对他们说的第一句话“愿你们平安！”（参《约翰福音》20:19-21）一样，我也无时无刻都能感受到那份平安。过去的几年因为油价暴跌，再加上各国政府的新能源政策，尤其是2020年以来新冠病毒在全球的肆虐，公司举步维艰，大量裁员，一半以上的同事都失去了工作，但这份爱和平安让我从来没有感到焦虑，保持好的心态，更有效地完成工作，即使开始在家工作也在第一时间把办公用品配好，安排好作息，并且成功地在几个月时间里通过健康饮食和锻炼瘦身10多磅，工作也在最近的重组中顺利着陆。

信主后的另外收获是收起了那颗骄傲的心。正如《箴言》22章4节所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每当碰到难事的时候，我都会想如果是耶稣基督祂会怎么处理，许多生活中的问题一下就都不是问题了，连开车也不会对不守规矩的人产生恼怒。



感恩也是我学到的新功课，以前大多认为自己的收获都是自己努力的结果，更多看到的是不公和不义。信主后发现有那么多的恩典值得来感恩，尤其是在困苦的时候，面临亲近的人患病甚至死亡时也能看到上帝的爱，怜悯和恩典，坚信上帝的国会降临，上帝的旨意会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说出的最后一句话是，“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参《路加福音》23:46a）我想说我的灵魂也交出去了，被拯救了。

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也渴望那份爱，渴望内心的平安和喜乐，渴望灵魂被拯救？请你勇敢地回应耶稣的叩门，打开心灵的大门，和我们一起走永生的路。

作者简介：

樊社军，出生于河南。1983-87年，力学系本科。现工作生活于美国德州。2018年复活节于休斯顿福音教会受洗。

最喜爱的经文：“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哥林多前书》13:4-7）

比遁入空门更洒脱的是， 上帝给我全人医治和更新

/ 百基拉（83 级法律系）

未信之时

我自幼就是所谓“别人家的孩子”，听话，乖巧，没上小学就帮着妈妈带弟弟、做家务；上学后，成绩优异，从不惹是生非，是老师偏爱的学生，父母引以为傲的孩子。高考时，以当年文科全省第二名的成绩轰动一时。北大法律系本科毕业时，我满足了“入党、考研、找对象”这三项世俗成功学标准，入了党，考上本系研究生，找到了男朋友。研究生毕业后，我顺利在北京找到工作，结婚成家生子，又分到了房子。

表面上看我们的生活让人羡慕，但实际上，我俩自恋爱以来就争吵不断。我在恋爱关系中没有安全感，控制欲强，婚后不懂得体贴丈夫，和公婆相处也有很多冲突。这些都给丈夫带来深深的伤害，而我却并不自省，还自认为很在理。

大约在 1996 年，有个人来我家给我传过福音，让我去缸瓦寺教会聚会。当时有所心动，但因为周日丈夫要加班，没人带孩子，没能去成。



天降不幸

2001年，丈夫的弟弟罹患白血病去世，由于治疗过程花费巨大，丈夫深感金钱的重要性，于是被高薪吸引，到一家中国老板创办的外资企业工作。三年后，该企业资金链断裂，拖欠供货商巨额债务，供货商上访、砸店闹事，老板携情人跑路到美国，政府定性为刑事案件。企业倒闭后，丈夫尽管时不时在一些民营企业打工，但断断续续失业了整整四年，还被以单位犯罪中的主管责任人之一被提起刑事起诉。

仿佛从顶峰陡然跌入谷底。巨大的反差，深深的羞耻感，让我们无法面对和接受。

丈夫白天睡觉，晚上整夜打游戏，怕出去见人，对我和孩子不闻不问，仅有的交流就是像祥林嫂一样一遍又一遍诉说他的案子，整个人陷入自闭抑郁状态。儿子也进入了青春期，沉迷于电脑游戏，叛逆。夫妻关系、亲子关系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丈夫没法交流，别人无法安慰。表面上，我还支撑着这个家，正常上班、接送孩子上学，也打定主意无论怎样都要对丈夫不离不弃；但在我内心深处，看不到希望，感受不到温暖，被巨大的绝望和痛苦包围着，处于崩溃边缘。

在我特别苦恼的时候，《北京晚报》副刊上一篇介绍台湾国学大师、佛家居士叶蔓老师的文章引起了我的关注。我开始在网上搜集她的资料。她在美国创办的文贤书院有很多音频资料挂在网上，我就每天开始听。她的老师是南怀瑾，我也开始看他的书，一知半解地学习参禅、打坐、冥想、读佛经。佛家看空一切、脱离世上系绊、度世上一切苦厄的思想，让我仿佛捞到了救命稻草，一下就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上面，尽力看淡世上情，不让那些烦恼



占据我心。

与此同时，一位已经退休的前辈同事主动向一位名师推荐，让我去考他的博士生。丈夫的案件正在审理中，其实我并没有多少心情准备考博，但我不想让这个好心人失望，就答应了。

丈夫的案件最终以出人意外的结果结案。该案前后有几十个人被拘捕，他作为第二被告人竟然一天也没有被拘捕，而且在第一被告被判无期徒刑的情况下，在一审判决中，检察院因为证据有误撤销了对他的起诉。作为一名刑法专业的学者，我深知中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以拘捕为主要手段，一旦起诉，被定罪判刑的可能性很大。他被起诉后，我已经在心理上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结果却是出人意外的平安。

第二年，我如愿考上博士。结婚后，因为丈夫工作繁忙，我一直是家务育儿的主要承担者。这次，丈夫休闲在家，他也逐渐从低迷中走出来，开始做饭、做家务、接送孩子。三年在职读博，非常辛苦，多亏了丈夫全职在家，我才顺利完成了毕业论文，拿到了博士学位，进而借助读博期间完成的科研论著，顺利评上了正高职称。同年，丈夫又回到大型国企上班。

生活终于否极泰来，我们从谷底慢慢爬升，终于回归正常人的生活。

但多年来恋爱婚姻中累积起来的苦毒怨恨，却并没因为学佛而化解。它始终淤堵在那里，像蔡淑娟自传中讲到的癞蛤蟆，堵住了活水的流动，让我无法真正释怀，并且因为丈夫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我反而在心理上有一种要求补偿而不得的更大的痛苦。



蒙恩之旅

2014 年秋，我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这趟美国之行，有一个难言的初衷，就是想彻底离开家，出去过一段只属于我一个人的生活。那几年过得太压抑太沉重了，我想像娜拉（易卜生《玩偶之家》中主人公——编者注）一样出走。但未曾想到的是，它却成了我认识上帝、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重要旅程，成了我这年过半百之人的最大祝福。

斯坦福大学有专门给访问学者办的英语角，由一个罹患癌症的美国基督徒服事我们，还有一个专门给访问学者传福音的灵魂家庭（Soul Family），不定期举办一些传福音的活动。美国的基督徒开放自己的家庭，免费接待我们这些素昧平生的外国人。基督徒无私的爱和帮助，对我来说是一种崭新的人与人的相处模式，深深感动着我。

我的大学同学周红是我最终信主的推动力。她是我研究生的同宿舍舍友，她丈夫吴军原来是北大地球物理系教师。1990 年研究生毕业后，她和丈夫去了美国，在美国生活了八年后信了主，现在北卡罗莱那州做律师。她信主以后一直在给我传福音。

北卡有个乔丹湖，是以北卡大学的著名校友乔丹命名的。周红有个好朋友就住在乔丹湖旁边，经常会拍摄乔丹湖的朝霞和晚霞的美照。我在美国期间，周红经常和我分享这些照片，吸引我去北卡。

当我们去看期待已久的乔丹湖晚霞时，却只看到了普通的日落景象。但在来回两个多小时的路上，吴军一直在给我讲宇宙到底是怎样形成的。他从进化论、大爆炸说等，特别具有说服力地



说明宇宙只能是由上帝创造的。我一来觉得他讲得非常有理，二来觉得，他这个学地球物理的都不相信宇宙是自然形成的，我学文的岂能比他还聪明？所以这趟乔丹湖之行，彻底动摇了我的无神论根基，塞满石头和沙砾的心开始松动了。

周红的小女儿只有7岁，但特别乖顺。周红对她丈夫给予充分的尊重和信靠。我在她家住了一周，她们每天晚饭后一起查经，孩子都是在妈妈的陪伴下读经入睡的。看到基督徒的家庭没有鸡飞狗跳，而是如此平静祥和，我无比羡慕和向往。

没有看到乔丹湖的晚霞，周红就利用下班后的时间带我来到离她家只有一刻钟车程、名气没乔丹湖大的福尔斯湖（Falls Lake）看晚霞。我们到了一会儿，太阳就要落山了，刚开始的时候，霞光也普普通通。当时我心里隐隐闪过一个念头：如果让我看到美丽的晚霞，我就信主了吧。突然之间，红霞铺天盖地而来，我们的眼前、头顶、身后，都是红彤彤的彩霞，我们被笼罩在瑰丽的霞光之中。我不由自主地喃喃自语：“神迹！神迹！”周红的女儿对她妈妈说，那是上帝在为我们把天堂的门打开了。

惭愧的是，即便我看到了满天彩霞，当时还是没有信主，人的心是何等诡诈呢！

2016年夏天，周红继续为我灵魂得救操心。她告诉我黄力夫教授要来北京讲课，让我去见黄教授。2016年7月13日，我设宴招待黄教授夫妇，只想着回报他们在美国对我这个素昧平生的人的盛情款待。黄教授他们一边吃饭一边分享谁谁信主了，我听了就心里暗暗羡慕，觉得信主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在快吃完饭时，黄教授突然转过头问我：“你愿意信主吗？”我竟然脱口而出：“我愿意。”随即他带我做了一个决志祷告，大家都欢呼鼓掌。晚上



回家后，我微信问他，做决志祷告有什么意义？他说，你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了。就这样，我糊里糊涂成了一个基督徒。

彻底粉碎

信主以后，做过一个异梦。

梦见我和丈夫刚结婚住的那个筒子楼，房间却是不规则的，非常狭窄，人在里面非常压抑，我在梦中还纳闷，自己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房间。房间里没放什么东西，只靠墙放着高高的书架，书架上面没有书，只有一摞摞白纸。明明是在房间里，那些纸却被风吹起来，让人看得清清楚楚，都是没有字的白纸。再定睛仔细一看，墙面上挂满了细细的冷冷的发黄的薄薄的一层油腻，就像刚结婚在筒子楼住的时候，在楼道放个煤气罐做饭，灶台前那面落满油腻的墙，虽然不黑，但一看就知是多年没清理的老油腻。

醒来后，梦异常清晰，却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祷告中，圣灵光照，我才明白，这是我生命的状况。

自幼喜欢读书，以读书好而闻名乡里，后来更是以教书为业，上帝却让我看到，我在这个世界上最被人肯定的价值、自己最引为骄傲和自矜自恃的，如同一摞摞白纸，毫无价值。而我的生命畸形、狭窄、压抑，里面充满了苦毒怨恨，冰冷油腻，一片荒凉。

上帝彻底粉碎了我！祂扯掉了我的无花果树叶子，让我在祂面前赤身露体，一览无余，再羞愧也无处躲藏。

“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启示录》3:17）

感谢上帝，你让我看到自己的生命如此不堪，我对自己都厌恶



不已。而你却愿意为这样不堪的我流血牺牲，主动将我这个世界流浪了半辈子的人寻回。你的爱辽阔高深，你的慈爱万代长存。

信主以来，感谢主，藉着主的恩典和圣灵在我里面的运行，我的生命逐渐开始有成长的迹象。很多是不知不觉间发生的，有时借着身边人的体会观察，才突然惊觉，主在我身上做了那奇妙的工。感谢赞美主。

我丈夫不止一次给我做见证，说我信主以来性格变化特别大，由原来一点就着的火爆脾气，变得说话柔声细语，让他都很不适应。他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我不像原来那么爱生气了。

原来，丈夫是我的情绪按钮。他的夸奖可以让我乐不可支（这样的情况很少），他的指责批评可以让我瞬间心情黯淡，有些情况还可能引发河东狮吼。

从和他恋爱结婚起，言语上的纷争经常是因他而起，因我大发雌威而终止。丈夫因此在婚姻中变得越来越沉默，尤其是看到我又被触怒了，他就很紧张。奇怪的是，虽然他不想看到我大发雷霆的样子，但他对我的抱怨和指责却越来越多。

这种模式很多年了，我们虽然深受其苦，却好像陷在一个怪循环中无力挣脱，也就任凭这样了。

但在读《箴言》时，圣灵光照我，让我看到这些经文仿佛都是在对我说话。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箴言》4:23-24）

“愚昧的妇人喧嚷；她是愚蒙，一无所知。”（《箴言》9:13）

“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箴言》12:18a）



“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箴言》14:17a、29a）

.....

这些经文，我反复读，内心羞愧不已。我仿佛看到我在大声喧嚷，而我丈夫躲在房顶的角落，不耻与我为伍。

我们都想住宽敞的房屋，但再宽阔的房屋，没有平安和谐，充满争竞和吵闹，如何能心生喜乐呢？

觉察到自己的过犯后，我又留心查看《圣经》中智慧人的言语和行为如何。

“智慧人的嘴必保守自己。”（《箴言》14:3b）

“回答柔和，使怒消退。”（《箴言》15:1a）

“智慧人的舌善发知识。”（《箴言》15:2a）

“温良的舌是生命树。”（《箴言》15:4a）

.....

我把这些有关言语和嘴唇的经文划出来，反复诵读，并在祷告中看到我在言语上对丈夫的伤害是极大的，开始认罪悔改。我求上帝饶恕我的罪，也求祂洁净我的口，医治我苦毒的心。感谢上帝，祂真的改变了我的生命，让我可以面对丈夫的指责抱怨时存心忍耐，不急著争辩。有几次，丈夫又对我指责时，他看到我静静地看着他，他也马上觉察到自己的过失，跟我道歉。夫妻就像二人转，当一个人开始改变时，另一个必然会改变。感谢上帝！

结婚以后，因为和婆婆的矛盾，每年春节前都特别恐惧回老家过年，而每次回去，几乎都会再次产生矛盾，在心里埋下更多



的苦毒怨恨。信主以后，在祷告中为过去不尊重公婆和伤害过他们而认罪悔改，慢慢地，我不害怕回老家过年了，还在公婆闹矛盾、丈夫搞不定的情况下，给他们传了福音，带他们去了教会，他们也信了主。

我们信的上帝，不是像佛家所教导的那样，让我们看空一切世上情而得到解脱，而是彻底医治我们，重新塑造我们，让我们以新生命和人重新建立爱的关系。

感谢上帝！你是那察验我们肺腑心肠的上帝。耶稣的宝血一次一次把我从罪的辖制中拯救出来，救我走出死荫幽谷，把我领到可安歇的水边，躺卧在青草地上，享受丰盛生命的自由和安适。主啊，“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诗篇》23:3-6）阿们！

作者简介

百基拉，出生于山西，1983-1987年北京大学法律系本科，1987-1990年北京大学法律系硕士研究生。2017年于北京某家庭教会受洗。

最喜爱的经文：“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作什么，惟有看见父所作的，子才能作；父所作的事，子也照样作。父爱子，将自己所作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希奇。”（《约翰福音》5:19-20）



当人生所有的追求都达到， 我的心依然渴望更高的满足

/ 戴蓝青（90级计算机系）

我的名字是戴蓝青，意思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里面包含了爷爷对我无限的期许和慈爱。我是2000年信主的。到如今，已有20余年了。这道路有上帝的带领，有自己的选择，曲曲折折却总是美好。

纯真的少年时代

我生在20世纪70年代北京的一个教师家庭，妈妈怀我是个意外。她因为经历过生我哥哥时的难产和后来的各种痛苦，本来不想留下我。我的奶奶喜欢女孩子，当时她的三个孙辈都是男孩子。她对我妈妈说也许这会是一个女孩子，你留下来，我照顾你，帮你带这个孩子。我出生非常顺利，而且是一个很乖的女娃子，月子里都没有怎么哭过。

长大后在学校里我的成长环境比较单纯，每日除了上学便是和好友一起玩耍。当时家住在北京理工大学院里，出门不远就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在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简称北外）。有一天和朋友出去到魏公村的小书店看书，当时有一个外国女人和我搭话，以为她是要学习中文，而我也比较好奇，就和她聊了几句，



知道她是外语学院的外教老师。后来她邀请我到她住的地方去做客，并在那个时候给了我一本《圣经》，就是那种新约加箴言和诗篇的版本。字很小，我读了几页便放下来，因为当时无法理解这样的文字。头几页在讲一个家谱，翻过去到下一章还是在讲这个人的故事。记得当时曾经试图将其归类，发现它不是小说，不是神话传说，不是散文，不是议论文，也不是应用文。我拿着这本小册子，无所适从，不知从哪里开始去读。

我的成长环境一直比较单纯快乐，但是在我高中那几年，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我从一个单单对着星空发呆幻想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少言寡语内心充满疑问和迷茫的少年。我无法面对家人反目，互相伤害。我问夜晚的星空这是怎么回事，怎样才可以不这样。后来我就读庄子的著作，故人用他的故事给我讲天下的大道，讲世事变幻，讲我们看到的多是表面，有能力其实也可能会害了你，子非鱼的不可知想法，天下有道，按着道行事才可如庖丁那样悠然自得。我觉得他讲得很好，给我很大的宽慰。于是处处先观察，小小年纪就有了先谋定而后动的习惯，并不会主动去做一件事，而是在对应中周旋，以求最佳效果。这个在学校够用了。

我的学业一直是顺风顺水，从小到大，认真参加过的升学考试也就是小升初了。后面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都是保送。学校出于一些考虑在内定保送的情况下，仍然要我参加中考，我的成绩出来了，如果算上少数民族加分，我的总分已经超过了600分满分。高三的时候北京市高考模拟考试我考到海淀区13名，有几个高校都有意直接录取我，包括清华和北医，我后来选择了北大。这样的光景，可以想象我是非常地骄傲，很相信自己的能力。爸爸从小的教导就是：“你看哪，大家排队凭票买油。可能没有油卖给所有排队的人，但是只要你是排在第一个的，他只要有油，



就必然有你的。”我就是这样依靠自己的努力，专注于学业，因为我想去看世界，想要排到第一个。却不知道，实际上这一路走来都是上帝一路的带领保守。祂知道我的理性思考，在当时的中国是无法认识接受祂的。

遇见良人

当时的大环境，我们很多上了北大的 90 级学生首先考虑的是考托（即托福考试）考 G（即研究生资格考试，简称 GRE）。我也顺了大流，因为去看世界也是我的梦想。后来到了美国，在研究生院的时候，我做算法课的助教。班里有个本科的女生和我接近，带我去她的健身馆，给我介绍各种健身器材。我很好奇。后来她带我去她的教会，给了我一本《圣经》。现在想起来，那是一个传统的教会，教会的成员也没有什么外面的人，连隔壁小镇的人都没有。教堂里的椅子是木头的，一排一排的，散发着松木香。这次那本《圣经》是有旧约部分的。我读了《创世记》那部分，因为一直喜欢故事。但是到了后面就没有再读下去了。

一年半的研究生生活过得很快。第二学年开始的秋冬季，系里有为当年毕业生召开的招聘会。我申请了三个公司，一个是国家实验室的信息技术（IT）部在西弗吉尼亚州，一个是航空公司的信息技术部门在德州，再一个就是微软。三个公司都邀请我到第二轮的现场面试。还记得去微软面试途中所乘坐的飞机在西雅图上空盘旋降落时的情景，冬令时节，看到的却是青山绿水。在那里的几天，居然还出了太阳，这个地方好舒服啊。一周以后，回到校园的我在做晚饭时居然打出了一个双黄鸡蛋，然后晚上就收到微软负责招聘的人给我的电话，说我面试的两个组都给了我



工作机会（offer），让我选一个。我这辈子可能记起来的打到双黄鸡蛋的次数只有三次，其中两次都有重大的好事情当天跟着发生。系里同年毕业的同学只有我一个人得到了微软的工作，其他比我学业好的，英文比我强的印度人美国人都没能拿到。航空公司保证我周末有便宜航班随便飞美国任何一个城市，我喜欢旅游，便很动心。国家实验室的招聘人把他的大老板搬出来请我过去，并不断提高薪酬，令我感觉很受重视。但是一个要好的印度同学认真地告诉我，很多人去微软后，因为持有股票都会是百万富翁。带着美好的城市回忆，百万的诱惑和那个双黄鸡蛋的经历，我选择了微软，尽管当时在西雅图一个认识的熟人都没有。

开始工作了，我以为人生不过如此。一直奋斗的目标达到了，还有什么需要追求的呢。慢慢地在微软的华人工程师中认识了一圈人，周末或者吃喝打牌，或者开车四处游玩，山水加餐馆，还有同事开始经营副业，做传销卖保险。然而这个时候一个恐慌开始进入我的内心深处，我没有可以看见的追求了。我想看到的世界已经看到了，微软开始为我办绿卡了，很快我就可以周游世界了，然后呢？我没有平安。

微软的办公楼里大都有乒乓球桌，下班后也有一群人在球桌边聚集，打打球聊聊天。在这里遇到我的先生，作为一个美国人，他的球技相当不错，在这群人当中算是专业的。当时要参加微软中国人乒乓球比赛，我是竖握球拍，反手不利。他提议我改横握，并愿意辅导陪练。有一次，我们练习完乒乓球，聊起中国的情况。他很钦佩邓小平裁军的决定，后来聊到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我的马克思主义理念第一次遇到真正的挑战，我给在芝加哥学习经济的发小打电话，问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真的如此不堪吗？她说在美国的教科书里，这是个反面典型，而且她也认为如此。我无



语了，第一次意识到我对以前所接受的教育都是毫无保留毫无疑问地接受，然而这世界上还有人有不同的看法，而且他们也有可能是对的。后来回想，从那个时候起，我才意识到原来去看世界，不是说简单的到此一游，而是要去看他们的思想是什么。

上帝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带领我离开我自己的小世界。我先生是基督徒，然而只是周日去教会而已。我们约会的活动之一，就是和他一起去教会。他去听讲道，我实在是不感兴趣，觉得讲的人就是口才好，听起来高兴，如果仔细分析他说的话，不太经得起理性推敲。闲了无事便说我要参加查经班，因为在查经班里有问题可以直接问。我到了小册子上写的查经班教室，惊讶地看到里面只有两位女士，一个在抹眼泪，一个在劝她，原来那个哭泣的人正在经历离婚的痛苦。我立刻觉得我来错了，却无法马上就离开。她们见我来了，就停止了原来的对话，和我聊了起来，说因为今天来的人不多，就没有按计划学习研读《圣经》。聊着聊着我比较放开了，就直接告诉她们，我不相信童女生子和死而复活的故事。她们没有感到被冒犯，而是说你可以向上帝祷告一件事，看他是否达成。我在心里想了一个现在看来很无聊的事情就敷衍过去了。

听讲道没有兴趣，查经班看来也是去不了了，我就自己在教会的走廊里找了一个椅子坐下来读《圣经》。我先生说如果你不知道从哪里读起，就读耶稣说的话吧，已经是用红字体标出来了。我就读耶稣说的话，读到《马太福音》7章7节的时候，我好像突然被击中的感觉。当时工作已经一段时间了，社会不像是在学校，光是考试成绩好就够了。倘若不通人情世故，自然碰壁的时候多些。好在老板很好，刚刚够持平，却难有发展。看来老庄的那些教导在工作中并不是很有用。《马太福音》7章7节说，“你们祈求，



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老庄说道可道，非常道，言下之意是你并无法知道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道，虽然你依着道行，会悠然自得，但是道是什么，要你自己去体会，我告诉不了你的。当然这是我自己的理解，真正得道高人可能有不同看法。但是读到耶稣的话，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明确和权威。我意识到我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就是没有主动性，都是在被动反应。我当时对自己说，如果有一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他必然也是如此主动的。这是我第一次对上帝存在的可能性表示认可，就是一个“如果”，没有任何理性的分析。

后来到了圣诞节。这个教会每到圣诞节就会有一台演出，我先先生的姐姐参与其中，就是合唱团里的很多人穿得红红绿绿，站在一个巨大的圣诞树里面，一起唱圣诞歌曲。舞台上还有其他的人在演绎一个故事。我自由自在地坐在二楼人少的地方，看着看着竟然流了眼泪，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当时演绎的故事已经忘记了，并不是说有很深刻很感人的记忆，但我确实是哭了。我想我是一个很追求自由的人，上帝便宠爱着将我带到一个毫无约束的地方，告诉我祂是谁。也许我的天分并不是计算机，或者是哪门科学，而是一个理性和感性并存的追求自由的人。

我先先生的姐姐非常爱主，总是给我很多礼物和宠爱。但是也会隔一段时间就问我一次，你接不接受耶稣？终于有一次，我实在抹不开面子，答应跟她一起念决志的祷告。我那个时候哪里知道什么是罪呢？只不过我并不拒绝这个答应给我寻见和给我开门的耶稣罢了。在和她一起祷告的时候，我认真真地在心里将几乎每一句话前面都加上了“如果你存在”，“如果你是真实的”这样的前缀。这样我心里就踏实了，我没有在说我不相信的谎言。又是很多的“如果”。



生命的改变

然而上帝并没有因为我这样而生我的气，放弃我。这之后，在工作中，我发现我在头脑中会出现不同的声音。比如有一次我读一位罗马尼亚同事的邮件，我一边看一边心里想他好多事，想表现自己做了很多。突然一个念头出现在我脑海里：“你为何如此评价他？你并不知道他为这部分工作付出了多少的努力。”很简单的一句话便突然惊醒了我。是啊，我并不了解他付出的努力就轻描淡写地否定了他的工作。这样的例子很多。后来我又参加了一些小组，开始真正地了解福音是什么。《圣经》也不是那么陌生了，里面的架构我也有所了解，读的时候也开始理解了。

随着对《圣经》的了解增多，我觉得《圣经》上的话有道理。读了一些书，我觉得基督教道理自洽，两千年来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人经历上帝，生命都有改变，从软弱变得强壮，从懦弱变得勇敢，从失败走向成功。基督教教导人一生去勇敢主动创造且改变。如果有个创造世界的上帝，也许应该是这样才对吧。后来我就放下了那些曾经在我的认识里认为本来无法逾越的理性范畴的问题，比如童女生子和死里复活，决定接受受洗。又是一个“也许”。

受洗并没有使生命立即发生改变，主却总是在我一个人的时候来告诉我一些事情。有一年我先生在美国国庆节的时候去华盛顿特区（Washington, D.C.）短宣，我在读一本书，关于耶稣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我读到他所经历的一切种种，却缄口不语，只为了成就父的心意。而我是一个多么骄傲的人，无时不想着自己，想着自己的正确。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在道理之上，还有爱。为了那爱，主会放弃自己坚守的对错，乃至生命都可以付出。那是



一种怎样的伟大，怎样的力量。那一刻我实实在在地看到了自己有多骄傲，我第一次跪下来承认自己是罪人。从当年在母腹中差点就被终止的那个小小生命开始，到躺在床上孤独面临死亡的小女孩，到懵懵懂懂不知如何看待《圣经》的初中生，到第一次看到教会的一排排座椅的研究生助教，到惊奇地看到这世界竟如此之大的程序员，到这么多“如果”之后如今跪在地上的我，我想我终于认识了造我的上帝，来到了祂的怀抱里。

这之后，随着不断地经历主，灵里的生命不断地成长。时而快，时而慢，时而伴随喜乐，也有经历悲伤。回想起来，在为上帝的事情忙的时候才是最有趣最丰盛的。我体会过主的悲哀，体会过祂的幽默，经历过祂的大能，也经历过祂的沉默。直面自己的内心，老的生命慢慢地挣扎着退去，新的自由的生命随着经历主而成长。这许多种种也许将来有机会可以写下来。然而这过程中祂总是我的盼望，我的平安，我的美好，我的喜乐。早年向我传福音的人曾告诉过我，信耶稣不是被洗脑，而是一个换心的手术。我感谢祂的恩典，祂给了我一颗全新的心，可以去感知一个全新的丰盛的自由的生命。我是依着祂的形象被造的。我很感激祂，很爱祂。

作者简介

戴蓝青，出生于北京。1990—1995年，北京大学计算机系本科。

现居美国华盛顿州。2000年于美国华盛顿州决志受洗。现在雷德蒙上帝教会（Redmond Assembly of God）中文团契带职服事。

最喜爱的经文：“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马太福音》7:8）



站在 80 余岁的人生路口， 预备遇见我的上帝

/ 尹道先（53 级物理系）

我是一名“80 后”北大学子（80 余岁的戏称，编者注），1953 年进入北大物理系物理专业学习，二、三年级时曾与另一位基督徒阮图南同住 25 斋 4 人一间的宿舍，我与他睡上下铺，共同经历了令人难忘的大鸣大放和其后的反右运动。

1958 年，阮图南从理论物理专业毕业去了原子能研究所，后又去了科技大学。我则从光学专业毕业，被分配到边疆刚成立一年的少数民族自治区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内蒙古大学任教。“文革”以后，我于 1980 年调到山水甲天下的桂林电子工业学院（现在的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任教。1985 年旅美四十多年的岳父为我们全家办了移民来到芝加哥，后半辈子就在美国生活工作，2003 年从洛杉矶北面伯本克（Burbank）医院的医学物理师职位上退休回到芝加哥。现在，我们夫妻两人都成了“坐 8 奔 9”的曾祖辈，这样的经历在北大学子中估计不是很多。但是我的经历中最特别、最重要和最宝贵的乃是我的信仰经历，这恐怕更是少有的。我出生在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家庭中，成长在父母和一些基督徒开办的圣光中学。我在 1947 年 11 岁时，梦见耶稣再来时我未能被提而被惊醒，再也不能入睡。清晨妈妈带我祷告，向上帝认罪悔改清

楚得救成为基督徒，从此极其认真和热心。七十多年来，从求学到工作，从家庭到社会，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我的基督信仰都受到了一次次极其严峻的挑战和考验，我也有过许许多多的软弱、亏欠和失败，但上帝的怜悯、赦免和恩典更是不计其数，无法在此一一细说，只与大家分享我 70 岁时上帝在我腰椎大手术上的恩典。

影响一生的一场手术

“你的腰椎神经狭窄问题已经十分严重，特别是在第四和第五节腰椎间的脊髓神经，已经被挤压得完全失去了踪影，你看，一片漆黑。五节腰椎骨头有四节都需要手术处理。如果你是我的亲人，我就劝你要赶快动手术了。”芝加哥西北郊一间普通社区医院的一位工作时间不长的骨科医生，在 2006 年 1 月 30 日看完我的 MRI 检查结果后，对我这样说。我和妻子庞婉华听完后平静地接受了他的建议，没有想再去找第二个咨询意见，没有考虑是否要争取去找一位名医来动手术，也没有犹疑是否要避免很大的手术风险，忍痛度过余生。我很清楚，上帝要借着这次手术，让我学习完全顺服上帝的主权，同时竭力尽人责任的宝贵功课。

我的背痛毛病已经有多年了，我曾向上帝祈求医治，也努力尽人责任去尝试各种治疗方法，例如推拿、按摩、锻炼。但是从 2005 年年底开始，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恶化得很快，从背痛发展到双腿疼痛、抽筋，甚至有一次在高速公路上带着四位家人突然右腿抽筋，疼痛难忍不能控制踏板，一面心中默祷求上帝怜悯，一面侧身用左腿极其紧张小心翼翼地来控制，终于平安到家。医生向我指出，如果继续恶化，大概只能做手术了，而手术治疗



不但是病人也是医生想尽量避免的。在用快刀修理四节骨头和椎间盘的过程中，如果伤及脊髓神经，造成的后果就难以预料，轻则继续有疼痛，重则终生瘫痪。所以很多人害怕做手术，甚至宁愿忍痛度过余生。

我要如何面对？这时，一节经文在我的心中响起：你当预备迎见你的神。这是出自旧约《阿摩司书》4章12节：“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见你的神。”这是约2700年前，神通过先知阿摩司的口，向以色列人提出的警告，叫以色列人赶快悔改归向上帝，预备好迎见上帝，因为上帝的临到和审判是必定要来的。直到今日，这节《圣经》依然是对我们的一个警告和提醒：我预备好了吗？上帝通过这节《圣经》让我有三方面的学习。

人人早晚必定要直接面对上帝，无一人能避免

上帝说：我必向你如此行，表明这是一件必然要发生的事，不论我们想不想要，愿不愿意。新约中有一节与《阿摩司书》的警告相似的经文，记载在《希伯来书》9章27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为什么会得这么严重和痛苦的背痛腿麻，不能行走？上帝为何不听我祷告医治我？我只能说我不知道，因为那是上帝主权的事，对我是隐秘的事，也是我不应该和不可能过问的。我应该留意的是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基督徒也不可避免，因为这是定命，我预备好接受审判了吗？即使上帝这次用神迹医治了我的背痛腿麻，将来总会有一次致死的病上帝不医治。

上帝让我认识到，基督徒在世并无特权能一帆风顺心想事成，



无灾无病永远健康。基督徒在世也会遇到天灾人祸，也会得绝症，也会失业，同样会有苦难打击，早晚也要去世。所不同的是基督徒在所遇到的任何苦难中能有上帝的同在和从上帝而来的平安、喜乐、盼望和力量，让我们能承受苦难，不但能承受苦难，更可以战胜苦难，这是上帝赐给基督徒在苦难中最大的特权。基督徒的福气，不只是能够用头脑理性去认识上帝的伟大，更是能够在生命中，在每天的生活中来经历感受上帝活生生的信实和慈爱，这是奇异恩典。既然上帝允许这个苦难临到我，而我也尽了人的责任，努力尝试了各种非手术方法仍不见效，同时上帝也没有用神迹医治我（这是可以向上帝求但却不可强求的），那我就应当按照上帝给人的智慧发展出来的科学技术，通过医生的手术来寻求医治。至于手术是成功或失败，病得医治或有后遗症，那是上帝的主权，现在对我来说是隐秘未知的事，不必我去过问、去挂虑，凭信心相信不论手术结果如何，一定是对我最好的，因为“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马书》8:28a）。我该问的是：我是一个爱上帝的人吗？所以当医生认为只能用手术来医治，并要尽快进行，以免脊髓神经遭受不可逆损失时，人早晚必定要直接面对上帝这一定命，使我能正确地接受临到我的严重腰疾这一事实，并使婉华和我内心十分平安，毫无忧虑恐惧地同意了用手术来治疗。

何时面对上帝，是上帝的主权，无一人能决定

上帝说：我既这样行，表明上帝何时临到我们，完全是由祂掌管决定的，是祂的主权，是我们不该也是不能干预、不能改变的。在决定做手术后，为了力争手术成功，人之常情，总是想到大医院找一位名医来作。这是人的正常反应，无可非议，对基督徒来说，



也不过分，也是尽人的责任。我当时的确有过这方面的考虑，也有朋友十分关心，向我推荐名医名院。但是我普通的医疗保险有很多的限制，不能随心所欲地找医院、定医生，上帝通过这节《圣经》经文让我学习，如果尽了人的责任仍有拦阻，就应顺服上帝在环境中的带领。依靠人不能超过依靠上帝，尽人责任不能越过上帝的主权。虽然一般来讲名医名院的成功率较高，但他们毕竟也是人，世上没有任何一位名医和一间名院能有绝对把握。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不是确确实实地相信，在人手后面有全能并且全权、全爱的上帝的手，我对上帝的信仰还有何价值？上帝要医治我，新手也不难；上帝若接我走，名医也难挡。

在找医生做手术的事上，上帝还提醒我，若过分地盯着名医，不仅是过分地依靠人，也是过分地看重今生。基督徒在世不过是暂时的客旅，我们永远美好的家乡是在天上。如果说许多非基督徒都愿意让新手主刀（有哪一位名医不是从新手开始的呢？），而我作为基督徒却害怕让新手主刀，上帝赐我永生的意义何在？我还怎么有脸向别人传扬永生的福音？何时面对上帝，是上帝的主权，这使我愿意完全顺服上帝的主权，听从上帝在环境中为我的安排，平安喜乐地接受了在一间普通的社区医院，由一位工作时间不长的医生为我做手术。虽然我当时还不知道手术会有后的果，但相信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祂一定会通过医生的手，把对我最好的赐给我，我愿接受上帝决定、上帝赐予的任何后果。实际上，能有机会做这种手术，就是很难得的了，这不是人人都能有的，这是上帝特别的恩典，我需要的就是感恩、感恩、再感恩！信靠、信靠、再信靠！顺服、顺服、再顺服！



时时预备好，是人的责任，无一人能轻忽

面对即将临到的大手术，我当如何对待？我该如何预备？早在约 2500 年前，孔子就说过：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今天人也常说：预备最坏的情况，争取最好的结果（Prepare for the worst, hope for the best）。但是，什么叫好，什么叫坏，又该怎样预备，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统一的看法。因为不但“凡事”太复杂多样，而且人人标准、观点不同，只能是见仁见智。但是感谢上帝，《圣经》中早就给我们基督徒准备了完满答案。你当预备迎见你的上帝，凡事蒙祂喜悦。后面半句经文，是出自约两千年前，使徒保罗写的《歌罗西书》1 章 10 节。一个凡事蒙上帝喜悦的基督徒，才能随时随地不但坦然无惧，更能欢喜快乐地迎见喜悦他的上帝。无论是通过疾病迎见，或是遭遇突发灾祸迎见，或是主耶稣再来迎见，我都预备好了，就不致后悔。

《希伯来书》12 章 14 节，简练地告诉了我们凡事蒙上帝喜悦，能够见上帝的要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追求圣洁就是要把所有的罪对付清楚：对不住上帝的，对不住人的；外在的错误言行，内在的污秽思想；不该做而做的事，该作没做的事；这些都是在迎见上帝以前要彻底对付的。在准备手术前的二十多天里，我一面求上帝光照，向上帝认罪悔改；一面通过当面或通过电话，把上帝提醒我向人犯的罪对付清楚。预备好迎见上帝，除了把罪对付清楚以外，也应该在我离开世界以前认真清理我对社会、对家庭和对他人应尽的责任。当时婉华和我，都有一个很强的负担，就是要把遗嘱（从未有过）立好，不给子女和他人留下麻烦。感谢主，虽然美国的遗嘱很啰唆麻烦，经过努力终于在手术前一天的下午，把我们两



人身后的各种文件，都签字盖章公证办妥了。吃过晚饭，心情十分愉快，真有一身轻的感觉。入睡前最后一件事，就是把我心爱的《罗马书》全部朗读一遍，录好磁带，明天带去医院。如果手术以后上帝还存留我的气息，我就可以在不方便看《圣经》时，用听圣经来与上帝相交。那一夜睡得十分安稳香甜。

2006年2月21日上午9点，当儿子永浩开车带我和婉华去医院时，我笑着对媳妇杨跃红说：“See you later, either here or there.”（待会儿见，或在这边，或在那边。）大概是上帝看我还不够资格去那边美地，手术以后又把我带回这边。医生在4节腰椎骨左右打了8颗钢钉，再用2根钢棒铆紧钢钉，把4节经过手术完全散架的腰椎骨再连起来，但是却不能再弯曲自如了，这是一个永久性的大钢架。我在这边的责任还未尽完，还要加倍努力，其中一个，我想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篇短文。但愿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天过圣洁的生活，完全尊上帝主权，竭力尽人责任。

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希望你抓住机会，通过下面对上帝的真诚的祷告，现在就来相信耶稣，得到永生，预备好随时随地能够无亏欠、无愧疚、无恐惧地迎见上帝——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轻忽的最紧迫的预备。

“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借着这篇短文，让我认识到我是一个罪人，认识到早晚我必定要迎见你，接受你的审判。我愿意相信无罪的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我诚心地接受主耶稣作我个人的救主，感激祂赐我永生。我也愿意把我的一生交给耶稣，让祂作我生命的主直到永远。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后记

整整 15 年了，至今仍能独立正常生活，没有再做手术，都是上帝的恩典。当然，死板的大钢架引起的许多大大小小的刺痛终日相随、不断加重，我大修过的肉身早晚是要朽坏的，重要的是常常预备好随时迎见上帝，今日仍然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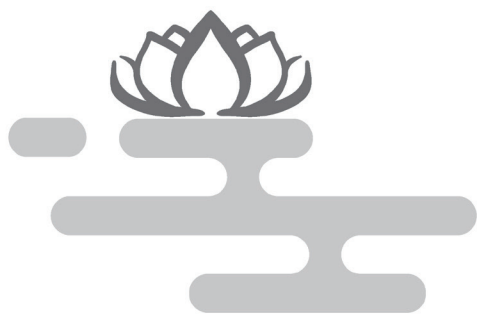
上帝赐我健康或疾病苦难，都感谢上帝，努力荣神益人。因为万事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都是天父赐我的恩典的冠冕，滴下的慈爱的脂油，为要叫我得益处。愿在我的晚年以这篇见证，与亲朋好友共颂共勉，人人紧迫预备迎见上帝，日日操练敬虔荣耀上帝，直到我们在天父家里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彼此欢聚，同心敬拜。

作者简介

尹道先，生于江西九江。1953-1958 年物理系物理专业本科，现居美国芝加哥。1947 年 11 岁时在苏州圣光学校清楚得救，1951 年在苏州基督徒聚会处受浸。1985 年移民美国，现参加活水福音教会。

最喜爱的经文：“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马太福音》11:29）

寢情手札





在过去的一年半里，很多人都在不断地关注疫情的发展、病毒的起源以及居家隔离对生活形态的改变。还有一个常常发出的问题：疫情究竟将要持续多久？如同黑夜里人们常常发出的提问：黑夜究竟有多长？

——《黑夜究竟有多长——新冠疫情下的交集与思考》

感谢上帝，我毕竟是祂的儿女，在疫情肆虐的时候，我有一条“通天之路”，就是透过祷告把自己和弟兄姐妹的需要带到天父面前，回归安息。

——《新冠病毒下，我的灵修之旅》

关于病毒的蔓延，也许我们警醒了，而关于更加严酷的灵命病毒——罪，我们是否也同样地警醒了？我们是否知道罪就像新冠疫情一样，在世界的一些地方，正在或曾经进行着激烈地征战。

——《2020：历史见证年》

要知道，我的心那么小，我那么自私的人，都会为他们牵挂担心，甚至看到那些我不认识的人受苦也会泪流不止。那么，满有恩慈怜悯的上帝，当你看到这一切，你的心是不是也会痛呢？

——《疫情中的挣扎与祈祷》

黑夜究竟有多长 ——新冠疫情下的交集与思考

/ 徐建红（81级地理系）

北美的新冠疫情，从2020年3月开始，蔓延至今。截至笔者写作此文的时间（2021年6月12日），目前的日感染人数已经低于去年三月中旬的数字，因此民众纷纷做出决定，恢复疫情前的生活方式。这无疑是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疫情期间，人们产生许多问题，其中有些至今仍在被政客们津津乐道，热烈谈论。在这篇短文中，笔者想分享一下我的经历与简单思考。

一、武汉疫情之前回乡省亲

自从2012年7月7日从国内搬回休斯顿，我太太因为身体软弱，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城市。2019年秋，在其他兄弟姐妹的帮助下，她终于下定决心，同意在当年感恩节时回去探亲。

我们于2019年11月26日出发，直飞北京（感谢主，当时还有休斯顿直飞北京的航班！）。在北京停留一周后，我们乘坐高铁去湖北荆州，探望我年长的父亲和在老家照顾父亲的小妹，也陪同父亲一起去墓园纪念一年前离世的母亲。12月14日返回北京，



然后于 12 月 17 日飞回休斯顿。一切都是那么祥和与顺利！

转眼间到了 2020 年春节，我们准备于 1 月 20 日在团契举办春节聚会。不料，12 底至 1 月初，传来武汉出现新冠病毒的消息！而且，病情的出现，就在我们离开湖北之后不久！教会里甚至有人问我们，是什么时候离开湖北，什么时候回休斯顿的？人们开始躁动了，不安了！

我们非常庆幸，因为我们的湖北之行，发生在北京与荆州之间，并没有在武汉停留。因此，我们无意之中躲过了与疫情中心发生直接接触的机会！

为了缓解团契中的紧张情绪，我们当即决定，取消原定于 1 月 20 日举办的春节团契聚会。

二、美国封城之前出差英伦

根据公司的安排，我于 2020 年 3 月 1 日至 8 日前往英国出差。我还特别留出一天，准备去大英博物馆参观。

然而，就在那一周之内，欧洲出现严重疫情，从意大利开始，迅速蔓延到了英国。为了安全起见，我取消了去伦敦的行程，决定及时返回休斯顿。

3 月 8 日那天，英国通往欧洲各国的航班已经基本停飞，飞往美国的乘客也很少了。我乘坐的希思罗至休斯顿的联合航空公司的飞机上，只有八位乘客，而且我附近座位上的一位白人女士还一直在咳嗽！我包里虽然带着口罩，但那时人们对于口罩还嗤若寒蝉。为了照顾他人的情绪，我没有戴口罩。不过，蒙神保守，飞行一路平顺，我也没有被那位女士的咳嗽传染。当飞机平稳降

落在休斯顿布什国际机场时，每个人，包括乘客和空乘人员，都欢喜快乐地鼓掌，彼此祝福。

那天是我们教会最后一次正常聚会。一周以后，教会停止举行现场聚会，开始转到线上崇拜。我们公司也决定于3月15日开始在家上班。

三、《创世记》的启示

在过去的一年半里，很多人都在不断地关注疫情的发展、病毒的起源、以及居家隔离对生活形态的改变。还有一个常常发出的问题：疫情究竟将要持续多久？如同黑夜里人们常常发出的提问：黑夜究竟有多长？

虽然坊间有各种猜测，《圣经》却给了我一幅异常清楚的图画。2020年8月初，我在读《创世记》。该书的第6-8章，记录了挪亚时代的大洪水事件。

在《创世记》第7章11节，经文记录了洪水的开始日。那是挪亚六百岁那年的二月十七日。

在第8章13-14节则记录到，挪亚六百零一岁，“二月十七日，地就都干了”。这一天，距离洪水开始正好是一年整。

这段经文记录如此详细，使我产生一个清晰的亮光。那就是，一个全球性的灾难事件，绝对不会在很短的时间内结束。所以我相信，疫情将至少持续一年时间。有了这个领受，我对恢复疫情之前生活形态的期待就比较实际，知道要有较为长期的心理准备，而不是一厢情愿地期待着疫情很快就过去。

就美国而言，居家隔离的命令是在2020年3月开始的，到今



年3月是整一年。这时，美国已大量供应疫苗，新增病例也呈现递减趋势。我所在的得克萨斯州，州长于2021年3月2日宣告，取消全州的口罩令。相应的，我所在的教会在4月2日“受难节”纪念日，第一次开展了实体聚会。到6月6日，教会主日崇拜也恢复了实体聚会。至此，距离美国官方发布居家令，已经15个月了。

从这个经历，我看到并且相信，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从《圣经》中领受上帝的旨意，并且成为我日常生活的指引，好让我不依靠自己的聪明，不执着于个人的计划，而是顺服上帝的带领，达到内心的平静。

四、贵重的疫苗

我对接种疫苗，一直持保留态度，主要是因为我的身体状态不是很好，担心会产生太大的副作用。随着接种的人数增多，也得到许多正面反馈，特别是团契弟兄姐妹的经验，让我也有信心接种疫苗。因此，我在3月份登记了两家医院，不久收到有疫苗的确认。我选择以前居住过的糖城卫理公会医院去接种，因为知道那里只提供副作用较小的“辉瑞疫苗”，并且停车比较容易。

我的第一针安排在4月7日下午2点15分。那天中午，我提前吃完饭，于12:30离开家，争取提前赶到医院。这是因为医院离我家现住址有15英里多的路程，开车要半个多小时。

然而，就在离我家5分钟之后，经过一条小路时，为了避让一辆大货车，我的小车前后右轮都滑下路边水沟的沟沿。只听“砰”的一声，明显是轮胎爆裂。很快，车上的压力指示表显示，右前轮的压力迅速降低，很快就只有几个psi（磅/平方英寸）。

怎么办？显然无法开上高速路了。我突然想到在附近不远处有一家 Discount Tire（减价轮胎）店。于是，颠颠簸簸地开到这家修车店，跟店主讲述了事情发生的过程和我出行的目的。店主检查了四个轮胎，发现右侧两个轮胎都无法修补，必须更换。为了平衡，最好把左侧的两个轮胎也换掉。如果我换四个轮胎，老板答应给我 100 美元的折扣。谈妥之后，付完钱，老板告诉我，换胎需要四十分钟左右。

接下来，我跟医院的预约部门联系。我报告了事情的经过，询问他们我是否可以晚到。我得到的答复是，只要在当天下班之前赶到医院，就能保证我接种疫苗！感谢主！

很快，我的车修好了，换了四个新轮胎。除去折扣，这四个轮胎花费了一千美元！轮胎涨价，主要是因为过去几年的贸易战，使得中国来的便宜轮胎都没有了，只有价格昂贵的轮胎。

蒙神保守，我在当天下午两点半赶到医院，只比预约时间晚了 15 分钟！

回到家后，跟太太报告，说疫苗虽然是免费的，但是这一针花费我一千美元。她问明情况后，没有责骂我，反倒安慰我，说：“拜登总统不是刚给你发了一千元的补助金吗？这钱花在修车上，不是正好吗？同时，轮胎没有气，发生在你上高速路之前。如果发生在高速路上，你的危险必然增加许多倍。再者，你躲避大车时，只有右侧轮胎划破了，车体没有问题，更重要的是人没有问题。所以，你是蒙保守的！”

看来，同样一件事，换一个角度来思考，效果就大不一样。



五、几点思考

1. “东亚病夫”与“白人至上”

记得当中国发生疫情的时候，这个国家有几家主流媒体大发言论，恶语攻击中国，说中国是“东亚病夫”。然而，不久后，骂人的地方就出现了严重疫情。一年后，这个国家因疫情死亡的人数居全世界之首。另外一些效法它的小国，死亡人数也是世界领先。

如此，“白人至上”的傲慢与偏见昭然若揭。

2. “弗洛伊德”事件与美国疫情大爆发

2020年3月至5月份，德州整个疫情都偏低，我们很有信心，认为不会太严重。因为这里地广人稀，也没有什么公共交通，所以人们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不多。

然而，5月25日“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各地的抗议乃至暴力事件迅速蔓延到全美各地，甚至英国和加拿大也都发生了“黑命贵”组织的游行示威。我所在的城市休斯顿，不仅仅不例外，更因为这里是那位人士的出生地，抗议的规模更大。在这整个过程中，避疫所采用的最主要的方式——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都被打破。结果，从此以后，德州的疫情急剧上升，并且一直领先全国。

从这个事件我看到：当人违背上帝所设的规律，做出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时，必然要为其行为付出代价。

3. 弟兄住院与宣教士去世

2021年1月初，我小组的一位姐妹请求紧急代祷，因为她家



弟兄突然确诊新冠,并且很快住进医院急诊室。因为病情发展急速,弟兄呼吸非常困难。我和我太太与这位姐妹每天在电话里为患病的弟兄祷告。

四天之后,姐妹告诉我们,弟兄情况好转,可以说话了。于是我们当天晚上就跟弟兄通电话,在电话里为他祷告。弟兄坦言,刚住院的第一夜,他咳嗽不止,都感觉快坚持不下去了。当时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呼求上帝:“上帝啊,救我!”这也再次证明,人在绝望之时,上帝是唯一的依靠。住院一周后,弟兄痊愈出院。我们为他欢喜快乐,马上前往探望,并送去我太太拿手的面食。

从12月份开始,我们也参与到为一位宣教士祷告的行列。这位宣教士住在大学站(College Station,城市名),距我们这里两个半小时车程,是我们牧区一位姐妹的女婿,家里有三个孩子。经过三个月的祷告和多次手术,这位宣教士弟兄因新冠医治无效,于3月份离开了我们。有一次我们戴着口罩探望我们的姐妹,并送去安慰。

这两个例子,两种结果,再次让我们看到:在一切事上,上帝都是掌权者。我们固然可以向上帝求恩典,求怜悯,终究主权在上帝手里。祂对每个人都有最完美的计划。我们活着,就是要顺服上帝的心意,在所蒙召的岗位上尽心尽力,用生命见证福音。

结语

我们有限的一生中遭遇新冠疫情,是上帝对我们信心的一次大检验。我们当然不希望此生再遇到这样的事,上帝也很可能怜悯我们,不再让我们遇到。但是,上帝并没有保证我们一生中不遇到任何试炼。



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性，我们唯一能做的，是顺服上帝，尊祂为大，并且求上帝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都是祂的，直到永远！

作者简介

徐建红，出生于湖北。1981-1985 年，北京大学地理系本科；1985-1988 年，地理系硕士研究生。1988-1993 年，地理系任教。现居美国德州。1994 年于英国决志。2006 年于休斯顿福遍教会受洗，现在该教会带职服事。

最喜爱的经文：“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a）

新冠病毒下，我的灵修之旅

/ 陈祖幸（90 级地球物理系）

1

虽然作为身居海外的华人已经认识上帝多年，但当新冠病毒侵袭美国，跟身边很多人一样，我仍然感到措手不及，心中也产生过许多的疑问。开始的时候，我一天花很多时间反复地阅读各地疫情的新闻，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关心他人，而电话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就会与他们谈论这个该死的病毒！就像看恐怖电影一样，看的时间越长，跟人谈论的越多，心里就越害怕。

感谢上帝，在惧怕还没有在我心里生根的时候，祂把我从休斯顿日益严重的疫情中抽离。从 2021 年 1 月 27 日至 2 月 7 日，我按原计划陪一位长辈去地中海坐游轮，因为船上没有 WIFI（无线网络），也就被迫无法再关注疫情的近况。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听老人家讲人生的奇遇，事后想来真是上帝的怜悯。

我们在游轮上待了九天，船上也有六千多人，而且从中国大陆去的人占了很大的比例。连续几天的早晨，我们被外面的喇叭吵醒，持中国护照的人都被要求到指定地点测量体温。一个多礼拜下来居然没有一个人发烧感染，真是神迹！回到休斯顿没多久，就听说我们所去的几个地方相继发现有人感染新冠病毒，并逐渐成为重灾区。



我们回到休斯顿几天之后，才有自我隔离的要求，所以我也就免了自我隔离 14 天的辛苦。后来政府出台居家令，之后的一个多礼拜，因为服事的需要，我还是外出探访，参加追思礼拜；直到疫情越来越严重，我才不得不避疫在家，通过 Zoom 跟弟兄姐妹在云端相聚——或祷告，或查经，或门训。我比以前更忙，基本上每天都有聚会，有时一天有好几个聚会，倒也充实。但听到越来越多的人受疫情影响，失业、停薪留职、诊所关闭……作为牧者，我心情沉重，甚至有些忧郁。

感谢上帝，我毕竟是祂的儿女，在疫情肆虐的时候，我有一条“通天之路”，就是透过祷告把自己和弟兄姐妹的需要带到天父面前，回归安息。

2

避疫在家的日子，除了忙着参加各种聚会，我开始关注过去比较忽略的一本《圣经》书卷——《启示录》。通过收听“好消息电视台”录制的相关信息，我发现基督徒面对末世的各种天灾人祸，完全不需要像那些不信神的人那样恐惧战兢！相反，上帝把末世争战计划启示出来，目的是让我们可以预备好自己，主动参与上帝的救世计划，迎接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因此，我开始认真地对待救赎历史的时间表，开始问上帝“现在几点钟了？”“我当如何行，与神的旨意对齐？”之类的问题。

我也重读《雅歌》，并通过阅读这卷书，更认真地经营我和上帝的关系。比较具体的调整，就是加重、加强、加深我等候上帝的操练。这个操练我多年前就有所学习，但一直没有大的突破。感谢主亲自吸引我，并教导我每天早晨花更长的时间，透过耶稣

基督坦然无惧地来到天父的施恩宝座面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在独处中，领受天父的大爱，得胜恐惧，得享安息。

我是一个像马大一样习惯了忙碌的人，对我来说以上的操练并不容易。但多年的服事，让我强烈意识到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服事神的愚昧与荒唐，更认识到等候神是被造者获得救恩的唯一途径。这一点，慕安德烈在他的《等候神》一书中的开头说得非常到位，令我信服。

3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

（《诗篇》62:1）

“如果救恩是从上帝而来，而又完全是祂自己的工作，正如我们被造一样，那么很自然的，我们最高的本分就是等候祂并作令祂喜悦的工作。这样等候上帝，就成为获得全备救恩的唯一途径，也就是认识上帝为救主的唯一途径。所有拦阻我们获得全备救恩的困难都是以这件事为因素，那就是因为对等候上帝的认识和实践上有欠缺。

教会和基督徒要在这世界上彰显上帝的大能，唯一的需要，就是回到我们真正的地位上。这个地位，不论在创造或救赎上，都应成为我们所据守的，那是一个绝对依靠上帝的地位。我们要竭力寻求这个最蒙福的等候上帝的元素究竟是什么。”

感谢主，在等候上帝的操练上虽然还生涩，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操练，我逐渐喜欢上了这样的操练。感谢主赐给我热忱，让我愿意来到祂的面前瞻仰祂的荣美，在祂的殿里求问。我相信，假



以时日，我一定会享受其中，求主施恩帮助！鼓励弟兄姐妹加入等候上帝的行列。如果可能，每天早晨在见人之前，先见天父的面，跟祂独处，跟祂谈心，与祂漫步，享受在祂里面一切的丰富。

新冠病毒虽然带给我很多不便，但上帝使用这个不速之客拉近了我跟祂的关系，所以苦没有白受！但愿这也是所有弟兄姐妹的经历。

作者简介

陈祖辛，出生于湖南。1990-1993年，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硕士研究生；1993-1996年，地球物理系博士研究生。1996-1998年，地球物理系任教。1995年决志信主，1996年在北京海淀受洗，现居美国德州，牧师。

最喜爱的经文：“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诗篇》18:46）

2020：历史见证年

/ 彭菲（84级中文系）

2020年，历史见证年。

新冠疫情席卷全球。据4月20日CNN报导，全球除南极洲以外的每一片大陆每一个国家都报告了感染病例，250多万人确诊感染病毒，17万多人丧生。美国顶尖流行病专家福西博士预测，全美将有20万人因此丧生。

病毒如海啸般冲击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指出，这场全球瘟疫将带来2兆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股市史无前例地在两周之内四次熔断，3月16日道琼斯指数一天下降2997点，创历史之最；全美97%的民众处于居家令管制中，创历史之最；4月20日，美国石油期货每桶价格-37.43美元，是的，是负值，创历史之最；16亿学生不能到校上学，创历史之最；无数世界繁华大都市在同一时间变成空寂的“鬼城”，创历史之罪！^①

CNN惊呼，新冠疫情把世界震离了轴线。几十位顶级思想家在调查中表示，新冠疫情将永久地改变世界格局。

^① 数据引自：<https://www.cnn.com/2020/04/20/health/coronavirus-impact-by-the-numbers-trnd/index.html>。



中国打上半场：吹哨人的微博“哭墙”

在同样强感染性的病毒中，新冠疫情并不是最可怕的。2017年，埃博拉病毒的致死率是83%，非典SARS的致死率是7%-15%，而新冠疫情在中国泛滥时，官方统计致死率是2.2%左右。然而，为什么新冠疫情比当年更加凶恶的埃博拉、SARS对世界带来更加深重的灾难？

专家们说，新冠疫情如此泛滥，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可以轻症甚至无症状感染，也就是说，人们感染了病毒却并不自知，在无意中，把病毒传给了自己亲爱的家人朋友，成了运输病毒的“帮凶”。埃博拉和非典SARS虽然致死率高，但因为一感染就有明显症状，立即引起警戒，感染被限制在可控的范围内。而新冠疫情之恶更甚于埃博拉和非典，在于前期让人不知毒，不警醒，隐藏的病毒在人们的不自知中迅速潜伏进千千万万人的身体，导致病毒的隐性广泛传播，后期则突然发作，常常出现“炎症风暴”，置人于死地。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在瘟疫残酷的高峰中，人们格外怀念第一个发出大声警告、呼喊人们警醒的吹哨人——李文亮医生。这位年轻医生因感染病毒去世，他的微博却依然活着，无数的人来到他的微博诉说。人们惊讶感动地说，这亡者的微博上凝聚起一道血泪“哭墙”。

在他的“哭墙”，人们诉说心中2020的感激、尊敬、愤懑、祈求、歉疚……

12月30日，他发出病毒警告，提醒注意防护。那时正值春节前夕，人们喜气洋洋地忙着春运返乡团聚，谁会注意听他的警告？谁会愿意听他的警告？谁会相信他的警告？即使真的有那么

几个病毒感染者又如何，有今天强大的医疗科技，难道我们还制服不了那病毒？……

他的警告招来警察的训诫、并被指斥为谣言，随之引来嘲笑、漠视、充耳不闻、不屑一顾……今天人们在灾难中挣扎，人们这才相信了他的警告，终于意识到自己对警告的漠视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终于开始知错追悔：为什么当初我们会漠视他的警告？如果我们当初认真接受了他的警告，会有多少逝去的生命幸存？

身体的病毒，当我们付出惨重的代价后，终于从漠视中惊醒了；而灵命的病毒——罪，我们知道吗？我们是否还在嘲笑漠视？对罪的警告之哨已经吹响了数千年，我们听见了吗？警醒了吗？

我们灵命的病毒——罪，其实比身体的病毒更加严酷，带给人类更加深重广泛的灾难。就像新冠疫情的病毒一样，罪的猖獗也在于其隐匿性。我们内心已经有罪却不知罪，罪悄悄在我们的生命中萌芽、蔓延，我们浑然不觉地照样吃喝玩乐，携带着罪四处传染造成伤害，甚至伤害了珍贵的亲朋好友而不自知。罪的吹哨人已经吹响了警告之声数千年，但“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以赛亚书》53:1）。我们依然像当初对待李文亮医生一样，对待我们灵命之罪的吹哨人，我们的反应是嘲笑、漠视、不屑一顾、训诫甚至迫害……

“哭墙”本是以色列人的地标，是历经深重苦难的以色列人知罪认罪悔罪，和祷告祈求蒙拯救的地方。今天，在瘟疫肆虐中，无数的亡灵终于让我们惊醒，想起了李文亮医生的警告，凝聚起一道纪念病毒灾难的“哭墙”。要等到什么时候，陷入怎样的灾难，付出怎样惨重的代价，我们才会想起知罪认罪的警告，再筑起一道知罪认罪的“哭墙”？



世界打下半场：白白浪费的两个月

今天流行的一句话是：在这场全球瘟疫中，中国打上半场，世界打下半场。确实如此。

武汉1月23日宣布封城，历时76天，于4月6日解封。美国在3月13日宣布进入全国紧急状态，美国的重灾区纽约于3月22日宣布封城。时至今日，纽约确诊人数超过25万，死亡超过1万八千人，其惨烈甚至远远超过了武汉。

在中国打上半场时，全世界已经亲眼目睹了新冠疫情的凶残。从武汉封城到纽约封城，中间有宝贵的两个月的时间。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前主任托马斯·弗里登博士表示，如果纽约提早一周“封城”，死亡人数可能锐减50%到80%。这样的追悔莫及，让我们想到人性的通病。

我们看着别人在苦难中挣扎，往往缺乏切肤之痛而疏忽漠视。在中国打上半场的挣扎中，在很多人的心里，新冠疫情的灾难是遥远的。大家可能在围观，在感叹怜悯，在爱心相助，但自己依然快乐地旅行欢聚，毫无防备地享受平常的生活。今天整个世界被拖入了下半场，我们终于开始反思：为什么会白白浪费这宝贵的两个月？如果在武汉封城之初，世界各个国家能从别人的苦难中看到危险临近，及时采取充分到位的预防措施，多少逝去的生命能够幸存？

可惜，当初，我们看了却没有真正看见，听了却没有真正听见。我们天天听新闻，却并不真晓得什么正在发生，什么将会发生。世界的下半场启动得确实太晚了，很多国家等到灾难降临到自己头顶才开始切实地行动起来，确实白白浪费了两个月的时间，这

是十几万生命付出的代价换来的教训。只是，我们真的从这十几万生命沉重的代价中警醒了吗？

关于病毒的蔓延，也许我们警醒了，而关于更加严酷的灵命病毒——罪，我们是否也同样地警醒了？我们是否知道罪就像新冠疫情一样，在世界的一些地方，正在或曾经进行着激烈地征战，就像武汉最早被新冠疫情重创最早警醒一样，那里的人们在抗罪的惨烈征战中，最早知罪认罪悔罪并渴求从罪中蒙拯救。我们是否从别人抗罪的上半场中警醒？我们是否充分预备好了进入我们征战的下半场？

在我眼里，如果说武汉是最早被新冠疫情重创（顿号）最早认识病毒的上半场主战场，以色列则是最早被灵命病毒——罪重创，最早知罪、认罪、悔罪并渴求从罪中蒙拯救的上半场主战场。

以色列和中国的广阔疆域相比，不过是弹丸之地，但又是世界的肚脐，兵家必争之地。四面虎狼强国林立，此起彼伏一波又一波地逼迫烧杀掳掠，几千年弱小的以色列既无天险地利可据，又无自身勇力可恃。他们遭受人类灵命病毒——罪的残酷蹂躏，他们也最早最强烈地知罪认罪悔罪，也最渴求上帝的拯救。上帝怜悯知罪悔罪渴求拯救的人，他们成为最早得医治的选民；而相形之下，中华民族则幸运多了，地大物博，得天独厚，东有太平洋，南有喜马拉雅，西有大沙漠，北有西伯利亚，各种天障保护，虽然也会遭受罪的创伤，但是往往靠着自己的能力就能解决问题，还到不了山穷水尽、穷极呼天的地步。很多华人看待以色列苦难历史的心态，有点像当初纽约围观武汉的心态，遥望着别人知罪认罪悔罪祈求拯救而难以感同身受，我们心中难以涌起强烈的知罪认罪悔罪，难以产生祈求拯救的渴望。



在新冠疫情抗疫征战中，中国打上半场，世界打下半场，历史给了世界两个月宝贵的时间预备下半场。可惜的是，世界正在疏忽中几乎白白浪费了两月，直到别无选择地被拖入下半场，才发现我们远远没有预备好抗疫的征战，直到今日还不得不承受当初因漠视而付出的惨重代价。

在灵命病毒的抗罪征战中，以色列打上半场，世界打下半场。整个旧约历史都是上半场的惨烈又感恩的记录。上帝不仅给了世界两千年的宝贵时间，而且亲自预备好了胜过罪的拯救——借着信靠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称义。

世界何时进入抗罪的下半场？我们预备好了吗？我们是否还像在新冠疫情中白白浪费两个月的宝贵时间一样，正同样漠视罪的肆虐，正在同样浪费宝贵的预警时间？难道我们真要等到自己进入下半场，当罪恶的刀剑架在颈项，才开始在极度匮乏中仓促抗罪吗？难道我们一定要在付出惨重代价的哀号中，才开始惋惜被浪费的宝贵预备时间吗？

终场的哨声何时响起？唯一的盼望

笔者写这篇文章时正值2020年4月下旬，全球瘟疫正值高峰。什么时候会出现拐点？在家里已经宅了一个多月了，什么时候才能解封出去享受人群，享受大自然？

哈佛大学 T. H. Chan 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者基于美国数据模型显示，如果没有特效药或疫苗出现，可能要到2022年都需要长期或者间歇性的隔离。专家们说，现在没有特效药，目前的用药只是缓解病状，尽可能地维持生命。真正要痊愈，只能依靠免疫抗体，要么自己很幸运地自身免疫力强大，要么可以从别人那里



输入免疫抗体。

今天的境况真是像极了我看过的一部灾难大片。电影是关于一场生化危机：美国的一个小镇突然快速蔓延一种致命传染病，为了防止扩散而封城。医生和科学家们绞尽脑汁也研发不出可以对抗病毒的药剂，甚至连主要医生也感染上病毒了，高层有人下令用核弹摧毁整座城市，以彻底消灭病毒。可是这城市里还有千千万万条生命啊！

在绝望的争执中，他们突然发现有一位濒死的病人竟然奇迹般地自己恢复了健康。原来这位病人有特殊的基因变异，在与病毒的生死相争中，他特殊的基因被激发产生了特殊的抗体，杀死了病毒。希望于是出现了，这位胜过病毒的康复者的血液被制成药剂，其他病人接受了也同样产生了抗体，逃脱了死亡得救了。一座濒死的城市随之得救了。

好像是这部电影的现实版，为了响应新冠疫情的治疗需要，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专家领导了一个由来自全美各地的医生和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开始收集、分离和处理新冠疫情康复患者的血浆，要利用新冠疫情疾病康复者血液中发现的免疫系统成分来医治病患。

对付身体的病毒，有康复者带抗体的血液。而在灵命的抗疫之战中，对付灵命的病毒——罪，有没有康复者带抗体的血液？有，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

有一句基督徒常常说、而我一直困惑的话——“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的罪”。耶稣基督的血怎么能洁净我们的罪？那部影片和今天新冠疫情的情形，似乎就是在诠释这句话。在我们这苦难的世界，就像今天我们很多人的基因无法抵挡新冠疫情一样，



我们老亚当的基因实在是太软弱，我们无法胜过罪和死亡。

2020年前，奇迹出现了。有一个人经历嫉妒、毁谤、背叛、嘲讽、压榨、鞭打、逼迫各种罪的重击，但是祂却胜过了一切罪，并且从死里复活。祂就是那位胜过一切罪恶的康复者，祂的血液里带着已经胜过一切罪恶的抗体。祂，就是耶稣基督。因为祂拥有特殊的生命“基因”，祂道成肉身，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只有这样特殊的“基因”才有大能胜过所有的苦难乃至死亡，只有祂才能把人从罪的苦难中拯救出来。

过去常常困惑，耶稣基督和中国传说中的神仙拯救人的方式为什么如此不同？神话传说中，神仙们只要天上远远地站着，轻扫拂尘，问题就解决了。而耶稣基督为什么一定要经历一切苦难乃至死亡，要用这么痛苦费时费力的方式来拯救我们？

也许，生化危机的电影和今天的新冠疫情正在诠释这灵命抗疫唯一的拯救之路。今天我们都知道，再强大的基因，一定要在对抗病毒的征战中才会激发出抗体。高高在上远离人世疾苦、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们如何能产生抗体？耶稣道成肉身，以和我们一样的血肉之躯为我们经历一切苦难，胜过一切苦难。在与苦难的亲身征战中，激发出得胜的抗体，这就是祂宝贵的血液。若不是祂亲身经历一切苦难和死亡，怎么能带给我们胜过一切苦难抗体的宝血？

2020年4月12日的主日是复活节。在新冠疫情的高峰中，在全世界得拯救的渴盼中，我在福音班和大家分享《耶稣的受死与复活》，仿佛看见祂的血流进信祂的弟兄姐妹的身体，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以赛亚书》53:4-5）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

耶稣基督还说：“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马太福音》7:8）

作者简介：

彭菲（笔名：依一），出生于江西。1984-198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1988-1991年，对外汉语教学中心硕士研究生。1991-2001年，工作于北京。现工作生活于美国亚利桑那州。2004年复活节于亚利桑那大凤凰城华人基督教会受洗，现在该教会带职服事。

最喜爱的经文：“耶和華啊，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將你的路教訓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導我，教訓我，因為你是救我的神，我終日等候你。”（《诗篇》25:4-5）



疫情中的挣扎与祈祷 ——写于武汉封城二十天后

/ 高洁（06级国际关系政治系）

我是武汉人。尽管在北京生活了十多年，尽管自己的小家在北京，我仍然觉得自己是一个地道的武汉人。每次在北京地铁上偶遇从武汉来的游客彼此说着武汉话，我都会很开心地凑上去搭个腔。武汉话很泼辣，甚至有些粗鲁，第一次听到的人可能会不太喜欢，但是对我来说却无比亲切。能在异乡说几句武汉话让我一天都会特别高兴。

.....

突发的疫情

在写下这几句话的时候，我禁不住泪流满面，因为我现在好想念武汉，想念我在那里的亲人。而我所思念的家乡，现在正处在大难之中。

2020年的春节，本来我是要与老公、孩子回武汉过年的。今年的票也抢得比往年顺利，我们还特别留出两周时间准备在武汉转转，这比我们以前能够回去的时间多得多。我很期待。而且说来有意思，过去的我是不喜欢回武汉的，因为我以前和家人的关

系并不好，家庭中有很多破裂的关系和苦毒的情绪。但是感谢主，因着祂，我们的关系渐渐在修复，虽然还有很多要迈出去的坎，虽然我的家人也只是一小部分人信主，但是我知道，上帝给了我很多美好的盼望，祂在救赎我的家人。我现在逮着机会就会回武汉，我喜欢和家人在一起。

然而，突发的疫情，打乱了我们的计划。孩子才一岁多，太小，回去担心被传染，于是我退了老公和孩子的票，打算独自回家。我想，我自己注意一点，应该没事的。可是父母在我走前的那个夜晚把我劝退了：“孩子那么小，怎么可以一个人回来？这个疫情，现在都说不准，以后有的是机会再回来。”我退票没两天，武汉就封城了，一切发生得太快，我都没时间反应过来。

“幸好你没回！”家人、同事、朋友都这么说，可是我没有感到庆幸。城里的人该怎么办？我的家人该怎么办？这个疫情一定是比想象的严重得多，不然怎么会采取非典时期都没有采取的封城之举？事实也的确如此。从封城到现在的短短二十天，发生了太多的生离死别、家破人亡。而那些尚健康的人，也困在家里提心吊胆，不知道这个病毒将怎样偷袭自己。

我曾经为之骄傲的家乡，如今危在旦夕。

上帝的心在痛

慈爱的天父，为什么你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好多基督徒说，瘟疫是上帝的震怒，惩罚人的罪。是的，天父，我知道，我们有罪，都不配站在你面前。每个城市都有很多看得见和看不见的罪恶，而在你眼里罪就是罪，没有高低等级之分，不能说撒谎的就比杀人的好；得罪你就是得罪你，没有说哪个得罪你轻一点，哪个得



罪你重一点。那么，主啊，为何你偏要选择我的家乡“开刀”？要知道武汉也有很多你自己的儿女。我实在不明白。

是的，我很感恩，到目前为止，我在武汉的家人都基本平安。可是，每当我看到那些生病的人所遭受的痛苦，我的心也特别痛。一夜丧父母、一夜丧妻儿……我不忍看到这样的消息。身赴前线的医生们也纷纷倒下，有的再也不能醒来。我不知道我曾经的小学中学同学是不是在那些人里面。哪怕他们是我完全不认识的人，我在看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也于心不忍。

我最担心的还是我的家人。他们目前虽没事，但是我们都不知道将来如何。病患数字日益攀升，他们每个人的小区、街道都有很多确诊的人。我的妈妈还因为工作的缘故要常常去人满为患的医院，她劳碌奔波，身体不舒服也不可以请假；前两天还得知她坐在一个确诊病人旁边，那个病人还骗她说他没病，我妈妈还和他有交谈……

我的外公外婆都是八九十岁行动困难的老人，他们的身体状况不好，我本来就不知道将来还有多少见面的机会。现在封城，老人的药缺货、成人尿不湿缺货，而邮寄又很成问题……很多个夜晚，我睡不好，担心他们的状况，却又和他们隔那么远，心里觉得无力，经常想着想着枕头就打湿一大片。

我突然明白了《圣经》旧约里面，当发生大灾难的时候，上帝的百姓为什么会撕裂衣服、披麻蒙灰、禁食祷告、哭求上帝。那不是个装模作样的举动，而是人心哀痛到一个程度，就会无心于衣着饮食、娱乐休闲，而只是抓着上帝哀哭恳求，直到上帝赐下怜悯。

要知道，我的心那么小，我那么自私的人，都会为他们牵挂

担心，甚至看到那些我不认识的人受苦也会泪流不止。那么，满有恩慈怜悯的上帝，当你看到这一切，你的心是不是也会痛呢？

我对很多事有困惑，但是对这个问题心里却有个肯定的答案。是的，上帝的心不仅痛，而且痛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尽管我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要让这件事情发生，但是我知道祂爱我的家人，祂爱武汉的人，远远胜过我爱他们。因为祂的心比我的大，祂的爱比我的深。正如保罗所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仁人死，或者有敢做的。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5:7-8）上帝让祂的独生子代替还在罪中的人去死，若换作我，我会为罪人哭，但是我不会为罪人交出自己的儿子。我知道，这，就是我需要抓住的——上帝对他们的爱远远胜过我对他们的爱。

良善的美意

《圣经》中，尤其是旧约中，有很多上帝所允许的大灾难发生，常常数以万计的人死亡。我承认，这样的《圣经》故事读多了，心里竟然对这些数字比较麻木。然而，当大灾难发生在自己的家乡之时，当受灾的人群中有自己关心的人之时，这一切的感受都会不一样。那些冰冷的数字不是数字，而是鲜活的生命。而现在，我也懂了，上帝虽允许这样的灾难发生，但是祂的心比我们的痛。

上帝的圣洁与公义诚然让罪人在祂面前完全无法站立，我们的灭亡何其理所当然。然而祂何尝不迫切希望我们快快悔改？！我突然明白了耶稣为何会为耶路撒冷哀哭（《马太福音》23:37-38）。当审判降临时，当灵魂灭亡时，没有人的心比上帝的心更痛。

我知道，我虽为信主的人，但还是有很多亏欠，有太多的地



方需要悔改。我也迫切地希望我未信主的家人快快悔改归向上帝，我的家乡人快快悔改归向上帝。但是，我也有很多惧怕，我担心他们还没来得及悔改，就会被这场疫情永远夺去悔改的机会。我可以尽我的力量传福音，然而他们信主的时间表却不在我的掌控之中。我害怕永远失去他们。

然而，我们的主，祂不是杀戮的暴君，祂是良善的上帝。祂在掌权。是的，一位良善的上帝在掌权。我虽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许可这件事情以这样的方式发生，但是我知道上帝是良善的，这一切背后一定有祂良善的美意。而我们可以把我们所爱的人完全交托给祂，因为祂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祂是好牧人，是为羊舍命的好牧人！（参见《约翰福音》10:10-11）

我的祈祷

慈爱的天父：你知道我们的信心何其软弱渺小，对你的作为也有很多不明白；但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无论面对什么处境，都紧紧抓住你不放手，或者更准确地说，求你紧紧抓住我们。

我们的担心和惧怕你都知道，我们的每一次心痛、每一滴眼泪你都看到。我知道，面对这一切，你的心比我们的痛得太多，你的眼泪流得比我们的多得太多。求你把我们所有人从罪中救出来，求你帮助我们悔改归向你。只有你，有能力将人的石心变成肉心；我相信，只要你愿意，枯骨都可以长肉复活。

主啊，我知道你对人的爱比我们对人的爱要深，若我们都不愿意任何一个灵魂失落，更何况你呢？主啊，我们祈求你借着这次疫情让万民谦卑，归向你。求你让所有在黑暗里的人看见大光，就是你的真光。因你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

我们求你不仅救人脱离肉体的疾病，更是脱离灵里的顽疾。
求你怜悯受苦的人，让他们在苦难中看到你的恩典。我们恳求你
的美善旨意彰显，求你的荣耀充满这地。

奉你那代替罪人而钉十字架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作者简介：

高洁，出生于湖北武汉。2006-2010 年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系，
经济双学位。现居中国北京。目前在主内机构从事文字工作。

最喜爱的经文：“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
3:5-6）



附录① 校友感言

我生命中有一道光

/ 王雁群（01级经济系）

我知道我生命中有一道光，那是在我认识主很久之前。

奶奶的离世让年少的我第一次直面生死，也开始对生命有了更多的敬畏。那时爸爸很忙，妈妈几乎是我生命的全部。可有时，生活就好像石子投在平静的水面上，我被告知妈妈面临风险极高的手术。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那一刻心被攥紧、几近窒息的感觉，慌乱中我无措地不知该抓住什么。

几天后，也不知从哪里，我捡到了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当你无助无望时，来到主的面前，你当为此祷告……”透过娟秀的字迹，那一刻我突然感受到一种碰撞，一种生命的碰撞，让我的眼目无法从这字里行间挪开。我默默地一遍遍读着祷告文……

我知道我生命中有一道光，那是在主门外徘徊的时候。

很多年，我的路可谓顺风顺水，伴随而来的骄傲在心中无声地滋长。渐渐地，我忘记了与主同行的日子，那如父如兄如友的亲密也慢慢淡去。直到我接到了工作签证被拒，14天限期离境的通知。时间上的紧迫让公司律师感觉翻转无望。在人无能为力时，我蓦然想起那带我走出死荫幽谷，伴我行在青草地上的主，我的

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卸下骄傲，我谦卑地来到主的面前，把一切诚然交托。2010年4月14日，我离境前一周冰岛火山爆发。我收到了英国内务部无限时停留的许可……

我知道我生命中有一道光，那时我已受洗在教会中成长了5年。

石油行业的大波动，让号称欧洲石油之都的城市经历着大地震，生活的变迁迫使我们暂时离开英国舒适的家。环境的陌生、经济的拮据、家庭的纷争、产后的抑郁……如同一个个漩涡把我卷了进去。我无数次在主面前哭求、抗争，可我发出的声音就像被锁在了空旷房间一样，除了冰冷的回音似乎什么都没有。挣扎过后的平静，我看到了主的美意。那一刻，主使我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仰望与交托……

我知道我生命中有一道光，在我生命中的每个日子里。

那光，就是耶稣基督。祂扛我在臂膀，祂拉我前行，祂满怀期待地看我负重站起。

在主爱满溢中我学会了效仿，我的心变得更柔软，更多看见别人的需要……

我们知道我们生命中有一道光，正慢慢透过我们的生命彰显出来。

就在这次疫情蔓延的当下，我们一家人加入了教会服务社区的食物分享（Food Share）救助项目。我们每周四次分发食物，也分享生命的粮。在9个月不短不长的日子里，我们的生命在服事中成长，我们也看到了救助生命的改变……



信主十年，主一步步带领我，祂使我生命成长，看顾我人生的高高低低。死荫幽谷、青草地，我知道我躺卧在主手里。

作者简介

王雁群，出生于湖北。2001 届北京大学经济系本科。现居英国雷丁。2010 年于苏格兰阿伯丁决志、受洗。

最喜爱的经文：“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诗篇》46:10a）

突破信仰的阻力，经历祂的奇妙带领

/ 宁华（08级电子系）

为什么不选呢？

“圣经上讲的有可能都是真的！”看完《铁证待判》后，我意识到承认《圣经》的可靠性是我信仰之路上的一个转折点。之前虽然赞叹于《圣经》“有神、有罪、有救、有福”理论体系的美善和对生活中美好教化与实际恶行之间矛盾状态的贴切解释，但在理性上不相信《圣经》中那些“神迹奇事”会是真的，这成为我接受福音过程中的一个主要拦阻。毕竟信仰之先需要认同和接受，不能自欺欺人，自欺欺人不能算作信仰，可能只是所谓的麻醉吧。

能在理性上接受《圣经》中的“神迹奇事”，并不是说找到了通过科学途径证实它们的方法，只是认识到这个世界太奇妙，背后肯定有一位充满智慧能力的造物主。如果没有上帝，那我们眼之所见这些精密电子机械、繁复的生物体系本质上都是无意识的随机过程的结果？再想想现在的宇宙大爆炸理论、量子理论、弦理论等等。如果有上帝，那上帝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还有多少生前死后和平行的其他世界？再看这个世界上有神论者很多，无神论者也不少，且都不乏有名望之人。这让我意识到要无可辩驳地证明或否定某一个观点，都不是轻易能做成的。



这时，信仰什么就变成了自己的一个选择。我想这大概也是信仰应有之意吧，否则如果是显然之物，也就没有“信”的空间了。听说要证明一个东西不存在是很难的，而要证明上帝的不存在也不容易。但反过来，“圣而不可知之谓神”，人想要自己知道上帝是什么样子似乎也不可能。上帝借着《圣经》的话、和人的互动以及大量的历史事件向人启示祂自己。《圣经》几千年来屡遭攻击置疑但迄今仍屹立不倒，被几十亿人所接受。有个被称为“帕斯卡的赌注”的说法，讲一个理性的人应该相信上帝存在。因为如果上帝确实存在，信者和不信者会分别得无限的收益或损失（比如永生或永死）；而如果上帝实际上不存在，信者将只会失去一些乐趣、享受等有限的损失。这个说法虽有些功利，但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在现实和理想间的取舍。

另外，“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诗篇》19:7-10）《圣经》能给人提供坚实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什么不选呢？！

不再视为“封建迷信”

接受基督信仰在有了这些认识后似乎顺理成章，但形成这些认识不一定容易。我于20世纪80年代初出生于湖南省长江边的一个小乡村，90年代末考入北京大学，毕业后到上海工作。工作之前接触了两件事与基督信仰相关。一是家乡穷苦老人每周一次

去某个地方的“信举”活动，当时我认为这是封建迷信行为，甚至因为当地方言的原因（当地人把“信主”说成“信举”），我没能弄清他们到底信什么。再是大学时有位对面寝室的同学，因为包装精美、价格便宜买了一本《圣经》作为个人英文读物。

工作后第二年的复活节，公司有两位基督徒组织大家看福音电影。我和另外一位同事因坚持到最后被邀请到他们随后发起的午餐团契活动。后来因为好奇、免费午餐、不好意思拒绝等原因，虽时有挣扎但也一直参加团契活动。里面虽有些像赞美祷告之类的活动让人别扭，科学福音电影像鞭毛分子机器，但《圣经》内容讲解比如《罗马书》，以及基督信仰如何指导我们生活（如婚姻家庭关系等），都还挺吸引人，让我学到不少知识，也加深了对《圣经》的了解。

曾经，公司还有到美国出差的机会，美国当地接待的基督徒同事也非常热心，工余时间经常开车带我们购物、旅游、以及参加各种教会活动。美国之行让我见识到各种岗位上的基督徒，让我再也不敢用“封建迷信”来定义基督信仰了。公司团契从最初的几人不断壮大到几十人的规模，并在公司年会上献唱，更组织了圣诞音乐会等较大型活动。后来公司受到外部压力，大型活动被迫停止，团契活动也慢慢低调，变成了主要是每周两次的午餐聚会。公司团契活动不仅激励我持续阅读《圣经》，也给处于类似阶段的同事提供深入讨论的机会。这些对我了解、接受《圣经》也都大有裨益。

祂的带领一直都在

我在理智上虽然选择了接受基督信仰，但潜意识里似乎并不



甘心就此放弃个人主权。在这种状态下我继续参加团契、教会活动，直到有一次在敬拜时唱到《我愿意降服》这首诗歌，当时莫名感动，泪流不止，直到敬拜结束后还不容易平复下来。这次感动流泪后心理上才算是真正预备好了，当年圣诞节之前在上海一家酒店的游泳池里接受了洗礼。从刚开始参加复活节福音电影活动算起，到次年圣诞节之前受洗，我大概走过一年半多的时间。

现在信主后回头看，感觉主的带领其实一直都在。上大学之前我过得比较无忧无虑，那时学习成绩不错，可以考上个好大学似乎就万事大吉了。上大学后经历了初时的兴奋，对学习和生活的适应，与来自五湖四海、背景各异的同学打交道等。随着眼界的开阔，我却逐渐感到对人生方向的迷茫，经常追问人生的意义，也十分困惑于社会上一边倡导行善的口号，另一边却行恶不止。在学校里我没能找到答案，但毕业后所在的公司竟然组织起了职场团契，就我所知这并不是多么常见的事情。还有在美国出差几个月的机会，以及当地热心接待的基督徒同事，这都是上帝在我身上不断撒种、浇水和生长的过程。

在看完《铁证待判》后，我还向上帝做了一个试验性质的祷告：“如果你真的存在，就让我找到一个位于第五楼，装修良好，但不带电视机和洗衣机的房子。”当时租房中介并不知道我的要求，但带我去看的房子正好都符合！之后，我在找对象、来美工作、从南加州换工作到北加州的过程中，也都经历了上帝奇妙的带领。求主继续保守带领，坚固我的信心，建造我成为祂合用的器皿，使用我让更多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作者简介

朱国材，出生于湖南。1998-2002 年于北京大学电子学系本科学
习，2002-2005 于同校信息科学中心硕士研究生学习。现在美国
加州工作居住。2007 年在上海受洗。

最喜爱的经文：“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诗篇》1:2）



附录②

北大首任校长丁韪良： 中国，日出的时刻终于来临

/ 彭菲（84级中文系）

引言

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年4月10日—1916年12月17日）于1850年，受北美长老会差派至中国传播基督福音。他担任同文馆总教习25年，为清廷培养了大批外交和翻译人才。1898年起被清光绪帝任命为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官授二品，即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他精通英文、中文、拉丁文及希腊文，学贯中西，著述等身，在国际法，外交，教育，中西比较文学，汉学研究，商务以及洋务运动等诸多领域贡献卓著，是推进中国近代史进程的重要先驱。他身居闹市，向市井平民专职传道二十余年，又为高官，向清廷重臣同僚以生命证道三十余年。

“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称他为“学海耆英”，黎元洪总统誉其为“泰山北斗”。同时他又是一位充满争议的人物，一度被刻意淡忘。“吾奉上帝之命来华，此即吾父母之邦也，得老死于是足矣”。他在中国生活了62年（期间有4年时间不在中国），于1916年12月7日在北京安息主怀，享年89岁，安葬于西直门外的宣教士墓地中。

23 岁生日抵达中国，新生活的开端

1827 年 4 月 10 日，威廉姆·亚历山大·帕森斯·马丁呱呱坠地于在美国中部五大湖区印第安纳州南部的一所小木屋里。他的父亲是美国长老会的牧师。作为全州仅有的 5 位长老会牧师之一，他一生艰苦传教，同时还创办了马丁学院，当时印第安纳州第一所也是最好的私立学校。后来又与友人合办汉诺威学院（Hanover College），至今依然是该州的重要学院。他父亲在学院中亲自教授英文、数学、希腊语、拉丁语、伦理学等课程。

丁韪良兄弟姐妹八人，他排行第八。大姐玛莎·马丁是一位海外宣教士。在丁韪良 7 岁那年，她与丈夫一起去南非宣教。她在家书中不断讲述在海外传教的经历见闻，令少年丁韪良心向往之，悄悄在心里种下了到海外宣教的种子。

丁韪良的大哥克劳迪斯·马丁是一位牧师和神学院教授。年长 2 岁的二哥塞缪尔·马丁，几乎与丁韪良形影不离。丁韪良 4 岁就跟父亲学拉丁语，然后与二哥一起在父亲开办的马丁学院上学。15 岁起，两人一同就读印第安纳大学。大学三年级，丁韪良退学了。据记载，他退学的原因是因为反对家中使用奴隶，他不愿意用奴隶的劳动来供应自己的大学费用。他转到一所学校，一边兼职教书，一边继续大学的课程，直到 1846 年从印第安纳大学毕业。大学毕业后，他和二哥一起进入迈考密克神学院接受系统的神学教育。1849，他与二哥一起从神学院毕业。同年他被按立为长老会牧师，并被美国长老会海外传道部批准前往中国宣教。

1849 年 11 月 23 日，丁韪良带着新婚刚刚 10 天的妻子，和哥哥夫妇一起，乘“蓝鸟”号轮船开始了去往中国的海上旅程。经过 134 天的漫长航行，1850 年 4 月 10 日，他们抵达了中国香港。



抵达之时正是清晨，第一次目睹东方海上日出喷薄而出。他“在日记中写下了很多良好的誓愿”，这一天“既是我的生日，也是我新生活的开端”。“我奉上帝之名来华”，胸怀这样的使命感，他视这片古老而陌生的土地为他的“父母之邦”，从此一生六十多年，他矢志把上帝的祝福恩典带给这块土地上上帝深爱而尚在沉睡的子民。他深信日出的时刻终于来临了，他来就是要与这“父母之邦”的人民一起来迎接黎明的曙光。

到万民中去：访乡镇，居闹市，学土音，习经典

在香港短暂居留后，丁韪良夫妇启程前往被指派的宁波宣教点。通常人们乘坐安全舒适快捷的客轮，丁韪良为了省钱并多看几个港口，选择乘坐一条破旧不堪的葡萄牙三桅帆船，在海岸线附近的大小岛屿上穿梭而行。遇到风暴几乎翻船，又要时刻防备着海盗攻击，提心吊胆，几次差点失事，但却有机会停靠厦门、福州以及当时欧洲人很少涉足的乡镇，一路且行且看且思索。珠江上的船家，乡镇店铺，缠足女子，抬轿子的苦力，兵营，科举考试的贡院等等世态民情尽收眼底。他在《花甲记忆》中感叹：

“中国地大物博，可生产出国民所需要的一切。若非欧洲人在工业上掌握了高超的技术，中国几乎可以不需要任何对外贸易。”在福建他登鼓山而写下诗句：“我站立之处堪称造物主的神龛，环顾头顶四周，所见之物皆为圣品。”（“The place where I stand is the Creator's shrine, for, above and around, all, all is divine.”）

历经 35 天的海上航行，他们抵达宁波。为了能更好地了解当地居民，方便他们随时到访沟通，丁韪良不顾大家基于安全的劝阻，执意在城中居住。“我家住在城里的好处之一就是我能够在我们的城市教堂中主持晚祷会。”住宅周围还有衙门和官员的住宅，

官员夫人们和他的妻子互相往来，成为闺中密友。“我们的房子总是对外人开放的，有时候在我们的客厅里聚集着来自五个行省的陌生人。”“在那儿我度过了一生中最富有成果的六年，而且我逐渐了解了当地的居民，这是住在城外所做不到的。”

定居宁波开始传教，语言是第一大障碍。那个年代，没有课本或词典，学汉语课主要靠实物教学。老师来回奔跑，时而喘气，时而鸣叫才让他明白“holungtsaw”（火轮车音译；火轮车即火车）一词。他们勤奋学中文。丁韪良自创了一套简便有效的拼音系统来教本地人识字。他还编写《识字新法常用双千》，在识字中教导基督教《圣经》内容，在传教中效果显著，省去学习汉语汉字“多年艰难而无用的劳动”。“当地的中国人看到自己的孩子只学了几天就能够阅读，感到十分惊奇。因为他们学汉语，往往要经过数年的悬梁苦读才能做到这一点。70岁的老婆婆和不识字的仆人与劳工在皈依基督教时都发现这种拼音的方法能使自己张开眼睛，用生来就会的母语阅读上帝的《圣经》。”

丁韪良的汉语能力有如神助。来华三个月，刚刚可以理解老师的讲课时，他就开始研读汉语文言文经典，此后遍览群书，读完了四书五经等许多中国文化经典著作。学习汉语六个月后，就开始用汉语布道。一年半以后，用汉语撰写了第一首赞美诗，开头一行是“多谢多谢，天父情人”。四年后，出版了第一部汉语著作《天道溯源》。范蓉棣在为《天道溯源》作序中说，丁韪良“学土音，习词句，解训诂，讲结构，不数年而音无不正，字无不酌，义无不搜，法无不备”。藉着如此深厚的汉语言文化功底，他成功地打通了语言文化隔阂，得以结交中国各阶层人士，上至亲王重臣，下至贩夫走卒，成为赢得东西方共同尊重的首屈一指的中国通、汉学家。



为中国打开世界之窗：推进外交近代化进程

丁韪良来到中国，正值世界两次工业革命风起云涌之时。在1760-1840年间，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英国率先发明使用蒸汽机，煤炭、钢铁、纺织业等新兴产业推动西方各国科技教育工商业飞跃，并在世界各地扩张殖民地。在稍后的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年）中，大清惨败，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在毫无准备的战败狼狈中被迫卷入纷繁复杂的世界格局。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由于通晓汉语，丁韪良被美国公使列维廉聘为翻译，参与中美《天津条约》的起草谈判。丁韪良目睹清政府官员在外交谈判桌上因不懂国际外交惯例，谈判交涉无所依据，在本该据理力争的关键环节却理屈词穷，无所适从的不利状况。为帮助中国认识西方外交制度与惯例，丁韪良选定美国外交家惠顿（Henry Wheaton）所著《国际法要义》（*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一书，经编译完成《万国公法》书稿。1863年，在驻北京美国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的引介下，丁韪良将译稿四本呈交给总理衙门首席大臣恭亲王奕訢。恭亲王奕訢指派了四名高官协助丁进行修订润色工作。

译稿初成，恭亲王奕訢对这位洋人的热心多少还有些猜疑之心，但是这本书很快为恭亲王带来一次外交上的胜利。这一年普鲁士在天津大沽口扣留了一艘丹麦船，恭亲王奕訢回忆说“臣等采该律例之言与之辩论，布国公使即行认错，俯首无词”，清政府依据《万国公法》与普公使交涉，使之释放被扣的丹麦船只，并赔款1500英磅。《万国公法》“是国际法正式传入中国的标志”，“给中国人带来了全新的国际法学框架体系”，“促成了中国近代法学的萌芽”，也“促进了中国外交由传统迈向近代化的进程”。

为中华打开天国之窗：孔子加耶稣

丁韪良受美国长老会差遣来华宣教，专职传教近30年。第一个10年（1850-1860年），在中国南方宁波传教。第二个9年（1860-1869年），迁居北京传教。1869年，他受清政府委任出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并辞去美国长老会教职。1906年，年近八旬的丁韪良重新获得美国长老会海外宣教部的批准，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1906-1916年去世）在北京传教。

丁韪良的讲道别具一格。“没有遵循任何权威，没有从教科书里翻译国过任何内容……形式和内容都是来自偶尔的场景。”他对大家讲述基督教那些引人入胜的寓言、引用他们熟悉的生活和中国的经典故事。有一次庙里罗汉的眼睛不翼而飞了。丁韪良问“他们的眼睛到哪里去了？”“它们是用珠宝做的，所以有贼把它们偷走了。”“这些难道就是你们寻求保护的菩萨吗？既然是菩萨，为何连自己的眼珠都保护不了？”大家哄然大笑。于是丁韪良告诉他们“是上帝创造了我们的眼睛和耳朵，并赋予了我们以五行，而且我们可以寻觅和找到上帝。”就这样，周围的居民都喜欢来到他那里，200个座位的小礼堂经常是座无虚席。“当他们起身离去时，我不止一次地听到他们互相在说：‘这个故事真比戏文还好听’。”

丁韪良的辛劳结出了许多美好的果子。有一位争强好胜、能言善辩的贾先生从朋友处得知基督教，就在晚上单独带着一张写满疑问和问题的纸来找丁韪良盘根究底。有一天他带来的不是问题，而是他写给在清军大营任要职的哥哥的信，他写道“近三个多月以来，我一直在审视耶稣的宗教。我已经对传教士盘诘了许多难以回答的问题，但是他对所有的问题都做了令我满意的答复。



我知道这个宗教是真的，并下决心要做一个基督徒”。消息传出后，他漂亮的未婚妻在没有归还嫁妆的情况下就毁了婚约，老板威胁要辞掉他，他母亲说要打死他。“他勇敢地承受了这三种不同形式的诱惑，舍弃了新娘，辞去了工作，并且忍受了一顿毒打，最终仍未放弃基督教。”后来他成为传教士中的佼佼者。丁韪良称赞他高度拥有被杨格非教士誉为传教士成功三要素的精神：“仁慈、坚韧和精明”。

由于丁韪良熟读中国诗书典籍，在讲道及宣道作品中，对中国历史人物典故信手拈来，既文采飞扬引人入胜，又帮助中国读者建立亲切感并从本民族文化的视角去理解基督教教义。比如他讲到摩西要以色列民过约旦河后，“以河内之石立坛以为记”，就以“马援征蛮，表立铜柱”来比拟，证明“其人其事，彰彰可考”。

当时在中国传教急缺中文基督教书籍。丁韪良晚上讲道，“早上把头天晚上已经加热和锻造过的话题内容整理成文”。来华第四年，他就写作出版了一部汉语基督教宣教著作《天道溯源》。全书三卷共二十四章。“在讲解《圣经》的基础上，将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及西方科学知识等，巧妙地、生动及结合起来，其结果就是一部鲜活的、适应中国人趣味和需求的书。”这部著作成为公认近代中国最受欢迎，宣教效果显著的传道作品，在晚清及民国年间刊印再版达二三十次。历经重刊增补，广行于南北，翻刻于日本，“影响广泛而深远”。他说：“我相信，在文人学士中，有许多人就是因为读了这本书才皈依基督教的。”在1907年“广学会”纪念基督教来华100周年所举办的投票评选中，《天道溯源》被选为最佳中文著作。

此外他还撰写了多部汉语基督教著作。在中国的宣教史上他

与戴德生、杨格非并称为宣教士中的三巨头，被喻为“19 世纪的利玛窦”。

备受争议的丁韪良：谁是北大首任校长？

身为北大学子，自然十分关心北大的首位校长。然而究竟谁是北大首任校长，却是争论激烈，众说纷纭。就连北大官网上，也出现两种不同的说法。在北大官网中文版^①所列的历任校长名录看，首任校长是孙家鼐、第二任校长是许景澄、第三任校长是张百熙，而在同一官网的英文版网页^②，却又明言丁韪良是北大首任校长。首任校长成了难断的公案，北大确实是“一塌糊涂（一塔湖图）”啊。

这段公案还要从 1898 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之时说起。成立之时，孙家鼐被任命为管学大臣，丁韪良被为西总教习，许景澄为中总教习，但许景澄身在国外，并未走马上任。争论的焦点就落在到底管学大臣孙家鼐和总教习丁韪良，谁是校长？

根据梁启超所拟的“代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中的规定，“设管学大臣一员，以大学士、尚书、侍郎为之，略如管国子监事务大臣之职。”国子监是晚清最高学府，国子监祭酒是最高学府的负责人，用今天的话，祭酒就是校长。显然孙家鼐作为管学大臣，对应国子监事务大臣，相当于教育部长。而丁韪良为总教习相当于国子监祭酒，管理学校事务，相当于今天的校长。

从历史资料可察，丁韪良确为北大首任校长，但似乎百年来

^①https://www.pku.edu.cn/old_principal.html

^②https://newsen.pku.edu.cn/news_events/news/campus/1606.htm



他被刻意地淡化，或者用今天的话，“被封杀”。百年来关于他的抨击不绝于耳。

丁韪良不是完人，他的言行或偶有瑕疵和历史局限。但他出身于传教士之家，深信基督信仰是得拯救蒙祝福的唯一道路，是西方世界科学经济昌盛国家富强的根源。他“奉上帝之命而来”，而不是奉外国政府而来，他来华的目的是要把世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中华民族，而不是要文化侵略；他希望中国因此而繁荣富强，而不是要掠夺中国；他盼望把中国天国化，而不是把中国西方化。近八十高龄，他再度从美国远赴中国，儿孙们担忧他年老体弱不堪劳顿，他告诉儿孙“吾奉上帝之命来华，此即吾父母之邦也，得老死于是足矣”。

今日北京大学百名蒙恩的弟兄姐妹们，同为上帝的儿女，向老校长发出百年回声，谨此献上《从未名湖到生命泉——百名北大学子的信仰之旅》。我们同感一灵，同为一体，同证主恩，同声颂赞：这是上帝祝福中华民族的时代：上帝的时间到了。中国，日出的时刻来临了！

参考书目：

1. 丁韪良著，沉弘，恽文捷，郝田虎译：《花甲记忆：一个美国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 丁韪良著，沉弘译：《中国觉醒——国家地理、历史与炮火硝烟中的变革的新描述》，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分公司，2010。
3. 丁韪良著，沉弘译：《汉学菁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及其影响力》，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

4. 同治《筹办夷务始末》卷 27。
5. 傅德元著：《丁匙良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3。

作者简介

彭菲（笔名：依一），出生于江西。1984-1988 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1988-1991 年，对外汉语教学中心硕士研究生。1991-2001 年，工作于北京。现工作生活于美国亚利桑那州。2004 年复活节于亚利桑那大凤凰城华人基督教会受洗，现在该教会带职服事。

最喜爱的经文：“耶和華啊，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诗篇》25:4-5）



附录③

我们的守望与祈祷

/ 北大见证集祷告团队

【编者按】

经过两年多时间的筹备和运作，“百名北大学子的信仰之旅”终于收尾了。期间，大家同心合意投身其中，每一个人都在为同一个异象而奉献自己的时间、恩赐和精力。我们也经历了上帝特别的恩典和带领，使这三册见证集得以顺利出版、问世。这一切背后，离不开兄弟姐妹的守望和代祷。

2019年9月1日——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这一天，筹委会成员特别创建了祷告群，大家在群里倾心吐意，共同为见证集的筹备和运作献上祷告。建群之初是5人，后来陆续增加到19人……

以下，是部分成员的祷告与守望。见证集虽已收尾，但传福音的重任，仍任重道远……

1

亲爱的天父，清晨我要再次为着你对这项文字出版事工的引导、保守、供应赞美感谢你！亲爱的天父，回顾过去，我们所走的路径真是滴满了你恩典的脂油。

天父，你是 Alpha，你是 Omega；你是始，你是终。天父，

谢谢你当初赐下出版见证集的异象给几位同工；谢谢你预备一个同心合一的团队；谢谢你感动一群弟兄姐妹愿意为这个见证集奉献时间、恩赐和智慧；谢谢你赐给我们普世佳音出版社；谢谢你赐给我们先行者——清华见证团队——无私地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心得与体会；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到目前为止感动八十多位校友贡献了九十篇的见证；天父，谢谢你如今又带领我们同工进入下一个阶段。

天父，愿你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服事，直到你的旨意成全。天父，愿你用爱浇灌所有的同工，也求你差遣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同被一灵所感，彼此提醒、彼此激励、彼此互补、彼此成全、彼此建立、彼此扶持、彼此代祷。

天父，愿我们的服事，都蒙你喜悦，有合一的见证。天父，愿见证集有思想性、文学性，更有圣灵的恩膏，能够触及读者心灵的深处，催逼浪子回家。天父，愿你赐给同工们必要的技能，赐给我们高的工作效率和正确的服事态度，也让我们都珍惜和享受这一份服事，在服事中成长，在服事中蜕变，在服事中更新。

天父，愿见证集大大地被你使用，带领千万人归向你。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

2

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在疫情大流行的时候，让我们有份于北大学子信仰生命见证集的审稿和编辑。一个个北大人，通过理智上的挣扎、求索和感性上的体悟、回归，在圣灵的引导下成为你的儿女，这是我们一生最美好的祝福。



主啊，愿你悦纳我们手上的见证文集，让它的编辑出版都顺利。愿圣灵感动同工的心，透过他们的工作，让见证的思想性和文学性都成为你的见证，可以触动读者的心。愿见证集帮助中国知识人能够突破传统教育的束缚，能够认识到你是宇宙的创造者、生命的救赎主。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磐石，我们永远的帮助。愿主与我们同在！

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3

亲爱的阿爸天父：《诗篇》126 篇也是我此刻心里发出的由衷的赞美。当祖幸、和平和我第一次为北大见证集开会的时候，正是我化疗末期——头发掉光、体力不支、老公失业、我的公公要动切除直肠癌手术的时候。我当时心里的害怕是那么真实，想要退缩。谢谢您预备弟兄姐妹真诚的祷告扶持，谢谢您让老公鼓励我如果是对的事就坚持去做。父啊，您知道我凭着自己一定退后了，然而您预备了一个团队，谢谢您感动燕珂、孔敬、静岳这些老朋友陆续加入，彼此加油打气。以前我们是军训的战友，如今我们一起打属灵的仗，这是何等美善！

借着近十个月的祷告和与您同工，看到您在您众儿女中的作为，我实在是欢呼雀跃，赞美您的大能与信实！求您帮助我，什么时候胆怯，什么时候就更多跟团队一起恒切祷告、完全谦卑，完全地依靠您。

求您预备将来的读者，让人读到一篇篇见证的时候引起共鸣。让软弱的得坚固，让瞎眼的得看见，被捆绑的得自由。愿您使用这本见证集做松土的工作，预备人心，得更多的灵魂。

奉我主耶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

4

亲爱的阿爸父：感谢你又把众弟兄姐妹招聚在一起同心祷告。因为我们知道，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惟有靠你圣善大能的灵方能成事。回顾过去的半年多时间，我们真好像做梦一样：当有弟兄提出百年百篇的目标，或许大家都像我一样心里直打鼓；当我十月底才交稿的时候，发现我竟然还是第三个；当我们开始在大群里摇旗呐喊，一对一和不认识的弟兄姐妹邀稿时，真的不知道自己的脸皮还可以这么厚；当我流着泪审完稿件时，感觉自己的心灵在和每一位作者的心灵对话，而我们又同感于你的灵……

主啊，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和众弟兄姐妹同工，体会到你如何使用不同经历、不同性格、不同特长的肢体彼此搭配，同作圣工。也谢谢你给每一位同工在繁忙的工作、家务、服事中还有这份心力，推进见证集的事工。尤其是新生姐妹在身体家庭最最软弱困难时还勇挑重担，求主亲自纪念保守。

主啊，你可以行做万事，而你却愿意拣选我们这些软弱的肢体与你同工，实在是因为你爱我们，愿意带领我们在主里成长，让我们与你的国度有份。主啊，愿更多的灵魂也能得到这份救恩，因认识你而有全新的生命。

主啊，愿你继续带领保守见证集的编辑、修改、起名、美编、出版、发行、募款、订阅的工作。主啊，每次服事有突破时，也是魔鬼攻击之时。求主保守每位同工、作者、读者和他们的家人不受侵害。主啊，在这疫情、饥荒泛滥之时，你仍坐着为王；你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你必赐力量给我们，也必赐平安的福给我们。



也谢谢你给我们原本快速运转的生活、社会按了暂停键，让我们安静下来，真正反省内心，进到内室中与你相交。

也谢谢你会为疫情划界限，在你的时间以你的方式帮助我们走出困境。带领我们走过每一天，在看似平凡的经历中体会你的大能，你的信实，你的供应，你的神迹。

以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尊贵至上的名。阿们！

5

亲爱的天父，每当我们虔诚又不配地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思念的是上面的事，当求的也是上面的事。我们都曾陷在罪里，因着信你而得以获得新生命，现在愿意用校友见证集为你做见证，广传你的名，让更多人在福音里生命有所改变、成长。

接下来的安排，求圣灵感动同工，和校友里认识或暂不认识你的儿女，发挥从你而来的恩赐、力量和信心，把与出版有关的一切环节都能落实好，把最好的精品奉献出来。

特别地求你能够感动校友中你的儿女，包括我们为这事而求的同工们，让他们能从日常生活的忙碌中，多亲近你，多思念天上的事。也让我们计划中的三期见证集，有更多的稿件，更多的感动，更多的得着。

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基督耶稣得胜的名，阿们！

6

慈爱的天父：在这动荡不安的日子里，我还是要赞美你！因为你配得救恩、能力、国度、权柄和荣耀。

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使我今天得以在挑战面前站立！

宝贵的圣灵：我称颂你！若不是你的感动、带领、保守、眷顾，我们的见证集就无法进展到今天。

感谢主！第一册的内容已经大体确定。接下来书名的确定、设计、排版、印刷、发行，以及相关的资助和订购事宜，都需要圣灵持续地引领。

此外，第二册和第三册稿件的征集与甄别，以及补充内容的收集整理，也求主带领。

愿主继续垂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7

天父：在过去几个月里，我们见证了您带领见证集从无到有，从构想到即将成书的过程。您倾听我们的祷告，在我们为稿件数量欠缺而寻求时，您感动弟兄姐妹供应足够的稿件；在我们需要有人写推荐语时，您预备合适的人选。当看到设计精美的封面、制作精良的宣传短片时，我们由衷地感恩您的带领，感激群里群外弟兄姐妹的付出。

现在，我们继续为见证集的预订和资金的筹集而祷告，求您感动更多读者订购奉献。我们也继续为征稿而祈求，愿您感动弟



兄弟姐妹把自己在疫情期间的经历和感受记录下来，和读者分享。
愿这套丛书荣耀你，宣扬你的圣名，敲开未信者的心门！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8

亲爱的父神：感谢你一路以来的带领，北大见证集第一册到今天文稿已经基本成型。

我们为编辑雅博、佳丽如期优质完成献上感恩，感谢他们精心细致的工作，让我们读到初稿时可以深深感受到福音的大能。

我们为安力和燕珂祷告，他们现在开始校对的工作，求你赐给他们细致的心和眼；为排版同工 Alice 和行政同工 Jackson 祷告，可以使本书顺利按时定稿。

我们也感恩宗清牧师、华欣牧师、永健牧师、赵征教授已经完成推荐序；也为秉诚牧师的序言即将定稿祷告，求神给秉诚牧师恩典和力量。

我们为美编春花姐妹向你献上感恩！谢谢她的耐心，不厌其烦反复修改，提供多种方案。在这即将定稿的时候，求你赐聪明智慧给她和众同工，在完善封面以及版式设计上有你特别的恩典，可以充分展现这本见证集想要表达的感恩、谦卑、敬畏，叫看的人将荣耀归给神！

我们迫切为本书的推广和筹款祷告，这是目前这个阶段的重点。求你开通合适的渠道，能让本书可以有效地送到适合的读者。也让我们可以决定恰当的印数，有效地使用好您所赐的资源，做好神的管家。

我们也特别求神给我们资源和力量，可以开展电子书的规划和操作。

我们把这本小小的见证集奉献给你，求你使用，成为福音种子，撒在好土里。求你加倍赐福，结实百倍！

9

亲爱的父神：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你给我们在你国度扩展的事工上有份。感谢你让我们这些在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聚在一起，为着那些未听见未看见你的灵魂努力，将我们与你相遇的经历，一一记在这些见证集上。

父神啊，现在这见证集已到文稿校对阶段，主啊，愿你保守各位工作人员，特别是安力和燕珂，在这阶段能有智慧和能力去细阅及校对每一篇文章。也为这书写序言的秉诚牧师祷告，愿你的灵感感动他，透过秉诚牧师的序言亲自吸引每一位读者。最后亦将筹募款项的事宜交托，暂时技术上还有一点障碍，愿神亲自供应，为我们挪开这阻碍，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主啊，求你使用，求你施恩。愿每一个收到这见证集的人，都能看到你的大能和慈爱。愿他们都能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是那位为我们的罪舍身救赎的主！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10

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荣耀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一同来赞美敬拜你。大山一同歌唱，小山一同欢呼，你手所铺张的满天星辰



一同述说你的荣耀。我们一同为见证集第一册的出版发行献上感恩，我们能够参与其中，实在是主的恩典。愿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主，借着这些见证将真光照在人的心里，使人得以认识耶稣基督，渴望归向祂！

我们为见证集可以更好地被分发和传阅祈求，我们一同仰望主。愿这些见证帮助在黑暗中挣扎求索的灵魂归向主！我们一起为十几亿同胞祈求，福音是唯一的出路。愿在上执政掌权的能有敬畏主的智慧，能以俯服在造物主的面前。主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主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虽有许多事情我们痛心，但深信神会使用来成就祂的美意。我们求主保守记念许多被逼迫捆绑的牧者和弟兄姐妹，愿他们的摆上使福音更加广传。

我们为着见证集第二册和第三册的征稿与编辑代祷，求主感动引领同工，也深信主必带领，也必预备之后出版发行一切所需。愿主的美意成就！

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11

慈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你救我们脱离罪恶，免了我们的罪，保守我们的每一天，供应我们的所求所需，赐予我们力量，也要我们去行使你的使命，让更多的人归向你。

你带领北大见证集的第一册顺利完成，你会继续看顾第二、三册工作的进行，有你的同在，可以抵挡任何恶者的攻击。当今的世道有太多纷争和逼迫，但那些都不能阻挡你福音的传播，因为你是那可以挪开大山、阻断大河的唯一真神。

我们聚集在一起向你祈求祷告，求你的义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战胜魔鬼。求你使弟兄姐妹的心平静安稳，团结合一在你的面前；也求你把我们的亲人带领归于你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12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是你草场的羊，谢谢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大牧人，不光救赎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也领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

特别谢谢你兴起我们，为这三册见证集摆上我们的“五饼二鱼”。主啊，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得以与万军之耶和華同工，在这个传福音、领人归主的事工上有份。

感谢你在第一集的编辑、出版和传播上大大赐福、保守，让我们看见你的大能和信实。求你继续使用电子版的传播，让更多人重新思考生命。愿圣灵引导人翻转、悔改，经历基督耶稣的救赎。目前第二集日臻完善，接近发行流通，求圣灵引导我们的脚步，让这一集从不同层面刺激、引导，把人带到基督耶稣面前。

也求你兴起更多的弟兄姐妹为第三册投稿，写下高质量的见证，用生命的翻转和改变来见证上帝的大能和荣耀。在当下动荡不安的局势中，求主在人民中赐下悔改的心，复兴你的教会！在这个国家中，“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阿摩司书》5:24）因为我们相信“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诗篇》89:14）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13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孩子来到你脚前，把北大基督徒见证集献在你的祭坛。主，这是我们弟兄姐妹灵里重生后初熟的果子，这是我们从昏蒙中醒来的第一声哭泣和第一次微笑，求主悦纳。

主，我知道，刚刚灵里重生，我们的声音还很稚嫩，我们的步履还十分蹒跚，我们心中的亮光还只能照亮很小很小的角落，我们心中的火苗在寒风中往往还不能温暖自己，更不用说温暖别人。主，求你带领我们，我们渴慕你，我们需要你。大法官说“天就要黑了，但是现在还有时间”。主，在这样的世代，你要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怎样才是真正合你心意？

也许“天就要黑了”，但是耶稣基督说“成了”。也许这个世代神要兴起的扭转时代的人，就是这位以耶稣基督为首的新造的人。我们要做的，是要确保自己在基督里，并且操练在基督里的合一。

主，求你带领教导我们，使我们北大基督徒群 200 多众弟兄姐妹都有一颗爱主的心和受教的灵。主，在这个混乱分裂的世代，求你带领我们操练在基督里真正的合一，不仅因合一而平安喜乐，而且因合一而刚强活出主耶稣的大能大力。

主，我们深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完全的，但若 200 多人真正合一在主里，将会凝聚出何等奇妙的能量！主，北大基督徒见证集，就是弟兄姐妹合一结出的初熟的果子。愿你使用这套见证集，使读到的人得以认识你，归在基督的名下。

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14

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激励我们不因眼前的困难而灰心丧气，甚至愁苦愤恨，你要我们有大喜乐。

感谢主使用北大这一小群，也感谢主有普世佳音出版社的同工和其他参与侍奉的同工们，让北大、清华、人大等多本见证集出版发行推广，以各种媒体形式，送到更多人手中，使这些见证成为福音的种子播撒到更多人心中。

求主保守弟兄姐妹们，在作主工的时候有圣灵的引领保守，有智慧不丧胆，有力量不软弱，有信心不跌倒，靠着那加我们力量的，使我们按照主的旨意，凡事都能作。

我们再次为我们还未信主的家人迫切祷告，为我们的校友和老师们的祷告，愿他们有一天都能归向你。

诚心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出版后记

这是一群可爱的人

文 / 安平、雅博

历时两年有余，百名北大学子见证集分三册先后如期和读者见面。作为本书的出版人和责任编辑，看着这三本总共超过一千多页近百万字的文稿，感慨万千。

这两年也正是新冠疫情肆虐、中美关系交恶的两年。恐惧、焦虑、怀疑和愤怒如病毒一样弥漫，侵蚀我们的心灵。这百多位鲜活生命的真实见证，让我们可以聚焦上帝的良善、公义和永恒。特别感恩的是，从策划设计到编辑校对，每一个环节都经历了上帝奇妙的带领和供应；而每一次的编辑讨论和交流，也总是充满了圣灵同在的平安和喜乐。整个出版过程，恰恰成了对参与其中每一个人的安慰、医治、建造和坚固。

2019年8月，我们出版了40位清华学子的信仰见证，北大学子的信仰见证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下一个，也很快就遇到了“一拍即合”的几位北大人。原来上帝也早把同样的感动放在他们心中，并且已有操练和预备，其缘起由陈祖幸牧师撰文为跋。冯秉诚牧师则细数北大的身世和精神，一并收入第一册中。

十几位热心参与者组成编委，约稿、推介，其中数位更直接



参与繁琐细致的编辑校对。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生活在世界各地，大多素未谋面，透过网络远程协作的形式有效沟通、审稿、编辑、联络，最终使书稿得以成型。这种合作模式，与其说是疫情之下的一种必然选择，不如说是大家“同感一灵”“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信仰实践。第二册也收录了这些精彩幕后花絮，还有燕京大学创办人司徒雷登不太为人所知的一些故事。

除了北大首任校长丁韪良的小传之外，第三册特别收录了关于本书的很多祷告。这两年多时间里，因着本书的出版，特别组建了一个祷告群。大家为编辑和出版的每一个阶段的发展需要祷告，为每一位成员和家庭祷告；也为疫情，为中国，为美国祷告，为上帝的国度祷告。这些祷告里有感恩赞美，有忧伤痛悔，更多的是信靠和仰望。

第一册由冯秉诚牧师作序。当年他所著《游子吟》成为很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基督信仰启蒙。第二册则精选众多读者留言和回应代序。编辑第三册的时候，大家想到或许可以邀请钱理群教授作序，虽然不知道钱先生的信仰背景，但都相信他的赤子之心！结果正如您所看到的，钱先生欣然答应。我们也附上彭菲邀序的邮件，将这一互动完整记录。

对我们作为出版方来说，所做的其实就是——见证！

见证“从未名湖到生命泉”带来的巨大改变，“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可以甘心付出，“天之骄子”们能够谦卑服事；更见证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马书》8:28），见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哥林多前书》3:7）

具体编辑过程中，印象很深的是，每每遇到稿件调整，或个



别作者因特殊情况稿件有变，编委会成员王新生姐妹总是第一时间提供援助。这些编委都是义务服务不说，很多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其实也正经历着巨大的挑战。因着这些编委和作者们的无缝对接，极大地节省了后续的沟通成本，使编辑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令人非常感恩。也特别感谢徐振华姐妹为第三册设计了封面，她的见证也收录在本册。

如今，第一册刚已再版，第三册即将付梓，与清华见证的精选英文版合集也已开始翻译，预计年底可以推出。从各个方面看，这个项目都是我们普世佳音出版事工的一个模范和榜样，也似乎可以暂告一段落。然而，新的起点仿佛正在开启——当初定为“百人”见证的目标，在一次的口误中成为“百校”，竟真的成了大家的祷告。百所高校学子的信仰见证，似乎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谁又敢说不可能呢？据说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已经在进行之中。两年下来，我们从这群北大人身上学到最多的就是一种青年人的热情，一种孩子般的单纯，一种真正的北大精神！

钱理群教授在序言中坦诚“自己并不信教，也没有在宗教教义的理解上下过任何功夫”，并自谦“对宗教文化、精神的理解也是极其肤浅的”。但他有一个观察却非常到位，就是“在我看来，宗教文化、宗教精神的核心，就是扬善抑恶，自觉地追求真、善、美，排除假、丑、恶。在上帝面前，人的一切邪思恶行，都使不出来，而人的内在的美好的人性却都自然诱发出来。”这种生命存在方式，钱先生将其概括为“真、诚、纯”，“返老孩童”，“可爱的人”。他甚至希望将来在他的墓碑上可以写下这几个字：“这是一个可爱的人。”

的确如此，这群人就是一群可爱的人。在这个充满撕裂、对

立的世代，这群人不仅透过文字述说传讲，更效法基督，活出信仰。他们可爱的生命样式，见证出上帝的荣美。衷心希望在这些台前幕后的故事中，您可以找到共鸣和激励，并愿意更多了解那改变他们生命的上帝。

愿你我都可以成为可爱的人。

2022 年春节

我的决定

看完本书，如果你也愿意像这些作者一样跟随耶稣，那么你可以参考以下内容，向这位同样爱你的神祷告：

“主耶稣，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感谢你担当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脱离死亡和罪恶的权势。我愿意邀请你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用你的宝血洁净我，赦免我一切的过犯。求你帮助我有一个新的开始，让我可以更多地认识你、爱你、侍奉你，也求你给预备合适的教会，可以与弟兄姐妹们一起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姓名：_____

日期：_____

如果你对基督信仰还有任何问题，请电邮至 pkuchrist@yahoo.com，我们会尽快回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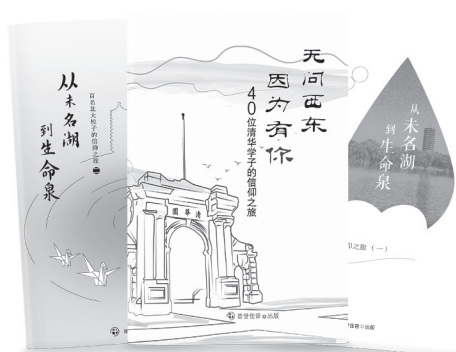


一代人

针对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接受基督教的主要障碍和对基督教认识上的一些误解，我们策划编辑出版《游子新歌》系列丛书，来帮助读者认识基督教真理，归向真神。



获奖征文系列



高校学子系列

订购网址：<https://reframeministries.org/donate/us/new-songs-of-wanderers>

一代歌

该丛书希望以客观的事实、严谨的态度和轻松的表达方式，阐述基督教与科学、与其他宗教、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明的关系，还原基督教入华的历史并宣教士对中国现代文明的贡献。



科学与信仰系列

扫描订购





普世佳音 新媒体传播机构

今日佳音 新媒体事工：

原创、原创、精选优质内容，为当代基督徒提供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属灵帮助，促进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的更新。目前主要透过“佳音乐道”微信公号等各类社交媒体平台每天发布。

因信说话 影音事工：

近年代表作品有纪念宗教改革 500 周年、和合本圣经 100 周年的动画短片，美国当代基督教名家访谈《我在故我思》（2018）、大型书信朗读节目《因信说话》（2020）等。

每日箴言 灵修事工：

由资深牧师及圣经学者撰写，翻译为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广播和出版发行。中文版已有 30 年出版历史，现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等多种形式呈现，深受信徒喜爱。

游子新歌 出版事工：

针对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接受基督教的主要障碍和误解，本丛书以客观的事实、严谨的态度和轻松的表达方式，详细阐述基督教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其他宗教、中西方文化的关系。陆续出版中。

话语论坛 研讨事工：

为推动新媒体事工的发展和联合，促进主内媒体机构间的合作，我们在中国、台湾、北美和其他华人聚居地区定期举办专业论坛和研讨会，并将研讨成果与众机构和教会分享。

网络宣教 培育事工：

透过比赛、奖学金、训练营、合作等各种形式来发现、激励、培育新媒体宣教士。并编写录制相关培训课程，供神学院和教会主日学使用。

